

赫敏·格兰杰 与凤凰的召唤

Eliezer Yudkowsky



英文原作地址：<http://hpmor.com/>

作者：Eliezer Yudkowsky (a.k.a. Less Wrong)

译文连载地址：<http://hpmor.lofter.com/>

翻译 / 校对（按章节顺序）：王婆的一千零一夜，猩猩，浮世戏言，潜水艇君，游灵，Bobby Liu，Fiammanda，你说，三丁包，雪糕喵，Arcturus，Dr. Ø，老火鸭汤，pkuworm，林海雪原，大大糖，La Nieve，Ravens，Lily Lu，哈密瓜

电子书制作：潜水艇君，Lily Lu

电子书封面：Lily Lu

总编辑：潜水艇君

版权声明

本书为艾利泽·尤德科夫斯基（又名 Less Wrong）所著《Harry Potter and the Method of Rationality》的电子书 1.0 版，一切权益归于作者 Eliezer Yudkowsky 和 Harry Potter 系列原作者 J.K.Rowling。

在尊重作者和翻译组劳动的前提下，我们邀请大家无偿分享这本电子书，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这本有趣的小说。

同时，翻译组严厉禁止对这本书任何形式的剽窃、商用和盈利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 未标明出处和版权声明的转载 / 转帖 / 复制 / 发表
- 出版物的出版，以及对此出版物的贩售和盈利
- 在未经翻译组同意的前提下，将译文制作为 TXT/PDF/EPUB/DOC/DOCX/RTF 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网络文档另行发布
- 以论坛币下载，VIP 付费阅读等方式获取利益。

如发现任何错别字 / 标点 / 排版错误，请务必通知 hpmor.lofter.com，我们将在下一版电子书修正。

“哈利·波特归 J·K·罗琳所有，而理性的思考方式不专属于任何人。”

——艾利泽·尤德科夫斯基

祝大家阅读愉快！

目录

第六十五章 会传染的谎言	7
第六十六章 自我实现，第一部分	21
第六十七章 自我实现，第二部分	27
第六十八章 自我实现，第三部分	39
第六十九章 自我实现，第四部分	55
第七十章 自我实现，第五部分	69
第七十一章 自我实现，第六部分	85
第七十二章 自我实现，合理推诿，第七部分	99
第七十三章 自我实现，神圣与世俗，第八部分	127
第七十四章 自我实现，冲突升级，第九部分	145
第七十五章 自我实现，终章，责任	175
第七十六章 和告解者的插曲，沉没成本	195
第七十七章 自我实现，余波，表面现象	205
第七十八章 禁忌的取舍，序曲：作弊	235
第七十九章 禁忌的取舍，第一部分	281
第八十章 禁忌的取舍，第二部分：魔鬼效应	305
第八十一章 禁忌的取舍，第三部分	321

第八十二章 禁忌的取舍，第四部分	339
第八十三章 禁忌的取舍，余波 1	351
第八十四章 禁忌的取舍，余波 2	353
第八十五章 禁忌的取舍，余波 3，距离	383
篇外章：Aprilis Foolios	399

第六十五章 会传染的谎言

赫敏·格兰杰曾经在某处读到过，保持苗条的关键之一是留意你的食物，注意到你在进食，从而对饮食感到满足。今天早上她做了吐司，吐司上抹了黄油，黄油上撒了肉桂，这一次，总该令她注意到面前的美食了……

赫敏又咽下一口吐司，既没注意到肉桂，也没注意到黄油，根本没注意自己在吃什么，甚至没注意到自己在吃东西，她说，“你再解释一遍好吗？我还是完全一头雾水。”

“如果你像一个光明的斯莱特林那样思考的话，这很简单，”男孩说道。现在除了他们俩，全校的人都相信他是她的真爱。哈利·波特用勺子心不在焉地搅着早餐麦片；据赫敏观察，他今天早上还没吃几口。“世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会激起反对它们的力量。凤凰也不例外。”

赫敏不知不觉地又咬了一口黄油肉桂吐司，说道，“怎么可能有人不理解福克斯认为你是好人，才会停在你的肩头上跟着你？他是不会这样对黑巫师的！绝不会！”

她没有向任何人大声嚷嚷说福克斯碰过她自己的脸颊，因为她知道那是不对的——如果凤凰触碰过你，你不该拿来炫耀，凤凰不是拿来炫耀的。

但她原本非常希望这个事实能够粉碎哈利·波特正走向邪恶，而赫敏·格兰杰在跟着他堕落的流言。

然而并没有。

而她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没有。

哈利又吃了一口麦片，眼神变得恍惚起来，不再看着她。“不妨这么想：某天你旷了课，对老师撒谎说你生病了。老师让你把医生的证明交上来，于是你伪造了一份证明。老师说她会给医生打电话核对，于是你只得给她一个假的

医生电话，请朋友在她打电话的时候假装是医生——”

“你干了什么？”

哈利从麦片上抬起视线，笑了。“我不是说我真的做过这种事，赫敏……”他忽然再次垂下眼睛，去看碗里的麦片。“不是的。这只是个例子。我只是在说，谎言会传染。为了掩饰一个谎言，你必须撒更多的谎，在和第一个谎言相关的每件事上撒谎。如果你一直撒谎，一直试图掩饰的话，你迟早会被迫对思维的基本规律撒谎。比如，有人想卖给你一种毫无疗效的替代药物¹，但是任何双盲实验都会证明它毫无效果。如果有谁想继续维护这个谎言，他们就必须说服你，让你不相信实验的方法。比如，实验的方法只对普通科学类的药物有用，对他们那种神奇的替代药物是无效的。或者一个善良而高尚的人应该像他们那样深信，无论证据为何。或者真相不存在，没有客观事实这种东西。很多大众的理念不仅是错的，而且是反认识论的²，是系统性的错误。对每一条告诉你如何发现真相的理性法则，都会有人想让你相信它的反面。一旦撒了谎，真相就永远成了你的敌人；而且撒谎的人很多——”哈利停住了。

“这和福克斯有什么关系？”她问道。

哈利把勺子从麦片中拿出来，指向主宾席。“校长有只凤凰，是不是？而且他是威森加摩的首席巫师？所以他会有政敌，比如卢修斯。那么，你认为他的政敌会乖乖投降吗，就因为邓布利多有凤凰，而他们没有？甚至于，你认为他们会承认福克斯可以作为邓布利多是好人的证据吗？当然不会。他们必须发明某些说法，让福克斯显得……不重要。比如，凤凰只会跟随那些径直攻击任何它们心目中的恶人的人，因此拥有凤凰不过意味着你是傻瓜，或是危险的狂热分子。又或者，凤凰只会跟随纯粹的格兰芬多，纯粹到除了格兰芬多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学院的美德。或者这只能表明一只魔法生物认为你有多少勇气，如此而已，而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政治家是不公平的。他们必须说些什么

1 替代药物：替代医学中使用的药物。替代医学是指现代医学之外的医学理论与技术的总称。传统医学（包括巫医）也常被认为是替代医学，但替代医学尚包括诸如保健食品、食疗等非属传统医学的范畴。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F%E4%BB%A3%E5%8C%BB%E5%AD%A6>

2 反认识论 (anti-epistemology)：将对谬论的明确维护当成是一般推理规则，通常作为谬误与正论或现实证据相悖时的攻击 / 自我防御手段。详见：<http://wiki.lesswrong.com/wiki/Anti-epistemology>

来否定凤凰。我敢打赌卢修斯都不需要编造新的理论。我敢打赌，所有这些都早就有人说过了，从几个世纪以前，凤凰第一次站在人肩上开始，就会有人不想让大家把这件事作为证据。我敢打赌到了福克斯出现的时候，这已经是被大众普遍接受的理念，以至于去考虑凤凰喜欢谁，不喜欢谁会显得很奇怪。就像麻瓜报纸去测试政治候选人对科学的了解程度会显得很奇怪一样。在宇宙中所有善的力量，都会有人因为诋毁它而得利，或者需要将它逼到狭窄的牢笼里，好不让它妨碍他们。”

“但是——”赫敏说道，“好吧，我明白为什么卢修斯·马尔福不想让人认为福克斯很重要，但是为什么不是坏人的人也相信呢？”

哈利·波特微微耸了耸肩。他把勺子放回麦片里，开始不停地搅拌。“为什么大家会被愤世嫉俗吸引？因为它似乎是成熟和精明的标志，好像你什么都知道，比别人都懂。或者因为贬低别人感觉像在抬高自己。或者他们自己没有凤凰，因此他们的政治直觉告诉他们，说凤凰的好话得不到什么好处。又或者，愤世嫉俗给人一种感觉，仿佛自己知道普通人不知道的秘密真相……”哈利·波特向主宾席的方向看去，声音放低了，几乎变成了悄声细语，“我想这也许就是**他**弄错了的地方——他对任何事都愤世嫉俗，除了愤世嫉俗本身。”

赫敏不由自主地向主宾席的方向望去，但是防御术教授的座位仍然是空的，像星期一和星期二一样；副校长在早些时候宣布取消了奇洛教授今天的课程。

后来，哈利吃了几口糖浆水果馅饼，离开了餐桌；赫敏望着安东尼和帕德玛，他们碰巧就在旁边吃饭，不过当然不是在偷听之类的。

安东尼和帕德玛回望着她。

帕德玛犹豫不决地问道，“只有我有这种感觉吗，还是哈利·波特这几天说起话来像一本更复杂的书了？我是说，我听他说话没有多久——”

“不只你有这种感觉。”安东尼答道。

赫敏没说什么，但她越来越担心了。无论哈利·波特在凤凰那天发生了

什么事，他变了；他身上有了些新的东西。并不冷酷，但很强硬。有时候她发现他瞪着空无所有的窗外，脸上显出一种沉毅的决心。在星期一的草药学课上，一棵捕火草³失去了控制，哈利在斯普劳特教授喊出令火焰冰冻魔咒的同时迅速把特里从火球边拉开了；然后哈利从地上爬起来，回到自己的座位，就像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一样。之后，在同一个星期一，当她终于在变形学考试中超过他时，哈利没有咬牙切齿，而是对她笑了笑，好像在祝贺她；而这……让她非常困扰。

她有一种感觉，哈利在……

……离她越来越远……

“他忽然显得成熟多了，”安东尼说道。“不像真正的大人，我想象不出哈利变成大人的样子，但是这就像他忽然变成了一个四年级版本的……他自己，无论他到底是什么。”

“嗯，”帕德玛一边说，一边优雅地给一只巧克力司康饼涂上司康饼糖霜，“我认为飞龙和阳光最好在下一场战争中结盟，不然哈利·波特先生会碾碎我们的。我们上次结了盟，混沌都差点赢了——”

“没错，”安东尼说道，“你说得对，帕蒂尔小姐。跟飞龙将军说，我们想和你们会面——”

“不行！”赫敏说道，“我们不应该非得结成一伙才有战胜波特将军的希望。这不合理，尤其现在没人能使用麻瓜产品了。每支军队里仍然有二十四名士兵。”

帕德玛和安东尼都没有回答。

叩 – 叩，叩 – 叩。

³ 捕火草：梗自超级玛丽的游戏关卡。

“请进，波特先生。”她说道。

门吱呀一声打开了，哈利·波特从打开的门缝中侧身走进她的办公室；他用一只手把门从身后带上，默默地坐在她办公桌前的软椅里。这把椅子她变形太多次了，以至于有时候它会随着她的情绪变化，不用念动咒语或者挥舞魔杖，甚至不用有意识地去想。现在，这把椅子变出了深深的软垫，在哈利坐下时候陷了进去，仿佛在拥抱他。

哈利似乎没有察觉。这个男孩的神色里有一种沉静的决心；他的双眼稳定地紧盯着她的眼睛，毫不动摇。“你叫我？”男孩问道。

“是的，”麦格教授答道，“我有两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波特先生。首先——你认识鲁伯·海格先生吗？那个猎场管理员？他是你父母的老朋友。”

哈利犹豫了一下，然后，“海格先生在我来这里上学之后和我说过话，”哈利说道，“我想那是开学第一个星期的星期二。但他没说认识我的父母。我当时以为他不过想结识一下大难不死的男孩……他有什么秘密的动机吗？他看起来不像那种类型……”

“啊……”她说道。她花了一点时间才整理好自己的思绪。“这事说来话长，波特先生，但是在五十年前，海格先生被诬告谋杀了一名学生。他们折断了海格先生的魔杖，把他从学校开除了。后来，邓布利多教授在成为校长以后，授予了海格先生钥匙和猎场管理员的职位。”

哈利专注地盯着她。“你说过上次霍格沃茨出现学生死亡是五十年前，而且你肯定上次有人听见分院帽的秘密信息也是五十年前。”

她感到身上有点发凉——连校长或者西弗勒斯都未必能这么快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然后说道，“没错，波特先生。有人打开了密室，但是大家并不相信，而是把死亡事件归罪于海格先生。但是校长找到了附加在分院帽上的魔咒，并且向威森加摩的一个特别审理小组展示了。结果是，对海格先生的判决被收回了——事实上，就在今天早上——他会得到许可，去买一根新的魔杖。”她犹豫了一下，“我们……还没有告诉海格先生这件事，波特先生。我们想等到整件事成为定局，免得在这么久以后，又给他一次虚幻的希望。波特先生

……我们想知道，能不能告诉海格先生，帮助他的是你……？”

她看见他眼中权衡的神色——

“我记得海格先生在你很小的时候抱过你，”她说，“我想他知道了会很开心的。”

但是，在哈利的脸上，她可以看到他决定鲁伯对他不会有任何用处的瞬间。

哈利摇摇头。“让人可能推断出今年的学生中有个蛇佬腔已经够糟的了，”哈利说道，“我想还是谨慎一些，让整件事尽量保密比较好。”

她想起詹姆和莉莉，他们毫不犹豫地回应了这个魁梧而粗鲁的男人给他们的友谊，尽管詹姆是一个富有家族的继承人，莉莉是冉冉升起的年轻魔咒大师，而鲁伯不过是一个被折断了魔杖的混血巨人……

“因为你觉得他不会对你有用吗，波特先生？”

一片沉默。她本不想说出口的。

哈利的脸上掠过一个悲伤的表情。“也许吧，”哈利静静地说道，“但是我想他和我不可能合得来的，你说呢？”

她的喉咙被什么堵住了。

“说起利用人，”哈利说道，“似乎我很快就要被卷入一场和黑魔王的战争中了。所以趁我在你办公室的时候，我想请求把我的睡眠周期延长到每天三十个小时。纳威·隆巴顿想开始练习决斗，有个高年级的赫奇帕奇愿意教他，他们也邀请了我。并且我还有其它想学的东西——如果你或校长认为我应该具体学习什么，有助于我日后成为强大的巫师的话，请告诉我。请指示庞弗雷夫人给我适量的魔药，或者其它她需要做的事——”

“波特先生！”

哈利的眼睛直直地迎向她的视线，“怎么，米勒娃？我知道这不是你的主意，但是我想在被校长利用的过程中活下来。请不要成为这件事的障碍。”

她几乎崩溃了。“哈利，”她悄声说道，“小孩子不应该需要这样想！”

“你说得对，是不应该，”哈利说道，“但是很多孩子都必须提前长大，不只是我而已；而且这些孩子中的大多数如果能和我交换位置的话，连五秒钟都不会犹豫。我不可怜自己，麦格教授，世上确实有人过得很艰难，但我并不是其中之一。”

她努力吞咽了一下，说道，“波特先生，在三十个小时的睡眠周期下，你会——长大，会提前变老——”像阿不思那样。

“在五年级的时候，我的生理年龄就会赶上赫敏，”哈利说道，“感觉没那么糟啊。”哈利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实话说，即使没有黑魔王，我恐怕也会希望这么做。巫师的寿命相当长，而在下个世纪，巫师或麻瓜还可能继续延长人类的寿命。完全没有理由不尽量让一天多几个小时。我有计划完成的事，尽快完成这些计划是有好处的。”

长长的停顿。

“好吧，”米勒娃说道，几乎像在低语。她提高了声音。“好吧，波特先生。我会去问校长，如果他同意的话，就这么办。”

有一会儿，哈利的眼睛眯了起来。“我明白了。那么请你提醒校长，戈德里克·格兰芬多在临终时说过，如果什么事对他来说是正确的，那么哪怕是霍格沃茨最小的学生，他也不会叫他们做出错误的选择。”

怀着一种空虚的心情，她明白阿不思阻止这一切，阻止这一切中任何事的可能都已经消失为零了。当她抗议卡梅伦·爱德华还太小的时候，阿不思是这么对她说的，然后当她抗议彼得·皮芬⁴还太小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后来她终于放弃了，不再抗议。“是谁告诉你这句话的，波特先生？”不会是阿不思——阿不思当然决不会对任何学生这么说——

“我最近读了不少书，”哈利说道。他开始从环抱的椅子上站起身，又

4 彼得·皮芬，《纳尼亚传奇》(https://zh.wikipedia.org/zh/%E7%B4%8D%E5%B0%BC%E4%BA%9E%E5%82%B3%E5%A5%87))中的一个人物：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Pevensie

停住了，“我能斗胆问问，第二个好消息是什么吗？”

“哦，”她答道，“啊——奇洛教授醒了，说你可以——”

霍格沃茨的医务所是一个明亮开阔的地方，尽管处于城堡的正中，却从四面都能看到天空。长长的一排又一排白色的病床伸展开去，目前只有三张病床上住了人。一个高年级的男孩和一个高年级的女孩分别住在两边，两人都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估计被施展了魔咒，失去了意识，好让治疗魔咒或者药剂以令人不舒服的方式重新改装他们的身体；第三张病床的四周拉上了帷幔，这大概是件好事。庞弗雷夫人用力推着他往前走，叫他不要呆头呆脑地乱看，而哈利必须尖锐地提醒自己，仍然有人不知道大难不死的男孩是谁——要么是这样，要么庞弗雷夫人认为她在她自己的医院里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诸如之类的，无所谓了。

在一排排的病床后面有五扇门，通往单人病房，里面住着需要住院几天而不是几小时，但还不必转到圣芒戈医院就医的病人。

没有窗户，没有天空，唯一的照明是实心石墙上的一支无烟火炬；中间那扇门后面的房间就是这样的。哈利好奇是否身为教授就可以要求霍格沃茨作出改变；还是医务所一直有一间这样的病房，留给不喜欢光线的病人。

在房间中心，在两个一模一样，看上去像是用和墙壁同样材质的灰色大理石刻成的床头柜之间，放着一张白色的病床，在无烟火炬的光线下似乎泛着橙色；奇洛教授穿着病号服坐在床上，背靠着床板，白色的床单盖着大腿。

看见奇洛教授躺在庞弗雷夫人的病床上，感觉有点吓人，哪怕防御术教授看起来并没有受伤。哪怕他知道奇洛教授是故意假装败给了西弗勒斯，好找个借口恢复在阿兹卡班消耗的体力。哈利并没有真正见过谁在病床上死去，但是他看过太多电影。这是死亡的预兆，而防御术教授不应该是凡人。

庞弗雷夫人警告哈利，绝对不许纠缠她的病人。

哈利说道，“我明白。”严格地来讲，这句话并没有说他会是否会遵从。

严厉的老护士转过身，开始对奇洛教授说，他绝不可以过度疲劳或者……情绪激动……

庞弗雷夫人的声音变小了，急急忙忙地转过身，从房间里逃了出去。

“不错嘛，”当门在逃走的医护人员身后关上之后，哈利评论道，“什么时候我也要学一学。”

奇洛教授笑了笑，笑容里完全没有幽默的成分，声音比往日还要干涩得多，“谢谢你的艺术批判，波特先生。”

哈利盯着那双浅蓝色的眼睛，感到奇洛教授看起来……

……变老了。

是很细微的变化，也许只是哈利的想像，也许只是因为昏暗的光线。但是奇洛教授额际的发线似乎退后了一些，没有秃掉的部分似乎稀薄花白了一些，后脑勺原有的秃顶开始蔓延了。那张脸也许更深陷了一些。

那双浅蓝色的眼睛仍然犀利专注。

“我很高兴，”哈利静静地说道，“看到你似乎恢复了健康。”

“当然，表面现象可能是骗人的，”奇洛教授说道。他弹了弹手指，动作结束时，手里已经握住了魔杖。“你相信吗，那女人居然以为她把这个从我这里没收了？”

随后防御术教授念了六个咒语；在玛丽居里保护重要谈话的三十个法术之中的六个。

哈利扬起眉毛，无声地表示不解。

“我目前只能做到这么多，”防御术教授说道，“我估计这样就够了。不过，有句俗语：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言。说话之前请充分考虑这一点。我听说你想见我？”

“是的，”哈利说道。他停顿了一下，整理了一下思路。“校长或者其他人有没有告诉你，我们不能再出去吃午饭了？”

“类似吧，”防御术教授答道。然后不动声色地说道，“当然，我感到无比遗憾。”

“实际上，比那还要极端，”哈利说道，“我被无限期地关在霍格沃茨和周围的猎场了。除非有很好的理由，有人守卫，不然我就不能离开。暑假我不能回家，也许再也不能了。我希望……和你谈谈这件事。”

一个停顿。

防御术教授像微微叹息般吐了口气，说道，“现在我们只能依靠这个已知的事实：副校长女士会亲手杀了任何试图告我状的人。波特先生，我准备让这次谈话直奔主题，好尽快结束，你了解了吗？”

哈利点点头，然后——

房间里唯一的火炬发出的光线在光谱中属于偏红的位置，在绿色的蛇鳞上没有产生多少反光，蓝白相间的横条也差不多。在这样的光线下，整条蛇显得很暗。蛇眼平时是深陷的灰色，如今反射着火炬的光芒，看起来比其余部位都亮。

“『好了，』”剧毒的生物用蛇语说道，“『你想说什么？』”

哈利用蛇语说道，“『校长认为把女人从监狱里偷走的是她从前的主人。』”

这一次，哈利确实考虑了，而且是非常仔细地考虑过了，然后决定向奇洛教授只透露校长相信了这件事；只字不提令伏地魔攻击哈利父母的那个预言，也不提校长重新召集了凤凰社……这是冒险，相当冒险，但是哈利在这件事上需要一个同盟。

“『他相信那位还活着？』”蛇最终说道，分叉的蛇信飞快地左右吞吐着，发出蛇类的讽刺笑声，“『不知道为什么，我并不惊讶。』”

“『是啊，』”哈利不冷不热地用蛇语答道，“『太逗了，我知道。但是我在接下来的六年都要被困在霍格沃茨了，为了安全！我的确决定了，要追求力量；囚禁的生活对此没有好处。必须说服校长黑魔王尚未苏醒，这次越狱是其他力量所为——』”

蛇信再次飞快地吞吐起来；这一次的蛇笑声更大，更干涩了。“『愚蠢的业余想法。』”

“『什么意思？』”哈利用蛇语问道。

“『你看见错误，想要挽回，把时间倒回最初的时候。但是即使有了沙漏，时间也不能重写。必须向前。你想让别人相信他们错了。让他们相信他们是对的更容易得多。所以想一想，孩子：怎样才能让校长认为你又安全了，同时又能推进你的其他计划？』”

哈利莫名其妙地瞪着那条蛇。他的大脑试图理解和解开这个谜题——

“『这不是很明显吗？』”蛇用蛇语说道，再次吐着蛇信发出讽刺的笑声，“『为了让你自由，为了在英国获得力量，必须让大家看见你再次击败黑魔王。』”

在火炬摇曳的橙红色光芒中，一条绿蛇在白色的病床上摇晃，男孩瞪着它眼中余烬般的光芒。

“『所以，』”哈利终于用蛇语开口说道，“『让我们把这个提议搞清楚。你在建议我们设一个局，找人假扮黑魔王。』”

“『差不多吧。我们救出来的女人会合作，如果让人看见她在他的身边，会很有说服力。』”蛇再次发出讽刺的吐信声，“『你从霍格沃茨被绑架到一个公共场所，很多目击证人，用结界隔开保护你的人。黑魔王宣布他在以游魂的形态流浪多年之后，终于重新拥有了身体；说他获得了更大的力量，连你也阻挡不了他了。允许你和他决斗。你施展守护神咒，黑魔王讥笑你，说他又不是摄魂怪。对你施展死咒，你挡住，围观者看着黑魔王爆炸——』”

“『施展死咒？』”哈利难以置信地用蛇语说道，“『对我？又来？第二次？没人会相信黑魔王有那么蠢——』”

“『这个国家里，只有你我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蛇用蛇语说道，“『请在这一点上相信我，孩子。』”

“『如果哪天出现了第三个人呢？』”

蛇若有所思地摇晃着。“『如果你希望，我可以修改剧本。无论场景如何，必须留下黑魔王再次回归的可能——国家必须认为他们仍然需要你的保护。』”

哈利瞪着深陷的蛇眼，里面闪烁着红色的光芒。

“『怎么样？』”那个摇晃的形体用蛇语问道。

最显然的想法是，如果再次被防御术教授的谋略和欺诈牵着鼻子走，用更复杂的谎言来弥补第一个错误，万一被人发现真相的话，制造又一个致命的要害，这和假黑魔王再次使用死咒属于一模一样的愚蠢。哈利都不需要他的赫奇帕奇一面来指出这一点，他自己内心的声音就想到了。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在于，上次经历的正确教训到底是永远立刻对防御术教授说不，还是……

“『我会考虑，』”哈利用蛇语答道，“『这次不会马上回答，会先权衡利弊——』”

“『理解，』”蛇用蛇语说道，“『但是要记住，孩子，其它事件会在没有你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犹豫总是容易的，但是很少有用。』”

男孩从医务所的单人病房走出来，紧张地用手指抓了抓乱糟糟的黑发，走过一排排白色的病床。有些病床上有人，有些没有。

之后不久，男孩彻底离开了霍格沃茨医务所，在经过庞弗雷夫人时心不在焉地向她点了点头。

男孩走出来，走进一条过道，又转入一条更宽的走廊，然后停了下来，靠着墙。

事实是……

……他确实不愿意在接下来的六年里一直被困在霍格沃茨；再一想的话……

……从阿兹卡班营救贝拉特里克斯这件事不只令哈利付出了代价。其他人会担心，会活在在黑魔王回归的恐惧之下，花费未知的资源做未知的准备。哈利可以要求在剧本里让黑魔王似乎不太可能第三次回来。大家会松了一口气，这一切就都结束了。

当然了，除非事实上确实存在一个值得害怕的黑魔王。毕竟确实有一个预言。

靠着墙的男孩轻轻叹了口气，开始继续向前走。

哈利差点忘了，但他确实找了个机会，把“圣诞老人”在周日晚上送来的牌拿给奇洛教授看了，其中的红心 K 据说是一枚门钥匙，会把他送到美国的塞勒姆女巫学院。不过当然，哈利在问奇洛教授是否能查出这枚门钥匙会把他送到哪里的时候，并没告诉奇洛教授这张牌是谁寄给他的，也没告诉他这张牌理论上应该做什么。

防御术教授变回人类的形态，检查了一下红心 K，用魔杖点了几下。

按奇洛教授的说法……

……这枚门钥匙会把使用的人带到伦敦的某个地方，但是他无法更精确地定位。

哈利给奇洛教授看了附在这副牌上的字条，但是没有提起从前的字条。

奇洛教授看了一眼就明白了，不冷不热地笑了一声，指出如果你仔细地读一遍字条，就会发现里面并没有明确地说门钥匙会把他带到塞勒姆女巫学院。

你必须学会注意这些微妙的地方，奇洛教授说道，如果你想在长大以后成为强大的巫师的话；或者不如说，如果你还想活到长大的话。

男孩又叹了口气，脚步沉重地去上课了。

他开始疑惑，是不是所有其他的魔法学校都像这样，还是有问题的只是霍格沃茨。

第六十六章 自我实现，第一部分

『犹豫总是容易的，但是很少有用。』

防御术教授是这么说的；你可以对这句格言的细节进行争辩，但是哈利深知拉文克劳的弱点，知道你必须试着**回应**自己提出的争辩。有没有一些计划是需要等待的？有，很多计划都需要**推后执行**；但这并非**举棋不定**。不是因为你知道行动的正确时机而推后，而是因为**举棋不定而拖延**——没有任何机智的谋划需要这种拖延。

你是否有时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选择？是的，但是这也可能变成拖延的借口；当你面对两个痛苦的选项的时候，**拖延会很诱人**，**不去选择**可以暂时避免精神上的痛苦。于是你挑出一个不容易获得的信息，声称没有这个信息就无法做出决定；这就是你的借口。不过，如果你知道需要什么信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获取**这个信息，并且知道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该如何行动**的话，它作为犹豫的借口的嫌疑就小多了。

如果你**不只是在犹豫**而已，你就应该可以**提前**决定在得到你号称必要的信息之后会怎么做。

如果**黑魔王真的存在**，那么同意奇洛教授的计划，找人假扮黑魔王，明智吗？

不。肯定不。绝对不。

而如果哈利可以**肯定黑魔王事实上并不存在**……在那种情况下……

防御术教授的办公室是一个小房间，至少今天是这样；它和哈利上次看见的不同，房间里的**石砖颜色更暗**，更光滑了。防御术教授的办公桌后面仍然立着那个高高的空书架，上面是七个空荡荡的隔层，从地板几乎到天花板。哈利只有一次见过奇洛教授从空书架上拿出一本书，但从来没见过他把书放回去。

在防御术教授办公桌后的椅子上，绿蛇摇晃着身体，没有眼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平视着哈利。

他们现在受到二十二个魔咒的保护，这是可以在霍格沃茨施展而不引起校长注意的极限了。

“『不。』”哈利嘶嘶地说道。

绿蛇竖起了脑袋，微微向一边偏着；这个动作没有表达任何感情，反正哈利的蛇语天分没有感受到。“『理由呢？』”绿蛇问道。

“『太冒险。』”哈利简单地答道。无论黑魔王是否真实存在，这一点都成立。在强迫自己提前决定之后，他意识到这个还没有答案的问题只是一个犹豫的借口；理智的决定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一样的。

有一瞬间那双幽深的眼睛似乎亮起了黑暗的闪光，有一瞬间布满鳞片的嘴张开了，露出了獠牙。“『我想你从上次的失败中学到了错误的教训，孩子。我的计划没有失败的习惯，上次要不是你犯傻的话，原本是可以完美成功的。正确的教训是驯服你那些乱七八糟的冲动，执行更年长，更聪明的斯莱特林为你定好的计划。』”

“『我学到的教训是别去尝试那些会让我的女朋友认为我邪恶，或是让我的男朋友认为我愚蠢的计划。』”哈利回敬道。他原本计划了一个更圆滑的回答，但是这些话不知道为什么脱口而出了。

蛇发出的嘶嘶声在哈利听起来不是单词，只是纯粹的狂怒。片刻以后，“『你跟他们说了——』”

“『当然没有！但是知道他们会说什么。』”

蛇头摇晃着，瞪着哈利，停顿了很久；仍然没有泄露任何感情。哈利感到好奇，奇洛教授到底在想什么，能让奇洛教授都想那么久。

“『你真在意那两个怎么想？』”蛇终于嘶嘶地说道，“『那两个是真正的孩子，不像你。不会权衡大人的事。』”

“『说不定会比我强，』”哈利嘶嘶地说道，“『男孩朋友在同意救女人之前会询问秘密的动机——』”

“『很高兴你现在明白了，』”蛇冷冷地嘶嘶道，“『始终探寻对于对方的好处。接下来要学会始终探寻对于自己的好处。如果我的计划不合你的口味，你的计划是什么？』”

“『如果必要——在学校里呆六年，学习。霍格沃茨似乎适宜居住。书，朋友，奇怪但是可口的食物。』”哈利想要呵呵一笑，但是这种笑声在蛇语里面表达不出来。

凹陷的蛇眼看上去几乎变成了黑色。“『现在这么说说很容易。你我这样的人，我们无法忍受监禁。远在七年级以前你就会失去耐心，也许今年就会。我会据此计划。』”

哈利还没来得及再说一句蛇语，人形的奇洛教授就又坐在了椅子上。“对了，波特先生，”防御术教授的声音很平静，就像他们谈的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就像整个对话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听说你在练习决斗。我希望，不会是那种不值一文的有规则的决斗吧？”

汉娜·艾博看上去吓慌了，赫敏从没见过她这样（除了凤凰那天，也就是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逃出来的那天，那天对任何人都不算的。）这个赫奇帕奇的女生在晚饭的时候来到拉文克劳的长桌，拍了拍赫敏的肩膀，然后几乎是连拖带拽地把她拉走了——

“纳威和哈利·波特在向迪戈里先生学习决斗！”汉娜才离开桌子几步就脱口而出。

“谁？”赫敏问。

“塞德里克·迪戈里！”汉娜说道，“他是魁地奇球队的队长，军队的将军，修了所有选修课，成绩比其他任何人都强，而且我听说他在暑假的时候向专业

老师学过决斗，打败过两个七年级的学生，连有的老师都叫他超级赫奇帕奇，斯普劳特教授说我们都应该效，呃，效法他什么的，还有——”

当汉娜终于停下来换气的时候（这张单子后面还有不少），赫敏好不容易插上了一句嘴。

“阳光士兵艾博！”赫敏说道，“镇静一点。我们又不用和迪戈里将军战斗，对不对？没错，纳威是在学习，想打败我们，但是我们也可以学习——”

“你难道不明白吗？”汉娜尖叫起来，提高了声音，如果她们的原意是不想被那些盯着她们看的拉文克劳听见的话，她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纳威不是在为打败我们而学习！他是在为和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战斗而练习！他们会像游走球打穿一叠煎饼一样打穿我们！”

阳光将军看了她的士兵一眼。“听我说，”赫敏说道，“我不认为几个星期的练习能让任何人变成所向无敌的战士。再说，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对付所向无敌的战士了。我们只要集中火力，他们就会像德拉科一样倒下。”

这个赫奇帕奇的女孩看着她，目光里混合着敬慕和怀疑。“话说，你一点都不会担心吗？”

“哎，说真的！”赫敏说道。有时候身为整个学年里唯一具有理智的人真的很不容易。“你没听过这句格言吗，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只是恐惧本身？”

“什么？”汉娜说道，“这也太疯狂了，那么潜伏在黑暗里的伏地蝠呢，还有被夺魂咒控制，可怕的变形学事故以及——”

“我是说，”赫敏说道，提高的声音里流露出一些恼怒，这一类的话她都听了整整一星期了，“我们不如等到混沌军团在事实上碾压我们以后，再这么害怕他们行不行，而且你刚才有没有偷偷在说‘格兰芬多’？”

过了一会儿，赫敏走回桌前的座位，小脸上挂着甜蜜的笑容，这不是哈利的黑暗面冰冷可怕的怒视，然而已经是她能做出来的最吓人的表情了。

哈利·波特死定了。

“太变态了。”纳威喘着气勉强说道，几乎上气不接下气。

“太绝妙了！”塞德里克·迪戈里说道。这位超级赫奇帕奇跺着脚做出了一套决斗的动作，眼里燃烧着疯狂的热情，像他额上的汗珠一样闪闪发亮。他平时轻巧的步伐变成了沉重的跺地声，这也许和绑在他们胳膊，腿以及胸口的变形金属块有关。“你是怎么想到这些主意的，波特先生？”

“一个奇怪的老店……在牛津……我再也不去……那里……买东西了。”
咚。

第六十七章 自我实现，第二部分

在霍格沃茨城堡的高处，房间和走廊每天都在变化，不确定的不只是地图，还有地域¹，城堡的稳定性开始趋于梦幻和混沌，尽管建筑风格和表面的坚固并无改变——在霍格沃茨城堡的高处，一场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因为受到持续观察的缘故，大量学生的出现会让走廊暂时稳定下来。霍格沃茨的房间和走廊有时会在众目睽睽之下**移动**，但是不会**变化**。即使在八个世纪之后，霍格沃茨对于公然在人前变化依然有些害羞²。

不过，尽管具多变的特性，霍格沃茨城堡的高处仍然具有军事上的现实意义（防御术教授是这么说的）：你每次都必须重新研究地形，再次检查每个壁橱，看看里面是否藏着秘密的走廊。

时间是三月一日，星期天。奇洛教授已经康复到了可以再次监督战斗的程度，他们都在努力追上进度。

飞龙将军德拉科·马尔福一手拿着一块罗盘，正在观看。其中的一块罗盘是太阳的颜色，另一块泛着彩虹的色泽，代表混沌。德拉科知道，另外两位将军也已经领到了自己的罗盘；不同的是在赫敏·格兰杰和哈利·波特的手里，会有一块罗盘是桔红色的，摇曳着火焰般的影子，一直指向飞龙战队最大的那股有生力量。

如果没有这样的罗盘，他们可能搜索很多天都找不到对方，这就是在霍格沃茨城堡高处战斗的地域危险。

德拉科对于飞龙战队和混沌军团即将进行的战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自从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逃走以后，哈利·波特变了，这位斯莱特林的继承人现在看上去真正像个王者了（奇洛教授是怎么会知道会发生这种事的？）如果有赫敏·格兰杰和她的二十三个阳光战士陪着他并肩作战的话，德拉科的感觉

1 “不确定的不只是地图，还有地域”指向地图和地域关系的哲学问题，同时是《碟形世界》的梗。

2 这里是拟人化的说法，在英文中，换衣服和变化是同一个单词（change）。

会好很多，但是不，阳光兵团的将军以愚蠢的骄傲拒绝了在对抗波特将军这件事上接受援助。她对他说，她想凭自己的力量打败波特。

高贵和最古老的马尔福家族对英国的影响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就因为他们懂得自己不可能永远是最强大的那个。有的时候别的统治者确实更强，你必须安于仅仅做他的首席副官。十几代的二把手积累出来的地位，财富和权力是相当可观的。你只需要每次都很小心，在你侍奉的主人垮台的时候，不要让你的家族受到连累。这是马尔福家族在几百年的经验中淬炼出来的传统……

所以父亲对德拉科详细地说明了，如果遇到了明显比自己强的人，德拉科不可以痛恨这一点，不可以否认这一点，不可以乱发脾气，危及他原本可能获得的位置，但是德拉科一定要保证在下一代的权利结构中至少处于第二名。

格兰杰显然从来没有在父母那里接受过这样的教育，她仍然在拒绝承认哈利·波特已经变得比她更强这个明显的现实。

于是德拉科秘密地会见了戈德斯坦上尉，博恩斯上尉和麦克米兰上尉，他们一致同意尽量保证飞龙和阳光在和威胁更大的混沌军团交战之前先不互相攻击。

这并没有真正违反严禁叛徒的条约，如果你是诚实地意图帮助对方的军队，就不算在教唆背叛。

一个高亢的铃声回荡在走廊中间，宣告了战斗的开始，过了一会儿以后德拉科喊道，“出发！”飞龙士兵们开始奔跑。这会令他的士兵疲倦，即使在停下来休息之后也会影响到后面的战斗，但是他们必须把混沌军团包围在自己和阳光兵团中间。

哈利和纳威以悠闲的步伐穿过走廊，哈利观察着金黄色的罗盘，上面指着阳光兵团的位置。纳威在放哨，以防遇见别的敌人。

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会发现他们的脚步有点沉重。

“所以，”混沌兵团的中尉在过了一会儿以后说道，“这就是你让我们绑着重物练习决斗的原因吗？”

哈利点点头，仍然盯着指向阳光军团的罗盘；如果罗盘的方向开始迅速变化，他们就很接近了。

“我不想当着别人的面这么说，不过一两个星期是长不出多少肌肉的，”纳威说道，“而且平衡的感觉也不同，而且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更重，再说这难道不算变形的麻瓜产品吗？”

“不算，”哈利说道，“我事先查过了。有些霍格沃茨的雕像上就有，所以这是巫师曾经穿过的，虽说只是中世纪的流行装扮而已。”而且如果不是用昏睡咒这么弱的法术和一年级学生战斗的话，谁也不会做这种事，所以这也不算泄露了好主意。

他们来到一个Y形的路口，遇上了一点麻烦；眼下的两条岔路方向都不对，无法直接拦截到阳光兵团尾随混沌军团尾随飞龙战队的行军路线上。哈利选择了两条岔路中似乎稍强的一条，纳威跟在他的后面。

“我们最好在靠近之前试试消音的法术，”纳威说道，“声音挺大的，他们也许会发现。”

哈利点点头，然后说道，“好主意”，以防万一纳威没有看到他点头的动作。

他们迈着沉重的脚步穿过了霍格沃茨城堡高处的石板走廊，阳光透过普通或者彩色的玻璃窗照进来，他们不时地经过一些雕像，有女巫，有龙，偶而也有身着板甲或链甲的巫师骑士。

阳光士兵们正沿着一条长长的，宽阔的走廊行军，手里拿着魔杖，指向周围。行军的时候不能使用虹光护盾，但是帕瓦蒂·佩蒂尔和珍妮·拉斯塔德在军官队伍的周围保持着一个众志成城法术，因为在遭遇埋伏的情况下，军官是首要的攻击目标。

她和她的军官们决定，这场战斗的策略是尽快和敌方士兵混合，形成混战的局面——他们预先在内部训练了如何互相支持，如何避免打中自己人，如何站到令敌方士兵对开火有所顾忌的位置上。他们只练了四小时，但是她认为她的部队在处理混战方面已经比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强了。这看上去像是混沌军团会用的那种策略，只是他们还没有用过。

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她是这么认为的。问题在于，无论她怎么教训她的士兵，他们依然在私底下胆战心惊地传播哈利和纳威学会了什么的谣言。最终她放弃了，跑去和戈德斯坦上尉商量，因为他懂得士气的问题，而安东尼的建议是——

“怪了。”麦克米兰上尉忽然说道，对着手里的火焰和彩虹罗盘皱起了眉头。（按哈利的话来说，厄尼拥有“很好的空间想象力”，所以他负责同时拿着两个罗盘，试图判断敌人的动向。）“我认为……飞龙战队已经不再迅速移动了……我想他们首先绕到了混沌军团的另一边……而混沌军团似乎在向他们进攻，而不是试图离开这个会被两面夹击的位置？”

赫敏皱起眉，试图理解这个信息；她看见安东尼和罗恩的脸上同样出现了皱眉的表情。如果混沌和飞龙直接交手，用所有的战力互相攻击的话，就等于把胜利拱手送给了阳光兵团……

“波特认为我们结了盟，所以他在攻打马尔福，好让飞龙战队来不及和我们联手，”布雷斯·扎比尼在普通战士的队伍里说道，“或者波特认为他如果一个一个来的话，就能轮番打败两个部队。”这个斯莱特林的男孩高高在上地叹了口气。“现在可以把我重新提拔成军官了吗？你们这帮人没有我是没戏的，你知道。”

他们全体忽略了扎比尼的嘴里发出的噪音。

“我们现在的方向对吗？”安东尼问道。

“是的。”厄尼答道。

“我们接近他们了吗？”罗恩问道。

“还没有——”

这时走廊尽头的黑木大门猛然打开了，撞到了墙上，露出两个全身裹着灰色斗篷的身影，灰色的兜帽上垂着灰布，盖住了他们的脸，其中的一个身影已经抬起魔杖，对准了她。

这时游戏的局面戏剧性地改变了，哈利的声音吃力地尖声叫道：

“昏昏倒地！”

这个决斗级别的昏迷咒语向她飞来，她大吃一惊，等想到躲闪的时候已经差点来不及了，红色的闪电直接撞穿了众志成城的防护，她惊险地躲开了，红色的光芒擦着她的胳膊飞了过去，令她感到一丝刺痛，她在视线的余光里看到苏珊被打中了，在倒下的时候撞倒了罗恩——

“昏昏入睡！”安东尼吼道，片刻之后，十几个声音一起喊道，“昏昏入睡！”

赫敏急急忙忙地站起身来，当她站起身的时候，她看见两个穿着灰色斗篷的身影岿然不动地站在那里。

昏睡咒是看不见的，这个法术太弱——

但是不可能全都打中。

“昏昏倒地！”纳威·隆巴顿的声音嚷道，又一束红色的闪光向她袭来，她在拼命躲闪的时候狼狈地倒在了地上，当她喘着气爬起来的时候，她发现这次昏迷咒的闪电打中了刚刚从地上站起来的罗恩。

“你们好，阳光兵团。”哈利的声音从兜帽下面传来。

“我们是混沌军团的灰骑士³。”纳威的声音说道。

“我们是你们在这场战斗里的敌人，”哈利的声音说道，“其余的混沌

3 灰骑士：疑似影射《战锤 40000》中身披经文战甲，擅长深入敌阵核心扫荡的灰骑士：<http://baike.baidu.com/view/283942.htm>

士兵会屠杀飞龙战队。”

“顺便说，”纳威的声音说道，“我们是不可战胜的。”

两个男孩穿着灰色的斗篷和袍子，脸上遮着灰色的布，站在整个阳光兵团的面前，在十几个昏睡咒的攻势下似乎完全不为所动。

达芙妮听见身边传来一声轻柔的叹息，她转过头，看见汉娜张开了嘴唇，眼睛睁得大大的，这个赫奇帕奇的女孩正看着——

此时在达芙妮的头脑里掠过的混乱思绪很难用言语形容，当她意识到汉娜在看的人不是哈利，而是纳威的时候，她的心里似乎也有一部分注意到了——一个事实，纳威作为男孩来说最近确实变得相当有趣了，实际上，眼前这位隆巴顿家族最后的继承人看起来简直帅呆了，她的心里有什么在苏醒，令她也张开了嘴唇，她的贵族母亲教导过她的仪容矜持，花言巧语和喷香的洗发水全被轰飞到了九霄云外，简直应该卷起气浪，吹飞她耳畔的发丝；她见过赫敏和哈利，所以她知道她希望自己的爱情故事是什么样的——

她的贵族母亲最近还教给了她几个法术，如果身为高贵和最古老的格林格拉斯家族的一员的话，不知道这些法术会很丢人的。

达芙妮把魔杖挥向左边，喊道，“惊雷声震！”

她把魔杖举过头顶，念出了咒语，“轰鸣入颅！”

最后，她用双手握住魔杖，尖叫起来，“光刃出鞘！”

巨大的法力消耗让她几乎跪在了地上，但是她坚持住了，当那发光的形状完全形成，趋于稳定的时候，法力的流失慢了一点。

尽管如此，她仍然感到自己最好不要这样战斗太久。

所有人都在瞪着她，这完全是不言而喻的，而她原本想要跳起来长发飘

飘地冲向纳威，可是她能做到的只是稳定地向前走，将她的上古之刃对准了纳威·隆巴顿。所有人都给她让开了路，这自不必说。

“我乃达芙妮，来自高贵和最古老的格林格拉斯家族！”她喊道，“属于阳光的格林格拉斯！”她把决斗的仪式全忘光了，她从看过的戏剧里知道死亡决斗和鲜血决斗是怎么回事，但是她完全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用什么，所以她只是将炽热的光剑对准了那个令她迷恋的对象，嚷道，“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纳纳！”

哈利的声音再次喊道，“昏昏倒地！”，在事后回想的时候，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做到了，但是她像挥动击球手的球棒一样挥动光剑，击中了那个昏迷咒的闪电，把它打回了哈利的方向，而哈利只是勉强躲了过去。

“惊雷声震！”来自高贵和最古老的隆巴顿家族的纳威喊道，“轰鸣入颅，光刃出鞘！”

有那么几秒钟，大家什么都没做，只是瞪着纳威和达芙妮互相砍来砍去。他们的速度很慢，赫敏猜想这个法术会消耗很多力量。如果你是麻瓜出身，而且看过某些电影的话⁴，这个场面看起来其实不怎么样。

但是就冲他们使用了光剑，你也该给他们额外加分。

“说个程序问题，”哈利的声音说道，“我知道防御术教授在看着，但是我还是必须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他们如果砍中了的话会不会把对方劈成两半——”

“不会。”赫敏心不在焉地答道。她在一本历史书里读到过，但是她当时不知道魔法的决斗之剑看上去是这样的。“按照他们施展的方式，如果碰到了只会有昏迷效果。”

“你知道这个法术？”

4 指《星球大战》系列电影里使用光剑战斗的场面：<http://zh.wikipedia.org/wiki/光剑>

“哦，不，这是上古之刃的魔咒，只有高贵和最古老的家族才能合法使用——”

赫敏停了下来，看着哈利，或者不如说看着哈利的灰色兜帽。

“好吧，”哈利的声音说道，“既然如此，就由我一个人来消灭其余的阳光兵团好了。”她看不见他的脸，但是从他的声音听起来，他似乎在笑。

“达芙妮把你自己的法术打向你的时候，你躲开了，”赫敏说道，“所以无论你做了什么，你都**不是**不可战胜的。昏迷咒仍然能打倒你。”

“挺有意思的理论，”哈利的声音在兜帽下面说道，“你们军队有人能测试这个理论吗？”

“我读过昏迷咒的说明，”赫敏说道，“那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不知道我还记不记得？”她抬起魔杖，指向了哈利。

一个短暂的停顿，在他们附近，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正气喘吁吁，动作缓慢地用光剑打来打去。

“当然，”哈利说道，魔杖平平地指向了她，“我只要对你使用昏睡咒就行了。这就省力多了。”

哈利的話还没说完，她的面前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众志成城**法术，是珍妮和帕瓦蒂施展的。

赫敏的魔杖杖端开始在空中做出小小的动作，圆里的一个菱形，圆里的一个菱形，反反复复地练习，以保证和书里看到的一模一样。这连对她也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她**必须**一次成功，失败的尝试会浪费她的精力，她耗不起。

“你知道吗，”赫敏·格兰杰说道，“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但是我已经听腻了大家议论大难不死的男孩，就像你是——就像你是神之类的。”

“不得不说，我也是，”哈利·波特说道，“大家老是低估我，真是悲哀。”

她用魔杖反复地练习在圆里画出一个菱形，一次又一次。哈利在回复体力，她知道，但是她必须在攻击之前尽量练习。“我开始觉得，该有人煞煞你的威风了，混沌将军。”

“你也许是对的，”哈利平静地说道，脚步开始移动，她认出这是一套决斗的步法，“不过很可惜，除非还有另一个哈利·波特，不然已经没有什么能打败我了。”

“让我说具体一点，波特先生。我要煞煞你的威风。”

“你和什么其他军队？”

“你以为自己挺酷，是不是。”赫敏说道。

“嗯，对啊，”哈利说道，“是的，我确实这么认为。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傲慢，但是难道我应该是霍格沃茨里最后一个注意到我自己有多棒的人吗？”

赫敏把左手举到空中，做了一个握拳的手势。

这是一个信号。她的军队里会有八个预先选定的士兵把魔杖对准她，无声地施展羽加迪姆，勒维奥萨的魔法。

这一部分他们也训练过了，赫敏在放弃教训她的战士之后，按照安东尼的建议，努力为大家打造了一个貌似能够打败不可战胜的敌人的阳光将军。

“你老是装超人。”赫敏说道。她的左拳在空中举得更高了，八个士兵的合力让她从地面上飞了起来，“现在让你瞧瞧超级赫敏！”她向前伸出一只手，从空中飞快地向哈利飞过来，只恨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用尽了全部法力，用魔杖画出了圆里的一个菱形，当这个过分强大的魔法经过她的身体的时候，她的感觉就像碰到了电路里的火线，她的声音尖叫起来，“昏昏倒地！”

从她的魔杖里迸出了红色的闪电，非常完美。

哈利躲开了。

然后，因为他们没有在走廊里练习过这部分内容，她撞到了一面墙上。

“昏昏入睡！”德拉科尖叫道，然后，在花了几秒恢复精力以后，“昏昏入睡，该死！”

他明明打中了西奥多，这个男孩根本没有躲闪，而这位诺特的继承人只是笑，笑得像他爹一样邪恶，魔杖平指——

德拉科在西奥多说出“昏昏入睡”的时候及时跳开了，但是德拉科累得气都喘不过来了，他不可能一直这样坚持下去，西奥多连躲都不用躲，而德拉科却必须不停地移动，这简直是发疯。

他现在又有力气开火了，但是——

做同样的事而期待会有不同的结果，那是弱智，哈利是这么说的；这肯定是哈利的杰作，这次不可能是麻瓜的产品了，但是德拉科不知道它会是什么，他必须做出一些假设，然后找到测试这些假设的方法，但是他正在拼命地左躲右闪，西奥多正在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再次用昏昏咒攻击他，德拉科在扭身让过的时候感到腰间掠过了一丝麻木的感觉，这次差点就打中了，终于德拉科再也受不了了，不再费事去想自己要测试什么假说，也不去想为什么，而只是——

“荧光附体！”德拉科喊道，西奥多的全身被红光笼罩了，“光消影散！”红光又熄灭了（所以西奥多仍然会受到魔法的影响），“除你武器！”西奥多的魔杖飞了出去（这时德拉科意识到，这是个无论如何都值得一试的魔法），但是这时西奥多张开了胳膊向德拉科直冲过来，所以德拉科嚷道，“冲击波！”西奥多的双脚忽然被倒挂起来⁵——

——西奥多的背落在地上的时候发出了金属的响声，声音意外地大。

德拉科的视线因为在短时间内一连施展了四个法术开始摇晃，而西奥多

5 冲击波（Flipendo）是哈利·波特游戏系列中引入的击退咒语（knockback jinx），其实并没有把人倒挂起来的效果。这里疑似和倒挂金钟（Levicorpus）混淆了。

已经在爬起来，德拉科都来不及用语言思考，但是他仍然坚持说出了“昏昏入睡！”不过这一次他瞄准了西奥多的脸，而不是胸脯。

西奥多躲开了（他躲开了！），同时喊道，“七号战术，目标马尔福！”

“虹光护盾！”帕德玛叫了起来，在德拉科的身前忽然出现了一个闪亮的虹光法墙，这时四个混沌士兵一起嚷道“昏昏入睡！”

一个停顿，每个人都在看着这个巨大的虹光护盾，挡在所有剩下的飞龙战士面前。

施展第五个法术令德拉科终于跪在了地上，但是他抬起头，努力尽可能清楚地说道，“如果昏昏咒——不成功——瞄准他们的脸——我觉得那些中尉穿着金属的盔甲。”

“你已经损失太多战士了，”斐尼甘在护盾外面大声说道，“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干掉你们。”然后这个格兰芬多的男孩邪恶地大笑起来。他邪恶的大笑几乎已经能和哈利·波特相媲美了，其他的混沌士兵很快也跟着他笑起来。

在眼角的余光里，德拉科可以看见躺在地上昏睡不醒的格雷戈里和文森特。帕德玛仍然维持着虹光护盾的法术，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她释放这么大的护盾；但是她气喘吁吁，之前跑步行军流下的汗水还没干透。这个拉文克劳的女孩是个强大的女巫，不过体能不行。

他非常希望格兰杰将军尽快赶过来，从背后攻击混沌军团。波特将军和混沌军团的纳威不在这里，德拉科可以猜到他们去哪儿了，但是两个士兵不可能让整个阳光军团耽搁很久，对不对？

赫敏知道这不公平，达芙妮已经尽了全力，可是她仍然忍不住希望那个女孩能多坚持一会儿。

“螺岩突破！”她在空中飞行的时候，纳威在她身后说道，然后是虹光

法墙破碎的声音，汉娜的声音绝望地喊道“昏昏入睡！”，过了一会儿，纳威的声音平静地说道“昏昏入睡”，扑通一声，她的又一个战士倒下了。

令她飘在空中的力量再次变弱，赫敏可以感到支持着她的漂浮咒变得越来越吃力，现在根本不够了。

飞行结束了，她开始慢慢落向地面。她本该指示她的士兵把她扔在地上就好，可是她太愤怒了，也糊涂了，没来得及动脑筋，而且还在积攒最后的力量准备施展一个昏迷咒，所以当哈利把魔杖指向她，说出“昏昏入睡”的时候，她已经没有躲闪的空间，这就是赫敏·格兰杰在她的战斗里听见的最后一个词。

第六十八章 自我实现，第三部分

赫敏现在感觉自己既不善良，也不正义了，她的心里有一团滚烫的怒火在燃烧，她怀疑哈利的黑暗面是不是就像这样（虽然恐怕还差得远），她不该为一个愚蠢的游戏生这么大的气，但是——

她的整个军队。两个士兵打败了她的整个军队。在她醒来以后，大家是这么告诉她的。

这有点太过分了。

“好吧。”奇洛教授说道。从近处来看，防御术教授看起来不如她上次去他办公室的时候健康了；他的脸色更苍白，动作也慢了一些。但是他的表情仍然和平时一样威严，目光也同样锐利；他严厉地用手指敲了敲桌子，啪-啪。“我猜你们三人当中，只有马尔福先生猜到了我为什么叫你们过来。”

“是和高贵和最古老的家族有关吗？”哈利在她身边疑惑地问道，“我不会因为攻击达芙妮违反了什么疯狂的法律吧？”

“那倒没有，”男人用充满讽刺的口吻答道，“格林格拉斯小姐没有启动正确的决斗仪式，所以她无权要求把你从你的家族中除名。不过自然，我也不会允许正式的决斗。战争里没人遵守这些规则。”防御术教授向前靠去，下巴放在合拢的双手上，似乎端坐的姿势都会令他感到疲倦。他的眼睛盯着他们，目光锐利而危险。“马尔福将军。我为什么叫你们过来？”

“波特将军对抗我们两人已经不是势均力敌的战斗了。”德拉科·马尔福静静地答道。

“什么？”赫敏脱口而出，“我们差点就把他们搞定了，如果达芙妮没有晕倒的话——”

“格林格拉斯小姐不是因为法力耗尽晕倒的，”奇洛教授干巴巴地说道，“就在你的士兵因为将军撞到墙上的情景分心的时候，波特先生在她背后施展

了一个昏睡咒。但是无论如何还是祝贺你，格兰杰小姐，只用区区二十四位阳光战士就差点打败了两位混沌士兵。”

她的脸颊更烫了。“那——那只是——如果我发现他穿了盔甲——”

奇洛教授把手指并在一起，凝视着她，“当然，你原本是有可能赢的，格兰杰小姐。每场输掉的战斗都有获胜的方式。我们周围的世界充满了机会，多到爆炸的机会，但是几乎没人注意到，因为这需要他们改变思考的方式；在每场战斗中，都有一千根赫奇帕奇的骨头等着被磨尖。一般地说，如果你想到试试让大家合力施展咒立停，你就可以卸掉波特先生身上的链甲以及所有其他衣物，只有内裤除外；这让我疑心波特先生没怎么意识到自己的弱点。或者你也可以让你的士兵一拥而上，用武力推倒波特先生和隆巴顿先生，把魔杖从他们手里抢下来。马尔福先生的反应不能算思路严密，但是他至少没有完全忽略他的上千种选择。”一个讽刺的微笑，“但是你，格兰杰小姐，很不幸地记得如何施展昏睡咒，所以没有在你优异的记忆里搜寻十几个可能有效的更简单的魔咒。而且你让你的军队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本人身上，所以他们在你倒下之后就失去了斗志。之后他们继续徒劳地施展着昏睡咒，被训练出来的战斗习惯支配着，没能像马尔福先生那样打破规律。我不太理解人们在反复执行失败的策略时到底在想什么，但是显然，意识到你可以另寻他法的领悟是惊人地稀有。就这样，整个阳光兵团被两个士兵消灭了。”防御术教授冷冷地笑了。“这就有点像，五十个食死徒是如何控制了整个魔法英国，以及为什么我们钟爱的魔法部还能维持它的统治。”

防御术教授叹了口气。“尽管如此，格兰杰小姐，事实仍然是，这样的失败对你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上一场战役中，你和马尔福先生联合作战，但是仍然打成了僵局，以至于你和马尔福先生不得不爬到屋顶上去追波特先生。混沌军团已经接连两次证明，它的军事力量和其他两个军团加起来一样强大。我已经别无选择。波特将军，你必须从你的军队里选出八名战士，其中必须至少包括一名混沌中尉，分给飞龙战队和阳光兵团——”

“什么？”赫敏再次脱口而出，她瞥了一眼另外两位将军，看见哈利和

她一样震惊，而德拉科·马尔福只是一副认命的样子。

“波特将军比你们俩加起来还强，”奇洛教授平静地以准确的语气说道，“你们的比赛结束了，他赢了，现在到了重新平衡三支军队实力的时刻，好给他一个全新的挑战。”

“奇洛教授！”哈利说道，“我没有——”

“这是我作为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战斗魔法教授的决定，没有商量的余地。”用词仍然很准确，但是奇洛教授的眼神让赫敏的血都凉了，尽管他瞪着的是哈利，而不是她。“而且我觉得很可疑，波特先生，你一希望把格兰杰小姐和马尔福先生分离开来，让他们追你到屋顶，就正好能准确地杀死那么多他们的联合部队。这正是我在今年开始的时候对你的期望，我很生气，你在我的课上居然一直没尽全力！我看到了你真正能做到的事，波特先生。你已经远远超过了马尔福先生或者格兰杰小姐可以和你公平战斗的水平，你不许假装不是这样。波特先生，我要以教授的身份对你说：为了激发你全部的学习潜力，你必须竭尽全力，不可以因为任何原因有所保留——特别是不能孩子气地顾虑你的朋友会怎么想！”

她离开防御术教授的办公室的时候，军队扩大了，尊严却变小了，她像一只被踩扁了的可怜的小虫子，正在非常非常努力地不要哭出来。

“我没有留有余力！”在他们离开奇洛教授的办公室，拐过第一个弯之后，办公室的木门刚刚消失在石墙后面，哈利就赶紧说道，“我没有假装，我从来没有让过你们任何人！”

她没有回答，无法回答，如果她试着说话，一切就会土崩瓦解。

“真的吗？”德拉科·马尔福说道。飞龙将军仍然是一副认命的表情。“因为奇洛教授说得对，你知道，确实很可疑，你一决定要让我们爬上屋顶追你，就忽然打败了我们两个军队的几乎所有人。而且你当时不是说了吗，波特，我

们必须在你认真战斗的时候打败你？”

灼烧的感觉漫上了她的喉咙，等漫到她的眼睛的时候，她就会痛哭失声，从此以后她在他们面前就只会是一个爱哭的小姑娘了。

“那——”哈利急促地说道，她没有看他，但是从他的声音听起来，他的头好像转向了她。“那是因为——我那次要努力得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是**迫于无奈**，所以我用掉了平时攒的很多妙计——而且——”

她一直都是竭尽全力的，每次都是。

“——而且我，我释放了在防御术课上很少使用的一面——”

所以即使她就快赢过哈利了，如果这件事真正重要的话，他只需进入他的黑暗面就可以碾压她，是不是这样？

……当然是这样。当哈利变成那种吓人的样子的时候，她连看他都不敢，怎么可能真正打败他？

走廊在前面出现了岔路，哈利·波特和德拉科·马尔福走向了左边通往三楼的楼梯，而她转向了右边，她都不知道这条路通向哪里，但是她现在宁可在城堡里迷一会儿路。

“失陪，德拉科。”哈利说道，然后她的身后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别管我。”她说道，这句话说出来时显得很严厉，但是她必须闭上嘴，把嘴唇紧紧地抿着，屏住呼吸，才能阻止泪水汹涌而出。

那个男孩坚持跟了上来，跑过她，拦在她的前面，因为他是个傻瓜，这就是为什么，然后哈利说道，声音变成了绝望的尖声低语，“你在除了扫把飞行课以外的所有课程上都比我强的时候，我可没有跑掉！”

他不懂，他永远不会懂，哈利·波特永远不可能明白，因为无论他输掉什么比赛，他仍然是大难不死的男孩，如果你是哈利·波特，而赫敏·格兰杰打败了你，那么所有人都会期待你因为这个挑战强大起来，而如果你是赫敏·

格兰杰，而哈利·波特打败了你，那就只能证明你什么也不是。

“这不公平，”她说道，声音在发抖，但是没有哭，仍然没有，“我不应该需要和你的黑暗面战斗，我只有——我才——”我才十二岁，她当时是那么想的。

“我只用过一次我的黑暗面，而那次是——是迫于无奈！”

“所以你今天光是作为哈利就打败了我的整个军队吗？”她仍然没有哭，她很想知道她的脸现在是什么表情，到底是一个愤怒的赫敏，还是悲伤的赫敏。

“我——”哈利说道，声音放低了一点，“我没有……当时并没有想到真的会赢，我知道我说了我是不可战胜的，但那只是在吓唬你们，我真的只是想稍微拖住你们一下——”

她继续向前走，直接走过了他身边，当她走过哈利的时候，他的脸绷紧了，就好像他要哭了。

“奇洛教授说对了吗？”从她身后传来一个绝望的尖声低语，“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就要一直害怕比你强，因为我知道否则就会伤害你的感情？这不公平，赫敏！”

她吸了口气，憋住，跑掉了，双脚飞快地踏过石板地面，在模糊的视线中尽可能飞快地跑掉了，她一直跑，好让别人听不见她的哭声，而这一次哈利没有跟上来。

米勒娃正在批改星期一交上来的变形术作业；她刚刚在一个五年级学生的羊皮纸上扣掉了两百分，因为那个错误可能导致有人死亡。在她成为教授的第一年，她对高年级学生的错误感到义愤填膺，但是如今她已经认命了。有些人不仅从来不会吸取教训，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可救药的，一直积极乐观地继续尝试。有的时候，当你在他们从霍格沃茨毕业之前告诫他们，永远不可以尝试任何不寻常的实验，必须放弃自由变形，从此只使用变形魔咒时，他们

会相信你；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不会。

她正在分析一个特别复杂的答案的时候，敲门声打断了她的思绪；现在不是她的答疑时间，但是在担任格兰芬多的院长以后，她很快学会了不要过早下结论。你总是可以在事后扣学院分。

“请进。”她干脆地说道。

走进她办公室的小姑娘明显哭过了，而且在之后洗了把脸，希望别人不要看出来——

“格兰杰小姐！”麦格教授说道。那哭红的眼睛和浮肿的脸颊令她过了一会儿才认出这张脸。“怎么回事？”

“教授，”小女孩用发抖的声音说道，“你曾经说过如果我觉得担心，或者对任何事感到不舒服的话，我应该立刻来找你——”

“没错，”麦格教授说道，“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女孩开始解释——

赫敏静静地站在旋转的楼梯上，这个旋转的螺旋体原本不应该能带她去哪里的，但在事实上却带着她一直上升。赫敏觉得这似乎是永无止境的楼梯法术，于1733年由阿拉姆·萨贝提巫师发明，他住在当时麻瓜还爬不上去的珠穆朗玛峰的峰顶。只是这是说不通的，霍格沃茨要古老得多——也许这个法术被发明了不止一次？

她本该感到害怕才对，本该为和校长的第二次会面感到紧张。

事实上，她确实为和校长的第二次会面感到害怕和紧张。

只不过赫敏·格兰杰想过了；她想了很多，当她的肺部像火烧一样，再也跑不动了以后，她靠着墙倒下了，蜷成了一团，用背靠着冰冷的石墙，抱着双腿一边大哭，一边想。

就算她输给了哈利·波特，她也永远永远不可以输给德拉科·马尔福，这是完全**绝对**不可接受的，而奇洛教授称赞了马尔福将军，说他没有忽视他的上千种选择；所以赫敏在哭完以后，想出了十四个她**本该**对哈利和纳威尝试的魔咒，然后开始怀疑，她会不会在其他事情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她最终过来敲了麦格教授的门。并不是来请求帮助的，赫敏目前还没有什么计划**需要**人帮助；只是把所有的事告诉麦格教授，因为她想到，这似乎就是奇洛教授说的上千种选择中的一种。

于是她告诉麦格教授，哈利·波特是如何在凤凰停在他肩上的那天之后就变了，大家如何越来越把她看成是哈利的附属品，还有哈利是如何跟同一学年的所有其他人越来越疏远，有的时候，他带着一种悲伤的表情走来走去，就像是失去了什么一样，**而她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麦格教授告诉她，他们需要和校长谈一谈。

赫敏原本感到担心，但是她接着想起来，**哈利·波特**就不会害怕校长。哈利·波特只会横冲直撞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想她或许也应该**试试**这样子，**不去害怕**，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看看会怎样，反正也不可能更糟了。

永无止境的楼梯停了下来。

没有人触碰，镶嵌着古铜狮鹫的橡木大门自动开启。

办公室里有一张黑色的橡木桌子，上面镶嵌着面向各个方向的成打的抽屉，而且抽屉的**里面**似乎还有抽屉，银胡子的霍格沃茨校长阿不思·珀西瓦尔·伍尔弗里克·布赖恩·邓布利多坐在桌子后面的王座上，赫敏和那双和蔼而闪亮的眼睛对视了三秒钟，就被房间里的所有其他东西吸引住了。

一段时间以后——她不确定过了多久，但是她已经把房间里的东西数了三遍，**仍然**得不到相同的答案，虽然她的记忆坚持没有东西被加上或者减去——校长清了清喉咙，说道，“格兰杰小姐？”

赫敏猛地把头转了回去，感到脸颊有点发烫；但是邓布利多看上去一点

也没有不耐烦，只是很安详，半月形眼镜后面的眼睛露出温和的询问神情。

“赫敏，”麦格教授说道，老女巫的声音很温和，一只手鼓励地搭在赫敏的肩膀上，“请告诉校长你对我说过的有关哈利的事。”

赫敏开始说了，即使在她的新决心下，她的声音仍然因为紧张有些发抖。她描述了自从福克斯站在哈利的肩上之后，他在最近几个星期的变化。

当她说完以后，校长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我很抱歉，赫敏·格兰杰，”邓布利多说道，那双蓝眼睛在听她说话时变得悲伤了一些，“这很……不幸，但我不能说是意料之外的。你所看见的是英雄的负担。”

“英雄？”赫敏说道。她紧张地抬头看着麦格教授，发现变形术教授的脸绷紧了，但是她的手仍然鼓励地握着她的肩膀。

“是的，”邓布利多说道，“在我成为神秘的老巫师之前，在我对抗格林德沃的日子里，我也曾是一个英雄。你读过历史书吧，格兰杰小姐？”

赫敏点点头。

“嗯，”邓布利多说道，“这就是英雄必须做的事，格兰杰小姐，他们有自己的使命，必须坚强起来才能完成这些使命，这就是你看到的正在哈利身上发生的事。如果有人能做些什么，让这条道路不是那么艰难的话，那么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是你，不是我。因为很遗憾，我不是哈利的朋友，我只是他神秘的老巫师。”

“我——”赫敏说道，“我不确定——我还想当——”她的声音停住了，这样说出来似乎太可怕了。

邓布利多闭上了眼睛，当他再次睁开眼的时候，他看上去比之前苍老了一些。“如果你选择不再做哈利的朋友的话，没有人能阻止你，格兰杰小姐。至于这对他会有什么影响，你可能比我更清楚。”

“这——不公平，”赫敏说道，声音在发抖，“就因为他没有别的朋友，所以我只能做哈利的朋友吗？这不公平。”

“友情是无法强迫的，格兰杰小姐。”蓝色的眼睛似乎看透了她的内心，“感情要么在，要么不在。如果在的话，你可以选择接受或者否认。你的确是哈利的朋友——选择否认会严重地伤害他，也许永远无法治愈。但是格兰杰小姐，你怎么会走到这样的极端呢？”

她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她总是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如果你离哈利太近的话——你会被吞没，再也没有人能看见你了，你只是他的一件附属品，大家都认为整个世界是围着他转的，而且——”她无法描述。

年老的巫师缓缓地点了点头。“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不公正的世界里，格兰杰小姐。整个世界的人都知道是我打败了格林德沃，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是伊丽莎白·贝克福特牺牲了自己，打开通道让我进去。但是人们仍会纪念她。哈利·波特确实是这出戏的主角，格兰杰小姐；这个世界**确实**在围着他转。他注定要做伟大的事；我预见在将来，大家会记得阿不思·邓布利多这个名字是因为我是哈利·波特的神秘的老巫师，而不是我本人做过的什么事。大家或许也会记得赫敏·格兰杰是他的同伴，如果在你的日子里，你的事迹能配得上这个荣誉的话。我告诉你一句实话：你独自获得的荣耀绝不会超过作为哈利·波特的同伴所能获得的荣耀。”

赫敏很快地摇摇头。“但是这**不是**——”她知道自己无法解释清楚，“这不是**荣耀**的问题，这是存在的问题——作为其他人的附属品存在！”

“所以你觉得，你宁可自己做英雄？”年老的巫师叹了口气，“格兰杰小姐，我也曾经是一个英雄，一个领袖；如果我能成为像哈利·波特这样的人的附属品的话，我会比现在快乐一千倍。一个比我更坚强的人，去做那些困难的决定，并且仍然配得上领导我。我曾经以为我找到了这样的人，但是我错了……格兰杰小姐，你**根本**不知道和英雄比起来，像你这样的人是多么幸运。”

火热的灼痛感再次涌上喉头，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无力感，她不懂麦格教授为什么把她带到这里来，校长又不准备帮她。她瞥了麦格教授一眼，从她的表情来看，好像她也开始怀疑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了。

“我不想做英雄，”赫敏·格兰杰说道，“也不想做英雄的伙伴，我只想做我自己。”

（几秒钟以后，她意识到她其实也许确实想做一个英雄，但是她决定不收回之前的话。）

“啊，”年老的巫师说道，“这是很苛刻的要求，格兰杰小姐。”邓布利多从王座上站起身，来到办公桌外面，指向墙上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太常见了，以至于赫敏的眼睛之前自动忽略了它。这是一面褪了色的盾牌，上面刻着霍格沃茨的纹章，狮子和蛇，獾和乌鸦，用拉丁文镌着她不懂的话。然后，当她意识到盾牌所在的位置，以及它看起来多么古老的时候，赫敏忽然意识到，这恐怕是原版——

“赫奇帕奇会说，”邓布利多说道，用手指敲了敲褪色的獾，令赫敏为这种不敬的行为畏缩了一下（如果真是原版的话），“人们没有成为真正的自己，是因为他们太过懒惰，没有完成所有的工作。而拉文克劳，”他敲了敲乌鸦，“会引述比苏格拉底还古老的哲人的格言，认识你自己¹；他们会说，人们没有成为真正的自己，是因为他们的无知和缺乏思想。而萨拉查·斯莱特林，”邓布利多皱着眉头敲了敲褪色的蛇，“呃，他说人要成为真正的自己，就必须追逐自己的欲望，无论这些欲望通向何方。他也许会说，人们没有成为真正的自己，是因为他们拒绝去做为了实现他们的野心必须做的事。但是我们知道，几乎所有出身于霍格沃茨的黑巫师都是斯莱特林。他们成就了真正的自己吗？我不这么想。”邓布利多用手指敲了敲狮子，转过身来面对她。“告诉我，格兰杰小姐，格兰芬多会怎么说？我不用问也知道，分院帽向你建议过这个学院。”

这问题似乎不难。“格兰芬多会说，人们没有成为真正的自己，是因为他们胆怯。”

“大多数人确实是胆怯的，格兰杰小姐，”年老的巫师说道，“他们一辈子都被极其严重的恐惧约束，无法完成原本可能完成的事，成为原本可能成为的人。害怕说错话，做错事，害怕失去身外之物，害怕死，尤其是，害怕别

1 相传是刻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中的三句箴言之一：<http://zh.wikipedia.org/wiki/认识你自己>

人对他们的看法。这样的恐惧是极为糟糕的，格兰杰小姐，知道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戈德里克·格兰芬多并不会这样回答。人要去正确的事，格兰杰小姐，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老巫师的声音很温和，“那么告诉我，格兰杰小姐，你认为正确的选择是什么？因为那才是真正的你，无论那条道路通向何处，那才是你应该成为的人。”

长长的停顿，中间只有那些数不清的仪器发出的声音。

她在思考，因为她是一个拉文克劳。

“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赫敏缓缓说道，“让一个人像这样生活在别人的阴影里，是不对的……”

“世上有很多事都是不对的，”年老的巫师说道，“问题是对你来说，正确的应对是什么。赫敏·格兰杰，我会破例不像一个神秘的老巫师通常会做的那样隐晦，而是直白地告诉你，如果哈利·波特身边的事出了岔子，你无法想像事态会糟糕到什么地步。如果你知道他的使命，你连做梦都不会想到离开他。”

“什么使命？”赫敏问道。她的声音在发抖，因为校长想要的答案很明显，但是她不想给他这个答案。“哈利当时怎么了，为什么福克斯会站在他的肩膀上？”

“他长大了。”年老的巫师说道，眼睛在半月形的眼镜后面眨了几下，面容忽然显得格外苍老。“你看，格兰杰小姐，时间的流逝不会让人长大，让人长大的是成年人的境遇。这就是那个星期六在哈利·波特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他被告知——你不能把这个信息透露给任何人，懂吗——他被告知，他必须和某人战斗。我不能告诉你这个人是谁。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但是这就是在他身上发生的事，以及他为什么需要朋友。”

一个暂停。

“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赫敏说道。即使有人把电线插到她的耳朵里，

她也不至于这样震动。“你准备让哈利去和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战斗？”

“不，”年老的巫师说道，“不是她。我不能告诉你你是谁，或者为什么。”

她又考虑了一会儿。

“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赶上哈利吗？”赫敏问道，“我的意思是，我不是说我会这么做，但是——如果他需要朋友的话，我们能做平等的朋友吗？我也能成为英雄吗？”

“啊，”年老的巫师说道，笑了，“这件事只能由你决定，格兰杰小姐。”

“但是你不会像帮助哈利那样帮助我。”

年老的巫师摇了摇头。“我并没怎么帮助他，格兰杰小姐。如果你在向我要求一个使命的话——”年老的巫师苦笑了一下，“格兰杰小姐，你才霍格沃茨一年级呢。不要那么着急长大；今后做这些事的时间长着呢。”

“我十二岁了。哈利才十一岁。”

“哈利·波特和别人不同，”年老的巫师说道，“这你是知道的，格兰杰小姐。”半月形眼镜后面的蓝眼睛忽然犀利起来，让她想到在摄魂怪的那天，邓布利多的声音曾经在她脑海里说过，他知道哈利的黑暗面。

赫敏抬起手，碰了碰麦格教授一直有力地握着她的肩膀的手。然后赫敏说道，很惊讶她的声音没有破碎，“我想走了，现在，好吗。”

“当然可以。”麦格教授说道，赫敏感到肩上的手轻柔地带着她转过身，转向了橡木大门。

“你已经选好了你的道路吗，赫敏·格兰杰？”就在大门吱呀一声缓缓打开，永无止境的魔法楼梯出现在眼前的时候，阿不思·邓布利多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她点点头。

“是什么？”

“我会，”她说道，声音哽住了，“我会，我会——”

她咽了口口水。

“我会做——正确的事——”

她没有说其他的话，她做不到，然后永无止境的楼梯开始再次在她身边旋转。

在下楼的时候，她和麦格教授都没有说话。

当水流石制成的石像鬼让开路，她俩走进霍格沃茨的走廊的时候，麦格教授终于悄声说道，“非常非常抱歉，格兰杰小姐。我没想到校长会对你说这些话。我想他真的已经忘了身为孩子的感受。”

赫敏抬头看着她，看见麦格教授似乎要哭出来了……不过并没有，但是她的脸绷得很紧，让人产生了这样的感觉。

“如果我也想做一个英雄，”赫敏说道，“如果我也决定做一个英雄，你能帮我什么忙吗？”

麦格教授很快摇了摇头，说道，“格兰杰小姐，在这一点上我不觉得校长错了。你才十二岁。”

“好吧。”赫敏说道。

她们向前走了一会儿。

“对不起，”赫敏说道，“我可以自己回到拉文克劳高塔吗？我很抱歉，这不是你的错或者任何事，我只是想一个人静一会儿。”

“当然可以，格兰杰小姐。”麦格教授说道，声音听起来有些嘶哑。赫敏听见她的脚步停了下来，在她身后转身离开了。

赫敏·格兰杰走开了。

她走上一层楼梯，随后又上了一层，寻思着在霍格沃茨还有谁能给她一个成为英雄的机会。弗立维教授的回答会和麦格教授相同，即使不同，他恐怕也帮不上忙，赫敏不知道谁能帮上忙。好吧，如果她花掉足够的奇洛点的话，奇洛教授会有一些聪明的点子，但是她有种感觉，问他不是一个好主意——防御术教授无法帮助任何人成为值得成为的那种英雄，而他都无法理解其中的分别。

就在快要走到拉文克劳高塔的时候，她看见了一抹金色的光芒。

第六十九章 自我实现，第四部分

赫敏·格兰杰是用眼角的余光看见它的，在两条走廊交界的地方，一座抛光的金属雕像上反射着金色和红色的光芒，像火焰的图案；只一转眼的功夫，它就消失了。

她站住了，愣了一下，几乎走开了，但那转瞬即逝的光芒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赫敏向前走到雕像面前，看着耀眼的光芒可能来自的那条走廊。

她听见了隐隐约约的一声凤鸣，一声召唤，仿佛来自很远的地方。

赫敏开始奔跑。

她跑了一段时间；每到路口的时候，她就会停下来，尽量喘口气，然后又看见火焰的闪光出现在某个方向，或者听见遥远的召唤。如果不是受过军队训练的话，光像这样跑步就会让她精疲力竭地倒下的。

她一直没有见到那只凤凰。

然后她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任何征兆，她等了漫长的几秒钟，可是没有听见召唤，也没有看见火光，就在她开始感到反胃和难过，怀疑这一切都不过是她的想像的时候，她听见有人在大喊。

她的脚步飞快地转过了墙角，只一眼就明白了整件事的状况。三个身穿绿色镶边袍子的大个子男生正在转身看她，一个身穿黄色镶边袍子的矮小一些的男生被无形的手拎住了一只脚，倒挂在空中。

阳光将军根本没有思考，需要停下来思考的人在伏击方面是很差劲的。

她的魔杖已经到了手里，手指做出了转动的动作，说道，“昏昏入睡！”那个最壮的恶霸倒下了，赫奇帕奇的男生咕咚一声掉在地上，另外两个恶霸开

始用魔杖瞄准她，而她再次说道，“昏昏入睡！”又一个大个子男生倒下了——她对着那个瞄准速度较快的男生开了火。

遗憾的是，像这样接连施展两个昏睡咒就连对她也很困难，所以她还没来得及施展第三个，就——

最后一个恶霸喊道，“盔甲护身！”身周出现了蓝色的闪光。

如果换成二十四小时以前，赫敏一定会惊慌失措，真正的护盾法术能让男恶霸在护盾的保护下对她施放咒语。

但是如今她——

“昏昏倒地！”那个男恶霸喊道。

向她飞来的红色闪电耀眼得可怕，比哈利的魔杖施展过的任何恶咒都明亮得多。

赫敏向左边略微闪了闪，躲过了那个闪电，这个恶霸的准头比哈利差远了；这令她想到，也许恶霸和奇洛教授的军队是泾渭分明的。

“昏昏倒地！”男恶霸再次嚷道，“除你武器！昏昏倒地！”

无论如何，如今她刚刚花了整整一小时考虑可以对哈利和纳威施展的所有其它魔咒——

“腿松脚软！”那个男恶霸嚷道，这是个范围攻击的恶咒，无形的咒语轨迹令它难以躲闪。她的膝盖忽然发软，撑不住身体了。这时，伴随着一声怒吼，更加明亮的红色火光迸了出来，“昏昏倒地！”

她主动倒在地上，躲过了这个魔咒，这时她的法力已经回复到可以施展下一个魔咒的程度了，而它是——

“滑道平平。”赫敏说道，把魔杖指向了地板。

“哎呀。”男恶霸说道，滑了一跤，魔杖居然掉到了地上。

盔甲护身的魔咒闪动了一下，消失了。

“昏昏入睡。”赫敏说道。

她喘息着爬到那个赫奇帕奇的男生身边，而那个男孩正在坐起身来，一边呻吟一边揉着刚才头朝下摔在地上时被撞痛的脑袋。赫敏意识到，还好他不是麻瓜，不然恐怕脖子都折断了。她之前没想到这一点。

“呃。”这个男孩说道。如果他是个女孩的话，他的发色可能会让他被归在“浅黑型”的一类；他的眼睛是普通的棕色，不知道为什么和赫奇帕奇的身份很相配。他没有哭，但是脸色有点发白。她估计他大概是四年级，或者三年级。

那双棕色的眼睛聚焦到她身上的时候睁大了。“阳光将军？”

“嗯，”她说道，“是（喘气）我。”她决定，如果这个赫奇帕奇的男生敢说她是哈利·波特的恋爱对象的话，就让他去死。

“哇，”这个赫奇帕奇的男生说道，“这实在是——你刚才——我是说，我在圣诞节之前在屏幕上见过你，但是——哇！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刚才做的事！”

一个停顿。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刚才做的事，赫敏·格兰杰想道，忽然感到有点眩晕，一定是因为跑累了。“抱（喘气）歉，”她说，“你能不能（喘气）解开我腿上腿松脚软的咒语？”

男孩点点头，站起身来，从袍子里拿出魔杖；赫敏纠正了一遍他的姿势，他才成功地解开了那个恶咒。

“我叫迈克尔·霍普金斯，”赫敏从地上爬起来以后，这个男孩伸出手来，

“在赫奇帕奇简称迈克，今年整个赫奇帕奇都没有第二个迈克¹，你信吗？”

他们握了握手，迈克说道，“无论如何，谢谢你。”

赫敏没预料到她会感到如此快乐，毫不夸张地说，救人的感觉是她这辈子体验过的最快乐的感觉。

她转身去看那些恶霸。

他们块头很大，据她估计大概是十五岁左右；这时她忽然意识到，报名参加所有奇洛教授的课外活动的霍格沃茨学生和多年来一直被史上最差的教授教课的学生相比，已经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差别。比如说，能够打中你瞄准的目标；或者，知道在战斗中应该对倒下的同伴施展**快快复苏**。而奇洛教授说过的其他的话，比如在现实生活里几乎所有的战斗都可以用突然袭击来解决，对她来说忽然合理多了。

她仍然喘着气，回头看着迈克。

“你能（喘气）相信吗，”赫敏·格兰杰说道，“五分钟以前我还在（喘气）发愁应该如何变成一个（喘气）英雄？”

她真的曾经以为需要有人允许才能成为英雄，或者英雄会坐等别人把使命送到手上吗？其实很简单，你只要去邪恶所在的地方就行了，这就是成为英雄唯一需要做的事。她本该记得的，本来不该需要凤凰来告诉她，就在这里，在霍格沃茨，有时候也会发生坏事。

然后赫敏紧张地回头看了看这三个昏迷不醒的高年级男孩，意识到他们看见她了，也许知道她是谁，也许会偷偷跟着她，乘她不注意的时候发动攻击——而且真正伤害她——

赫敏停了下来。

她想到哈利·波特在上学第一天，连怎么使用魔杖都不知道，就走进了

¹ 迈克（Michael，昵称 Mike）在英文国家是很常见的名字，重名的情况非常普遍；整个赫奇帕奇只有一个名叫迈克的人属于小概率事件。

五个斯莱特林的恶霸中间。

她想到校长说过，处于成年人的境遇之中才会长大，大多数人都在局限着他们的恐惧中生活。

她也想到了麦格教授的声音，说道，你才十二岁。

赫敏开始深呼吸，一次，两次，三次。

她问迈克他是否需要去庞弗雷夫人的医疗室，他说不用；她又问了他这些斯莱特林男生的名字，以防万一。

然后赫敏·格兰杰从这堆昏迷不醒的恶霸身边走开了，坚决地让脸上一直带着笑容。

她知道她恐怕迟早会受伤。但是你如果因为害怕受伤而不敢去做正确的事的话，你就不能成为一个英雄，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在那一刻把分院帽放在她的头上的话，它不用一秒钟就会喊出“**格兰芬多！**”

她在下楼吃晚饭的时候仍然想着这件事，救人的兴奋还没有消退，令她开始担心这件事是不是把她大脑里的什么东西弄坏了。

当她走近拉文克劳的桌子的时候，大家忽然纷纷窃窃私语起来，赫敏先是疑惑那个赫奇帕奇的男生是不是已经对大家说了这件事，然后才想起这些窃窃私语恐怕不是因为那个。

她在哈利·波特的对面坐了下来，他看起来紧张得要命，也许是因为她还在笑。

“呃——”就在她为自己拿了新鲜吐司，牛油，肉桂，完全忽略水果和蔬菜，还拿了三份果仁巧克力方块蛋糕的时候，哈利说道，“呃——”

她不理他，径自倒了一杯柚子汁，才开口说道，“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波特先生。你觉得一个人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己，是什么原因？”

“什么？”哈利说道。

她看着他。“就当所有的事都没发生过，”她说道，“你昨天会说什么，现在就说什么吧。”

“呃……”哈利带着非常困惑和忧虑的表情答道，“我认为我们本来就是我们自己……我并不是别人的不完美的拷贝。但是如果按这个问题的思路，我会说，一个人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己，是因为他们吸收了环境里各种疯狂的东西，又当作自己的意见灌输给别人。我是说，如果需要自己设计游戏的话，有多少玩魁地奇的人会去玩这样一个游戏？又比如，回到麻瓜英国，如果必须自己得出所有政治观点的话，有多少工党，保守党，或者自由民主党的人会形成一模一样的一套政治信仰？”

赫敏考虑了一下。她原本在猜测哈利会不会说出一些斯莱特林甚至或许格兰芬多的话，可是这个答案在校长的单子上似乎没有；这让赫敏意识到，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恐怕远远不止四种。

“好吧，”赫敏说道，“换个问题。是什么使人成为英雄？”

“英雄？”哈利说。

“是啊。”赫敏说道。

“啊……”哈利说道。他用刀叉紧张兮兮地切着一块牛排，越切越小，“我想，很多人在有外界引导的情况下可以完成一些事情……比如，如果别人对你有这样的期待，或者它只用到你已经掌握的技术，或者有上级在一旁监督，纠正你的错误，监督你完成工作。但是你要知道，这一类的问题多半都已经解决了，不需要英雄了。所以我认为，被称为‘英雄’的人不多，是因为英雄在完成使命的时候必须自己开辟道路，而大多数人对此感到不适应。你问这个干什么？”哈利用叉子挑起了三根细细的牛排丝，放进嘴里。

“哦，我刚刚打昏了三个高年级的斯莱特林恶霸，救了一个赫奇帕奇，”赫敏说道，“我打算成为一个英雄。”

当哈利从咳呛中恢复过来以后（附近有不少拉文克劳还在咳嗽），他问道，“什么？”

赫敏讲述了这个故事，就在她讲的时候，这个故事已经一波波地悄声传开了。（她没有把凤凰的那部分说出来，因为这似乎是他们之间的私事。赫敏在事后回想的时候觉得有些惊讶，凤凰竟然会为想做英雄的人出现；从这个角度去想似乎有点自私；但是也许凤凰无所谓，对它来说，重要的是你愿意去帮助别人。）

当她讲完以后，哈利在桌子对面瞪着她，不发一言。

“我为早些时候的行为道歉，”赫敏一边小口喝着柚子汁一边说道，“我本该想到，我在魔咒课上仍然把你打得找不着北，所以你的防御术比我好也没关系啦。”

“请你一定不要误会。”哈利说道。他的表情非常凝重，像大人一样。“但是你确定这是真正的你吗，而不是，坦白地说，我？”

“我非常确定，”赫敏说道，“说起来，我的名字差不多就是‘女英雄’，只是多了个‘m’而已，我直到今天才注意到。”²

“当英雄并不只是好玩和游戏，”哈利说道，“真正的英雄不是这样的，成人必须去做的那种英雄不是这样的，它不会这么简单。”

“我知道。”赫敏说道。

“会很难，很痛苦，你必须在没有任何好的答案的情况下做出决定——”

“我知道，哈利，我也读过那些书。”

“不，”哈利说道，“你不明白，即使书上警告过你，你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直到——”

² 我的名字差不多就是女英雄，只是多了个‘m’而已：这里是指赫敏（Hermione）的英文和女英雄（Heroine）的拼写非常相近。

“但是这也没让你改变主意啊，”赫敏说道，“一点也没让你改变主意。我敢打赌，你甚至没有因为这一点考虑过不去做一个英雄。那么你为什么认为这会让我改变主意呢？”

一个暂停。

哈利的脸上忽然亮起一个大大的笑容，非常灿烂和男孩子气的笑容，就像刚才的皱眉非常凝重和成熟一样；他们又和好如初了。

“这件事终究会搅得一塌糊涂的，”哈利说道，仍然在开心地笑，“你知道，对不对？”

“哦，我知道。”赫敏说道。她又吃了一口吐司。“这倒提醒我了，邓布利多拒绝做我的神秘的老巫师，我能写信给哪里另外弄一个吗？”

余波：

“……弗立维教授说她的决心似乎不可动摇。”米勒娃用发紧的声音说道，怒视着造成了眼下这种局面的银胡子老巫师。阿不思·邓布利多只是默默地坐着，眼里带着一种遥远的悲伤表情，听她说话。“弗立维教授威胁要把她转到格兰芬多去，但是格兰杰小姐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只说如果要走的话，她会把所有的书一起带走。赫敏·格兰杰决定要当一个英雄，谁劝也不听。我怀疑，即使你努力把她们往这条路上推，结果也不过如此——”

米勒娃的大脑花了足足五秒钟才反应过来。

“阿不思！”她尖叫起来。

“我亲爱的，”年老的巫师说道，“当你遇到你的第三十个左右的英雄时，就会意识到他们对有些事情的反应很容易预测；比如跟他们说他们还太小，或者不是当英雄的命，或者当英雄并不愉快；如果你想非常确定的话，就把这三样全部告诉他们。不过，”他轻轻叹了口气，“也不能太明目张胆，不然就会

被你的副校长抓住。”

“阿不思，”米勒娃说道，她的声音绷得更紧了，“万一她受了伤，我发誓这次我会——”

“她早晚会的走到这一步，”阿不思说道，眼里仍然带着遥远的悲伤，“一个人如果注定成为英雄的话，是不会听我们的警告的，米勒娃，无论我们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鉴于这一点，如果格兰杰小姐不落后哈利太多的话，对哈利也有好处。”阿不思不知道从哪里变出一个打开的锡罐，里面是一些小小的黄色的糖块；她从来没弄明白这个锡罐之前在什么地方，也没感觉到他使用了魔法。“柠檬糖？”

“她才十二岁，阿不思！”

余波后的余波：

在窗外，傍晚的微光几乎看不见的地方，鱼在黑水里游动；当它们游近斯莱特林的公共休息室的时候，会被房间里明亮的光芒照亮；在游走的时候又消失在黑暗里。

达芙妮·格林格拉斯坐在一张舒适的黑色皮沙发上，头埋在手心里，浑身散发着金黄色的光芒，明亮的白色火花在她的身周忽明忽灭。

她原本已经准备好了被人笑话她喜欢纳威·隆巴顿。她还以为会听到很多有关赫奇帕奇的俏皮话。在回到斯莱特林地窖的路上，她已经想好了许多机智的回应。

她原本在暗暗期待被人笑话她喜欢纳威·隆巴顿。因为这类事情被人取笑意味着你已经长大了，是真正的女孩子了。

结果，谁也没想到她以最古老的决斗方式挑战纳威是因为她喜欢他。她还以为这是很明显的，但是不然，看起来谁也没往这方面想。

打中你的总是你没看见的恶咒。

她原本应该自称属于阳光的达芙妮，就像属于混沌的纳威一样。或者像阳光罗恩那样，阳光达芙妮也行。随便什么都好，除了属于阳光的格林格拉斯。

属于阳光的绿草³。

由此衍生出了属于阳光的绿草和湛蓝的天空。

随后有人加上了覆盖着白雪的山顶和在树林里嬉戏的小动物⁴。

她目前的封号是来自高贵和最古老的闪亮耙耙家族⁵的闪闪发亮的独角兽公主⁶。

然后一个该死的六年级女生对她施展了一个闪闪发亮的法术，她以前都不知道还有闪闪发亮的法术，而且咒立停没有用，而且她已经求过那些她以为是她的朋友的高年级女生帮忙（在这一点上她显然搞错了），而且她也威胁了那个施展咒语的女生，说父亲会对她发动可怕的政治攻势，但是达芙妮·格林格拉斯仍然坐在斯莱特林的公共休息室中，头埋在手心里，耀眼地闪闪发光，奇怪她怎么会成了霍格沃茨唯一理智尚存的人。

晚饭时间都已经过了，他们还在寻她的开心，如果他们明天还这样的话，她就转学到德姆斯特朗去，成为下一个黑女魔王。

“嗨，诸位！”卡罗家的双胞胎挥舞着一份《预言家日报》，戏剧性地说道，“你们听说了吗？威森加摩新近裁定，‘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属于合法的挑战之列，你必须应战，直到挑战你的人躺下来睡着为止！”

“你怎么敢侮辱闪闪发亮的独角兽公主的荣誉！”特蕾西嚷道，“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然后特蕾西倒在沙发上，大声打起了呼噜。

3 属于阳光的绿草：达芙妮·格林格拉斯的姓是 Greegrass，在英文中的意思为“绿草”。

4 影射《开心树朋友（happy tree friend）》。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zh/%E9%96%8B%E5%BF%83%E6%A8%B9%E6%9C%8B%E5%8F%8B>

5 哈利波特著名搞笑同人网漫的梗，该文中霍格瓦兹开辟了一个第五学院来容纳各种玛丽苏人物。

6 梗自《小马宝莉：友谊就是魔法》，又名彩虹小马。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zh/%E5%BD%A2%E8%99%B9%E5%B0%8F%E9%A6%AC%EF%BC%9A%E5%8F%8B%E6%83%85%E5%B0%B1%E6%98%AF%E9%AD%94%E6%B3%95>

达芙妮把闪闪发亮的头在发光的手里埋得更深了。“等我的家族上台以后，我要对你们所有人施展不可换影移形的恶咒，然后用飞路网把你们送到大海里去，”她没有针对任何人地说道，“你们全都没有意见，对不对？”

叩——叩，叩——叩——叩，叩。

达芙妮吃惊地抬起头；这是阳光兵团的暗号——

“我乃有人在敲！”高尔先生大声嚷道，“在敲门！”

“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门！”门边的一个高年级男生喊道，把门一把拉开了。

完全意外的一个瞬间。

“我来找格林格拉斯小姐说句话，”阳光将军说道，好像想尽量显得自信些，“能不能请谁——”

从赫敏的表情来看，她直到这时才注意到达芙妮在闪闪发亮。

正当此时，米里森·伯斯德从楼下的宿舍冲上来，嚷道，“嗨，诸位，你们猜怎么着，如今格兰杰跑去把德里克和他剩下的那帮手下打了一顿，他父亲给他写信说，如果他不——”

这时米里森看到了站在门口的赫敏。

一阵非常巨大的沉默。

“呃。”达芙妮说道。什么？她的大脑说道。“呃，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将军？”

“是这样的，”赫敏·格兰杰带着一个奇怪的微笑说道，“我决定，如果神秘的老巫师只给某些人成为英雄的机会，而不给其他人的话，这是不公平的，而且我读过历史书，里面的女英雄非常非常少。所以我想过来问问你不想成为英雄。话说你为什么这样发亮？”

又一阵沉默。

“现在问我这个问题，”达芙妮说道，“恐怕不是时候——”

“我加入！”特蕾西·戴维斯喊道，从沙发上跳了下来。

就这样，女巫英雄平权促进协会（S.P.H.E.W）诞生了。⁷

⁷ S.P.H.E.W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Heroic Equality for Witches)：这里是在隐射原著里赫敏成立的家养小精灵权益促进会 (S.P.E.W,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Elfish Welfare)

第七十章 自我实现，第五部分

即使已经当了三十年的副校长，之前还是变形术教授，你也很少能看见阿不思·邓布利多完全措手不及的样子。

“……苏珊·博恩斯，拉文德·布朗，和达芙妮·格林格拉斯，”米勒娃念完了名单，“我还想说一下，阿不思，格兰杰小姐对你貌似不支持的态度的描述——我相信她的用词是‘他说我应该满足于做一个配角’——在高年级的女生中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她们当中有好几个人来问我格兰杰小姐的指控是不是真的，因为格兰杰小姐说我也在场。”

年老的巫师靠回他的巨大的椅子，仍然凝视着她，半月形眼镜下面的眼睛好像在出神。

“这就让我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局面，阿不思。”麦格教授说道。她脸上的表情显得不置可否，她很当心地保证了这一点。“我现在知道你并不是真想挫伤这个女孩的热情；实际上完全相反。但是你和西弗勒斯常常告诉我，为了保守秘密，我的反应必须和完全不知情的人没有区别。所以我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格兰杰小姐的描述是准确的，然后假装有些担忧的样子，和一点点不满。毕竟，如果我不知道你是在故意操纵格兰杰小姐的话，我也许会很不爽的。”

“我……明白了。”年老的巫师慢慢说道。他的双手心不在焉地玩着他的银胡子，动作很小很快。

“谢天谢地，”麦格教授继续说道，“目前教职员中只有辛尼斯塔教授和维克多教授戴上了格兰杰小姐的徽章。”

“徽章？”年老的巫师重复道。

米勒娃拿出一只印着缩写字母 S.P.H.E.W. 的银色小徽章，放在阿不思的办公桌上，用手指点了一下徽章的表面。

赫敏·格兰杰，帕德玛·佩蒂尔，帕瓦蒂·佩蒂尔，拉文德·布朗，苏珊·博恩斯，汉娜·艾博，达芙妮·格林格拉斯，和特蕾西·戴维斯的声音一齐嚷道，“我们不甘心只当第二名，女巫们该有一个使命！”

“格兰杰小姐在以两银西可一个的价格卖这种徽章，她告诉我她已经卖掉五十个了。我相信是尼法朵拉·唐克斯，一个七年级的赫奇帕奇，帮她们在徽章上加持了这个法术。报告的最后一条是，”麦格教授轻快地说道，“我们八个新出炉的女英雄申请了许可，要在你的办公室入口外面举行一场抗议活动。”

“我希望，”阿不思皱起眉头说道，“你跟他们解释过了——”

“我跟他们解释过了，星期三晚上七点就可以。”米勒娃说道。她从校长桌上把徽章拿回去了，甜甜地对阿不思笑了笑，转身向门口走去。

“米勒娃？”年老的巫师在她身后叫道，“米勒娃！”

橡木大门在她身后牢牢地关上了。

通向校长办公室，用石墙隔成的前厅并不宽敞，所以虽然有很多人希望参观这次抗议活动，真正能来的并不多。只有辛尼斯塔教授和维克多教授，她们戴了徽章，级长佩内洛·克里瓦特，罗丝·布朗和杰奎琳·普里斯，也戴了徽章。在她们身后是麦格教授，斯普劳特教授和弗里维教授，没有戴徽章，在监督这次活动。哈利·波特和霍格沃茨的男学生主席也来了，还有男级长珀西·韦斯莱和奥利弗·比特森，都戴着徽章表示支持。当然还有八位S.P.H.E.W.的创始成员，在石像鬼的面前排成了一排，手里举着标语牌。赫敏自己的标语牌贴在一个木柄上，上面写着**不做任何人的配角**；木柄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似乎变得越来越沉重。

还有奇洛教授，他正靠在较远的那面石墙上旁观，眼里的表情深不可测。防御术教授弄到了一枚她的徽章，可是她从来没卖给过他；他没有戴上，而是在懒洋洋地用一只手扔着玩。

这整个主意在四天以前看起来比现在强多了，那时义愤填膺的怒火还在她的心里熊熊燃烧，而且当时的情况是抗议活动要在整整四天以后才会开始，而不是马上。

但是她必须坚持，因为英雄都会这么做：他们总会坚持下去。而且也因为如果跟大家说她决定取消的话，感觉实在太糟糕了。赫敏很好奇有多少英雄的行为是出于类似的原因。绝大部分的书上不会说“而他们拒绝放弃，无论放弃是多么理智，因为那样就太没面子了”；但是如果这么解释的话，很多历史就合理多了。

在七点十五分，麦格教授告诉她，邓布利多校长会下来和她们聊几分钟。麦格教授叫她们不要害怕——校长内心深处是个好人，而且她们的抗议活动得到了学校的官方许可。

但是赫敏非常非常清楚，即使这些所作所为都经过了书面许可，她仍然是在挑战权威。

在决心成为英雄以后，赫敏做了显而易见的一件事，去霍格沃茨的图书馆借来了如何成为英雄的书。随后她又把这些书放回了书架，因为很明显，这些作者本人没有一个是英雄。于是她只是读了五遍戈德里克·格兰芬多的三十英寸长的自传和关于人生的忠告，直到她把每一个字都背下来为止（至少是英文的译本；她还不会拉丁文）。戈德里克·格兰芬多的自传比赫敏通常读的书要紧凑很多，他会用一句话说完原本应该用三十英寸论述的事，然后接着又是这样的一句……

但是很明显，从她读到的内容来看，虽然反抗权威不是成为英雄的意义所在，但是不敢这么做就成不了英雄。赫敏·格兰杰现在知道大家对她怎么看了，她明白了别人认为她做不到什么。

赫敏把她的标语牌举高了一点点，专心地让自己有节奏地慢慢呼吸，好不至于上气不接下气地喘到缺氧倒下。

“真的吗？”普里斯小姐毫不掩饰声音里的兴趣，“她们连投票都不行？”

“没错。”辛尼斯塔教授答道。（天文学教授的头发仍然是乌黑的，她的黑色的脸上只是略微有点皱纹；赫敏原本猜她只有七十岁，不过——）“我记得很清楚，在妇女参选资格法案宣布的时候，我妈妈是如何地欢欣鼓舞，虽然她其实并不符合法案的标准。”（这说明辛尼斯塔教授在1918年就和她的麻瓜家庭在一起了。）“而且这还不是最糟的呢。你们知道吗，在几个世纪以前——”

三十秒以后，所有不是麻瓜出身的学生，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极度震惊地瞪着辛尼斯塔教授。汉娜的标语牌掉到地上去了。

“就连那都不是最糟的，一半都不到，”辛尼斯塔教授总结道，“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种事可能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梅林保佑我们，”克里瓦特用快要窒息的声音说道，“你的意思是，如果没有魔杖保护自己的话，男人就会这样对待我们？”

“嗨！”一个男级长说道，“不是这——”

从奇洛教授的方向传来一声短短的，讽刺的笑声。当赫敏转头去看的时候，她看见防御术教授仍然在懒洋洋地把玩着手里的徽章，根本懒得抬头看人。他答道，“这是人性，克里瓦特小姐。你可以放心，如果女巫有魔杖而男人没有的话，你们也不会更仁慈的。”

“我才不这样认为！”辛尼斯塔教授抢白道。

冷冷的轻笑。“我猜测在最骄傲的纯血家族里，这种事发生的频率比大家敢于承认的要高。一个孤独的女巫看到了一个英俊的麻瓜；她想到给那个男人下一服迷情剂有多容易啊，从此以后他就死心塌地只爱她一个人了。因为她知道他无法抵抗，哎，她自然可以随意地从他那里拿走任何她想要的东西——”

“奇洛教授！”麦格教授严厉地说道。

“对不起，”奇洛教授温和地说道，眼睛仍然看着手里的徽章，“我们

还在假装这种事不会发生吗？那么我很抱歉。”

辛尼斯塔教授怒道，“难道你们男巫师不会——”

“这里还有孩子呢，两位教授！”又是麦格教授。

“有些人会，”奇洛教授安详地说，像在讨论天气，“不过我个人不会。”

片刻的安静。赫敏重新举起了她的标语牌——刚才听这些的时候，标语牌滑到她的肩膀上了。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完全没有，而现在她正在努力不想这些，这让她的胃有点恶心。她望向哈利·波特的方向，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她看见哈利的脸非常平静。她感觉脊髓一阵发凉，转开了目光，在那之前刚好看到哈利对她微微点了点头，好像他们在什么方面有了共识。

“公平地说，”辛尼斯塔教授在过了一会儿以后说道，“自从接到霍格沃茨的录取通知书以后，我就不记得受过任何源于性别或肤色的歧视了。不，如今的歧视都是针对麻瓜的出身。我相信格兰杰小姐说过，从目前来看，她发现的问题只限于英雄的方面？”

赫敏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是在问她，然后她用有点尖细的声音说道：“是的。”和她在发起这个活动时的想像相比，眼下这一切有点闹大了。

“你具体查了些什么，格兰杰小姐？”维克多教授问道。她看起来比辛尼斯塔教授要老，头发已经开始花白了；赫敏在这位算术占卜学教授向她购买徽章之前，还没有和维克多教授有过任何私人接触。

“嗯，”赫敏说道，她的声音有点高，“我去查过历史书，魔法部的女部长人数和男部长一样多。然后我查了国际巫师联盟的历届主席，男巫的人数比女巫多一些，不过差别不大。但是，如果你去查著名的黑巫师猎人，阻止邪恶魔法生物入侵的人，或者推翻了黑魔王的人——”

“当然，还有黑巫师本身。”奇洛教授说道。现在防御术教授把头抬起来了。“你可以把这一项加到你的单子上，格兰杰小姐。在所有被怀疑是食死徒的人当中，我们只知道两位女巫，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和阿莱克托·卡罗。而且

我敢说，除了雅加婆婆以外，大多数巫师都说不出一个黑女魔王的名字。”

赫敏瞪着他。

他不可能是——

“奇洛教授，”维克多教授说道，“你究竟在暗示什么？”

防御术教授举起徽章，让金色的字母S.P.H.E.W.面对他们，说道，“英雄，”然后翻转徽章，出示银色的背面，说道，“黑巫师。这是由相似的人从事的相似的职业道路，你不能只问为什么年轻的女巫会避开其中的一条道路，而不考虑这条道路的镜像。”

“哦，现在我明白了！”特蕾西·戴维斯说道，她忽然开口，让赫敏惊跳了一下。“你参加我们的抗议，是因为你担心变成黑女巫的女孩太少了！”特蕾西咯咯地笑起来，现在哪怕给赫敏一百万英镑，她也笑不出来了。

奇洛教授在回答的时候，脸上浮现出似笑非笑的神情。“那倒不是，戴维斯小姐。实际上我对这种事一点也不关心。但是当格林德沃、邓布利多和那个不能说名字的人都是男人的时候，去数魔法部里的女巫，或者其他过着平凡生活的普通人的数目是毫无意义的。”防御术教授的手指懒洋洋地转动着徽章，让它的正反两面反复翻转，“但是话说回来，只有极少数人会用自己的人生去做有趣的事情。如果你不是其中一个的话，他们是男巫还是女巫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猜你不是其中的一个，戴维斯小姐；因为你虽然野心勃勃，却没有任何抱负。”

“才不是呢！”特蕾西愤慨地说道，“还有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奇洛教授站直了身体，不再靠在墙上。“你被分到了斯莱特林学院，戴维斯小姐，我估计你会抓住任何落到你手里的向上爬的机会。可是你没有任何驱使自己完成的伟大抱负，你也不会替自己**创造**机会。在最好的情况下，你也只能爬到魔法部长的位置，或者什么其他无关紧要的高位上，永远不会打破你存在的局限。”

然后奇洛教授的凝视从特蕾西身上转开了，他在看着她，浅蓝色的眼睛以可怕的专注盯着她——“告诉我，格兰杰小姐。你有抱负吗？”

“教授——”弗里维教授的尖细的声音严厉地说道，然后她的学院院长的声音停顿了，她在视野的余光中看见哈利把手放在弗里维教授的肩膀上，正在摇头，脸上的表情非常成熟。

赫敏感觉自己像被汽车头灯照亮的一头小鹿。

“是什么驱使你打破了你的局限，格兰杰小姐？”防御术教授说道，仍然直接盯着她，“在课堂上拿到高分为什么不够了呢？你想追求的是真正的伟大吗？这个世界有什么地方让你不满意，必须按你的意志重新整合吗？还是这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孩子的游戏？如果只是为了和哈利·波特竞争的话，那我可要失望了。”

“我——”赫敏说，她的声音太尖了，以至于变成了一种吱吱的声音，可是她想不出来还能说什么。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花点时间想一想，”奇洛教授说道，“假装这是你的家庭作业，六英寸，星期四交。我听说你在这方面相当能言善道。”

每个人都在盯着她。

“我——”赫敏说道，“我一点也不同意你刚才说的任何事。”

“说得好。”麦格教授的声音清脆地说道。

奇洛教授的凝视没有动摇。“这可没有六英寸，格兰杰小姐。某种原因驱使你违抗了校长的裁决，开始收集你自己的追随者。也许是你不愿意大声说出来的原因？”

赫敏知道正确的答案不会让奇洛教授满意，但这是正确的答案，所以她就说了。“我不认为有抱负才能成为英雄。”赫敏说道。她的声音在摇晃，但是没有断裂。“我认为只要做正确的事就可以。而且她们不是我的追随者，我们是朋友。”

奇洛教授又靠回了墙上。他脸上似笑非笑的表情消失了。“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事，格兰杰小姐。他们不会因此成为非凡的人物的。”

赫敏深深吸了几口气，尽量勇敢一些。“这不是为了成为非凡的人物，”她尽可能坚决地说道，“但是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总是努力地去做正确的事，一次又一次地去做，而且不偷懒，完成所有必需的工作，而且用头脑去思考他们做的事，而且足够勇敢，在害怕的时候也继续坚持——”赫敏停顿了一下，她的眼睛看向了特蕾西和达芙妮，“——而且巧妙地计划如何达到目标——而且不盲目地去做其他人做的事——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人会遭遇的麻烦已经足够多了。”

有些女孩和男孩笑了，麦格教授也笑了，看起来既纠结，又骄傲。

“你也许是对的。”防御术教授半闭着眼睛说道。他把徽章丢给赫敏，她下意识地接住了。“这是我对您事业的捐赠，格兰杰小姐。我听说它值两个银西可。”

防御术教授转身离开了，没有再说一句话。

“我差点以为我要晕倒了！”在他的脚步声渐渐消失以后，汉娜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她还听见一些其他女孩松了一口气的声音，有些人把标语牌放下了一會兒。

“我当然有抱负！”特蕾西说道，她似乎快要掉眼泪了，“我要——我要——我明天就会想出来，可我是有的，我确定！”

“如果你实在想不出来的话，”达芙妮说道，安慰地拍了拍特蕾西的肩膀，“就选那个经典老套的征服世界好了。”

“嗨！”苏珊尖锐地说道，“你们现在应该是英雄了！这意味着你们必须要做好人！”

“不，不要紧的，”拉文德说道，“我相当确定混沌将军也想征服世界，而他还算是一个好人啦。”

警戒线的后方有更多人在谈话。“我的天啊，”佩内洛·克里瓦特说道，“我觉得这是所有的防御术教授里面最明目张胆的邪恶之徒了。”

麦格教授警告地咳嗽了一声，男学生主席说道，“巴尼教授的时候你还不在。”这话让好几个人抽搐了一下。

“奇洛教授只是这样说话而已，”哈利·波特说道，不过他看起来不像以前那么确定了，“我是说，你们想想看，他实际上没有做过任何类似于斯内普教授做的事——”

“波特先生，”弗里维教授用尖细的声音说道，他的语气很礼貌，但是脸色相当严厉，“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说话？”

“奇洛教授在测试赫敏，看看要不要做她的神秘的老巫师，”哈利说道，“这是完全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形状，或者状态成功的，但是这必须由她自己来回答。”

赫敏眨了眨眼睛。

然后赫敏又眨了一下眼睛，她意识到哈利·波特的神秘的老巫师正是奇洛教授，根本不是邓布利多，这实在不是一个好兆头——

小小的石头前厅出现了一阵轰鸣，赫敏原本就出于神经紧张的状态，她迅速转过身，另一只手本能地去拿魔杖，差点把标语牌掉在地上。

石像鬼让到了一旁，水流石像血肉一样灵活地移动，发出了轰隆隆的石头的响声。丑陋的巨大石像只等了一会儿，死气沉沉的灰色眼睛沉默地监视着。然后巨大的石像鬼又收起了翅膀，回归原位，水流石从灵活变回坚硬，外观却毫无改变，而在霍格沃茨的石头中间短暂出现的通道再次变成了一道石墙。

在他们所有人面前，出现了伟岸的阿不思·珀西瓦尔·伍尔弗里克·布赖恩·邓布利多的身影，穿着也许只有麻瓜出身的人才会觉得难看的亮紫色袍子，这是霍格沃茨的校长，威森加摩的首席巫师，国际巫师联盟的主席，打败了黑魔王格林德沃的英雄，英国的保护人，找到了传说中的龙血的十二种用途

的发现者，当今最强大的巫师；而他正在看着她，赫敏·简·格兰杰，新近扩军的阳光兵团的将军，霍格沃茨一年级的第一名，而她宣称自己是一个女英雄。

她连名字都比他的短。

校长慈祥地对她笑了笑，布满皱纹的眼睛在半月形的眼镜后面闪烁着愉快的光芒，说道，“你好，格兰杰小姐。”

奇怪的是，这远没有和奇洛教授谈话那么可怕。“你好，邓布利多校长。”赫敏说，她的声音只有一点点发抖。

“格兰杰小姐，”邓布利多说道，现在看起来严肃了一些，“我想你对我也许有点误会。我并没有意图暗示你不能，或者不应该成为一个英雄。我肯定没有意图暗示所有的女巫都不应该成为英雄。只不过你……还太小了，现在考虑这些事情还为时过早。”

赫敏情不自禁地看了麦格教授一眼，发现麦格教授正在鼓励地向她微笑——或者至少在给他们两人某种笑容——所以赫敏回头看着校长，用比之前更加发抖的声音说道，“自从你在四十年前成为校长以后，一共有十一个从霍格沃茨毕业的学生变成了英雄，我说的是像卢陂·卡萨瑞这一类的人，而其中有十个是男孩。希莫琳·林德沃是唯一的女巫。”

“嗯。”校长说道。他的脸上有一种深思的表情；他至少看起来在思考她的话。“格兰杰小姐，我从来不是会去计算这些数字的人。数数往往比理解要容易得多。霍格沃茨培养过很多好人，有男巫，也有女巫；那些享有英雄名望的人只是好人中的一种，而且不见得是最好的一种。你没有把爱丽丝·隆巴顿和莉莉·波特算进去……但是先不说那些。告诉我，格兰杰小姐，你有没有数过在我当校长之前的四十年，霍格沃茨出了多少英雄？因为在那段时间里我只记得三个被称为英雄的人物；而其中连一个女巫都没有。”

“我没有说只是你而已！”赫敏说道，“可是我想也许有很多人，比如在你之前的其他校长，甚至于你们整个的社会和所有人，也许都在向女孩泼冷水。”

老巫师叹了口气。他的半月形眼镜后面的眼睛专注地盯着她，就像在场的只有他们两个人。“格兰杰小姐，你也许可以劝阻女巫不要成为魔咒大师，魁地奇队员，甚至傲罗。但是英雄是不一样的。英雄无论如何都会成为英雄。他们会踏过火焰，游过冰河。摄魂怪挡不住他们，朋友的死不会让他们止步，泼冷水也是没有用的。”

“嗯，”赫敏说道，停顿了一下，挣扎着寻找要说的话，“嗯，我的意思是……也许并不是这样呢？我是说，在我看来，你如果希望更多的女巫成为英雄的话，你就应该教她们如何成为英雄。”

“很多男孩和女孩在梦里都是英雄。”邓布利多静静地说。他没有看其他的女孩，只看着她。“在现实世界里就少多了。很多人在黑暗来临的时候没有退缩，勇敢面对。主动寻找黑暗，逼它面对自己的就少多了。这是艰难的人生，有时候会很孤独，常常都很短暂。我从来没有劝说任何人拒绝这个召唤，但我也希望增加他们的人数。”

赫敏犹豫了一下；在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有什么让她停住了，像是一个线索，指出了那些没有表现出来的，积压了很多很多年的情感……

如果有更多的英雄的话，也许他们的生命就不会那么孤独，或者那么短暂了。

但是她不忍心说出来，不忍心对他这么说。

“然而这只是空谈罢了。”年老的巫师说道。他笑了，她觉得那是有点遗憾的笑容。“格兰杰小姐，你不能像教魔咒课一样教人如何成为英雄。你不能布置一篇十二英寸的作业，论述在所有的希望似乎都已经消逝的情形下应该如何继续。你不能让学生排练，什么时候应该站出来向校长指出他的错误。英雄是与生俱来的，不是教出来的。而不知道为什么，很多英雄生下来的时候是男孩，不是女孩。”校长耸了耸肩，好像在表示他在这件事情上是无能为力的。

“呃。”赫敏说道。她不由自主地往后看了一眼。

辛尼斯塔教授看起来有点气愤。而且，和她在听邓布利多说话的时候的

想象不同，并不是所有人看着她的样子都好像她是一个傻瓜。

赫敏转过身，再次面对邓布利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好吧，也许英雄无论如何都会成为英雄。可我不觉得谁能真正证明这一点，除了事后这么说说而已。当我对你说我想做一个英雄的时候，你的态度可不怎么支持。”

“波特先生，”校长温和地说，眼睛仍然看着她，“请告诉格兰杰小姐，你对我们的第一次会面有什么印象。你会说我对你的态度很支持吗？说出真相。”

一个停顿。

“波特先生？”维克多教授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听起来有些莫名其妙。

“呃，”哈利的声音从更后面传来，听起来极为不情愿，“呃……好吧，实际上，在我那次，校长烧死了一只鸡。”

“他什么？”赫敏脱口而出，不过好几个人都在差不多同时发表了评论，所以她不太确定有没有人听见了她说的话。

邓布利多继续盯着她，表情仍然一本正经。

“我当时还不知道福克斯，”哈利的声音很快地说道，“他告诉我福克斯是一只凤凰，然后他指着福克斯的架子上的一只鸡，让我以为那就是福克斯，然后他把那只鸡烧死了——他还给了我一块大石头，说是我爸爸的，叫我到处带着——”

“可是那是**发疯**啊！”苏珊脱口而出。

四周忽然鸦雀无声。

校长慢慢转过头，瞪着苏珊。

“我——”苏珊说，“我的意思是——我——”

校长弯下身去，面对面地看着这个小姑娘。

“我没有——”苏珊说。

邓布利多把一根手指放在唇边打转，发出**必剥-必剥-必剥**的声音。

校长直起身来，说道，“好啦，我的好女英雄们，很高兴和你们谈话，但是很遗憾，我今天还有很多其他事需要处理。不过，请你们放心，我对每个人都同样神秘莫测，不只是对女巫而已。”

石像鬼让到了一旁，水流石像血肉一样灵活地移动着，发出了轰隆隆的石头响声。

丑陋的巨大石像等了一会儿，在那双死气沉沉的灰色眼睛的沉默监视下，阿不思·珀西瓦尔·伍尔弗里克·布赖恩·邓布利多走上了永无止境的魔法楼梯，仍然像从办公室里出来的时候那样带着慈祥的笑容。

然后巨大的石像鬼收起了翅膀，回归原位，只有短短的最后一声“噗哈哈！”在通道关上之前传了出来。

长长的沉默。

“他真的烧死了一只鸡？”汉娜问道。

她们八个人之后又抗议了一会儿，不过老实说，她们已经没什么心思继续了。

弗里维教授小心地问了一些问题，**确定**哈利·波特没有闻到鸡被烧焦的味道。这就意味着它原本可能是一块石头之类的东西，被暂时变成了一只鸡，然后用边界魔法封闭起来，好让燃烧的烟雾不会逸出到空气里——弗里维教授和麦格教授一再强调说，绝不可以没有他们监督的情况下自己尝试这件事。

但是无论如何……

但是无论如何……什么呢？

赫敏都不知道无论如何什么。

但是无论如何。

几个女孩面面相觑了很久，谁也不愿意先开口，最后赫敏宣布抗议活动结束了，那些大人和男生渐渐散去。

“你们说，我们是不是对邓布利多不太公平？”在女英雄们离开现场，八双脚的足音敲打着霍格沃茨的走廊的石头地面的时候，苏珊说道，“我的意思是，如果他确实是对所有的人都发疯，而不止是对女巫而已，那就不算歧视了，对不对？”

“我再也不想向校长抗议了。”汉娜虚弱地说道。这个赫奇帕奇女孩的脚步似乎有点不稳。“不管麦格教授怎么说他不会记我们的仇，我的神经都受不了了。”

拉文德嗤之以鼻。“我猜你离斩杀大群阴尸的日子还远着呢——”

“别这样说！”赫敏严厉地说道，“你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怎样成为女英雄，对不对？如果有谁不是天生知道也没关系。”

“校长不认为这是可以学习的。”帕德玛说道。这个拉文克劳女孩的脸显出沉思的表情，她的脚步慎重地穿过走廊。“校长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达芙妮的背挺得笔直，头扬得高高的，穿着霍格沃茨的制服的她看上去俨然是一位仪态端方的年轻淑女，赫敏就算穿上最好的礼服也比不上。“校长，”达芙妮用准确的声音说道，她的鞋子踏在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得得声，“认为我们只是一群傻女孩在玩游戏，认为赫敏有一天也许会成为一个不错的配角，但是我们其他人根本毫无希望。”

“他想得对吗？”帕瓦蒂问道。这个格兰芬多女孩的脸非常严肃，让她看起来和她的双胞胎妹妹像了很多。“我的意思是，必须要问——”

“不对！”特蕾西怒道。这个斯莱特林的女孩大步穿过走廊，一副想要杀人的样子，看起来活像一个迷你版的女斯内普。在所有的女孩当中，特蕾西是赫敏最不熟的。赫敏曾经和拉文德说过一次话，可是在这个斯莱特林从沙发上跳起来主动加入之前，她还没怎么见过特蕾西，只有一次以魔杖相向的战斗。“我们会证明给他看的！我们会证明给他们所有人看！”

“好吧，”苏珊说道，“这绝对是邪恶的——”

“不，”拉文德说道，“事实上，这是混沌军团的座右铭。她只是省略了疯狂大笑的部分。”

“没错，”特蕾西说道，她的声音又低又冷酷，“这次我不笑了。”女孩继续大步穿过走廊，就像正有激动人心的音乐在给她配音，虽然只有她能听见。

（赫敏开始担心混沌军团那些易受影响的孩子到底从哈利·波特那里学了些什么。）

“但是——我的意思是——”帕瓦蒂说道。她的脸上仍然若有所思。“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理解校长为什么认为我们只是一群傻女孩而已，对不对？在校长办公室外面抗议和变成女英雄有什么关系？”

“啊，”拉文德说道，她也显得若有所思了，“这倒是。我们应该去做些英雄做的事。我是说，女英雄做的事。”

“呃——”汉娜说道，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赫敏对这个话题的感想。

“好吧，”帕瓦蒂说道，“你们都去过四楼那条邓布利多禁止进入的走廊了么？我是说，每个格兰芬多如今都已经去过了——”

“等一下！”赫敏焦急地说道，“我不希望你们去做危险的事！”

一个停顿，所有人都看着赫敏，而她终于后知后觉地明白了，为什么邓布利多并不希望其他人成为英雄。

“如果你永远都不做危险的事的话，我不认为你能成为一个女英雄。”
拉文德通情达理地指出。

“再说了，”帕德玛说道，脸上露出权衡的神色，“每个人都知道霍格沃茨里不会发生真正可怕的事，对不对？我是说对学生而言，不是说防御术教授。我们有很多古老的结界之类的。”

“呃——”汉娜再次说道。

“没错，”帕瓦蒂说道，“最坏的情况不过是我们丢掉几十个学院分而已，但是我们每个学院都有两人，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

“天啊，太绝妙了，赫敏！”达芙妮啧啧惊叹道。“你的这个设计可以让我们逃脱任何惩罚！而我之前都没有注意到你的妙计！”

“呃——”赫敏，汉娜和苏珊说道。

“没错！”帕瓦蒂说道，“所以现在到了我们变成真正的女英雄的时刻。我们要去主动寻找黑暗——”

“逼它面对**我们**——”拉文德说道。

“教它学会害怕。”特蕾西·戴维斯面色严峻地说道。

第七十一章 自我实现，第六部分

“好吧，”达芙妮悄声说道，尽量把声音压到最低，“至少现在我不觉得自己是霍格沃茨里唯一理智的人了。”

“是因为你现在有了我们这些朋友吗？”蹑手蹑脚地走在她左边的拉文德·布朗悄声问道。

“我不觉得她是这个意思。”格兰杰将军在拉文德的左边低声回答。

他们缓慢而小心地悄悄穿过霍格沃茨的走廊，八个人都竖起了耳朵，倾听惹事生非的声音，就像这是一场战争，她们在寻找伏击敌方战士的机会；只不过在当前的情况下，她们寻找的是需要击败的恶霸和需要营救的受害人，利用的是早饭结束后，拉文德和帕瓦蒂去上草药学课之前的时间。

拉文德的观点是，如果一个一年级女孩可以打败三个高年级恶霸，那么根据乘法原理，八个一年级女孩就应该可以打败二十四个高年级恶霸。

从格兰杰将军的语无伦次和挥手的动作来看，她认为这没有什么说服力。

帕德玛在这场争论当中先是保持了沉默，然后深思地指出，即使在霍格沃茨，殴打一年级女生对恶霸来说恐怕也算不上多有面子的事。

帕瓦蒂听完以后站直了身体，宣布这就意味着她们是**唯一**能对霍格沃茨欺凌弱小的问题有所作为的人，这就让整件事变成**确实和真正的**英勇行为了。再说了，她们的父母之所以搬到英国来，**唯一的原因**就是让她俩能到这所世界上唯一的死亡率为零的魔法学校来上学，如果她们不利用这个条件有所作为的话，这一切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格兰杰将军对此评论道，帕瓦蒂完全误会了完美的安全记录是什么意思

拉文德说道，如果她们**确实**是朋友，而不像奇洛教授以为的那样是赫敏

的追随者的话，那么这种事情就应该通过投票决定。

达芙妮原以为在赫敏和苏珊和汉娜投否决票以后，她的一票会是决定性的一票。于是，在最初的热情褪去以后，达芙妮认真地考虑了一番。毕竟，她是个斯莱特林，这就意味着她有责任在大家忙着帮助别人的时候，小心地照顾她们自己的利益——她必须搞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危险，对于她们来说是不是值得，就像母亲在她的位置上会做的一样。一直像这样照顾你自己和你的朋友们，就是真正的斯莱特林的全部意义……

汉娜·艾博，这个胆小的赫奇帕奇的小姑娘，用小小的发抖的声音说道：“我赞成。”

现在达芙妮和苏珊和赫敏不得不留下来，陪着其他五个女孩，她们不可能丢下其他人不管，任由她们涉险。因为没有格兰芬多会堕落到去伤害博恩斯家族幸存的最后一个孩子，而没有一个斯莱特林会敢于攻击高贵的和最古老的格林格拉斯家族的女儿（至少达芙妮是这么希望的。）至于发起了这一切的格兰杰将军……你根本用不着问她。

霍格沃茨的走廊一条又一条地被她们甩在身后，她们的手一直紧张地放在魔杖附近，石头、木料和永燃火把进入视野又消逝了。有一次她们听见了脚步声，屏住呼吸，手几乎放到了魔杖上，但那只是一个高年级的拉文克劳，好奇地打量了她们一眼，吸吸鼻子，继续一边走一边埋头看书去了。

女英雄们蹑手蹑脚地经过一段镌刻着庄严的镀金壁画的橡木嵌板，走进一条通向男厕所的死路。她们转回头，再次穿过镌刻着庄严的镀金壁画的橡木嵌板，转进一条用砖块和陈旧的水泥铺成的布满灰尘的走廊，结果这条走廊其实是一个回路，于是她们向一副画像问了路，转进另一条砖块铺成的布满灰尘的走廊，向上走了几级大理石楼梯。如果这里不是霍格沃茨的话，她们的位置应该是在四层半，但是楼梯的尽头又变回了石板地面，而且这里虽然离顶层很远，却有天窗，一束束的阳光从天窗里洒下来；她们跟着走廊转了几个弯以后，走到了另外一间男厕所的门口，门上挂着一块显眼的标志牌，画着一个穿长袍的人正对着马桶尿尿。

八个人站在关着的门前面，有些疲惫地瞪着它。

“好没劲啊。”拉文德说道。

帕德玛以一个戏剧性的动作从袍子里取出一块怀表，看了一眼。“十六分钟三十秒，”她说，“打破了格兰芬多注意广度的记录。”

“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用，”苏珊说道，“我可是赫奇帕奇。”

“你们知道吗，”拉文德若有所思地说，“我在想，也许真正让人成为英雄的是，他们在做这类事情的时候，有趣的事情真的会发生。”

“我打赌你说得对，”特蕾西说道，“我打赌如果哈利·波特和我们在一起的话，我们不用五分钟就能碰到三个恶霸，还有一个装满了财宝的秘密房间。我打赌混沌将军只要上个厕所，他就能，比如说，发现斯莱特林的密室之类的——”

达芙妮实在没办法把这句话放过去。“你以为斯莱特林大人会把密室的入口放在厕所里——”

“我说的是，”苏珊在特蕾西正要张嘴回答的时候说道，“我们根本没有真正发现恶霸的办法。我是说，他们只要随便哪里找个赫奇帕奇就能作案了，可是我们必须刚好在恰当的时间赶到，你们明白吗？这个问题其实是件好事，因为我们如果真的发现了他们的话，会像虫子一样被全部碾死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按照大家的期望，去闯闯那个禁止进入的四楼走廊呢？”

拉文德轻蔑地哼了一声。“如果只去违反那些校长告诉你的禁令，你是不会变成真正的女英雄的！”

（达芙妮的大脑试图理解了一下这句话，同时暗暗感激分院帽没有把她分到任何靠近格兰芬多的地方。）

“这么一想的话……”帕瓦蒂慢慢地说道，“我的意思是，哈利·波特在上学的第一天早上就偶然碰到五个恶霸的机率有多大？他一定有什么办法可

以找到他们。”

达芙妮所在的位置恰好让她在看着帕瓦蒂的时候能看见赫敏，所以她注意到这个拉文克劳女孩的表情变了——这让她意识到，阳光将军也在最近发现过恶霸——

“哦！”帕德玛用恍然大悟的语气说道，“当然了！是萨拉查·斯莱特林的鬼魂告诉他的！”

“什么？”达芙妮和其他几个人同时说道。

“我相当确定，那个吓唬我的鬼魂就是他，”帕德玛解释道，“我的意思是，我是后来才想到的，但是……没错。萨拉查·斯莱特林的鬼魂不喜欢斯莱特林学院的人欺凌弱小，他认为这对他的名望是一种侮辱，而这个鬼魂仍然可以使用霍格沃茨的监测系统，所以他知道这里发生的各种事情。我打赌是这么回事。”

达芙妮的嘴巴张开了；她看见汉娜用一只手扶住前额，靠着石墙，而特蕾西的眼睛像棕色的小星星一样在燃烧。

萨拉查·斯莱特林的鬼魂？

和哈利·波特结成了同盟？

派赫敏·格兰杰去阻止德里克那帮人？

她愿意付一百个金加隆，看看德拉科·马尔福听说这件事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不过按照霍格沃茨里谣言的传播速度，既然帕德玛说出了这个秘密，米里森也许在三十分钟以前就告诉他了……

实际上……达芙妮这么一想的话……

“所以，”帕瓦蒂说，“我们必须去问大难不死的男孩，到哪里去找萨拉查·斯莱特林的鬼魂？哇，我竟然在大声说这样的话，感觉也许真的会变成

女英雄——”

“没错！”拉文德说道，“我们必须去问大难不死的男孩，到哪里去寻找萨拉查·斯莱特林的鬼魂！”

“我们必须去问……大难不死的男孩……到哪里去寻找萨拉查·斯莱特林的鬼魂……”汉娜紧张地重复了一遍，似乎在逼着自己说出这句话。

“如果那样不行的话，”特蕾西嚷道，“我们就把哈利·波特打昏，把他绑起来，带他和我们一起行动！”

这很能说明问题，赫敏·格兰杰想道，而且是一个相当悲哀的问题——在她们用光了课前的时间，一个恶霸也没找到，八个人沿着弯弯曲曲的霍格沃茨迷宫往回走的时候——她真心不知道引导哈利·波特的是萨拉查·斯莱特林的鬼魂，还是凤凰，还是什么别的东西。无论哈利做了什么，她都希望那种做法对她们不要成功。特别是，她希望其他人不要投票赞成特蕾西那个把哈利·波特打昏，用他失去意识的身体作为诱饵来吸引奇遇的主意。这在现实生活里是不可能成功的，或者说，如果这也能成功的话，她就决定放弃。

赫敏逐个看着身边的女巫，特蕾西在和拉文德聊天，其他人偶然插上一句；她的眼睛落到了一个安静消沉的女孩身上，在所有的人当中，她完全猜不到她的想法。

“汉娜？”赫敏对走在她身边的女孩说道，尽可能地让声音显得柔和一些，“你不必回答，但是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为什么对和恶霸战斗投了赞成票？”

赫敏以为她的声音已经很小了，可是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拉文德和特蕾西也停止了谈话，看着她们。

汉娜的脸颊已经红了，就在她张开嘴的时候——

“那是因为她比你想象的勇敢，显然的啊。”拉文德说道。

汉娜张着嘴巴停住了。

她把嘴巴闭上了。

她用力地咽了口口水，脸颊更红了。

然后汉娜深深吸了口气，小声地说道，“我喜欢一个男孩。”

这个赫奇帕奇的小姑娘在说话的时候战栗了一下，她转头紧张地环顾着每个看着她的人，停顿和静默拉长了。

“呃，然后呢？”苏珊终于说道。

“我喜欢五个男孩呢。”拉文德说道。

“帕德玛和我知道我们喜欢的男孩都是一个类型的，”帕瓦蒂说道，“所以我们列了个单子，靠扔硬币来决定由谁先挑。”

“我知道我将来注定要嫁给谁，”特蕾西说道，“我才不管这个世界说什么，他命中注定是属于我的！”

这句话让所有其他女孩都关注地看着赫敏，而她的大脑决定自动忽略特蕾西的宣言，把心思集中在汉娜之前说的话上。

“呃，”赫敏说道，小心地保持着温柔的语气，“汉娜，你参加女巫英雄平权促进会的原因是，如果你成为英雄的话，有个男孩可能会更喜欢你？”

这个赫奇帕奇女孩又点点头，脸颊更红了，低头瞪着漆黑的皮鞋上自己的倒影。

“实际上，她喜欢的是纳威·隆巴顿。”达芙妮说道。这个斯莱特林遗憾地叹了口气。“然而对她来说不幸的是，他会和另外一个人结婚。十分不幸。”

这句话让汉娜发出了尖尖的嘤的一声，她继续低头盯着自己的脚。

“等一下，你说什么？”拉文德说道，“纳威要娶别人？你是怎么知道的？谁？”

达芙妮只是带着沮丧的表情遗憾地摇摇头。

“我说，”赫敏说道，然后在大家再次转头看她的时候说道，“啊……”她试着整理思绪，“我的意思是，嗯……汉娜……为了让男孩子喜欢你而去当英雄，这可不太女权主义哦。”

“实际上，正确的发音是女人味。”¹帕德玛说道。

“你为什么说汉娜没有女人味呢？”苏珊问道，“想吸引男孩的注意一点也不会没有女人味啊。”

“再说了，”帕瓦蒂说道，听起来有点莫名其妙，“就算当英雄没有女人味我们也要去做，这才是关键，不是吗？”

接下来的讨论肯定不能算是赫敏·格兰杰在政治教育领域的最成功的尝试。她试着解释，在之后引起的争论中又解释了一次，结果只让其他七个女孩看着她的表情越来越疑心。后来达芙妮以未来的格林格拉斯女勋爵的骄傲口吻宣布，如果女权主义意味着女孩子不能随心所欲地追求男孩子的话，那就让它留在它原本属于的麻瓜世界里好了。拉文德建议，也许女巫主义可以提倡女巫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听起来比女权主义有趣得多。最后帕德玛结束了这次讨论，她疲倦地指出她看不出这场争论有什么意义，因为 S.P.H.E.W. 本来就与女权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要让更多的女孩子变成英雄而已。

赫敏在这时放弃了。

当那天的魔咒课结束，一年级的拉文克劳学生开始离开教室的时候，赫敏的心里已经在不寒而栗了。她们在上课铃快响的时候才赶到，必须赶快坐到课桌前，所以那件可怕的事还没来得及发生；但是这只是意味着赫敏有整整一堂课的时间用来想象即将发生的灾难。

果然，在弗里维教授用尖细的声音宣布下课，大家从椅子上站起身的时候，

1 英文中‘女权主义’“feminist”与‘女人味’“feminine”的发音很接近。

哈利开始向她走来；赫敏把书塞进莫克袋，快步走向门口，推开门，向走廊走去；果然，哈利吃惊地紧跟在她后面，因为他们事先约好了在图书馆学习——

“赫敏？”哈利关上身后的门问道，“出了什么事？”

哈利身后的门马上又打开了，哈利赶忙躲开，差点被撞到，帕德玛·佩蒂尔从教室里走出来，脸上显出可怕的坚决表情。

“劳驾，波特先生，”可怕的话语出现了，小姑娘尖尖的嗓音在走廊里回荡，像是阴沉的厄运的钟声，“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有件事能否请你帮忙？”

哈利的眉毛扬起来了，他说道，“你当然可以问一下。”

“你能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和萨拉查·斯莱特林的鬼魂说话吗？我们想请他告诉我们到哪里去找恶霸，就像他告诉你的那样。”

教室外面的走廊出现了片刻的寂静。

门又打开了，苏好奇地探出头——

“对了，我们要去图书馆，”哈利相当随意地说，表情很轻松，“你介意跟着我们吗？”然后开始向图书馆在这个月的奇数日所在的方向走去，苏看上去也想跟过去，但是哈利的脸朝着她的方向停留了片刻。

哈利转了一个弯，拔出魔杖，准确地低声说道“**无声无息**”，这才转向帕德玛说道，“很有意思的猜测，佩蒂尔小姐。”

帕德玛的表情很得意；她说道，“其实我早该想到的。那个鬼魂的声音里有一种**嘶嘶**作响的调子，我本该马上联想到蛇佬腔的，在他提起戈德里克·格兰芬多之前就该猜到了。”

哈利的表情没有变化。“我能不能问问，佩蒂尔小姐，你有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

“她是在 S.P.H.E.W. 的所有成员面前说的。”赫敏说道。

哈利的眼神看上去在迅速地计算着什么，然后他说道，“赫敏，有多大可能——”

“她是在拉文德和特蕾西的面前说的。”

“呃，”帕德玛说道，“我不该这么做的，是吗？”

“在这儿等着。”高尔先生粗声粗气地对她说道，转过弯消失了；然后响起了敲门的声音，他在敲德拉科·马尔福私人房间的门。

特蕾西的胃里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她再次提醒自己，既然帕德玛说出了这个秘密，肯定有人 would 告诉德拉科·马尔福，那还不如由她来告诉好了，她又不欠哈利·波特什么，而且斯莱特林必须为了成就自己的抱负做必要的事情。

自从被奇洛教授奚落以后，她一直在收集抱负，到目前为止她已经决定要拥有自己的光轮 2000 扫帚，变得超级出名，嫁给哈利·波特，每天早上拿巧克力蛙当早饭，还要至少打败三个黑魔王，让奇洛教授看看到底谁才是普通人。

“马尔福先生愿意见你，”高尔先生在回来的时候用低低的带着威胁的声音说道，“你最好不要让他认为你在浪费他的时间。”这个男孩稍微向她制造了一点压迫感，然后就让开了。

特蕾西把拥有自己的仆人加到了她的抱负单子上，进去了。

马尔福的私人房间看上去和达芙妮的差不多。她曾经暗自希望能看到钻石大吊灯，或者金碧辉煌的壁画——她从来没有当着达芙妮的面这么说过，但是马尔福家族的地位确实比格林格拉斯高一等。然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卧房，和达芙妮的卧房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是马尔福的生活用品上装饰的是银蛇而不是翡翠植物。

当她进门的时候，德拉科·马尔福——即使在自己的卧房里也衣冠楚楚——从写字椅上站起来，友好地微微躬身向她问候，脸上带着迷人的笑容，就

像她是什么举足轻重的人物一样，这让特蕾西受宠若惊，以至于完全忘记了之前在头脑里排演过的台词，而只是脱口而出，“我有事要告诉你！”

“是的，格雷戈里告诉了我，”德拉科·马尔福平滑地说道，“请坐，戴维斯小姐。”他做手势请她坐在**他自己的写字椅上**，自己坐在了床上。

她小心地在马尔福自己的椅子上坐下，感到有点眩晕，她的手指在下意识地抚平袍子的膝盖部分，想让它看起来和德拉科·马尔福的袍子一样高贵笔挺——

“那么，戴维斯小姐，”德拉科·马尔福说道，“你想告诉我什么？”

特蕾西犹豫了一下，然后，在马尔福的表情开始显得有点不耐烦的时候，结结巴巴地全部倒出来了，帕德玛说过的一切有关萨拉查·斯莱特林的鬼魂派哈利·波特去制止恶霸的话，还有达芙妮是如何告诉她赫敏·格兰杰也有份——

在她说的時候，德拉科·马尔福的表情毫无变化，一丝都没有，特蕾西忽然明白了，她的心里猛地一沉。

“你不**相信**我！”她说道。

略微的停顿。

“哦，”德拉科·马尔福说道，他的笑容不像之前那样迷人了，“我**确实**相信帕德玛和达芙妮说过这些话，所以无论如何还是谢谢你，戴维斯小姐。”男孩从床上站了起来，特蕾西下意识地跟着站起身来。

在他把她送到门口的时候，就在他伸手转动门把的瞬间，特蕾西想到——“你没有问我想用这个情报换取什么。”她说。

德拉科·马尔福意味深长地看着她，她不清楚那是什么意思，而他什么也没说。

“哦，无论如何，”特蕾西说道，临时改变了她之前的计划，“我**并不**

想用这个情报换取什么，我只是在表示友好。”

德拉科·马尔福的脸上掠过一个短暂的惊讶表情，接着又变回了扑克脸，说道，“和马尔福成为朋友不是那么容易的，戴维斯小姐。”

特蕾西发自真心地笑了。“好吧，那么我会继续表示友好。”她说道，蹦蹦跳跳地离开了房间，也许是生平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斯莱特林，而且当即决定德拉科·马尔福也会是她的丈夫之一。

在那个女孩离开以后，格雷戈里走了进来，再次关上门，说道，“你没事吧，马尔福先生？”

德拉科没有回答他的仆人和朋友。他的眼睛瞪着远方，好像想要瞪穿卧室的墙，穿过包围着斯莱特林地窖的霍格沃茨湖，穿过地球的地壳和大气层以及银河系的星际尘埃，一直看到星系之间，没有任何巫师或科学家见过的空无一物的黑暗真空中去。

“马尔福先生？”格雷戈里说道，听起来开始有点担心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相信她说的每一个字。”德拉科说道。

达芙妮写完了变形学作业的最后一英寸，抬头看向斯莱特林公共休息室的另一边，米里森·博斯德还在那里做作业。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如果 S.P.H.E.W. 真去到处打击恶霸的话，恶霸是不会喜欢的，这一点非常肯定。他们会做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这一点也很肯定。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这些恶霸真的很难缠的话，赫敏可以找哈利·波特帮忙，或者她们可以把所有人的奇洛点合在一起，向防御术教授求助……不，达芙妮真正担心的是这件事会不会得罪斯内普教授。你**永远**不想得罪斯内普教授。

但是自从她以最古老的决斗方式向纳威挑战以后，她发现大家看她的眼

光不一样了。连那些曾拿她开心的斯莱特林看她的眼光都不一样了。达芙妮现在认识到，作为高贵和最古老的格林格拉斯家族的女儿，如果你是一个出身于古老家族的美丽女英雄的话，获得的尊敬要比一个漂亮的普通贵族女孩多得多。这其中的区别不下于扮演你的角色的人是女主角，还是两金加隆一个还笑得很难听的临时演员。

和恶霸战斗也许不是成为女英雄的**最好**办法。可是父亲曾经对她说过，放弃机会的问题在于它会形成习惯。如果你对自己说你要等下次更好的机会，哎，下次机会来的时候，你很可能又会对自己说同样的话。父亲说道，大部分人一辈子都在等一个足够好的机会，然后他们就死掉了。父亲说道，虽然抓住机会**确实**意味着引起各种麻烦，但是那比成为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要强得多。父亲说道，她**先**要养成抓住机会的习惯，**然后**才可以开始从中挑选。

但是另一方面，母亲曾经警告过她不要听从父亲的所有建议，她说，达芙妮在至少三十岁之前都不许去问父亲在霍格沃茨六年级的时候做的事。

然而最终父亲**确实**让母亲嫁给了他，成功地依靠智谋走进了一个最古老的家族，所以就是这样了。

米里森·博斯德的功课做完了，开始收拾东西。

达芙妮从自己的桌前站起来，走了过去。

米里森抬腿离开桌子，站起身来，把书包扔在肩上。这个女孩在看见达芙妮向她走来的时候，表情很迷惑。

“嗨，米里森，”达芙妮走近了，用兴奋的声音低声说道，“你猜我今天发现了什么？”

“是萨拉查·斯莱特林的鬼魂在帮助格兰杰那件事吗？”米里森问道，“那个我已经听说了——”

“不是，”达芙妮悄悄说道，“比那个还要棒。”

“真的吗？”米里森也兴奋地小声说道，“是什么？”

达芙妮四下鬼鬼祟祟地看了看。“到我的房间里来，我告诉你。”

她们走向向下的楼梯，私人房间在湖里的位置比七年级宿舍还要低……

很快，达芙妮坐在了她的舒适的写字椅上，米里森蹦蹦跳跳地在她的床边坐下了。

“**无声无息。**”在她们都坐下以后，达芙妮说道；达芙妮没有把魔杖放回袍子里，而是让她的手自然地垂下，仍然握着魔杖，以防万一。

“好了！”米里森说道，“是什么？”

“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吗？”达芙妮说道，“我发现你听到闲话的速度太快了，其实你在**那些事情实际发生之前**就知道了。”

达芙妮原本以为米里森会脸色发白地晕过去，不过她并没有，但是这个女孩确实猛地战栗了一下，才开始结结巴巴地否认。

“别担心，”达芙妮带着她最甜美的微笑说道，“我不会告诉别人你是先知的。我是说，我们是朋友，对不对？”

瑞安·菲尔松，一个七年级的斯莱特林，正在用功地写又一篇两英尺的论文（除了预言课和麻瓜研究课以外，她把其他所有课都选了，她的终极巫师考试学年似乎**只有作业而已**），这时她的学院院长来到她的桌前，吼道，“跟我来，菲尔松小姐！”然后在她急急忙忙地收拾羊皮纸和书和羽毛笔的时候就走开了。

当她赶上斯内普教授的时候，他正在房间外面等，半眯着眼睛看着她，目光似乎太过强烈了；她还没来得及问是什么事，他又一言不发地转身向前走，她只得匆匆忙忙地跟在后面。

他们走下一段楼梯，然后又是一段，比她印象中斯莱特林的地窖底层位

置还低。走廊显得古老起来，建筑的年代往回倒了好几个世纪，变成了凸凹不平的石头和原始的灰浆。她开始疑心斯内普教授是不是要带她去谣言中真正的地窖，在霍格沃茨禁止进入，只对教职员开放的地下城；还有是否斯内普教授也许会在那里对纯洁无助的年轻姑娘做些可怕的事情，不过那恐怕只是她的一厢情愿罢了。

他们又下了一层楼，走进一个房间，其实根本不是房间，只是装了一扇门的一个空荡荡的石洞，很多黑暗的裂口刺穿了洞穴的石壁，一个式样古老的火把在他们进门的时候燃烧起来。

斯内普教授取出魔杖，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施展魔咒，她都数不清一共施展了多少个；当魔药学教授完成了以后，他转回身，盯着她的眼睛，用平稳的声音而不是平常那种拉长的调子说道，“你对这件事一定要保密，菲尔松小姐，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如果你接受的话就点点头。如果不接受，我们现在就回去。”

她点点头，在害怕的同时有一个奇怪的希望从心里升起（哎，严格地来说不是从心里）。

“我要给你的任务非常简单，菲尔松小姐，”斯内普教授用毫无表情的声音说道，“五十金加隆的极高额报酬只是对你事后被一忘皆空的补偿。”

她情不自禁地吸了口气。她的家庭也许是很有钱，但是他们不止她一个女儿，而且对她管得很严。这对她来说是很大的一笔钱了。

然后她的耳朵听到了一忘皆空这个词，有一会儿她感到一阵屈辱的愤怒，如果她不能拥有回忆的话这一切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斯内普以为她是怎样的女孩啊？

“你当然认识，”西弗勒斯·斯内普说道，“赫敏·格兰杰小姐，阳光兵团的将军吧？”

“什么？”瑞安·菲尔松大吃一惊，嫌恶地说道，“她才一年级呢！变态！”

第七十二章 自我实现，合理推诿，第七部分

晚饭结束的时候，冬天的太阳早已沉落，所以当赫敏和她的学习伙伴哈利·波特动身走向拉文克劳的高塔的时候，大厅的魔法天花板已经洒下了宁静的星光。哈利·波特最近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多得出奇。她完全想不出哈利真正的作业是在什么时候做的，只知道这些作业都做完了；也许是家养小精灵在他睡觉的时候替他做的。

他们走出餐厅的雄伟大门时，整个大厅里的每双眼睛几乎都在注视他们；大门看上去不像学生吃完晚饭以后该走的路，倒像一座城堡的坚固的城门。

他们默然无言地出了门，继续向前走，直到远处学生谈话的声音越来越小，终于听不见了；两人又沿着石廊往前走了一段，赫敏才终于开口说话。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哈利？”

“做什么？”大难不死的男孩心不在焉地说道，好像他的心思在很远的地方，正在思考重要得多的问题。

“我是说，你为什么否认呢？”

“哦，”哈利说道，他们的鞋子敲打着脚下的地砖，“我不能在每次被问到我没做的事的时候都老老实实在地否认呀。我是说，假设有问我，‘哈利，那个隐形油漆的恶作剧是不是你干的？’我说‘不是’，然后他们问，‘哈利，你知不知道是谁动了格兰芬多找球手的扫把？’而我说‘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有点漏馅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赫敏小心地说道，“你对所有人说……”她集中精神，回忆着哈利的原话，“如果真有阴谋存在的话，你不承认也不否认这

个阴谋的真正策划者是萨拉查·斯莱特林的鬼魂。而事实上你甚至无法确认阴谋的存在，所以请大家不要再问你这方面的问题了。”

“对，”哈利·波特淡淡一笑，说道，“这会给他们一个教训，不要对假想的情况过分认真。”

“你还叫我也别回答任何问题——”

“即使你否认，他们也不一定会相信你，”哈利说道，“所以还不如什么都别说，除非你想让他们认为你是个骗子。”

“但是——”赫敏无可奈何地说道，“但是——但是现在大家都以为我在替萨拉查·斯莱特林做事！”那些格兰芬多看她的样子——那些斯莱特林看她的样子——

“当英雄就是这么回事，”哈利说道，“你还记得《唱唱反调》是怎么说我的吗？”

在短短的一瞬间里，赫敏想象她的父母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她的报道，但不是因为她获得了全国拼字比赛的冠军，或者其它在她的想像中会登上报纸的原因，相反，报纸上的标题赫然是“**赫敏·格兰杰让德拉科·马尔福怀孕了**”。

这足够让你重新掂量掂量还要不要当女英雄了。

哈利的声音变得正式了一些。“说到这个，格兰杰小姐，你最近的历险怎么样？”

“哦，”赫敏说道，“除非萨拉查·斯莱特林的鬼魂真的出现，告诉我们去哪里寻找恶霸，否则我觉得我们不会有太大运气的。”而且她一点也不觉得遗憾。

她瞥了哈利一眼，发现这个男孩正在非常专注地看着她。

“你知道吗，赫敏，”男孩小声说道，好像不想让世上的任何其他人听见一样，“我认为你是对的。我认为有些人在成为英雄方面得到了比别人多得

多的帮助。而且我也认为这样是不公平的。”

哈利抓住了她的袖子，拉着她拐进了所在走廊的一个侧厅，就在她吃惊地张开嘴巴的时候，哈利的魔杖已经到了手里，他们拐过侧厅的一个弯，到了一个很窄的地方，让她和哈利几乎挤到了一起，这时哈利朝他们来时的方向轻柔地说道“无声无息”，然后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再次说道“无声无息”。

男孩警惕地检查了一下周围，不只是四面而已，连头上的天花板和脚下的地板都没有放过。

然后哈利把手伸进莫克袋里，说道，“隐身衣。”

“咯咦？”赫敏说道。

哈利已经从变形蜥蜴皮制成的魔法道具里（译注：指莫克袋）拉出了一叠闪光的黑色布料。“别担心，”男孩微微一笑，“这东西非常稀有，所以还没人费心去制定禁止它的校规……”

然后哈利将这件黑色丝绒的织物递给她，用一种奇怪的正式声音说道，“我并非给予，而是借出我的隐身衣，给赫敏·简·格兰杰。请好好保护她。”

她瞪着这件闪光的丝绒斗篷，除了那些闪烁的小小的奇怪的反光以外，布料吸收了所有落在上面的光线，织物的颜色是非常完美的黑色，原本应该能看见落在上面的灰尘或者毛绒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然而没有，你看着它的时间越长，越会觉得那里什么都没有，但是等你再次眨眨眼，它又只是一件黑色的斗篷。

“拿着吧，赫敏。”

赫敏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伸手握住了眼前的布料；这时她的大脑苏醒了，开始把手缩回去，哈利在同时松开了手，斗篷开始往下掉，她下意识地把它接住了。在她的手指碰到隐身衣，握住它的一刻，她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震动，好像第一次拿起魔杖的感觉；好像听见了一首歌，在她的脑海深处隐隐约约地吟唱。

“这是我的任务道具之一，赫敏，”哈利轻柔地说道，“这是我父亲的遗物，万一弄丢了的话是无法替代的。不要借给任何人，不要拿给任何人看，不要告诉任何人它的存在……但是如果你想借用一段时间的话，来找我就是了。”

赫敏终于把她的目光从深不见底的黑色衣褶上移开，抬头瞪着哈利。

“我不能——”

“你当然能，”哈利说道，“因为这样一点都不公平，我在某天早上发现有人把它包在礼品盒里放在我的床头，而你却……没有。”哈利若有所思地暂停了一下。“除非你也有自己的隐身衣，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当我说。”

这时她终于明白了隐身衣意味着什么，她震惊地用手指着哈利，虽然他们靠得太近，她连手臂都伸不直了，她相当愤慨地提高了声音，“原来你是这样从魔药学教室里的壁橱消失的！还有那次——”她顿住了，因为即使有了隐身衣，她还是看不出哈利怎么可能……

哈利若无其事地把指甲在袍子上擦了擦，说道，“咳，你知道肯定会有一些秘诀的，对不对？现在女英雄也可以神奇地知道在什么时候，去哪里找到恶霸了——就像她亲耳听到了恶霸的计划一样，虽然在她的年龄是不可能做到隐身监视他们的。”

一个停顿，一阵沉默。

“哈利——”她说，“我——我不再认为和恶霸战斗是多好的想法了。”

哈利的眼睛稳定地盯着她。“是因为其他女孩可能会受伤吗？”

她点了点头，只是点了点头。

“这是她们的选择，赫敏，就像这是你的选择一样。我决定不去做所有书里的人会做的那种明显的蠢事，试图让你安全，保护你，把你当做柔弱无助的孩子对待，让你对我很生气，把我赶走，独自行动，惹出更多的麻烦，然后还是英勇地成功了，而那时我才终于明白过来，意识到诸如此类等等等等。我

知道我的这部分人生的故事会怎样发展，所以我就把它跳过去了。如果我可以预测我将来会怎么想，我还不如现在就开始这么想。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你也不该为了保护你的朋友而害得她们透不过气来。你可以从一开始就告诉她们，这件事势必会惹出可怕的麻烦，如果她们在听了你的话以后仍然决定去做女英雄的话，那就接受。”

在这一类的情况下，赫敏怀疑她永远都无法习惯哈利的思维方式。“哈利，我是真的，”她的声音哽住了一秒，“真的，真的不希望她们受伤！尤其是这还是我发起的！”

“赫敏，”哈利严肃地说道，“我相当确定你做的是对的。我看不出任何现实的可能，会让她们的遭遇在长期看来，比不去尝试还要糟。”

“如果她们受了很严重的伤怎么办？”赫敏说道。她的声音在喉咙里哽住了；她想起厄尼上尉说过，哈利是怎样在恶霸把他的手指向后弯的时候，仍然直视着那个恶霸的眼睛，然后斯普劳特教授及时赶到救了他；接着另一个念头出现了，是汉娜和她的纤细的手，她每天早上都仔细地把指甲涂成象征赫奇帕奇的黄色，但是那是不允许想像的。“那样的话——她们就再也不会做勇敢的事了，再也不会了——”

“我不觉得会变成这样，”哈利平稳地说道，“即使最后一一切都搅得一塌糊涂，我也不觉得人脑的思考方式是这样的。重要的是相信自己，相信你能够打破自己的局限。去努力，然后因此受伤，决不可能比……呆在原地更糟。”

“万一你是错的呢，哈利？”

哈利停顿了一下，然后有点悲哀地耸耸肩，说道，“万一我是对的呢？”

赫敏低头看着手里的黑色衣料。在她的手心里，斗篷的内侧感觉奇怪地既柔软又坚定，像是一个令人安心的拥抱。

然后她再次抬起胳膊，把斗篷递给哈利。

哈利没有伸手来接。

“我——”赫敏说道，“我的意思是，谢谢你，非常感谢，可是我还想再考虑一下，所以你先拿回去好了。还有……哈利，我觉得监视别人是不对的——”

“就连监视恶霸，以便营救他们的受害人都不可以吗？”哈利说道，“我从来没有被恶霸欺负过，但是我接受过一次相当真实的模拟，感觉可不怎么好。你被恶霸欺负过吗，赫敏？”

“没有。”她安静地说道，继续把哈利的隐身衣递还给他。

最后哈利拿回了他的隐身衣——她在那首无声的歌从脑海里消失的时候感到一丝小小的失落——开始把黑色的布料塞回到他的莫克袋里。

当莫克袋吃完了最后一点衣料的时候，哈利背过身去，准备结束无声无息的领域——

“还有，嗯，”赫敏说道，“这不是那件终极隐身衣吧？我们在图书馆里读过的那本戈特沙尔克著，宝拉·维埃拉译的《失落的法宝图卷》第十八页里的那一件？”

哈利转过身微微一笑，用今天在晚饭桌上对其他同学说话时一模一样的语气说道，“我不承认也不否认我拥有无比强大的魔法宝物。”

那天晚上，赫敏在上床的时候依然犹豫不决。她的生活在晚餐的时候比现在简单，那时她们反正也没有实际可行的方法可以找到恶霸；而现在她必须再次选择了；这一次不是为她自己，而是为她的朋友们。在她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邓布利多的苍老的脸，和脸上掩藏不住的痛苦，而在她的耳边，哈利的声音却一直在回响，‘这是她们的选择，赫敏，就像这是你的选择一样。’

而她的手一直在回味隐身衣贴在手里的感觉，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放。那种感觉有一种力量，令她不由自主地一直回想到它，回想到在她的心灵深处听见 / 没有听见的歌，和如今已经再次沉默了的魔法。

哈利对隐身衣说话的口气就像它是一个人,请它好好照顾她。哈利说这件隐身衣是他父亲的遗物,万一弄丢了是无法替代的……

但是……哈利不会真的那样做的,对不对?

比霍格沃茨还古老的三件死亡圣器中的一件,就这样简单地递给她?

她可以说她备感荣幸,但是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备感荣幸的范畴,令她开始疑惑她对哈利到底意味着什么。

或许哈利就是这样,会把古老的传奇魔法宝物随便借给任何他当作朋友的人,可是——

可是当她想到哈利说他跳过的是人生的哪个部分,那试图让她安全,保护她的部分……

赫敏瞪着拉文克劳宿舍的天花板。在离她的床不远的地方,曼迪和苏正在聊天。她的静音器设置让她听不清她们谈话的内容,但是仍然可以听见隐约的话语声;和其他的女孩一起睡在宿舍里会让她感到安心。哈利的静音器一直是调到最大的。她知道。

她开始疑惑是不是也许哈利确实真的,嗯……

你知道……

喜欢她。

那天晚上赫敏·格兰杰过了很久才睡着。

当她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枕头下面露出了一小块羊皮纸,上面写道,在十点半的时候,你会在魔药课教室外面的走廊,左边的第四条岔道发现一个恶霸。— S。

赫敏在那天早上走进大厅的时候，胃里有一群河马那么大的蝴蝶在飞舞；直到她走向拉文克劳的早餐桌的时候，她仍然没有下定决心**怎么做**。

帕德玛身边有一个空位，她看见了。如果她决定告诉帕德玛，请帕德玛通知达芙妮和特蕾西的话，她就应该坐到那里去。

赫敏走向了帕德玛身边的空位。

要说的话就在嘴边，帕德玛，我收到了一个神秘的字条——

但是她的喉咙堵着一块大石头，让这些话无法出口。那会让汉娜和苏珊和达芙妮**陷入危险**。牵着她们的手把她们带到麻烦里去，这是错的。

或者她也可以瞒着她的朋友们，独自去料理那个恶霸，但是这显然也是错的。

赫敏知道她像故事里的很多巫师和女巫一样，正面临着一个道德上的两难选择。但是故事里总会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和一个错误的选择，而不是两个错误的选择，这好像不太公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有种感觉——也许是因为哈利常常提起以后的历史书会如何评价他们——她所面临的是一个英雄的选择，而且她在现在，在**今天早上**做出的选择，很有可能会让她的整个人生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赫敏目不斜视地在桌前坐下了，盯着面前的盘子和刀叉，就像里面会藏着答案似的，拼命地思考着，在几秒钟以后，她听见帕德玛的声音在她耳边低语，“达芙妮说她知道今天十点半的时候有个恶霸在哪里。”

死定了。

苏珊·博恩斯认为，她们都死定了。

姑姑的有些故事是这样开头的，有人**明知**是蠢事还要去做，这些故事的结尾通常是有人**注定**成为地上的一大滩，墙上的一大滩，还要沾到姑姑的鞋子

上¹。

“嗨，帕德玛，”八个女孩蹑手蹑脚地穿过通往魔药学教室的走廊的时候，帕瓦蒂低声说道，她的声音在轻轻的足音中几不可闻，“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赫敏一上午都在叹气——”

“不要说话！”拉文德严厉地小声说道，责备的声音比帕瓦蒂之前的低语大声多了。“你不知道有没有坏人偷听！”

“嘘！”另外三个女孩更加大声地制止道。

完全地，绝对地，相当极度地死定了。

当她们接近魔药学教室左边的第四条岔道，也就是达芙妮的神秘消息提供人所说的地点的时候，八个人放慢了速度，脚步声更轻了，终于，格兰杰将军用手势打出了“停下，我去看看前面”的暗语。

拉文德举起一只手，然后在赫敏转过来望着她的时候，带着迷惑的表情指指走廊，又指指她自己，做了个苏珊看不懂的手势——

格兰杰将军摇摇头，放慢了速度，用更夸张的手势再次打出“停下，我去看看前面”的暗语。

拉文德的表情更迷惑了，她指了指她们的来路，用另一只手做了个蹦蹦跳跳的手势。

现在其他人的表情比拉文德还莫名其妙了。苏珊有些尖刻地想道，显然在两天前训练一个小时是不够记住一套新暗语的。

赫敏指了指拉文德，然后指了指拉文德脚下的地板，脸上的表情非常清楚地表现出她的意思是：你。留在。这里。

拉文德点点头。

灾灾灾，混沌军团的行军曲的歌词在苏珊的脑海里反复回荡，灾灾灾灾

1 注：魔法执行司长阿米莉亚·博恩斯是苏珊·博恩斯的姑祖母，这里略过一辈称为“姑姑”是表达亲昵的意思，原文如此。

灾灾……²

赫敏把手伸到袍子里，取出一面有手柄的镜子和一个目镜。这个拉文克劳的女孩悄无声息地摸到了墙边，站在岔道和走廊交界的地方，把目镜的顶端伸出了转角一点点。

然后又往前伸了一点。

然后又往前伸了一点。

然后格兰杰将军很小心地把头伸出去看了一下。

格兰杰将军向她们转过身，点点头，打出了“跟着我”的暗语。

苏珊在蹑手蹑脚地往前走的时候感觉稍微好了一些。显然，比恶霸提早三十分钟到达现场的计划倒是成功了。也许她们只有一点点死定了……？

在十点二十九分，恶霸准时出现了。如果有人在场倾听的话——虽然走廊里似乎是空的——一定会听见他的鞋子的声音稳稳地踏过走廊，走进岔道，走向岔道的第一个转角，走过这个转角，然后惊讶地停了下来，因为这个岔道现在被一道实心的砖墙堵住了，原本这里是没有墙的。

然后恶霸耸了耸肩，走开了，靠在岔道转角的地方，窥视着外面的走廊。

毕竟，这里是霍格沃茨城堡嘛。

在这堵用匆忙变形出来的薄板搭成的假砖墙后面，女孩们静静地等着，没有说话，没有移动，几乎屏住了呼吸，从预留的窥视孔里偷看着外面的情况。

当苏珊的视线落到这个恶霸身上的时候，她感觉从胸口到脚底都一阵抽紧。这个男孩看起来已经七年级了，说不定还更大，而且他的袍子镶边是绿色的，不是她们希望的红色，而且他还有很多肌肉，而且在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以后，苏珊意识到他平衡的站姿意味着他学过决斗。

² 混沌军歌原文为“doom, doom, doom”，也可以被翻译作：“死定、死定、死定”

然后她们都听见了更多人经过走廊的脚步声。四年级的格兰芬多和斯莱特林的魔药课刚刚下课了。

脚步声经过了他们，渐渐变轻，消失了，然而恶霸什么也没做。有那么一会儿，苏珊松了一口气——

这时，又一群人数较少的脚步声走近了。

恶霸依然什么也没做，脚步声又过去了。

这样反复发生了几次。

接着，当最后一双几不可闻的脚步声渐渐接近的时候，七个女孩听见恶霸用冷酷的声音清楚地小声说道，“盔甲护身”。

那时有人真的倒吸了一口凉气，还好声音非常非常小。如果她们连攻击一次的机会都没有——

这些恶霸已经吸取了教训，苏珊想道，她原本也没指望 S.P.H.E.W. 能在恶霸们学乖之前成功很多次——但是——赫敏已经打败过三个恶霸——而在昨天，整个学校都在对那个萨拉查·斯莱特林的鬼魂的传言议论纷纷——

他预料到我们会在这里！

苏珊想悄声叫大家放弃，中止这次行动，但是这个信息无法传递给——

“无声无息，”恶霸用魔杖指着过道，用一种轻柔，刻意的声音说道，护盾法术在他的身体周围形成了一个蓝色的光罩，“受害人飞来。”

当那个四年级的男孩飞进她们的视线的时候，他已经被倒吊了起来，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高举着，拎着他的一条腿。他的红色镶边的袍子滑了下来，露出了里面的裤子。他的嘴巴无助地开合着，可是发不出声音。

“我估计你在奇怪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七年级的斯莱特林用一种安静的声音冷冷地说道，“不必担心。这很简单，连格兰芬多都能明白。”

说完以后，斯莱特林的左手攥成了拳头，狠狠地打中了那个格兰芬多的肚子。这个四年级的男孩的身体疯狂地扭动着，但是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

“你是我的受害人，”高年级的斯莱特林说道，“我是一个恶霸。我要揍你一顿。我们来看看会不会有人拦住我。”

苏珊这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

就在几乎同时，一个小女孩的尖尖的声音嘹亮地说道，“**停手，坏蛋！咒立停！**”

拉文德，苏珊痛苦地想道。这个格兰芬多的女孩子自告奋勇地承担了吸引敌人注意的工作，好让其他人趁恶霸不注意的时候从侧面发动攻击。原本的计划是这样的，然而现在——

“以霍格沃茨的名义，”拉文德的声音嚷道，不过她们还看不见她，“以及世上所有女英雄的名义，我命令你**放开噢！**”

“**除你武器，**”恶霸说道，“**昏昏倒地。愚蠢的女英雄飞来。**”

当昏迷的拉文德被倒吊着飘进她们的视野的时候，苏珊愣了一下；这女孩穿着鲜艳的金红色上衣和裙子，而不是普通的霍格沃茨校服。

恶霸看着这个倒吊着的女孩，表情也很惊讶，他用魔杖指向她，说道，“**咒立停。**”可是衣服依然如故。

那个恶霸耸耸肩，仍然面朝着拉文德，而不是那个倒吊着的四年级男生，挥起了拳头——

“**螺岩突破！**”五个声音一齐喊道，从假砖墙的五個洞里，五根魔杖喷出了五个绿色的螺旋，紧接着赫敏的声音喊道“**昏昏倒地！**”

五个绿色的螺旋在蓝色的光罩面前无力地破碎了，赫敏的红色闪电被光罩反弹回来，打中了那个四年级的男孩，他抽搐了一下，不动了。

七年级的恶霸转过身来，露出了冷峻的微笑，一年级的小姑娘们尖叫着发起了攻击。

苏珊的眼睛睁开了，她立刻从之前躺着的地方滚了开去，肺部的感觉仍然像火烧一样，刚才被打中的地方牵连得整个身体都在发痛，在她倒下的这段时间里，战斗好像只发展了几秒钟，汉娜的身体正在倒下去，她的手臂仍然指向苏珊，“滑道平平！”赫敏喊道，可是那个高年级的男生只是把魔杖向下一划，绿色的光芒闪过，赫敏的魔咒像一团蓝白色的火花一样散开了，然后几乎同时，恶霸说道“昏昏倒地！”赫敏被轰倒在地上，苏珊集中了所有余下的法力，对赫敏的身体喊道“快快复苏！”这时恶霸转过身来，把魔杖再次对准了她，而帕德玛喊道“虹光护盾！”，刚好赶在那个恶霸叫出“障碍重重”之前，一个彩虹色的球体包围了恶霸，恶咒反弹回来，打中了这个七年级的斯莱特林，让他踉跄了一下，然而只是一个瞬间的功夫，恶霸的魔杖飞了回来，点了他一下，接着帕德玛的虹光护盾就被恶霸的魔杖切断，像一个肥皂泡一样破掉了，然后，“快快复苏！”帕瓦蒂对着汉娜的身体喊道，而特蕾西和拉文德一起尖叫起来，“羽加迪姆，勒维奥萨！”——

汉娜·艾博举着魔杖，手因为精疲力竭在发抖，她剩余的法力已经连一个快快复苏的魔咒都施展不出了。

走廊的其余部分悄无声息，地上躺着横七竖八的身体，帕德玛，特蕾西，拉文德，赫敏和帕瓦蒂一起倒在一面墙边，苏珊被石化了，僵直地站着，眼睛无可奈何地看着面前的一切，连那个格兰芬多的男孩也伸开了手脚，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赫敏之前复苏了他，他也参加了战斗，但是仍然不够。）

这是一场历时很短的战斗。

恶霸还在笑，只有身体周围的蓝色光罩摇晃了一下，前额上沁出了几滴汗珠，显出了一点疲倦的迹象。

恶霸举起手臂，擦去了前额上的汗，像一只活的人形伏地蝠一样向她走来。

汉娜转身跑掉了，她转回身，一边咳嗽着尖叫一边逃跑，跳过了地上用来假装砖墙的木板，飞快地向岔道的出口跑去，一边跑一边尽量左右躲闪——

就在汉娜快要跑过岔道的转角的时候，恶霸的声音在她的身后说道，“腿疼脚挛！”然后她的腿可怕地抽起筋来，她倒在地上，滑了几步，头撞到了墙上，可是她根本没有注意到头被撞到时的疼痛，而是因为肌肉的绞痛尖叫起来——

恶霸还在向她大步走来，汉娜在转过脸的时候看到了她，他慢慢地走近了，脸上仍然带着可怕的笑容。

她痛得只能在地上打滚，腿上的肌肉都互相打结了，但是她仍然坚持滚过了岔道的转角，同时尖叫起来，“走开！”

“我不这么认为。”恶霸说道，他的声音低沉可怕，好像成年男人的声音一样，听起来已经非常接近了。

就在这个恶霸转弯的时候，达芙妮·格林格拉斯把上古之刃直接插进了他的小腹。

闪电照亮了整个走廊——

七个女孩垂头丧气地离开了庞弗雷夫人的医疗室，她们当中的一个还留在医院的病床上。

医生说，汉娜的伤大概三十五分钟就能恢复；撕裂的肌肉是很容易修补的。

所有的话都是由达芙妮来说的，按她的说法，汉娜的运气不好，跑步魔咒让她的腿抽筋了。庞弗雷女士严厉地看了她们一眼，不过没有反驳，虽然跑步魔咒比她们目前的程度高出了整整六个年级。

庞弗雷夫人还给了达芙妮一份魔药，帮她从法力完全耗尽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并且警告她在接下来的三小时之内都不要施展任何法术。她之所以会变

成这样，据说是因为她在对汉娜施展咒立停的时候用掉了太多法力，而不是因为上古之刃在刺穿盔甲护身的时候耗尽了她的所有力量。

其他女孩决定对衣服下面的淤青只字不提，等稍后再请高年级的女生为她们施展一下愈合如初。达芙妮的花言巧语也是有限度的。

整件事，苏珊想道，都太惊险了，实在太惊险了。如果那个恶霸在拐弯的时候看一眼——如果他花点时间重新施展一下护盾法术——

“我们到此为止吧，”苏珊在她们七个一走到医疗室里的人听不到的地方就马上说道，“我们不能再继续这么做了。”

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转头望着格兰杰将军，虽然这种事其实是应该由大家投票的。

阳光兵团的将军似乎没有注意到大家在看她，她只是笔直地望着前方，继续向前走。

过了一会儿，赫敏·格兰杰用一种沉思和有点难过的语气说道，“汉娜说，她不希望我们到此为止。我不知道如果我们为了她……变得比她还胆小，这样对不对。”

除了苏珊，所有其他女孩都在点头。

“我想再糟也不过如此了，”帕瓦蒂说道，“我们能应付。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苏珊不知道该对此作何评论。她不觉得放声尖叫，指出这是极度的愚蠢和**她们死定了**会很有说服力。但是她也无法丢开这些女孩不管。难道被诅咒努力工作还不够倒霉吗，赫奇帕奇为什么非要在所有的美德当中选择了**忠诚**？

“顺便说，拉文德，”帕德玛问道，“梅林在上，你刚才在那边穿的是什么啊？”

“我的英雄战衣。”这个格兰芬多的女孩说道。

达芙妮的声音听起来很疲倦，她在说话的时候没有转头，仍然拖着脚步向前走。“这是《月球战士传奇》里格兰芬多战士的戏服。³”

“这是你变出来的？”帕瓦蒂迷惑地问道，“但是那个恶霸对你施展了咒立停——”

“不！”拉文德说道。“这是真的！你看，我事先把我的英雄战衣变成了普通的上衣和裙子，所以我只要在看见恶霸以后对自己施展咒立停就好了。你想不想要一件，帕瓦蒂？我这件是六年级的卡特林娜和约书亚昨天做的，花了十二个银西可——”

“我想，”格兰杰将军用小心的语气说道，“那会让我们大家看起来都有点傻乎乎的。”

“嗯，”拉文德说道，“我们应该投票决定要不要——”

“我想，”格兰杰将军说道，“不管别人怎么投票，我反正死也不穿这些衣服——”

苏珊不去理会这场争论。她正在苦苦思索一个聪明的策略，好让她们不要那么死定了。

当她们七个人进去吃午饭的时候，整个大厅都静下来了，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

然后掌声开始了。

只是稀稀拉拉的掌声而已，不是那种同时的热烈的鼓掌。很多掌声来自格兰芬多那一桌，来自赫奇帕奇和拉文克劳的掌声要少些，斯莱特林那边则完全没有。

达芙妮感到她的脸绷紧了。她曾经希望——算了，也许等她们找到机会

3 月球战士传奇：影射《美少女战士》<http://zh.wikipedia.org/wiki/美少女戰士>

制止格兰芬多的恶霸欺负斯莱特林以后，她的斯莱特林的同学就会明白——

她看了看赫奇帕奇那一桌。

纳威·隆巴顿把双手高高地举在头顶上，正在鼓掌，但是脸上没有笑容。也许他听说汉娜受了伤，也许他在疑惑为什么汉娜没有出现。

然后，她不由自主地向教师席瞥了一眼。

斯普劳特教授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她和麦格教授把头凑向表情凝重的邓布利多校长，三个人的嘴唇都在飞快地移动。弗里维教授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别的，不如说是认命，而奇洛脸上的肌肉松弛着，用拳头握着汤勺，正在以一种发抖的动作试图从汤碗里舀汤。

斯内普教授正在看着——

她？

还是——站在她身边的赫敏·格兰杰？

魔药学教授脸上掠过了一个淡淡的微笑，他把双手举了起来，合在了一起，不过速度太慢了，应该不是真正的鼓掌；然后魔药学教授又开始专心吃饭，对周围的谈话置之不理。

达芙妮觉得脊背有些发凉，赶快转身走向斯莱特林的桌子。苏珊和拉文德和帕瓦蒂离开了她们，向大厅另外一侧的赫奇帕奇和格兰芬多的桌子走去。

接下来的事是在她们经过斯莱特林魁地奇球队的座位的时候发生的。

赫敏忽然踉跄了一下，猛地踉跄了一下，就像有人用力把她拉倒了，她跌跌撞撞地倒在了马库斯·弗林特和卢西恩·博尔的座位中间，然后是可怜兮兮的噗地一声，她的脸掉进了弗林特盛着牛排和土豆泥的盘子里。

接下来的所有事情似乎都发生得太快了，或者也许只是达芙妮的反应太慢了，弗林特惊叫一声，一手把赫敏拎起来，把她扔向了拉文克劳的桌子，她撞到一个学生背上，反弹回来，倒在地上——

静默在一波波地延伸。

赫敏用手撑着地，想要直起身，但是没能站起来。达芙妮看到她的整个身体都在发抖，她的脸上仍然沾满了土豆泥和牛排的碎末。

在之后的长长的一刻，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移动。似乎整个大厅里的人都像达芙妮一样，完全无法想像下面会发生什么。

这时弗林特的洪亮的声音，斯莱特林的球队队长在魁地奇球场上发号施令的声音，危险地怒吼道，“你弄脏了我的晚饭，姑娘。”

又一阵冰冷的沉默。赫敏的头——达芙妮看到她在发抖——转了过来，望着斯莱特林的魁地奇球队队长。

“向我道歉。”弗林特说道。

哈利·波特推开桌子，开始从拉文克劳的桌前站起身来，然后在半中间猛地停住了，似乎忽然想到了什么——

然后又有五个人从拉文克劳的桌前站了起来。

整个斯莱特林魁地奇球队的队员全体站起身来，拿出了魔杖，接着格兰芬多和赫奇帕奇的学生也纷纷站了起来，达芙妮下意识地转头去看教师桌，可是她看见校长仍然坐着，看着，只是看着，邓布利多只是看着，他伸出了一只手，像在拦住麦格教授——再迟一秒钟，等到有人喊出第一句魔咒就太迟了，校长为什么什么也不做——

这时一个声音说道，“我很抱歉。”

达芙妮转身去看，目瞪口呆地张开了嘴巴。

“清理一新。”那个声音平滑地说道，土豆泥从赫敏的脸上消失了，露出了这个拉文克劳的惊讶的表情；这时德拉科·马尔福已经走到她的身边，收起了魔杖，单膝跪在地上，向她伸出了一只手。

“抱歉，格兰杰小姐，”德拉科·马尔福礼貌地说道。“我猜有人大概

以为那样很幽默。”

赫敏扶住了德拉科的手，达芙妮忽然意识到了下面会发生什么——

但是德拉科·马尔福并没有把赫敏拉起来一半，再松手让她掉下去。

他只是把她拉了起来。

“谢谢。”赫敏说道。

“别客气，”德拉科·马尔福大声说道，不去理所有四个学院从两边投过来的目瞪口呆的目光。“请记住，足智多谋和野心勃勃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变成那样。”

然后德拉科·马尔福走向他的座位，在斯莱特林的长凳上坐下了，就像他没有——他刚才没有——**他刚才**——

赫敏走到离她最近的一个拉文克劳长椅上的空位，坐下了。

其他的一些人也慢慢地坐下了。

“达芙妮？”特蕾西说道，“你没事吧？”

德拉科的心在胸口突突地狂跳，他担心它会从胸腔里迸出来，炸成一团血雨，就像阿米库斯·卡罗有一次对一只小狗施展的诅咒那样。

但是德拉科的神色仍然十分镇定，因为他知道（他被反反复复地训练过），哪怕表现出一丝害怕的迹象，他的学院同学就会像一群八眼巨蛛一样扑上来，把他撕成碎片。

没有时间和哈利·波特交流，没有时间谋划，没有时间思考，就在那一瞬间，意识到挽救斯莱特林的名誉的时机就在**此刻**。

在斯莱特林的长桌上，到处都有愤怒的脸瞪着德拉科。

但是相比之下，满脸迷惑的人数更多。

“好吧，我放弃，”在德拉科右边对面的第二个座位，一个不认识的六年级男生说道，“你为什么那么做，马尔福？”

德拉科感到口干舌燥，但是他没有咽口水。那是恐惧的表现。他只是咬了一口胡萝卜，这是他的盘子里水分最多的食物了，一边咀嚼和吞咽，一边飞速地思考着。

“你要知道，”德拉科尽量尖刻地说道——他的心在胸口跳得更凶了，周围的所有人都静了下来，听他怎么说——“比起攻击来自所有四个学院，齐心协力打击恶霸的八个一年级小姑娘，也许还有更让斯莱特林丢脸的办法，但是我反正想不出来。我这么做，就能让我们获得格林格拉斯的行为带来的利益。”

那些迷惑的脸上仍然是一副迷惑的表情。

“什么？”那个六年级的男孩说道，还有“等等，什么利益？”坐在他右边的五年级女孩说道。

“这对斯莱特林学院的形象有利。”德拉科说道。

他周围的斯莱特林莫名其妙地瞪着他，好像他在讲解代数。

“谁心里的形象？”那个六年级的男生问道。

“可是你刚刚帮助了一个泥巴种，”那个五年级的女生说道，“那怎么可能对形象有利呢？”

德拉科的喉咙卡住了。他的大脑正在发生一场严重的故障，他想不出来除了真相以外还能说什么——

这时，“马尔福大概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一个五年级的男孩说道，“你知道，就像在《月的悲剧》里一样，那些表面上的挫折其实都是计谋的一部分。最终的结局是格兰杰的头被挑在一根棍子上，却没有人怀疑是他干的。”

“这确实有道理，”有人在桌子远处说道，很多人纷纷点头同意。

“你知不知道老人在搞什么？”文森特低声问道。

格雷戈里·高尔没有回答。他的脑海里非常清楚地响起了他的主人的声音，说道，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相信她说的每一个字，就在谣言开始传说萨拉查·斯莱特林在帮助波特和格兰杰寻找恶霸的那一天。

“高尔先生？”文森特悄声问道。

格雷戈里·高尔的口型似乎在说，唉糟了，但是没有声音出来。

赫敏那天提前从午饭桌上离开了，出于某种原因她觉得不饿。那可怕的羞辱的几秒钟一直反反复复地灼烧着她的思绪，她的脸掉进土豆泥里的感觉，然后被扔飞出去，那个斯莱特林男生的声音说道“向我道歉”……这也许是她生平第一次觉得痛恨一个人。那个把她扔出去的男生（他们说他的名字是马库斯·弗林特），还有那个最开始用恶咒绊了她一跤的人……有那么一个可怕的瞬间，她感觉自己想去对哈利说，如果他开始代她发挥创造力的话，她不反对。

她走出大厅还不到一分钟就听见背后有奔跑的脚步声，她转过身，看到是达芙妮正在向她跑来。

然后听着她的阳光战士要说的话……

“你难道不明白吗？”达芙妮的声音几乎在尖叫，“对你友善的人不一定是你的朋友！他可是德拉科·马尔福！他的父亲是食死徒，他的所有朋友的父母都是食死徒——诺特，高尔，克拉布，他身边的所有人，你懂了吧？他们全都瞧不起麻瓜出身的巫师，他们想让每个像你这样的人死掉，他们认为你没有任何价值，只配用来在可怕的黑魔法仪式上作为祭品！德拉科是下一个马尔福阁下，他从生下来就被教育要恨你，他从生下来就被教育要撒谎！”达芙妮的灰绿色眼睛急切地凝视着她，要求她的同意和理解。

“他——”赫敏结结巴巴地说。她还记得那次在屋顶上，她开始坠落的那一瞬间的可怕心跳，然后德拉科·马尔福抓住了她的手，抓得那么紧，之后那块地方都起了淤青。她劝说了两次，他才终于松手让她落下。“也许德拉科·马尔福和他们不一样——”

达芙妮的低语几乎像在尖叫。“他刚才帮你的，如果以后不十倍地找还他的话，他这辈子就完了，你懂吗？我是说卢修斯·马尔福真的会在法律上不认他这个儿子！你觉得他没有阴谋的概率有多少？”

“很小？”赫敏小声说道。

“零！”达芙妮急道。“我的意思是没有！我的意思是比零还小！我的意思是，这件事的概率小到，你哪怕用三个放大魔咒加上一个指南法术加上——加上——加上一张古代的地图和一个半人马先知也找不到！每个斯莱特林都知道他有所图谋，所以才想洗清嫌疑，我听人说，有人看见他在你摔倒之前把魔杖对着你——你还不明白吗？这些全是马尔福计划的一部分！”

德拉科端坐着吃他的牛排，小朵烤花菜和火灰蛇酱（不是真正的火灰蛇蛋做的，只是味道像火在烧一样而已），一边忍住不笑，一边忍住不哭。

他听说过合理推诿⁴，但是从来没有意识到它有多么重要，直到他发现马尔福家族的人根本没有。

“你想知道我的计谋吗？”德拉科说道，“这是我的计谋。我什么也不会做，这样下次大家以为我在谋划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不会那么确定了。”

“呃……”五年级的男孩说道，“我不相信，这听起来还不够机智，不像真的——”

“他正是要让你这么想。”五年级的女孩说道。

⁴ 合理推诿：指一个人声称自己与某件恶事没有牵涉，没有留下证据，而在外界看来这个声称是可信的。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Plausible_deniability

“阿不思，”米勒娃危险地说道，“这全是你策划的吗？”

“好吧，就算我**真的**在桌子下面打了个响指，我也不会告诉你的——”

防御术教授的发抖的手又把勺子掉进汤里去了。

“你是什么意思，**存心害你们？**”米里森说道。她俩盘膝坐在达芙妮的床上；她们吃完午饭以后就直接从大厅到这里来了。“当我的先知之眼透视时间的时候，我预见到你们**赢了**。”

达芙妮盯着米里森，她区区的凡人之眼现在眯起来了。“那个男生**预料到**我们会在。”

“哦，对啊！”米里森说道，“大家都知道你们在打击恶霸嘛！”

“汉娜被一个很痛的恶咒打中了，”达芙妮说道，“她不得不去看医生，米里森！如果我们朋友的话，你就该**事先警告我的！**”

“你看，达芙妮，我**告诉过你——**”这个斯莱特林女孩停顿了一下，好像在回忆什么，然后说道，“我是说，我告诉过你，我预见到的未来**必须**发生。如果我试图改变它，如果**任何人**试图改变它，就会发生极为可怕，糟糕，不妙，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然后它**无论如何**还是会发生。即使我预见到你们挨了打，我也**不能**告诉你们，因为那样你们就会设法**不去，然后——**”米里森停了下来。

“然后怎样？”达芙妮疑心重重地问道，“我是说，如果我们不去会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米里森说道，“但是相比之下，被伏地蝠吃掉也许都只能算小菜一碟！”

“得了，连我都知道预言的原理不是这样的，”达芙妮说道，停顿了一下，“至少在戏剧里，预言的原理不是这样的……”当然，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悲剧，逃避预言反而引起了预言的发生；或者反过来，遵守预言是令它实现的唯一原因。但是如果你足够机智的话，你可以让预言按照你的方式实现；或者有足够爱你的人会代替你的位置；或者如果足够努力的话，完全打破预言也是可能的……但是话说回来，戏剧里的先知从来都不记得他们预见到的事情……

米里森一定是注意到了达芙妮的犹豫，因为她看起来自信一点了。“好啦，”米里森尖锐地说，“这又不是演戏！这样吧，我会告诉你我预见到的战斗是简单的还是困难的。但是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你明白吗？而且如果我说‘困难’的话，你不能不去！不然——不然的话——”米里森翻起白眼，用空洞的声音朗诵道，“那些企图篡改命运的人会得到阴暗和悲惨的结局——”

斯普劳特教授绷着脸摇摇头。

“可是——”苏珊说道，“可是你上次帮过哈利·波特——”

“我收到了非常明确的警告，”斯普劳特教授的声音就像有人用缩小魔咒掐住了她的喉咙，“维护斯莱特林学院的秩序是斯内普教授的工作，不是我的——博恩斯小姐，我请求你，你真的不必去了，如果——”

“不，我真的必须去，”苏珊郁闷地说道，“我是个赫奇帕奇，我们必须忠诚。”

“枕头下面的神秘字条？”哈利·波特说道，从他坐的地方抬起头。（他们正在一个施展了静音法术的角落里学习。）男孩的绿眼睛眯起来了。“不会

是圣诞老人写的吧？”

停顿。

“好吧，”赫敏说道，“我不问，你也别告诉我，我们都假装你什么也没说，而我什么也不知道——”

当那个高年级女生独自一人的时候，苏珊马上向她的桌子走过去，同时让视线在赫奇帕奇的公共休息室绕了一圈，以确定没人在注意她（是按姑姑教她的方式去看的，好让别人注意不到她在观察四周的情况）。

“嗨，苏西，”那个七年级的赫奇帕奇说道，“你这么快就又要——”

“我可以和你私下谈谈吗？”苏珊说道。

海弥·艾斯多加，一个斯莱特林的七年级学生，直到最近都被公认是青年决斗圈中潜力十足的新秀，此刻正在斯内普教授的办公室里笔直地站着，咬紧了牙关，冷汗顺着脊背往下流。

“我清楚地记得，”他的学院院长讥讽地拉长声音说道，“就在今天早上我还提醒过你和其他一些人，如果身为战士却马虎大意，让自己遭到偷袭的话，某些一年级的女孩也许会很难缠的。”

斯内普教授绕着他慢慢地踱步。

“我——”海弥说道，额头上的汗珠更多了。他知道这听起来有多荒唐，是多么可悲的借口。“先生，她们不应该能做到——”一个一年级的小姑娘决不可能刺穿他的盔甲护身，无论她用的是多么古老的魔咒——格林格拉斯一定是有人帮忙——

但是非常明显，他的学院院长压根不信。

“哦，我相当同意，”斯内普低声说道，声音里充满了威胁，“她们不应该能做到的。我现在开始怀疑，马尔福先生是不是有些道理，艾斯多加，无论他到底在谋划些什么。如果我们的战士不但没有展示自己的力量，还输给了一帮小女孩，这对斯莱特林学院的形象可没什么好处！”斯内普的声音提高了。“幸好你还有点品味，输给了一个斯莱特林学院的贵族小姑娘，艾斯多加，不然我就要亲自扣你的学院点了！”

海弥·艾斯多加的拳头在身体两侧握紧了，可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

又过了好一会儿，海弥·艾斯多加才被他的学院院长放出来。

在那以后，只有墙壁，地板和天花板看见了西弗勒斯·斯内普脸上的笑容。

那天晚上，父亲的猫头鹰塔那许拜访了德拉科。塔那许不是绿色的，但那只是因为世上不存在绿色的猫头鹰。这是父亲找到的最好的一只，纯银色的羽毛，闪闪发亮的绿色大眼睛，鸟喙像蛇牙一般锐利残忍。绕在塔那许腿上的羊皮纸简短而切中要害：

你在做什么，我的儿子？

德拉科送回去的羊皮纸同样简短，上面写道，

我在阻止别人伤害斯莱特林的名誉，父亲。

在猫头鹰在霍格沃茨和马尔福庄园之间往返一次所需的时间之后，家里的猫头鹰又给德拉科送来了一封信，这一封上面只有：

你到底在做什么？

德拉科瞪着他从猫头鹰腿上解下的羊皮纸。当他把羊皮纸对准壁炉的火光的时候，他的双手在发抖。用黑墨水写下的七个字，本不该比死还可怕。

考虑的时间并不多。父亲很清楚猫头鹰在马尔福庄园和霍格沃茨之间往返一次需要多长时间；如果德拉科花时间小心地编造谎言，他会知道。

但是德拉科仍然等了一会儿，直到他的手不再发抖才开始回信，写下他想到的唯一父亲也许会接受的答案。

我在为下一次的战争做准备。

德拉科把羊皮纸绕在猫头鹰的腿上系好，把塔那许从房间里放了出去，它穿过霍格沃茨的走廊，飞进了茫茫夜色。

他等着，但是回信没有来。

第七十三章 自我实现，神圣与世俗，第八部分

红色的火箭迎面打在汉娜脸上，让她向后摔了个跟斗，一头撞上了石墙，在飘飞的金褐色发丝下面，她苍白的脸似乎在空中停留了一会儿，才落在地上，像一堆袍子一样不动了。这时第三波，也是最后一波耀眼的绿色螺旋终于击溃了敌人的护盾法术。

三月的日子匆匆过去，内容是课程，学习和作业，早饭，午饭和晚饭。

那个格兰芬多的男生瞪着她们八个，身体的每一部分都紧绷着，脸色在无声地变幻；然后他的手放开了那个斯莱特林男生的领子，不等大家说话就走开了。（其实，拉文德差点说话——她的嘴巴已经愤慨地张开了，也许因为她还没找到机会发表她的演说——不过还好赫敏发现了，打出了**闭嘴**的暗语。）

当然了，还有睡眠。你不能因为睡眠很普通就把它忘了。

“快快复苏！”苏珊·博恩斯用稚嫩的声音说道，赫敏的眼睛睁开了，吸了一大口气，感觉肺部很沉重，好像有巨大的重量压在胸口。在她身边，汉娜已经坐了起来，双手抱着头，疼得龇牙咧嘴。达芙妮警告过她们这会是一场“困难的”战斗，令赫敏有些惶恐不安，事实上，其他女孩也有同样的感觉。也许只有苏珊例外，她只是在会面的时间准时出现，默默地走在她们身边，和那个七年级的恶霸战斗，直到站着的女孩只剩下她一个人。也许那个格兰芬多不愿和博恩斯家的最后一个女儿战斗，也许苏珊只是很幸运；无论如何，当赫敏努力坐起来的时候，她发现她的胸口之所以会感到沉重，是因为果然有一个巨大的身体压在她身上。

而且你也不能忘记魔法，即使每天真正施展法术的时间加起来只占每天

的很小一部分时间。不管怎么说，这才是霍格沃茨的全部意义。

“对了，我们踩滑板怎么样？”拉文德说道，“这样比走路快，而且我们踩着滑板的样子会很拉风。麻瓜产品的速度也许比不上扫把，但是看起来更酷——我们应该投票——”

至于剩下的时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格来选择：传播高年级的恋爱八卦，或者看书和学习。

在那个身穿红色镶边袍子的高年级女生“不小心”把她撞到墙上以后，赫敏伸出发抖的手，从地上捡起了《霍格沃茨：一段历史》，这本总会给她带来安慰的书掉在了地上，离她倒下的地方只有一步之遥。然后那个格兰芬多的高年级女巫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只低声说了一句“萨拉查的——”和一个词，比任何斯莱特林骂她的泥巴种都更加伤人，“泥巴种”只是一个奇怪的巫师界名词，但是赫敏知道那个格兰芬多说的词是什么意思。她无法习惯，她无论如何都无法习惯被人恨的感觉。这样的事每次发生的时候仍然同样让她难过，而且不知什么缘故，那些来自格兰芬多的欺凌更让她伤心，因为他们理应是好人。

哈利依照命令，把他的八个士兵分给了其他两个军队；他主动让出了两个混沌军团的中尉，把迪安·托马斯送给了飞龙战队，用西莫·斐尼甘向她换来了布雷斯·扎比尼，因为按照哈利的说法，扎比尼在阳光军团被“大材小用”了。拉文德选择了加入阳光兵团，和S.P.H.E.W的大部分成员在一起；特蕾西决定留在混沌军团。

“好向波特将军施展你的魅力吗？”拉文德说道，赫敏拼命假装没听见她们的谈话。“我说，西儿，我觉得我们阳光军团的将军已经完全把他搞定了——你倒不如想办法说服赫敏，说你们三人应该达成一个，你知道，那种协议——”

还没有人发现德拉科·马尔福在图谋什么。

“确定？”哈利·波特说道，听起来很不情愿，“你知道理性主义者从

来不会对任何事确定不疑，赫敏，连二加二等于四也不例外。我事实上不能阅读马尔福的思想，即使我能，我也不可能确定他不是完美的大脑封闭师。我只能说，根据我对马尔福的观察，他很可能确实在向斯莱特林展示一条更好的道路，比达芙妮·格林格拉斯以为的可能性大得多。我们应该……我们真的应该配合他的，赫敏。”

（好吧，哈利似乎认为德拉科·马尔福是一个好人。但是问题在于，哈利也往往会信任奇洛教授这样的人。）

“奇洛教授，”哈利说道，“我很担心，斯莱特林学院似乎对赫敏·格兰杰的仇恨似乎在与日俱增。”

他们坐在防御术教授的办公室里，哈利坐在离教师桌尽量远的地方（即便如此，他还是能感到那种大难临头的预感），奇洛教授的秃头背后仍然是那个空荡荡的书架。哈利的腿上放着一只杯子，里面盛着奇洛教授奇异的，或许相当昂贵的中国茶，而哈利必须有意识地决定去喝，而这就暗示了他最近的想法。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奇洛教授问道，小口地喝着茶。

“哦，也是，”哈利说道，“所以我准备假装没看见——哦，别这样，奇洛教授，至少自从今年的第一个星期五以后，你就在图谋恢复斯莱特林学院的名声吧。”

也许有一个隐约的笑容掠过了那薄薄的苍白的嘴唇，也许并没有。“我想斯莱特林学院最终不会有问题的，波特先生，无论这个女孩的命运如何。不过我确实同意目前的情况对你的小朋友很不利。这两个学院的恶霸当中，很多人的父母拥有强大的力量和关系网，而他们认为格兰杰小姐威胁了他们的名望，侮辱了他们的尊严。虽然这是一个伤害她的有力动机，但是比起格兰芬多的嫉妒又不算什么了，那些人看到的是一个外人摘取了他们从小梦寐以求的英雄的桂冠。”现在奇洛教授的嘴边的笑意是确定的了，虽然很浅很浅，“然

后是那些斯莱特林学院的人，他们听说萨拉查·斯莱特林的鬼魂抛弃了他们，跑去亲近一个泥巴种。我很好奇你是否想象得出，波特先生，那些人会有什么反应？那些不信的人会因为这样的侮辱爽快地把格兰杰小姐杀掉。至于那些在内心深处惊疑不定的斯莱特林，那些在心里悄悄地想，或者也许那是真相的人……他们心中的恐慌是很少有人想过的。”奇洛教授优雅地喝着茶。“等你更有经验的时候，波特先生，你在谋划之前就会看到这些后果。从目前的状况看，你任性地忽略了所有令你感到不愉快的人性，这种无知把你给害了。”

哈利喝了一小口他自己的茶。

“呃……”哈利说道，“奇洛教授……帮帮忙？”

“我向格兰杰小姐提议过帮助她，”奇洛教授说道，“早在我预见到事态会如何发展的时候。我的学生用委婉的言辞告诉我，不要管她的闲事。我猜她对你的态度也不会有什么区别。而我在这件事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得失，所以我也就懒得坚持了。”防御术教授耸了耸肩，以精确的礼仪稳稳地拿着他的茶杯，当他往后靠上椅背的时候，茶水的表面纹丝不动。“不必太担心，波特先生。格兰杰小姐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怨恨，但是她的危险比你想象中的小。等你长大以后，你会明白任何普通人做的第一件事和最重要的事，就是什么也不做。”

在午饭时间，斯莱特林的送信系统给达芙妮送来一封信，信封上像往常一样没有签名；里面的羊皮纸上写着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和简单的一句话，“困难。”

达芙妮不是担心这个。达芙妮担心的是，米里森那天吃中饭的时候不肯往她或者特蕾西的方向看。她只是瞪着面前的碟子，默默地吃完了。达芙妮只看见米里森抬过一次头，往赫奇帕奇的方向看了一眼，又连忙低下头去；但是达芙妮坐得太远，看不见米里森脸上的表情，因为米里森选了一个离她和特蕾西都很远的座位。

达芙妮在午饭时间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她觉得反胃，从来没这么反胃过，只吃了半碟子就吃不下了。

我预见到的未来必须发生……被伏地蝠吃掉也许都只能算小菜一碟……

这不是达芙妮有意识的决定，她没有考虑自己的利益，这完全不像斯特林该做的事。

然而——

达芙妮对汉娜，苏珊和所有人说，她的信息来源警告她，下一个恶霸会专门针对赫奇帕奇，而且这个恶霸准备不顾老师的愤怒，真的伤害汉娜或苏珊，是狠狠地伤害，所以她们俩这次不能去。

汉娜同意不去。

而苏珊——

“你来这里干什么？”格兰杰将军吼道，不过声音很小，是一种低语和怒吼的奇怪组合。

苏珊的圆脸上表情没有改变，这个赫奇帕奇的女孩似乎忽然学会了达芙妮的母亲那种富有经验的面无表情。“我真的在这里吗？”苏珊平静地答道。

“你说过你不会来的！”

“我说过这样的话吗？”苏珊说道。她的一只手随意地旋转着魔杖，靠着她们正在等待的地方的走廊石墙，红褐色的头发整整齐齐地落在袍子的黄色镶边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我是不想让汉娜有什么奇怪的想法。赫奇帕奇的忠诚之类的，你知道。”

“如果你不走的话，”阳光军团的将军说，“我就取消这次行动，我们就全部回去自习室，博恩斯小姐！”

“嗨！”拉文德说道，“我们没有投票——”

“我无所谓，”苏珊说道，她的视线稳定地盯着走廊另一头，和铺着地砖的主道交界的地方，据说恶霸会在那里出现，“那我就自己留在这里好了。”

“为什么——”达芙妮问道。她的心都跳到胸口了。如果我试图改变它，如果任何人试图改变它，就会发生极为可怕，糟糕，不妙，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然后它无论如何还是会发生……“为什么你要这样？”

“这不像我，”苏珊说，“我知道。但是——”苏珊耸了耸肩，“大家都会偶尔做些不像自己的事嘛，你知道。”

她们劝说。

她们恳求。

苏珊现在连话都不说了，她只是继续监视着，等待着。

达芙妮都快哭了，她在想这是不是她一手促成的，是不是试图改变**命运**只会让它以更可怕的方式发生——

“达芙妮，”赫敏说道，声调比平时高了很多，“去找老师。快去。”

达芙妮转身跑向石廊的另一边，然后她想到了一件事，跑了回来；除了苏珊以外的所有人都在目送她离开，达芙妮觉得自己快要吐了，她说道，“我不能……”

“什么？”赫敏说道。

“我想，每次你试图抗拒的时候，都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达芙妮说道。戏剧里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赫敏瞪着她，然后赫敏说道，“帕德玛。”

这个拉文克劳的女孩没有争辩，马上转身跑掉了。达芙妮看着她的背影，想到帕德玛跑步的速度不如她，又开始怀疑这会不会是援助来得太迟的**唯一**原

因……

“恶霸到了，”苏珊简洁地说道，“噢，他们还有个人质。”

他们一起转过身，看到——

三个高年级的恶霸，达芙妮认出了丽兹·贝尔卡，七年级军队里的顶尖中尉，鲁道夫·李，霍格沃茨决斗俱乐部的第二名，最糟糕的是，还有六年级的罗伯特·加格森三世，他爸爸几乎肯定是一名食死徒。

三人都被护盾法术包围着，蓝色光芒的外层闪耀着带状的七彩颜色，偶尔还显出宝石般的琢面。这三人似乎认为他们的对手是专业的决斗家，因此不惜精力地施放了多层的护盾。

在他们身后，被发光的绳子绑住吊起来的人质是汉娜·艾博。她睁大了眼睛，露出了惊慌的表情，她的嘴巴在动，可是她们什么也听不见，她的声音穿不透恶霸们之前施展的**无声无息**法术。

这时加格森突然挥动了一下魔杖，发光的绳子把汉娜扔了过来，汉娜的身体穿过隔音术屏障的时候发出一声轻微的爆裂声，苏珊的魔杖立刻指向了汉娜，苏珊的声音低低说道“**羽加迪姆，勒维奥萨**”——

“**快逃！**”汉娜在被轻轻放到地上的时候尖叫起来。

但是她们身后和身前的走廊现在都被一个发光的灰色领域堵住了，达芙妮都不认识这个屏障法术。

“需要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李假惺惺地用愉快的语气说道。这位七年级的决斗家脸上出现了一个皮笑肉不笑的表情。“哎，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说清楚好了，你们这些讨厌的小鬼，其中也包括你，格林格拉斯小姐，你们惹的麻烦已经够多，造的谣也够多的了。为了让大家都知道我们拿住了你们所有人，我们把你们的小朋友也带来了——不过我想还有个拉文克劳的女孩藏在什么角落里，或者挂在哪里的天花板上？哎，无所谓啦。这是你们的——”

“说得够多了，” 罗伯特·加格森三世说道，“该吃点苦头了，” 然后抬起了他的魔杖，“**腿疼脚疼¹！**”

苏珊在同时抬起魔杖，说道，“**虹光护盾！**” 一个小小的彩虹色半球马上出现在半空中，这个微型的屏障非常厚，非常明亮，在加格森的攻击下完好无损，恶咒被弹了回来，向贝尔卡飞去，她挥动魔杖击飞了那道暗沉的闪电；片刻之后，耀眼的虹光消失了。

达芙妮的眼睛睁大了一会儿；她从来没想到虹光护盾可以这样使用——

“加格西亲爱的？” 贝尔卡说道。她的唇边绽开了一个残酷的微笑。“我想我们事先讨论过呀。我们先打败她们，然后才玩。”

“求——求求你们，” 赫敏·格兰杰用发抖的声音说道，“放她们走——我，我，我保证我会——”

“哦，真的吗，” 李用厌烦的语气说道，“你想把自己交出来，让我们把其他人放走？可是我们已经抓住你们**所有人**了。”

这时加格森笑了。“这倒有趣，” 这个六年级的小食死徒用威胁的语气轻柔地说道，“这样如何，泥巴种，你来舔舔我的鞋子，我就放走你的一个朋友？选一个你最喜欢的人，让其他人留下来受伤吧。”

“不，” 苏珊·博恩斯的稚嫩的声音说道，“休想。” 然后这个赫奇帕奇的女孩快如鬼魅地向左边闪了开去，躲开了贝尔卡的魔杖射出的红色昏迷闪电，达芙妮几乎没看清接下来的动作，苏珊似乎撞到了走廊的墙上，然后像皮球一样弹了回来，双腿踢在加格森**脸上**，这一击没有穿透他的护盾，但是当中的力量让这个六年级男生向后倒去，苏珊随着他的动作落在地上，一只脚踩住了这个男生握魔杖的那条胳膊，仍然没有击穿他的护盾，“**裂閃枪²！**” 李喊道，而帕瓦蒂喊道，“**虹光护盾！**” 彩虹色的墙出现了，但是蓝色的强光

1 出自《恶魔王子》：<http://tvtropes.org/pmwiki/pmwiki.php/Literature/TheDemonPrinces>

2 出自《秀逗魔导师》：<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80%E9%80%97%E9%AD%94%E5%B0%8E%E5%A3%AB>

毫无障碍地穿过了护盾，就像它根本不存在一样，只差几英寸就打中了苏珊，接下来是一段旋风般的动作，达芙妮看得眼花缭乱，这当中贝尔卡的腿被勾倒了，但是这个高年级女巫一个打滚就站了起来，然后——

达芙妮想到了，她的嘴唇开始说出“虹光——”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三个耀眼的法术同时对准了苏珊，她举着魔杖，似乎准备挡住它们，恶咒击中魔杖的时候发出一道白色的光芒，但是这时苏珊的腿开始抽搐，她飞了起来，撞到了走廊的一面墙上。她的头在撞到墙上的时候发出了奇怪的破裂声，然后苏珊倒下去，不动了。她的头的角度看上去很奇怪，伸出的手中仍然紧握着魔杖。

有那么一会儿，沉默凝固了。

帕瓦蒂爬到苏珊躺着的地方，伸手探了探苏珊的脉搏，然后——然后帕瓦蒂慢慢地，浑身发抖地站了起来，睁大了眼睛——

“生死显迹。”李在帕瓦蒂张嘴的时候说道，接着苏珊的身体被温暖的红色亮光包围了。这个七年级男生现在真的笑起来了。“我看，多半只是断了一根锁骨罢了。不过，倒是表演得不错。”

“梅林在上，她们可真够狡诈的，”加格森说道。

“你们把我都骗了一秒，亲爱的们。”七年级女生的脸上完全没有笑容。

“惊雷声震！”达芙妮尖叫起来，把魔杖举过头顶，她这辈子从来没那么聚精会神过。“轰鸣入颅！光刃——”

她都没看见打中她的恶咒。

赫敏感觉到快快复苏的魔力让她苏醒了，但是出于直觉，她没有马上站起来；这是毫无希望的战斗，她不知道她能做什么，但是直觉告诉她，现在跳起来于事无补。

赫敏把眼睛睁开了一线，在进入眼中的极为有限的光线中，她看见帕瓦蒂正在向后退，想躲开那三个恶霸，在赫敏视野所及的地方，她是最后一个还站着的女孩。

赫敏的眼睛也看见了倒在不远处地上的特蕾西，她的手里还握着魔杖，所以她一面迫切地希望这个斯莱特林的女生能比平常靠谱些，一面用尽可能微小的动作挥动了一下魔杖，几乎没有移动嘴唇地悄声说道，“快快恢复。”

赫敏感到法术成功了，但是特蕾西没有动。赫敏希望是因为特蕾西的智谋，她是在等……

她们能做什么呢？

赫敏不知道，她在战斗的时候暂时忘记了恐慌，但是现在，当她静下来开始思考，看出这一切根本毫无希望的时候，恐慌开始啃噬她的心。

这时赫敏听到扑通一声，虽然不在她的视野里面，但她知道那是帕瓦蒂倒下了。

片刻的静默来了又去了。

“现在做什么？”那个可怕的轻柔男声问道。

“现在把那个泥巴种弄醒，”那个可怕的正式男声用精确的语气说道，“看看她们背后到底是谁，而不是萨拉查·斯莱特林的鬼魂。”

“不，亲爱的们，”那个可怕的甜蜜女声说道，“首先要要把她们全部牢牢地绑起来——”

这时传来了一声如同电闪雷鸣一般的声音，赫敏吃了一惊，眼睛不由自主地睁大了，在扩大的视野中她看见那个声音轻柔的可怕男生正在抽搐，黄色的能量弧像刺眼的巨型虫子一样爬满了他的身体。他的魔杖从手里飞了出去，他倒在地上，扭动了一会儿以后，不动了。

“大家都睡着了吗？”一个声音说道，“很好。”

苏珊·博恩斯从那个声音轻柔的可怕男生原本在的地方站了起来，脖子的角度仍然很怪。然后她轻松随意地把头转动了一圈，头就正过来了。

这个圆脸的一年级女生站在剩下的两个恶霸面前，一只手叉着腰。

她在笑。

身周是蓝色的光芒，有着宝石般的琢面。

“是复方汤剂！”女恶霸怒道。

“变形逆转！”剩下的那个男恶霸吼道。

他的魔杖喷出了一条镜像的围巾状物——

毫无妨碍地穿过了苏珊身周的光罩——

有一瞬间，她的全身发出了奇怪的镜像光芒，像她本人的一个倒影——

然后光芒消逝了。

小姑娘仍然站在那里，一只手叉着腰。

“错，”苏珊说道。

“而这才是真相，”苏珊说道，“如果没人告诉过你们的话——”

她的小手举起了一根魔杖，在蓝色光罩的包围下显得有些模糊。

“你休想欺负赫奇帕奇。”苏珊说道，然后一道耀目的灰色闪光刺痛了赫敏半睁的眼睛，真正的战斗开始了。

战斗持续了好一会儿。

天花板的一部分融化了。

女恶霸想要求停战，让他们带着加格森离开，但是苏珊怒吼着喊出一句咒文，赫敏认出那是亚比达奇凋死术³，在七个国家都被列成非法的咒语。

3 亚比达奇凋死术：出自电脑游戏《博德之门》：<http://zh.wikipedia.org/wiki/博德之门>

终于那个女恶霸昏迷不醒地躺在了地上，剩下的那个男孩扔下同伴的身体逃跑了，苏珊靠在墙上，浑身是汗，烧焦了的袍子上满是汗渍，她大口地喘着气，用左手捂着右肩。

过了一会儿，苏珊站直了身体，回身去看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女巫同伴。

好吧，她们原本应该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

拉文德坐起来了，眼睛瞪得足有西瓜那么大。

“刚才……” 拉文德说道。

“那是……” 特蕾西说道。

“怎么回事？” 赫敏说道。

“没错，怎么回事？” 帕瓦蒂说道。

“好厉害哦！” 拉文德说道。

“哎呀，惨了，” 苏珊·博恩斯说道。她满是汗水的脸原本就有些苍白，现在更苍白了，像是给吓得脸色发白，“啊……如果我说刚才那些全是你们的想象，你们会相信吗？”

几个女孩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赫敏看着帕瓦蒂，帕瓦蒂看着拉文德，拉文德和特蕾西对视了一会儿。

四个人回头看着苏珊，摇摇头。

“哎呀，惨了，” 苏珊再次说道，“好了我几分钟就回来但是我真的必须走了求求你们什么也别再说再见！”

苏珊奔出了走廊，速度快得令人惊讶，其他人连一句话都来不及说。

“别啊，说真的，怎么回事？” 帕瓦蒂说道。

“快快恢复，” 赫敏用魔杖指着达芙妮说道，之前她的身体不在赫敏的

视野里；拉文德用魔杖指向汉娜，说出了同样的咒语。

汉娜的眼睛张开了，她努力想要站起来，但是在半途中又倒在了地上。

“别担心，汉娜！”拉文德说道，“我们赢了。”

“我们什么？”汉娜倒在地上说道。

达芙妮没有动，但是赫敏看到她的胸膛在一起一伏，呼吸的节奏看起来很正常。“我想她没问题，”赫敏说道，“但是——”她咽了一口口水，嘴里还在发干。这实在太，太，太出格了。“我想我们应该把达芙妮送到庞弗雷夫人那里去——”

“行，行，再等我一会儿，我估计就没事了。”帕瓦蒂说道。

“等一等，”汉娜用礼貌而坚决的声音问道，“我们到底怎么赢的？还有为什么天花板看起来都熔掉了？”

一个暂停。

“是苏珊干的。”特蕾西说道。

“没错，”帕瓦蒂用微微发抖的声音说道，同时站了起来，开始拍打红色镶边袍子上的灰土，“苏珊·博恩斯原来是赫奇帕奇的继承人，而且她打开了失传已久的赫尔加·赫奇帕奇努力工作和练习的密室。”

“啊？”汉娜一边说，一边把自己摸了一遍，好像想确认一下她的全身各部分都还在，“我还以为那是斯普劳特教授编的故事，为了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苏珊真的是？”

慢慢地，赫敏感觉自己恢复了正常。毕竟，极度的恐怖只持续了不到三十秒，至少她有意识的时间只有这么久。“事实上，”赫敏小心地说道，她的大脑又开始工作了，“我相当确信那就是斯普劳特教授编的故事，《霍格沃茨：一段历史》上没提，我也没在其他任何地方见过——”

“她是个超级女巫！”特蕾西尖声嚷道，声音都破了，“她就是！她是那些人当中的一个！一直以来都是！”

“什么？”帕瓦蒂嚷道，转过身去看着特蕾西，“这也太荒唐——”

“原来如此！”拉文德说道，站了起来，开始兴奋地跳上跳下。“我早该想到的！”

“苏珊是什么？”赫敏问道。

“超级女巫！”特蕾西说道。

“你看，”拉文德飞速说道，“一直有这样的传说，有些孩子生来就是超人巫师，能施展别人都不会的法术，并且在霍格沃茨有一个秘密学校，只有他们才能看见，进去上课——”

“那些只是故事而已！”帕瓦蒂嚷道，“真实的生活不是这样的！我是说，当然了，我也看过那些书——”

“请稍等一下，”赫敏说道。也许她的反应确实有点变慢了。“你们在说，尽管你们已经拥有了上魔法学校的机会，你们还想再上超魔法学校？”

拉文德莫名其妙地看着她。“怎么？”拉文德说道，“谁不想拥有超魔力呢？那就像拥有神奇的宿命一样！那就意味着你是特别的！”

汉娜爬到了达芙妮身边，正在检查她有没有骨折；她听了之后点点头，抬起头来。“我真希望我是个超级女巫，”汉娜说道，然后，语气变得悲伤了一点，“但是我不相信真有这种事……你们到底看见苏珊做了什么？我的意思是，你们确定不是在被击昏以后看见了幻象？”

赫敏在听到这里的时候真的，真的无语了。

“哎呀，坏了，”特蕾西说道。这个斯莱特林的女孩飞快地转身看着走廊的入口，袍子随着她的动作飘飞起来。“哎呀，坏了！我们得快点离开这里！”

快走，不然苏珊就要带着一个会超级一忘皆空的人来了！”

“苏珊不会做这种事啦！”帕瓦蒂说道，“我的意思是，就算真有——”

“**这里怎么回事？**”随着一声尖细的怒吼，弗里维教授怒气冲冲地出现在这个融化了一部分的走廊，像一团压缩到快要爆炸的的纯学术怒气，帕德玛面色惨白，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

“出了什么事？”苏珊看着对面的女孩脱口而出，两人看起来一模一样，不过另一个女孩的袍子已经烧黑了，汗湿了。

“哦哦，这个问题问得好！”另一个苏珊·博恩斯一面说，一面飞快地脱掉借来的衣服的残骸。过了一会儿，这个女孩开始易容玛格斯，回到了她更习惯的尼法朵拉·唐克斯的形象。“抱歉但是我想不出来怎么解释，所以你还有三分钟时间决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就像达芙妮·格林格拉斯在事后有些尖刻地想到的那样，赫敏的智谋虽然能保证学院分被均等地从所有四个学院扣掉，但却有一个缺陷：**对劳动服务**无效。

他们全体同意对苏珊的神奇力量保密——连特蕾西都同意了，因为苏珊威胁说，如果她不同意就把她超级一忘皆空。然而不幸的是，她们在晚饭时间发现有人忘了把这个决定通知恶霸，以及苏珊·博恩斯把灵魂祭献给了可怕的禁忌力量，这力量现在就潜伏在她的身体当中，这就是为什么她们全体遭到了劳动服务的惩罚。

“赫敏？”在晚餐桌上，哈利·波特在她的身边说道，语气非常小心翼翼，“请别生气，如果你说不关我的事我也理解，但是我觉得这一切已经开始失去控制了。”

赫敏继续把碟子里的巧克力蛋糕碾成均匀的碎末。“没错，”赫敏说道，声音有些刺耳，“我向弗里维教授道歉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说我知道事态已经失控了，结果他大声吼我说：真的吗，格兰杰小姐？你真的知道吗？他的声音好大，我的耳朵都着火了。我是说我的耳朵真的着火了。弗里维教授只得把火扑灭。”

哈利用手扶着前额。“抱歉，”哈利一本正经地说道，“有时候我还是不太习惯这类事情。嗨，赫敏，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很小很天真，以为这世界是一个相对可以理解的地方？”

赫敏放下叉子，看了他一会儿。“你会不会有的时候希望自己是一个麻瓜，哈利？”

“啊？”哈利说，“呃，当然不会！我是说，即使我是个麻瓜，我大概也会有一天想要征服世——”赫敏看着他的表情让这个男孩赶快把没说完的词咽回了肚里，说道，“当然我指的是优化，你知道我真正的意思，赫敏！我的意思是，我的目标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但是和麻瓜的能力相比，很多用魔法来做要容易得多。如果你逻辑地思考的话，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来霍格沃茨上学的原因，而不是忽略这一切去学习纳米技术。”

赫敏完成了她的自制巧克力蛋糕酱，开始用胡萝卜蘸巧克力吃。

“你问这个做什么？”哈利说道，“你想回到麻瓜世界里去吗？”

“那倒不是，”赫敏一边吃胡萝卜和巧克力一边说道，“我只是，嗯，想起以前曾经梦想成为女巫，觉得有点奇怪……你小时候想要成为巫师吗？”

“那当然，”哈利马上答道，“我还想要通灵能力和超强力量和亚德曼合金强化骨骼⁴以及我自己的飞行城堡所以我有时候会很难过因为我不甘心只做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和宇航员。”

赫敏点了点头。“你知道吗，”她轻柔地说道，“我觉得在这里长大的

4 亚德曼合金强化骨骼：指《X战警》中金刚狼的骨骼。详见：<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75163/11120672.htm>

女巫和巫师没有真正认识到魔法的可贵……”

“哦，他们当然没有，”哈利说道，“这才是我们的优势。那不是很明显的吗？我是说，真的，我在走进对角巷五分钟以后就觉得那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了。”男孩的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好像不明白她怎么会去注意这么平常的事。

第七十四章 自我实现，冲突升级，第九部分

哈利向前走了一步，再一步，直到不安的感觉开始泛滥，一种精神上的躁动不宁。

他没有说话，没有抬起手敲门；这种泛滥的不安感会替他说的。

从关着的办公室门后传来一声低语，透过门传了出来，好像门根本不存在一样。

“现在不是我的答疑时间，”冷冷的低语声说道，“也没到我们会面的时间。扣你十个奇洛点，你该庆幸我没有扣掉更多。”

哈利保持着镇静。阿兹卡班的经历让他重新校准了情绪困扰的规模；丢掉一个学院分在从前是十分中的五分，现在差不多只有零点三了。哈利同样平静地说道，“你做过一个可验证的预测，而它被证伪了，教授。我只是想指出这一点。”

哈利转身离开的时候，听见身后的门打开了，他有些吃惊地转回身来。

奇洛教授向后靠在椅子上，头仰起来靠着椅背，面前飘浮着一张羊皮纸。防御术教授的双手软软地垂在桌子上，仿佛没有神经。他几乎是一具尸体，只有冰蓝色的眼睛还在移动，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地扫描。

羊皮纸消失了，迅速被另一张取代，速度之快就像那张纸只是闪烁了一下。

随后嘴唇也动了。“从这一点，”嘴唇低语道，“你有什么推断，波特先生？”

这景象令哈利感到不安，但他仍然用平稳的声音答道，“我的推断是，普通人并不总是无所作为，斯莱特林学院对赫敏·格兰杰的威胁比你认为的要大。”

嘴角微微地弯了一下。“所以你认为我对人性的判断是错误的。但这根本不是唯一的可能，孩子。你看到别的可能了吗？”

哈利皱起眉，盯着防御术教授。

“我厌倦了，”防御术教授低声说道，“你就站在那里，直到你自己想出来好了，不然你就走吧。”防御术教授的眼睛回到了羊皮纸上，继续上下扫描，好像哈利已经不复存在。

在六张羊皮纸以后，哈利终于明白了，大声说道，“你认为你的预测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还有其他因素的介入，而你的模型没有把这些因素包括进去。有某种原因让斯莱特林学院比你预料的更痛恨赫敏。就像当年天王星的轨迹计算出现了偏差，并不是因为牛顿力学定律出了问题，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海王星的存在——”¹

羊皮纸消失了，这一次没有被新的羊皮纸取代。那颗头从仰靠的姿势抬了起来，面对哈利，它发出的声音很安静，但是并非完全平板的语气。“我认为，孩子，”奇洛教授轻柔地说道，语气已经接近正常，“如果斯莱特林学院的所有人都那么恨她的话，我会注意到的。但是在那个学院里仍然有三个强大的战士甘愿冒着风险，以自己的利益为代价采取了行动，而不是无所作为。有什么力量能够驱动他们，或者令他们主动那样做呢？”防御术教授的眼睛闪烁着冰蓝色的光芒，和哈利的视线相遇了，“也许是一个在斯莱特林很有势力的幕后推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只手通过伤害这个女孩和她的追随者，能获得什么好处呢？”

“呃……”哈利说道，“那么这个人一定因为某种缘故感到了赫敏的威胁，或者可以通过伤害她来谋取名声？我想不出谁符合这个条件，但是我几乎不认识一年级以外的斯莱特林。”哈利也想到，因为一次稍微有些出乎意料的攻击就推断出幕后推手的存在，似乎证据不够，不足以支持这个先验概率很低的理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做出这个推断的人是奇洛教授……

防御术教授只是看着哈利，眼皮耷拉下来了一点，好像不耐烦了。

1 天王星轨迹计算出现的偏差，以及海王星的发现：<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48052867.html>

“而且没错，”哈利说道，“我**确定**幕后的指使人不是德拉科·马尔福。”

嘶嘶吐气的声音，仿佛一声叹息。“他是卢修斯·马尔福的儿子，按最严格的标准训练出来的。无论你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哪怕是那些他似乎没有防备，面具滑落时刻，让你以为看到了下面的真相；就连那些都可能是他故意给你看的面孔的一部分。”

除非德拉科的伪装包括成功地施展出守护神咒。不过哈利当然没这么说；他只是微微一笑，说道，“这么说来，你要不真的从来没有阅读过德拉科的思想，要不就只是希望让我这么想。”

一个停顿。一只手翻转过来，勾了勾指头。

哈利走进房间。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这可不是你该用人类的语言大声说出来的话，”奇洛教授轻柔地说道，“对马尔福家族的继承人摄神取念？要是卢修斯·马尔福听说了，会立刻派刺客来杀了我的。”

“他会**试试看**。”哈利说道。这原本应该赢得奇洛教授眼角的一丝笑意的，但是防御术教授的表情毫无变化。“不过，对不起。”

当防御术教授再次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又变成了冰冷的低语。“我想我是可以，该那个刺客倒霉。”他的头靠回椅子上，滚到了一边，眼睛不再看着哈利，“但是这些小小的游戏连现在都没法让我提起兴趣。如果再加上摄神取念的话，就根本不是一个游戏了。”

哈利几乎不知道说什么。他见过一两次奇洛教授愤怒的样子，可是这种情绪看上去更加空虚，哈利不知道应该对它说什么。奇洛教授，你在烦恼什么？他问不出口。

“你对什么**有兴趣**呢？”哈利在过了一会儿以后说道，他想到，比较安全的策略是把奇洛教授的注意力引向积极的一面。引用写感恩日记会增加幸福

度的实验结果恐怕不会有什么好下场。²

“我会告诉你我对什么没兴趣，”冰冷的声音低语道，“我对批改魔法部规定的论文没兴趣，波特先生。但是我已经担任了霍格沃茨防御术教授的职务，我会坚持到底。”又一张羊皮纸出现在奇洛教授的面前，他的眼睛开始扫描，“丽兹·贝尔卡在做出这件蠢事之前在我的军队里拥有相当高的职位。我会给她一个机会留下来，如果她向我坦白在幕后推动她的力量的话，我就不开除她。我会明确地告诉她撒谎的后果。我会允许自己观察她的表情。”

防御术教授的手指越过哈利，指向了办公室的门。

“但是不管你对人性的判断是否错误，”哈利说道，“或者不管斯莱特林学院是否有其他力量介入——无论如何，赫敏·格兰杰面临的危险比你的预测要大。上次是三个强大的战士，下次又会怎样——”

“她不要我的帮助，也不要你的帮助，”轻柔的声音冷冷地说道，“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觉得你的担心有趣了，波特先生。走吧。”

不知道什么缘故，虽然她们是平等的，而且她绝对不是负责人，但在这类情况下最先说话的总是赫敏。

在霍格沃茨的四张长桌上，正在吃早饭的四个学院的学生纷纷把目光投向了聚在一边的八位 S.P.H.E.W 成员。

弗立维教授正在教师桌前严厉地盯着她们所有人。赫敏没往那边看，但是她可以感到弗立维教授的目光就落在她的脖子后面。无比真实地感到。真是让人心里发毛。

“你为什么对特蕾西说你想和我们谈话，波特先生？”赫敏干脆地问道。

“奇洛教授昨晚把丽兹·贝尔卡从军队里开除了，”哈利·波特说道，“以及所有其他的防御术课外活动。你们有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格林格拉斯小

² 写感恩日记会增加幸福度的实验结果：http://en.wikipedia.org/wiki/Gratitude_journal

姐？帕德玛？”

哈利的视线在她们身上掠过，赫敏和帕德玛交换了一个迷惑的眼神，达芙妮摇了摇头。

“好吧，”哈利静静地说，“实际上我也没有期望你们知道。但是这意味着你们的处境很危险，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危险。”男孩挺起胸膛，盯着赫敏的眼睛，“我原本不想这么说，但是……我只是想建议把你们纳入我的保护范围之内。让大家都清楚，无论谁跟你们过不去，就是在跟大难不死的男孩过不去。”

“哈利！”赫敏尖锐地说道，“你明知我不希望——”

“她们当中也有我的朋友，赫敏，”哈利仍然紧盯着她，“这是她们的决定，不是你的。帕德玛？你对我说过，我没有因为之前的行为亏欠你，这是朋友才会说的话。”

赫敏移开视线，转头去看帕德玛，看见她摇了摇头。

“拉文德？”哈利问道，“你在我的军队里非常英勇，如果你愿意，我也会为你战斗。”

“谢谢你，将军！”拉文德清脆地说，“我是说，波特先生。但是不必了。我是一个女英雄，是格兰芬多，我可以为自己战斗。”

一个停顿。

“帕瓦蒂？”哈利说道，“苏珊？汉娜？达芙妮？我和你们不太熟，但是无论谁来问我，我都愿意向你们提供保护。”

四个女孩一个接一个地摇头。

这时赫敏意识到下面会发生什么了，可她完全无能为力。

“那么我忠诚的战士，混沌的特蕾西呢？”哈利·波特问道。

“真的吗？”特蕾西倒吸了一口气，对赫敏和其他女孩的怒目完全视而不见。特蕾西用双手艺术地掩住了脸颊，但是她其实并没有真的做到脸红，反正赫敏没看出来；她的棕色眼睛如果没有闪闪发亮的话，至少是睁得很大了。“你会吗？为了我？我是说——我是说，当然，绝对可以，混沌将军——”

就这样，哈利·波特在那天早上走向格兰芬多那一桌，随后又走向斯莱特林那一桌，对这两个学院的学生说，任何胆敢伤害特蕾西·戴维斯的人，无论她当时在做什么，都会，引号，明白混沌的真义，引号结束。

德拉科·马尔福花了好大的力气才克制住自己，没有用头反复去撞面前的吐司碟子。

这些霍格沃茨的恶霸并不是科学家。

但是德拉科知道，就连**他们**也会想要测试一下的。

女巫英雄平权促进协会没有宣布她们的决定，宣布似乎没什么好处。但是她们一致默默地决定暂停和恶霸战斗（或者就拉文德来说，是被其他七个女孩怒斥之后勉强同意的），至少要等到院长们看她们的目光不再那么严厉，高年级的学生不再把赫敏撞到墙上以后。

达芙妮对米里森说了，她们要休息一段时间。

所以在几天之后，达芙妮看着午饭时送来的字条，感到很纳闷。字条是用发抖的笔迹写的，几乎难以辨认，上面写道：

今天下午两点图书馆的楼梯顶上**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必须到场——米里森

达芙妮四处看了看，但是没有在大厅里看见米里森。

“你的线人送来的字条？”赫敏在达芙妮告诉她的时候说道，“奇怪

——我没有——”

“你没有什么？”达芙妮追问道，因为这个拉文克劳女孩话没说完就停住了。

阳光将军摇了摇头，说道，“听我说，达芙妮，我认为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这些消息是怎么来的，再决定去不去。你看上次发生的事，如果不是同谋的话，别人怎么可能知道那三个恶霸会在哪里呢？”

“我不能说——”达芙妮说道，“我的意思是，我不能透露什么，但是我知道消息的来源，也知道为什么别人也能知道。”

赫敏看了达芙妮一眼，有一瞬间，这个拉文克劳女孩的神气和麦格教授像得吓人。

“是吗，”赫敏说道，“那你知不知道苏珊是怎样忽然变成女超人的？”

达芙妮摇摇头，说道，“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接到消息让我们去哪里的话，每个人都必须去，这也许很重要。”达芙妮在试图改变预言，阻止苏珊到场之后，并没有亲眼看见苏珊变成了什么样子。但是她后来听说了，而达芙妮害怕……

她也许已经……

也许已经破坏了什么……

“是吗。”赫敏说道，又开始了她的麦格怒目。

仿佛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开始的，是谁发起的。如果你在事后调查，一字一句地往前追溯的话，你也许会发现那是一个巨大的循环。

佩利格里·德里克离开魔药学教室的时候，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海弥·艾斯多加在吃午饭的时候，有人对他说了悄悄话。

罗伯特·加格森三世在碟子下面发现了一张折起来的小纸条。

卡尔·斯洛泼听见两个高年级的格兰芬多交头接耳地谈论这件事，而且在经过他的时候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似乎没有人知道消息的源头，或者是谁最先开始传播的，但是消息里有一个地点，一个时间，以及颜色会是白色。

“你们每个人最好都完全搞清楚。”苏珊·博恩斯说道。这个赫奇帕奇的女孩，或者附在她身上的无论什么神奇力量，都懒得费心假装正常了。这个圆脸女孩坚定而自信地大步穿过走廊。“如果我们到了那里，结果只有一个恶霸的话，那么没问题，你们可以按平时的方式战斗。如果没有无辜的人遭遇危险的话，我的神秘超能力是不会触发的。但是如果有五个七年级的恶霸从壁橱里跳出来，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吗？没错，你们要**逃跑**，让我来和他们战斗。去找老师不是必须的，重要的是在我打开缺口的时候赶快**逃跑**。在这样的战斗里你们是**负担**。是我必须费心保护的**平民目标**。所以你们要尽快逃跑，**不许做任何英勇的事**，也不许**试图**帮助我，不然的话，等你们能从病床上下来的时候我会马上亲自过来，把你们重新**一屁股踢回去**。大家都清楚了吗？”

“清楚了，”大多数女孩颤声回答道，不过汉娜说的是，“清楚了，苏珊女王！”

“不要这么叫我，”苏珊抢白道，“而且**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布朗小姐！**我警告你，我有些朋友在写剧本，如果你做傻事的话，后世的人就会只记得你是**蠢得出奇的人质拉文德**。”

（赫敏开始担心除了哈利之外到底还有多少霍格沃茨的学生拥有神秘的黑暗面，还有如果她老是和这些人混在一起的话，会不会自己也长一个出来。）

“好的，博恩斯上尉。”拉文德用异常尊敬的口吻说道。她们沿着这条通向图书馆的近路拐了一个弯，来到一条宽阔的走廊，两边共有六扇双开门，

左右各三扇。“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有没有办法让我也成为一个超级女巫呢？”

“在六年级的时候去注册傲罗预备课程，”苏珊说道，“这是仅次于超级女巫的了。对了，还有如果有一个著名的傲罗提出带你暑期实习的话，不要去理会其他人的警告，比如他会给你带来可怕的影响或者你几乎一定会死之类的。”

拉文德飞快地点头。“知道了，知道了。”

（上一次实际上不在场的帕德玛开始用异常疑心的表情打量苏珊。）

这时苏珊忽然停住了，飞快地举起魔杖，说道，“**极致盔甲护身！**”

一股肾上腺素流过赫敏的身体，她飞快地拔出魔杖，转过身来——

但是透过包围着她们所有人的巨大蓝色光罩，她看不出哪里不对劲。

其他女孩也迅速地排成了战斗的队形，表情同样迷惑。

“抱歉！”苏珊说道，“抱歉，姑娘们。等我把这个地方检查一下。我刚才想起一个人，这让我想到我们所在的这个走廊有这么多扇门，是一个伏击的**绝佳地点**。”

片刻的静默。

“就是现在。”一个刺耳的男声说道，声音里带着嗡嗡的回响，模糊到无法分辨身份。

所有的六扇双开门齐齐打开了。

身着白袍的人沉默地列队前进，白色的袍子盖住了一切，没有学院的标志，兜帽上垂下的白布盖住了脸。他们一直向外涌，向外涌，把宽敞的走廊挤满了，人多得一时数不过来。大概不到五十个。肯定超过三十个。每个人的身周都环绕着蓝色的光罩。

苏珊骂了一句**极度难听的话**，实在太难听了，如果换成其他任何时间，

赫敏原本都会注意到的。

“那个字条！”达芙妮忽然惊叫起来，“那不是从——”

“米里森·伯斯德？”嗡嗡作响的声音说道，“不，不是她写的。你看，格林格拉斯小姐，如果同一个女孩每逢你们和恶霸战斗的日子就寄出一封斯莱特林信件的话，很快就会有人注意到的。等和你们算过账以后，我们就找她谈一谈。”

“苏珊小姐，”汉娜的声音开始发颤，“你的超能力能不能——”

很多手举起了魔杖。一阵耀眼的绿光，一波大规模的破盾魔咒结束之后，她们周围的蓝色护盾消失了，苏珊跪在地上，用手捧着头。

走廊的两头升起了深黑色的屏障。赫敏视线所及的双开门里都是废弃不用的教室，完全的死路。

“不，”嗡嗡作响的男声说道，“她不能。如果你们还没注意到的话，你们已经触怒了很多，而这次我们决不准备输了。好了，所有人，准备开火。”

四周的那些魔杖再次瞄准，瞄的位置很低，以确保在没打中的情况下，她们的敌人也不会互相误伤。

这时另一个同样嗡嗡作响的男性声音忽然说道，“人形显身！”

转眼间，另一波大规模的破盾魔咒和恶咒爆发了，条件反射地对着忽然出现的身影开了火，粉碎了几乎是立刻开始形成的护盾——

然后，当这个身影倒在地上时，一片震惊的沉默。

“斯内普教授？”第二个声音说道，“幕后的主使人是他？”

昏迷不醒地倒在石头地板上的人正是霍格沃茨的魔药学教授，他的脏兮兮的袍子最后颤抖了一下，不动了；落在地上的手伸开着，魔杖慢慢地滚了开去。

“不是，”第一个男声答道，不像方才那么确定了，但是随即又振作起来，

“不，这不可能。他一定是听到了我们互相传话，所以跟过来保证这次不会再有人搞砸了。我们会在事后把他弄醒，向他道歉，他会把这些小孩一忘皆空，让她们忘记这件事，他是教授所以他可以这么做。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确认一下现在真的没有别人了。真理之眼！”

在那之后，恶霸们又施展了起码整整两打魔咒，但是再没有其他的隐形人出现。其中的一个魔咒尤其令赫敏的心沉了下去；她认出这是写在终极隐身衣的说明里的一个魔咒，不能令隐身衣显现，但是可以指出它或者其他的一些魔法宝物是否就在附近。

“姑娘们？”苏珊悄声说道。她慢慢站起身，但是赫敏可以看到她的四肢在摇晃发抖，“姑娘们，我为刚才说的话感到抱歉。如果你们有什么聪明勇敢的点子的话，现在不妨试一试。”

“哦，对了，”特蕾西·戴维斯说道，声音在发抖，“我差点忘了。”这个斯莱特林的女孩提高了声音，说话了。

“嗨，你们大家！”特蕾西用发抖的声音尖声喊道。“嗨，你们准备也伤害我吗？”

“是的，没错，”领头的人用嗡嗡作响的声音说道，“我们是有这个打算。”

“你们知道，我受到了哈利·波特的保护！任何试图伤害我的人都会明白混沌的真义！所以你们会放我走吗？”她的语气应该带着挑衅才对，但是听起来只是很害怕。

一个停顿。有几件袍子的兜帽转过脸，面对面地互相商量了一下，又转回来面对这些女孩。

“呃……”嗡嗡作响的男声答道，“呃……不会。”

特蕾西·戴维斯把魔杖放回到袍子里。

缓慢地，刻意地，她把右手高高举到空中，拇指和食指按在了一起。

“请便。”那个声音说道。

特蕾西·戴维斯打了个响指。

长长的，可怕的停顿。

什么也没有发生。

“啊，好吧。”那个声音说道——

特蕾西的声音更高，抖得更厉害了，“阿卡斯拉，我已被净化了。”³她的手抬得更高了，第二次打了个响指。

无名的寒冷在这时浸透了赫敏的脊髓，她感到一阵恐惧和迷惑的颤抖，脚下的大地似乎倾斜了，威胁要让她滑到下面的黑暗中去。

“她在做什——”一个嗡嗡作响的女声说道。

特蕾西的脸色雪白，表情因为害怕扭曲了，可是嘴唇仍在移动，她尖声吟诵道，“玛布拉，布拉霍林，玛布拉……”⁴

封闭的走廊里似乎吹起了一阵寒风，黑暗的呼吸吹拂着他们的脸颊，冰冷地触碰着他们的双手。

“我数到三，一起向她开火！”带头的声音喊道，“一，二，三！”大约四十个声音怒吼出了咒语，耀目的魔咒闪电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同心圆，把宽敞的走廊照得比太阳还亮——

——就在这些闪电击中又消失之前的瞬间，一个暗红色的八边形出现在空中，护住了这些女孩，⁵随即又消失了。

赫敏看见了，她看见了但是仍然无法想象；她无法想象什么护盾魔咒可

3 阿卡斯拉，我已被净化了：出自美剧《吸血鬼猎人巴菲》(<http://zh.wikipedia.org/wiki/吸血鬼猎人巴菲>)，是唤醒沉睡的魔鬼阿卡斯拉(<http://buffy.wikia.com/wiki/Acatla>)的咒语的一部分。

4 夏夫，达夫，麻籽，麻夫等等：出自苏斯博士的儿童读物《巴塞洛缪和欧波力客》，是让天气变化，下起欧波力客（一种黏糊糊的绿色雨点）的咒语：http://en.wikipedia.org/wiki/Bartholomew_and_the_Oobleck

5 暗红色的八边形：出自于《新福音战士》中的 AT 力场：<http://baike.baidu.com/view/1295593.htm>

以如此强大，能够抵挡整整一个军队。

特蕾西的声音仍在吟唱，现在音量更大了，更自信了，她的脸皱成了一团，好像在仔细回忆精确的字句。

“夏夫，达夫，麻籽，麻夫。

菲斯塔，维斯塔，米斯塔-卡夫。”⁶

现在所有在场的人都感觉到了，女英雄也好，恶霸也好，黑暗的意志正在向他们压下来，空气里有一种刺痛的感觉，有什么东西正在越变越强，越变越强。白袍人身周所有的蓝色光罩，所有的护盾法术，没有触碰到任何可见的恶咒就消失了。更多的光芒亮起，有人在绝望地继续施展法术，但是它们都像碰到了水的烛火一样在半空熄灭了。

走廊两头的黑色屏障在越来越大的压力下烟消雾散，但是烟雾散去以后，显出两边的出口已经被封住，堵住出口的深色金属砖墙上面污迹斑斑，好像是血；这时特蕾西吟诵道，“利玛查德，雷蒙，利玛查德”⁷，可怕的蓝光开始透过金属砖墙下面和中间的砖缝照进来；六扇双开门同时轰然关闭，吓坏了的白袍恶霸们开始嚎哭着打门。

这时特蕾西的手劈向左侧，喊道，“恐虐！”然后她的手指向下方，喊道“色孽！”，上方，“纳垢！”，然后，右边，“奸奇！”⁸

特蕾西停顿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这时赫敏终于又能说话了，叫了起来，“停下来！特蕾西，停下来！”

6 玛布拉，布拉霍林，玛布拉：出自奇幻小说《迪尔文许，被诅咒下地狱的人》，足以毁灭整个城市的咒语：http://en.wikipedia.org/wiki/Dilvish_the_Damned

7 利玛查德，雷蒙，利玛查德：出自恐怖小说《利玛查德之盒》（http://en.wikipedia.org/wiki/Lemarchand's_box）。利玛查德之盒是一种拼图盒，解开了之后可以作为一道门或者打开门的钥匙，接通另一个位面。最著名的利玛查德之盒名叫雷蒙设定，很多人认为它通向的位面是亚伯拉罕诸教中的地狱（<https://zh.wikipedia.org/zh/%E4%BA%9E%E4%BC%AF%E6%8B%89%E7%BD%95%E8%AB%B8%E6%95%99>）。

8 恐虐，色孽，纳垢，奸奇：即时战略游戏《战锤 40000：破晓之战 II- 混沌再起》当中的四位混沌之神，分别是：恐虐：嗜血，战争，死亡，鲜血，颅骨之神；色孽：欲望，欢愉和富余之神；纳垢：瘟疫，绝望，疾病和死亡之神；奸奇：改变，命运，变异，希望，和知识之神。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B0%E9%8E%9A40000%E6%BC%9A%E7%A0%B4%E6%9B%89%E4%B9%8B%E6%88%B0%E6%B8%BE%E6%B2%8C%E5%86%8D%E8%B5%B7>

但是特蕾西的脸上露出奇怪和狂野的笑容。她的手举得更高了，打了第三次响指；当她再次说话的时候，她的尖尖的小女孩的声音出现了一个回响，像有一个低音合唱团在和她一起吟唱。

“黑暗尽处的黑暗，比最深的漆黑还黑。

埋葬在时间的洪流之下……⁹

从黑暗到黑暗，你的声音在虚空中回荡，¹⁰

未曾一次败退，未曾被人理解。”¹¹

“你在干什么？”帕瓦蒂尖叫起来，这个格兰芬多的女孩伸出一只手，似乎想把这个斯莱特林拉下来，因为她开始往天上飘去；这时达芙妮和苏珊一起拉住了帕瓦蒂的胳膊，达芙妮喊道，“不行，我们不知道如果这个仪式被打断了会发生什么！”

“但是如果完成了会发生什么？”赫敏尖叫起来，她从来没有这样接近大脑完全短路的状态。

苏珊的脸变得像粉笔一样白，她喃喃低语道，“抱歉，疯眼……”

特蕾西继续吟唱，她的身体离开了地面，越飘越高，黑发在冷风中疯狂地飘舞。

“你知道那道门，身为那道门，是那道门的守卫和钥匙：

我命你为他打开通道，让他的力量呈现在我面前！”¹²

过道里陷入了完全的黑暗和寂静，只能看见特蕾西，听见她的吟唱，就

9 出自《秀逗魔导师》：<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80%E9%80%697%E9%AD%94%E5%B0%8E%E5%A3%AB>

10 《龙枪》系列小说中的咒语：<http://zh.wikipedia.org/wiki/龙枪系列小说>

11 《Fate/Stay Night》中无限剑制的发动咒语：http://en.wikipedia.org/wiki/Fate/stay_night

12 你知道那道门，身为那道门，是那道门的守卫和钥匙：指克苏鲁神话中强大的外神犹格·索托斯，又称钥匙和门，一生万物，万物归一者，虚空之扉和超越者。详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犹格·索托斯>

像整个宇宙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她，以及不知从哪里来的照亮她的绿光。

发光的女孩最后一次抬起手，以一种可怕的凝重，把拇指和食指按在了一起。

在黑暗中，赫敏看着特蕾西的脸，发现这个斯莱特林女孩的眼睛变成了和哈利·波特一模一样的绿色。

“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雅瑞斯！”

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雅瑞斯！”

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雅瑞斯！”¹³

如同雷鸣般的打响指的声音，然后——

哈利选择了一个相当放松的姿势，坐在一张矮椅上，面对着霍格沃茨校长的巨大的办公桌：他翘着二郎腿，胳膊随意地向两侧舒展着。哈利努力让自己不去注意周围仪器发出的声音，但是从他正后方传来的那个声音听起来就像一只猫头鹰被放进碎木机之后的惨叫，实在很难忽略。

“哈利。”年老的巫师在办公桌后说道，苍老的声音非常平稳，蓝色的眼睛在发亮的半月形眼镜后面注视着哈利。邓布利多校长穿着午夜深紫色的袍子，不是正式的黑色，但是根据巫师界的着装传统，这样的颜色已经相当深，几乎可以代表致命的严肃。“这件事……是你的手笔吗？”

“我无法否认其中有我的影响。”哈利答道。

年老的巫师摘下了眼镜，向前倾身直接瞪着哈利，蓝色的眼睛对上了绿色的眼睛。“我来问你一个问题，”校长静静地说道，“你觉得你今天做的事——合适吗？”

“他们是恶霸，来到这个走廊的直接目的是伤害赫敏·格兰杰和其他七

13 出自《阴间大法师》：<http://zh.wikipedia.org/wiki/阴间大法师>

个一年级的孩子，”哈利平稳地说道，“如果我的年龄不够小，不能免于道德评判的话，那么他们也不能。不，校长，他们罪不致死。但是他们确实活该被扒光了粘到天花板上。”

老巫师把眼镜又戴上了。哈利第一次看见校长似乎无语以对了。“请梅林本人为我作证，”邓布利多说道，“我完全不知道应该对此做何反应。”

“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哈利说道。他想用口哨吹起一首欢乐的曲子，但是很可惜，他一直没学会如何稳定地吹口哨。

“我不必问你谁要负直接的责任，”校长说道，“在霍格沃茨只有三位巫师可能有这样的实力。我本人没有这么做。西弗勒斯向我保证他没有介入。而第三个人……”校长有些沮丧地摇了摇头。“你把隐身衣借给了防御术教授，哈利。我不认为这是明智的。在逃过了普通魔咒的检测之后，他肯定已经知道这是一件死亡圣器——如果他没有在碰到它的第一刻就意识到的话。”

“奇洛教授已经推断出我有一件隐身衣，”哈利说道，“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恐怕也已经猜到了那是一件死亡圣器。但是在这件事里面，校长，奇洛教授不过是盖住了脸的白袍人之一而已。”

又一个停顿。

“太巧妙了。”校长说道。他靠回王座，叹了口气。“我已经和防御术教授谈过了。实际上，就在和你谈话之前。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对他说，霍格沃茨的政策不允许用这种方式处理违反走廊纪律的行为，而且我认为作为一个霍格沃茨的教授，他的所作所为很不合适。”

“那么奇洛教授怎么说？”哈利问道，觉得霍格沃茨执行走廊纪律的当前政策很不怎么样。

校长露出认命的表情。“他说：解雇我啊。”

哈利好容易忍住了没有大声欢呼。

校长皱起眉。“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做，哈利？”

“因为奇洛教授不喜欢学校里的恶霸，而我很有礼貌地请他帮忙。”哈利说道。而且他觉得无聊，我想这也许能让他开开心。“要不就是这个原因，要不这就是什么深不可测的阴谋的一部分。”

校长从办公桌后面站起身来，开始在放着分院帽和红拖鞋的衣帽架前来回踱步。“哈利，你难道不觉得这一切变得有点……”

“太赞了？”哈利建议道。

“还是完完全全地失控了比较确切，”邓布利多说道，“我都不知道这个学校的整个历史上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刻，当一切变得如此，如此……我找不到恰当的词，哈利，因为情况从来没有变成现在这样，所以从来没有人需要为此发明一个词。”

如果不是因为偷笑得厉害以至于说不出话来，哈利也许会试着发明一些词来表达他感到了多么深刻的赞美。

校长看着他的表情越来越凝重。“哈利，你**到底**明不明白我为什么认为这些事件令人忧虑？”

“说实话吗？”哈利说道，“不，我不明白。我的意思是，麦格教授自然会对任何打破霍格沃茨单调沉闷的校园生活的事件表示反对。但是麦格教授也不会放火烧死一只鸡。”

邓布利多布满皱纹的脸上忧色更深了。“哈利，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校长静静地说，“这个走廊里发生了一场全面的战争！”

“校长，”哈利说道，小心地保持着尊敬的语气，“这场战争不是奇洛教授和我选择的。是恶霸们选择的。**我们**只是选择了让光明的一方胜利。我知道道德的分界有的时候不太确定，但是在今天的情况里，恶棍和女英雄之间的分界线有二十米那么高，燃烧着白色的火焰。我们的介入也许有点奇怪，但是**决不是邪恶的——**”

邓布利多走向自己的座位，扑通一声坐进舒适的王座，用双手捂住了脸。

“我搞错了什么吗？”哈利问道，“我还以为你会在私下站在我们这边，校长。这是格兰芬多会做的事。韦斯莱家的双胞胎会赞成的，福克斯会赞成的——”哈利瞥了一眼福克斯平日栖身的金色平台，但是那里是空的；也许凤凰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也许校长没有邀请它来参加今天的会议。

“这，”校长用苍老，疲惫和有些闷闷的语气说道，“正是问题所在，哈利。勇敢的小英雄不能负责管理学校，这是有原因的。”

“好吧，”哈利说道，掩饰不住声音里的疑心，“我这次又搞错了什么？”

年老的巫师抬起头来，他的表情现在很庄严，而且平静一些了。“听我说，哈利，”邓布利多说道，“好好听我说；因为所有行使力量的人迟早都要学习这一点。这个世上的有些事确实是简单的。如果你捡起一块石头扔在地上，地球不会因此变得更重，星星也不会改变轨迹。我这么说，哈利，是想让你知道，当我告诉你世上除了简单的事以外还有复杂的事的时候，并不是在故作聪明。强大的魔法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在施展魔法的人身上留下痕迹，而简单的魔咒则**不会**。对这些魔法必须慎重，要考虑后果，要花一些时间衡量它们留下的痕迹的意义。然而我所知的世上最深奥的魔法也没有哪怕最简单的灵魂那么复杂。**人**，哈利，人的所作所为和经历的事总会在他们的身上留下痕迹。那么，你是否明白了为什么懂得‘这就是英雄和坏人的分界！’并不足以证明你做的事是对的？”

“校长，”哈利平稳地说道，“这并不是我随意做出的决定。不，我并不精确地知道这件事对每一个在场的恶霸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我总是等到拥有完美的信息以后才行动的话，我就什么也做不成了。说到比如佩利格里·德里克未来的心理发育，殴打八个一年级的小姑娘对他恐怕不会有什么好处。而且悄悄地尽快阻止他们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只会下次再试；必须让他们明白有值得害怕的保护力量。”哈利的声音仍然平稳，“但是当然，**我的确是个好人**，所以我不想对他们造成永久的伤害，甚至不想把他们弄痛；但是惩罚的力度必须足够让那些想要再犯的人考虑到后果。所以，在用有限的理智尽力衡量了各种可能的结果之后，我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把这些恶霸扒光了粘在天花板上。”

年轻的主角直接迎向了老巫师的视线，绿色的眸子寸步不让地和眼镜后面的蓝眼睛交锋。

而且因为我不在场，没有亲自动手，所以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按照霍格沃茨的校规合法地处罚我；真正动手的人只有奇洛教授，而他是不会被解雇的。而且打破校规来惩罚我不明智的，我是你正在培养来和伏地魔战斗的主角……这一次哈利在向奇洛教授提议之前，确实事先考虑了各方面的后果；只此一次，防御术教授没有叫他傻瓜，而是慢慢地露出了笑容，然后开始哈哈大笑。

“我理解你的意图，哈利，”年老的巫师说道，“你认为你给了霍格沃茨的恶霸一个教训。但是如果佩利格里·德里克能够吸取这个教训的话，他就不是佩利格里·德里克了。你的所作所为只会进一步激怒他——这不公平，这不正确，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年老的巫师闭上了眼睛，似乎感到一阵痛苦，随后又睁开了，“哈利，任何一个英雄都必须学到这个最痛苦的真相，正义不能，不应该，绝对不可以赢得每一场战斗。这一切始于格兰杰小姐和三个高年級的敌人作战，并且取得了胜利。如果她为此感到满足的话，她的行为的回响就会慢慢消失。但是不然，她和她的同学联合起来，举起魔杖，公开向佩利格里·德里克和他的同类挑战；而他的同类别无选择，只得举起魔杖作为回答。于是海弥·艾斯多加去伤害她了，在自然的情况下，他原本会胜过她；那原本会是悲伤的一天，但是一切也就会结束了。八个一年级的女巫拥有的魔法加在一起也不可能打败这样的敌人。但是你无法接受这一点，哈利，你不肯让格兰杰小姐吸取她自己的教训；所以你让防御术教授隐身去照看她们，在达芙妮·格林格拉斯攻击艾斯多加的时候刺穿了他的护甲——”

什么？哈利想道。

年老的巫师继续说道，“每次你插手以后，哈利，矛盾都在进一步激化。很快，格兰杰小姐已经在面对罗伯特·加格森本人，一个食死徒的儿子，身边还有两个强大的助手。如果格兰杰小姐输掉那场战斗的话，对她来说确实会非常痛苦。但是在你的意志和奎里纳斯的行动下，她仍然赢了，而这一次你们的介入表现得更加明显。”

哈利仍然觉得难以想象，防御术教授会去隐身守护 S.P.H.E.W.，好让女英雄们不致受伤。

“就这样，”老巫师总结道，“事态发展到了今天，哈利，四十四个学生去攻击八个一年级的女巫。这是一场走廊里的全面战争！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本意，但是你必须承担一部分责任。这样的事情在你来上学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在霍格沃茨呆了这么多年，无论作为学生还是教授都没见过这种事情。”

“谢谢夸奖，”哈利平稳地说，“但是我认为奇洛教授应该得到比我更多的称赞。”

蓝色的眼睛睁大了。“哈利……”

“这些恶霸早在今年以前就在欺负人了，”哈利说道，他尽量控制自己，但是声音仍然忍不住提高了，“但是似乎没有人对学生们说过他们可以回击。我知道忽略一场双方的对抗很难，不像忽略无助的受害者被恶咒伤害或者几乎被推出窗户那么容易，但那并不是更糟，不是吗？我但愿自己读过更多戈德里克·格兰芬多的著作，好引用他的话，里面一定会有这方面的内容的。正面的交锋也许比受害人的默默忍受更引人注目，让人更难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最终的结果会更好——”

“不，不是这样，”邓布利多说道，“不是这样的，哈利。一直和黑暗战斗，永远不让邪恶得逞——那不是英雄主义，只是骄傲自大而已。连戈德里克·格兰芬多都不认为所有战争都是值得的，虽然他一辈子都在从一场战斗走向另一场战斗。”老巫师的声音更安静了，“事实是，哈利，你说的话——并不是邪恶的。不，并不邪恶，可是它们把我吓到了。你在将来也许会拥有强大的魔法力量，对其他的巫师拥有巨大的影响。如果，在那一天来临的时候，你仍然认为永远不能让邪恶得逞——”校长的声音里流露出一丝真正的忧虑，“这个世界比霍格沃茨建成的年代更加脆弱；我怕它无法承受另一个戈德里克·格兰芬多的怒火了。而他都不像你那么容易发怒。”老巫师摇了摇头，“你太好斗了，哈利。实在太好斗了，霍格沃茨已经因为你变成了一个更加暴力的地方。”

“好吧，”哈利字斟句酌地小心说道，“我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有所帮助，但是我认为你对于我的本质有一些误解。我也不喜欢真正的战斗。那很可怕，很暴力，也许会有人受伤。但是我今天没有战斗，校长。”

校长皱起眉。“你让防御术教授代你去——”

“奇洛教授也没有战斗，”哈利平静地说道，“那里没有人强到可以和他战斗。今天发生的并不是战斗，而是胜利。”

老巫师沉默了一会儿以后才说话。“随你怎么说吧，”校长说道，“但是所有这些争端必须结束了。我能感到空气里的紧张气氛，每次冲突之后都在加剧。这一切必须结束了，马上彻底地结束；而你决不能妨碍它的结束。”

年老的巫师指了指办公室的橡木大门，哈利从那里离开了。

哈利从巨大的灰色石像鬼让出的通道走出来，看到奇洛教授仍然歪在走廊的石墙边，忍不住吃了一惊；他的位置和哈利上楼去校长办公室时一模一样，嘴巴张着，一条粗粗的口水流了下来，沾在他的教授袍子上。

哈利等了一会儿，但是歪在墙上的男人没有站起身；在漫长而尴尬的几秒钟以后，哈利开始沿着走廊继续向前走。

“波特先生？”转过两个弯以后，哈利的身后传来一声轻柔的呼唤；声音很安静，奇异地穿过走廊传到了他的耳边。

哈利返回的时候，发现奇洛教授仍然歪在墙上，但是那双浅色的眼珠正盯着他，目光里充满了敏锐的智慧。

我很抱歉让你这样精疲力尽——

哈利无法说出这句话。他已经注意到奇洛教授消耗的精力和之后必须用于“休息”的时间的关联。但是哈利原本以为，如果这样的努力过于痛苦或者有害的话，奇洛教授自然会拒绝。现在哈利在疑惑这个推断到底对不对，以及

如果错了的话，该如何道歉……

防御术教授用安静的声音说话了，身体的其余部分仍然一动不动。“你和校长的会面怎么样，波特先生？”

“我不清楚，”哈利说道，“和我的预期不一样。他似乎认为光明应该常常输掉，远远超过了我认为明智的限度。而且我不确定他理解了努力战斗和努力去赢的区别。实际上，这就解释了很多事情……”哈利没读过多少巫师战争史，但是从他读到的看来，好人似乎已经很清楚最凶恶的食死徒是哪些人，却没有在五分钟之内用猫头鹰给每个人寄一枚手榴弹。

苍白的唇间逸出了一个非常轻柔的笑声。“邓布利多不懂胜利的快乐，就像他不懂这个游戏的快乐。告诉我，波特先生。你提议这个小小的计划，是故意想要排解我的烦闷吗？”

“那是我众多的动机之一。”哈利说道，因为有直觉警告他，不能简单地回答“是的”。

“你知道吗，”防御术教授用沉思的语气轻柔地说道，“曾经有人试图缓解我的黑暗情绪，也曾有人在事实上让我开了心，但是有意这么做还成功的人，你还是第一个？”防御术教授用一个奇怪的动作从墙边站了起来，似乎同时借助了魔法和肌肉的力量；然后防御术教授看也没看哈利一眼就走开了，只是勾了勾手指，示意他跟上来。

“我尤其欣赏你为戴维斯小姐创作的咒文，”在他们走了一小段路以后，奇洛教授说道，“但是在交给她背诵之前，还是先向我咨询一下比较妥当。”防御术教授的一只手伸进袍子，取出魔杖，在空中做了一个小小的动作，令霍格沃茨城堡远处的所有声音都静了下来，“请你诚实地告诉我，波特先生，你是不是以某种方式对黑暗魔法仪式的理论有了一些了解？这和承认意图施展黑暗魔法仪式是不同的；很多巫师都了解这些仪式的原理。”

“没有……”哈利慢慢答道。不久以前，他决定不偷偷溜到霍格沃茨图书馆的禁书区里去，理由和他一年前决定不去查怎么利用普通的日用品制造炸

药相同。哈利为自己感到自豪，他拥有的常识至少比大家以为他有的要多。

“哦？”奇洛教授说道。这个男人的走路的姿势现在正常些了，嘴角弯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噢，这么说的话，也许你在这个领域里拥有特别的天赋。”

“啊，好吧，”哈利疲惫地说，“我想苏斯博士对黑暗魔法仪式也有特别的天赋，因为夏夫，达夫，麻子，麻夫那部分是从一本名叫《巴塞洛缪与欧波力客》的儿童读物里抄来的——”

“不，不是那部分，”奇洛教授说道，声音大了一些，带了一些平时讲课的语气，“一个普通的魔咒，波特先生，只需说出特定的字句，用魔杖做出准确的动作，耗费一些法力就能施展。如果魔法足够高效和灵验的话，这种方式甚至可以用来发动强大的法术。然而那些最伟大的魔法，光凭言语不足以建立它们的结构。你必须采取特定的行动，做出重大的选择。同样的，这类魔法也不能通过暂时消耗法力来驱动；魔法仪式需要永久的祭献。这种更伟大的法术的力量，和普通的魔咒相比就像白天和黑夜之间的差别。但是很多魔法仪式——实际上，大多数魔法仪式——碰巧都需要至少一种可能令人反感的祭献。所以整个魔法仪式的领域，虽然包括了所有最前沿，最有趣的魔法，却被普遍认为黑暗的。当然，也有少数出于传统的例外。”奇洛教授的声音带上了一丝嘲讽的意味，“牢不可破的誓言对某些富有的家族来说太实用了，不可能真正禁止——虽然在有生之年束缚住一个人的意志确实是残忍和可怕的行为，比巫师们设法避开的很多较弱的魔法仪式都要吓人。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也许会下结论说，选择禁止哪些魔法仪式与其说是出于道德，不如说是出于习惯。但是我跑题了……”奇洛教授咳了一声，清了清喉咙，“牢不可破的誓言需要三方的参与，以及三样祭献。接受牢不可破的誓言的一方原本可以信任发誓的一方，却选择了要求对方发出誓言，他们祭献了原本可能的信任。发出牢不可破的誓言的一方原本可以自由地选择去做誓言让他们去做的事，他们祭献了选择的能力。而第三位巫师，誓言的见证人，则永久地祭献了他的一小部分法力，用于永远维护这个誓言。”

“啊，”哈利说道，“我曾经疑惑过这个法术为什么没有被广泛使用，

每当两个人无法互相信任的时候……但是……为什么巫师不在临死之前收费见证牢不可破的誓言，用这种方式给他们的孩子多留些遗产呢——”

“因为他们愚蠢，”奇洛教授说道，“人类如果有这么高的见识的话，上百种有用的魔法仪式都可以举行；我可以一口气不停地说出二十种。但是无论如何，波特先生，这些魔法仪式的特点是——无论你是否把它们称为黑暗魔法仪式——它们的设计都是为了让魔法灵验，而不是为了在举行的时候让人印象深刻。我想，那些比较强大的魔法仪式往往需要更可怕的祭献。但是即使如此，我所知的最可怕的魔法仪式也只需要一根绞死过一个男人的绳子，和一柄刺死过一个女人的剑；这个魔法仪式号称可以召唤死神¹⁴——但是我不知道那具体是什么意思，也不感兴趣，因为据说把死神送走的反咒已经失传了。我见过的最可怕的咒文也及不上你为戴维斯小姐写的咒文的百分之一。那些对黑暗魔法仪式稍有了解的恶霸——我确定是有的——一定被吓到无法言喻了。如果一个真正的魔法仪式有这么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波特先生，它会融化地球。”

“呃。”哈利说道。

奇洛教授的嘴角弯得更高了。“啊，但是真正好笑的地方还是这里。你看，波特先生，所有魔法仪式的咒文都必须说明要祭献什么，从而获得什么。在你让戴维斯小姐吟唱的咒文当中，首先提到了黑暗尽处的黑暗，埋葬在时间的洪流下面，知道那道门，身为那道门。接着提到的第二件事是，波特先生，你本人的出现。而在魔法仪式的每一个元素当中，都必须先说明要祭献什么，然后再说明祭献的用途。”

“我……明白了，”哈利说道，跟在奇洛教授身后穿过霍格沃茨的走廊，走向防御术教授的办公室，“所以我的咒语，如果按我写的那种方式，就意味着外神，犹格·索托斯——”

“在这个仪式里被永远地牺牲掉了，为了换取你暂时的出现，”奇洛教授说道，“我想明天我们读报的时候就会知道有没有人把这件事当了真，这个世界的所有魔法国家会不会联合起来，封锁你对我们现实的入侵。”

14 美国科幻/玄幻小说家劳伦斯·瓦特·伊万斯所著玄幻小说中的死亡咒语：http://ethshar.wikia.com/wiki/Seething_Death

他们继续向前走，防御术教授开始轻声发笑，奇怪的低沉的笑声。

两人都没有再说话，直到他们走到防御术教授的办公室门前，然后这个男人站住了，把手放在了门把上。

“很奇怪。”奇洛教授用轻柔到几不可闻的声音说道，这个男人没有看着哈利，哈利只能看见他的后背。“非常奇怪……我曾经愿意牺牲我的惯用手的一根手指，换来像今天这样整治霍格沃茨的恶霸。让他们像害怕现在的你一样害怕我，让所有的学生都敬重我，让很多人倾慕我，为此我曾经宁可付出我的手指。你拥有我当时渴望的一切。所有我对于人性的理解都在说我应该恨你。但是我并没有。真的很奇怪。”

这原本应该是感人的一幕，但是哈利只感到脊髓一阵发凉，就像他是大海里的一条小鱼，而一头大白鲨刚刚打量了他一番，在一阵明显的犹豫不决之后，决定不吃他。

这个男人打开通向防御术教授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消失了。

余波：

达芙妮的斯莱特林同学看着她的样子就像……就像他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看她才好。

那些格兰芬多看着她的样子就像他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看她才好。

达芙妮·格林格拉斯无所畏惧地大步走进魔药学教室，浑身上下洋溢着高贵和最古老的家族飞扬跋扈的尊贵气息。在她的心里，她的感受和其他人可能没什么分别。

当什么？发生的时候，自从什么？已经两小时了，而达芙妮的头脑仍然在问：什么？什么？什么？

教室里很安静，大家都在等着斯内普教授进来。拉文德和帕瓦蒂坐在一群格兰芬多的学生附近，被沉默的凝视包围着。她俩正在利用课前时间互相检查作业，没人上前帮忙，也没人和她们说话。达芙妮曾经断定没有任何事能令拉文德烦恼，但是连她都显得没精打采了。

达芙妮在桌前坐下来，从书包里拿出《魔法药剂与药水》，开始检查自己的作业，尽量显得若无其事。大家在盯着她看，沉默地盯着——

倒吸凉气的声音在整个教室里漫延。女孩们和男孩们都在退缩，倒向远离门口的方向，就像被风吹过的麦浪。

特蕾西·戴维斯站在门口，裹着一件破破烂烂的黑色斗篷，罩在霍格沃茨的制服上面。

特蕾西慢慢地走进教室，每一步都在微微摇晃，仿佛在试图漂移。她在平时常坐的那张桌前坐下了，恰好就在达芙妮的旁边。

特蕾西的头慢慢转了过来，瞪着达芙妮。

“怎么样？”这个斯莱特林的女孩用一种阴森森的语气低声说道，“我跟你说过，我会比她先得到他。”

“什么？”达芙妮脱口而出，然后立刻希望自己不曾开口。

“我抢在格兰杰前面得到了哈利·波特。”特蕾西的声音仍然很低，可是她的双眼绽放着胜利的光芒，“你看，达芙妮，波特将军对女孩子的要求不是漂亮的面孔或者漂亮的裙子。他想要的女孩必须愿意成为他的可怕力量的渠道，这才是他想要的。现在我是他的了——而他是我的！”

这个声明让整个教室陷入一片凝固的沉默。

“请问一下，戴维斯小姐。”德拉科·马尔福用富有教养的声音说道，一边翻看着他自己的魔药学作业，显得相当漫不经心。这一位最古老的家族的继承人甚至懒得从桌上抬起目光，虽然大家都把视线转向了他。“哈利·波特真的这么对你说了吗？这是他的原话？”

“嗯，那倒没有……”特蕾西答道，然后她的眼睛闪出愤怒的光芒，“可是他最好对我负责，因为我已经把灵魂祭献给他了，诸如此类的！”

“你把灵魂祭献给了哈利·波特？”米里森倒吸了一口凉气。从房间的另一头传来扑通一声，罗恩·韦斯莱把手里的墨水瓶掉下去了。

“嗯，我相当确信我祭献了。”特蕾西说道，先是有点不确定，但是随即又振作起来。“我是说，我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比以前苍白了，而且我一直感到黑暗在包围我，而且我是他的可怕力量的渠道，如此等等……达芙妮，你也看到我的眼睛变成绿色了，对不对？我自己没看见，但是后来听人说了。”

一个暂停，中间只有罗恩·韦斯莱清理桌子的声音。

“达芙妮？”特蕾西追问道。

“我不信，”一个愤怒的声音说道，“下一个黑魔王绝不可能娶你作他的新娘！”

慢慢地，难以置信地，大家纷纷转过头去瞪着潘西·帕金森。

“你，给我闭嘴，”特蕾西说道，“不然我就……”这个斯莱特林的女孩停顿了一下。然后特蕾西的声音更低了，说道，“你，给我闭嘴，不然我就吞噬你的灵魂。”

“你做不到。”潘西用自信的语气说道，像是一只掌握了完美的等级秩序的母鸡，而她处于顶端，所以决不预备因为区区证据更新她的信仰。

特蕾西慢慢从桌前站了起来，像在试图飘浮一样。更多倒吸凉气的声音。达芙妮感觉自己在椅子上原地石化了。

“特蕾西？”拉文德小声说道，“求求你不要再来一遍了。求求你？”

特蕾西摇摇晃晃地走向潘西的桌子，这时潘西显然开始紧张了。“你想干什么？”潘西说道，努力想要显得愤慨，可是不太成功。

“我跟你说过，”特蕾西恶狠狠地说道，“我要吞噬你的灵魂。”

特蕾西向潘西弯下了腰，潘西已经坐在桌前吓呆了；她把嘴唇凑到潘西的唇边，发出一声长长的吸气声。

“好啦！”特蕾西站直了身体说道，“我把你的灵魂吃掉了。”

“才没有！”潘西说。

“就是有！”特蕾西说。

片刻之后——

“梅林啊，她真的吃掉了！”西奥多·诺特说道，“你看起来好苍白，而且你的眼神好空洞！”

“什么？”潘西脸色发白地尖叫起来。这个女孩从桌前跳起来，开始发疯般地在书包里一阵乱翻。当她拿出一面镜子，照了一照以后，她的脸色更白了。

达芙妮抛开了所有伪装的贵族气派，把头砰地一声砸在了桌上。她开始怀疑：为和其他显赫家族的孩子上同一个学校，而付出和混沌军团一起上学的代价，到底值不值得。

“哎呀，你现在可麻烦啦，潘西，”西莫·斐尼甘说道，“我不清楚被**摄魂怪**吻了会怎么样，但是被特蕾西·戴维斯吻了恐怕更糟。”

“我听说过没有灵魂的人，”迪安·托马斯阴沉地说道，“他们都穿着黑衣服，写一塌糊涂的诗，什么也不能让他们开心。他们都**特悲催**。”

“我才不要悲催！”潘西嚷道。

“很不幸，”迪安·托马斯说道，“你别无选择，因为你的灵魂已经没有了。”

潘西转过身，向德拉科·马尔福的桌前伸出一只求告的手。“德拉科！”她哀求道，“马尔福先生！求求你，让特蕾西把我的灵魂还给我！”

“那不可能，”特蕾西说道，“我已经吃掉了。”

“让她吐出来！”潘西嚷道。

马尔福家族的继承人向前趴在桌上，双手扶着头，不让别人看见他的脸。“为什么我的生活会是这样？”德拉科·马尔福说道。

一阵疯狂的窃窃私语，特蕾西回到自己桌前，满意地微笑着，而潘西站在教室中间，扭着手，开始掉眼泪——

“安。静。”

致命的轻柔声音似乎充满了整个教室，斯内普教授从门外昂首阔步地走了进来。达芙妮从来没见过他的表情如此愤怒，她的脊髓不禁因为真正的恐惧一阵发凉。她连忙低头望向自己的作业。

“坐下，帕金森，”魔药学教授严厉地说道，“还有你，戴维斯，把那件可笑的斗篷脱掉——”

“斯内内内普教授！”潘西·帕金森眼泪汪汪地哭嚎道，“特蕾西把我的灵灵魂吃掉了！”

第七十五章 自我实现，终章，责任

这是一条位于霍格沃茨中央的小路，弯曲缠绕，像溜出来的一绺卷发；有时候它看起来会与本身相交，但是如果你抵挡不住诱惑抄近路的话，就会怎么也走不到另外一头。

在小路尽头，六个学生正靠着粗糙的石墙面面相觑，灰色的墙映衬着黑色镶绿边的法袍。在没有窗户的烛台上，火炬正在燃烧，用放出的光和热抵挡着斯莱特林地窖的黑暗和寒冷。

“我很确定，”丽兹·贝尔卡厉声说道，“绝对确定，那不是真正的魔法仪式。一年级的不点女巫施展不了那样的魔法，而且就算可以，谁听说过一个黑暗魔法仪式会牺牲被封印的恐怖，来——那个？”

“你有没有——”卢西恩·波尔问道，“我是说——在那个女孩打响指以后——”

贝尔卡的怒目足以把他熔掉。“不，”她啐道，“我没有。”

“也就是说，她没有被抓光，”马库斯·弗林特拖长了声音说道，宽阔的肩膀放松地靠着凸凹不平的石墙，“全身涂满了巧克力酱，没错，但是没被抓光。”

“波特今天极大地侮辱了我们所有人的家族。”海弥·艾斯多加阴沉地说道。

“呃，好吧，我很抱歉说得这么直接。”鲁道夫·李平稳地说道。这位七年级的决斗家揉了揉腮帮，毛茸茸的胡子在上面隐约可见，“但是如果有人把你粘到天花板上，这是个讯息，艾斯多加。这个讯息是：我是强大无比的黑巫师，高兴把你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也毫不在意你们家族是不是受了冒犯。”

罗伯特·加格森三世闻言发出一声轻柔的低笑，令好几个人感到脊背发冷。

“这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边，不是吗？我听说过类似的故事，从前的那个黑魔王就让人送过这种**消息**……”

“我还没准备向波特下跪呢。”艾斯多加说道，狠狠地瞪着加格森的眼睛。

“我也没有。”贝尔卡说道。

加格森拿着魔杖，漫不经心地指间转来转去，先是指向上方，随后又指向下方。“你们到底是格兰芬多还是斯莱特林？”加格森问道，“每个人都有价钱。聪明人都有。”

这句话造成了片刻的沉默。

“马尔福不来吗？”波尔试探地问道。

弗林特蔑视地弹了弹手指。“不管马尔福在策划什么，他想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他不能让人看见我们和他同时消失。”

“可是所有人都知道了啊，”波尔说道，“连其他学院的人知道了。”

“没错，笨到家了，”贝尔卡嗤之以鼻，“管他是不是马尔福，他不过是个一年级的小屁孩，我们用不着他。”

“我会用猫头鹰给父亲发信，”加格森轻柔地说道，“他会和马尔福大人本人谈谈——”加格森忽然顿住了。

“我不管你们，亲爱的们，”贝尔卡用假惺惺的甜蜜语气说道，“但是我可不准备被一个假魔法仪式吓跑，我跟波特和他那个泥巴种宠物还没完。”

没有人回答。所有人都盯着她的身后。

贝尔卡慢慢转过身，去看其他人在看什么。

“你们什么都不许做。”他们的学院院长厉声说道。西弗勒斯·斯内普的表情怒不可遏，说话的时候口沫横飞，把脏兮兮的袍子沾得更脏了。“你们这些蠢货干得**够多了**！你们净给我的学院丢人——输给一年级的学生——现在

你们还想把威森加摩的贵族阁下们也卷进这种可怜小孩子的纠纷？我会处理这件事。你们再不许给这个学院丢人，你们再不许冒给这个学院丢人的险！你们和女巫战斗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如果让我知道有谁不听——”

如果你以为那件事之后他们会坐在一起吃晚饭，你就大错特错了。

“她到底想要我怎么样？”男孩可怜巴巴地嚷道，他虽然读过许多科学文献，在某些事情上还是有点天真。“难道她想挨打吗？”

晚餐桌上，坐在他身边的高年级拉文克劳男生迅速地交换了几个眼神。最后，依照某种不成文的默契，这票人中最有经验的人说话了。

“你看，”阿提·格雷说道，这位七年级男生以三位女巫和一位防御术教授的战绩在同侪中确定了领先地位，“你必须明白的是，她生气并不意味着你丢了分。格兰杰小姐生气是因为她被吓到了，而且这件事可以怪在你头上，你懂吗？但是与此同时，虽然她不肯承认，她还是会很感动，她的男朋友付出了如此荒唐，老实说是疯狂的努力来保护她。”

“这不是得分的问题。”哈利·波特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地说道。他面前的晚饭还一动没动。“而是公平的问题。而且我。不。是。她的。男朋友！”

这句话让所有在场的人都窃笑起来。

“啊，好吧，”一位六年级的拉文克劳男生说道，“我认为，在她吻你，把你从摄魂状态中带回来，而你为她把四十四个恶霸粘上天花板以后，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她不是我的女朋友，真的不是’的阶段，开始进入你们的小孩会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了。哇，这么一想好可怕……”这个拉文克劳放低了声音，小声说道，“不要这样看我啦。”

“你看，”阿提·格雷说道，“我很抱歉说得这么直接，不过你或者要公平，或者要女生，不能两者同时都要。”他友爱地拍了拍哈利·波特的肩膀，“你很有潜力，孩子，比我见过的任何巫师都有潜力，但是你必须学会运用，知道

吗？对她们甜蜜一点，学几个法术把你称为头发的玩意理一理。尤其是，你需要把你的邪恶藏得好一点——不要全部藏起来，但是要藏得好一点。衣冠楚楚的好男孩能吸引女生，黑巫师也能吸引女生，但是疑似**秘密**的黑巫师，同时又是衣冠楚楚的好男孩吸引的女生数目是你想象不到的——”

“没兴趣。”哈利断然说道，把那个男孩的手从肩膀上拉起来，老实不客气地扔掉了。

“可是你将来会有兴趣的，”阿提·格雷低声预言道，“啊，你将来会的！”

在同一张桌子的另外一个地方——

“浪漫？”赫敏·格兰杰尖叫起来，音量大得令她身边的一些女孩畏缩了一下。“**这哪里浪漫了？他没有问过我！他从来都不问我！他就会放鬼魂出去吓人，把人粘在天花板上，对我的生活为所欲为！**”

“可是你不明白吗？”一个四年级女巫说道，“这说明他虽然邪恶，却很**爱你！**”

“你这是帮倒忙。”佩内洛·克里瓦特在桌子的稍远处说道，但是没人理她。当赫敏坐到晚餐桌上离哈利·波特最远的位置的时候，有几个年龄大一点的女巫试图靠近赫敏，但是一群年轻女孩动作更快，把她水泄不通地团团围住了。

“男生，”赫敏·格兰杰说道，“不应该未经同意就擅自去爱女生！这在很多种意义上都是对的，特别是关于把人粘到天花板上！”

这也被忽略了。“这好像一出戏哦！”一个三年级女生叹息道。

“一出戏？”赫敏说道，“我倒想看看什么戏里会发生**这种事！**”

“哦，”那个三年级女生说道，“我想到的是那部特别浪漫的戏，一个非常善良可爱的男孩用飞路网拜访朋友，但是他把目的地念错了，误入了一个全是黑巫师的房间。那些人正在施展一个本应永远失传的禁术仪式，用七个活人献祭，来释放一个古代恶魔，据说这个恶魔在获得自由之后会满足他们

的一个愿望。当然了，男孩的出现打断了这个仪式，恶魔吃掉了所有的黑巫师，大家都快死了，这个男孩最后的想法是他要是有过女朋友就好了，结果接下来他就躺在了一个美丽的女人怀里，她的眼睛燃烧着可怕的光芒，但是她根本不理解应该怎样做人，所以那个男孩必须一直制止她吃人。这就和那部戏一样¹，只不过你是那个男孩，而哈利·波特是那个女孩！”

“这……”赫敏相当吃惊地说道，“这倒真有点像——”

“真的吗？”桌子对面的一个二年级女生脱口而出，她向前倾身，一副毛骨悚然的样子，但是看起来更入迷了。

“不！”赫敏说道，“我是说——他不是我的男朋友！”

两秒钟以后，赫敏的耳朵听见了她的嘴唇说出的话。

那个四年级女巫把手放在赫敏的肩上，安慰地握了一下。“格兰杰小姐，”她以安抚的语气说道，“我认为你如果对自己真正诚实的话，你就会承认你对你的黑暗主人生气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把他那不可言说的力量传给了特蕾西·戴维斯，而不是你。”

赫敏张开嘴，可是她的喉咙在话语出口之前堵住了。这也许是件好事，如果真让她吼出来的话，她的音量也许会震碎什么东西的。

“事实上，那怎么可能呢？”那个三年级女生问道，“我是说，哈利·波特已经和你灵魂结合了，怎么可能把力量传给其他女生？你们三个人是不是达成了，你知道，那种协议？”

“嘎嘎嘎嘎。”赫敏·格兰杰说道，喉咙仍然堵着，大脑当机了，她的声带自动发出了一种声音，像在咳出一头牦牛。

（稍后。）

¹ 这个故事来自一个洛夫克拉夫特式网络漫画：<http://owmysanity.comicgenesis.com>

“我不懂你为什么这样**不通情理**。”另一个二年级女巫说道，在赫敏威胁让特蕾西吃掉那个三年级女生的灵魂之后，她代替了那个女生的位置。“我是说，真的，如果像哈利·波特这样的人救了我，我会——给他写感谢卡，拥抱他，还要，”她有点脸红了，“嗯，亲亲他，我希望。”

“就是！”之前的那个二年级女巫说道，“我一直都不懂，为什么戏里的女孩子会因为主角费尽力气对她们好而生气。如果主角喜欢我的话，我就不会那样。”

赫敏·格兰杰把头伏在晚餐桌上，用手慢慢地扯着头发。

“你根本不懂男性心理，”那个四年级女巫用权威的语气说道，“格兰杰必须在**表面上**做出能够神秘地抗拒他的魅力的样子。”

（更晚以后。）

于是不久之后，赫敏·格兰杰转向了唯一能和她说话的人，唯一肯定会理解她的想法的人——

“他们都疯了，”赫敏·格兰杰一面气忿忿地大步走向拉文克劳高塔——她今天提前离开了晚餐桌——一边说道，“除了你和我以外的所有人，哈利，我是说整个霍格沃茨学校除了我们之外的**所有人**，他们都完全疯了。而且拉文克劳的女生是最糟的，我不知道拉文克劳的女生在长大的时候看了些什么书，但是我很确定她们不该看的。有个女巫问我们俩是不是灵魂结合了，我今天晚上会去图书馆查一下那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相当确定没有这种事——”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种荒唐的逻辑。”哈利·波特说道。这个男孩的步伐是正常的，这就意味着他必须不时紧赶几步，才能跟上她因为义愤填膺而加快的速度。“我真的认为如果由**他们**说了算的话，他们现在就会把我们拉走，把我们的名字改成波特-伊万斯-维瑞斯-格兰杰……呃，这么一说我才发现有多难听。”

“你是说你的姓会是波特 - 伊万斯 - 维瑞斯 - 格兰杰，而我的姓是格兰杰 - 波特 - 伊万斯 - 维瑞斯，”赫敏说，“糟透了，简直无法想象。”

“不，”男孩说道，“波特家是贵族，所以我认为那个姓还是要放在前面——”

“什么？”她愤慨地说道，“谁说我们必须——”

忽然出现了一阵可怕的静默，其间只能听见他们的脚步声。

“无论如何，”赫敏急忙说道，“他们在晚饭时说的一些疯话让我开始思考，所以我只想，哈利，我非常感谢你救了我和其他所有人，虽然今天下午发生的一些事令我不开心，但是我确定我们可以冷静地谈一谈。”

“啊……”哈利露出一个试探的微笑，眼里的神色既困惑又紧张，“那……很好，我想？”

具体的情况是，那个四年级女巫解释道，因为哈利是爱上了赫敏的邪恶巫师，而赫敏是纯洁无辜的女孩，赫敏不是拯救他就是自己也被黑魔法诱惑，因此赫敏**必须**永远对哈利做的任何事表示愤慨，就连他英勇地将她从某种厄运中解救出来也不例外，这样才能让他们的爱情不会在第四幕就变成定局。然后佩内洛·克里瓦特——赫敏真的曾经以为她会更聪明——大声评论道，出于同样的原因，赫敏也**不可能**过去理智地和哈利谈一谈，告诉他为什么她感到受伤，而且无论如何，黑巫师爱的是女人的激情反抗而不是逻辑。赫敏在这时从长凳上站起身来，愤愤地大步走到哈利坐的地方，用理智的声音问他要不要出去走一走，把他们之间的事解决一下。

“所以换句话说，”赫敏用最镇静的语气说道，“你并没有在我这里遇到麻烦，我还会和你说话，我们还是朋友，还会一起学习。我们**没有**吵架。是不是？”

不知道为什么，这似乎只增加了哈利·波特的紧张情绪。“是。”大难不死的男孩说道。

“太好了！”赫敏说道，“那么，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了吗，波特先生？”

一个停顿。“你希望我不要介入你的事？”哈利小心翼翼地说道，“我是说——我知道你想自己做自己的事。而且我之前确实没有介入，直到我听说你们被三个小食死徒伏击了，实话说，我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奇洛教授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我开始担心你们惹上了你们应付不了的麻烦，然后，赫敏，我不是想冒犯你，但是四十四个恶霸的集体伏击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人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能够应付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你这次确实需要帮助——”

“不，那部分没问题，”赫敏说道，“老实说，我们确实惹上了我们应付不了的麻烦。麻烦你再猜一下，波特先生。”

“嗯，”哈利说，“特蕾西做的事情……让你吃惊了？”

“让我吃惊了，波特先生？”她的声音里似乎带着一丝尖刻的意味，“不，波特先生，我害怕了。我快吓死了。我不想承认我害怕龙或者什么的，因为大家也许会觉得我懦弱，可是当你听见有声音在隐隐约约地喊‘泰克利——利！泰克利——利！’，一滩一滩的血从所有的门下面流进来的时候²，害怕也是正常的。”

“对不起，”哈利带着似乎是真诚的悔意说道，“我还以为你会想到那是我。”

“而我们全都被吓成那样的原因，波特先生，是因为你没有事先问我！”尽管尽力克制，赫敏的声音还是再次不由自主地提高了，“你在做这种事情之前应该先问过我，哈利！你本应问得非常具体，‘赫敏，我可以让血从门下面流进来吗？’对于这种事情，问得具体一点是很重要的！”

男孩一边向前走一边揉了揉脖子后面。“我……老实说，我只是觉得你会不得不拒绝。”

² ‘泰克利——利！泰克利——利！’：克苏鲁神话中的怪物修格斯的叫声，它们会不断重复它们消失的旧主人的叫声：<http://zh.wikipedia.org/wiki/修格斯>

“没错，波特先生，我原本可以拒绝的。这就是事先问我的全部意义，波特先生！”

“不，我是说你会不得不拒绝，无论那是否是你真正想要的。然后你们所有人都会挨打，那就是我事先问你的不对了。”

赫敏的眉毛因为惊讶扬了起来，她继续向前走了几步，试图理解这句话。“什么？”她问道。

“呃……”男孩慢慢说道，“我是说……你是阳光将军，对不对？你不能同意我去吓唬别人，连吓唬恶霸也不行，连为了营救你的朋友，让她们不致于挨打也不行。你会不得不拒绝，然后你们就会受伤。我这么做，你就可以诚实地告诉大家你完全不知情，这不是你的错。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警告你。”

赫敏停下了脚步，转身正面对着哈利，而不只是转头而已。她小心地保持着声音的平稳，说道，“哈利，你必须停止为愚蠢的事情寻找聪明的借口。”

哈利的眉毛扬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以后，他说，“你看……当然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这是否确实是一个好主意，还是只是小聪明而已——”

“我理解你为什么做了今天做的事，”赫敏说道，“但是我想要你保证，从今以后，你每次都会事先问我，即使你能想出为什么不应该问我的理由。”

沉默在延长，赫敏感到她的心在向下沉。

“赫敏——”哈利开始说道。

“为什么？”挫败感在她的声音里爆发了，“为什么那么糟？你只要先问过就行了！”

哈利的眼神非常严肃。“在 S.P.H.E.W. 里面，谁是你最努力保护的人，赫敏？在你战斗的时候，你最担心谁？”

“汉娜·艾博。”赫敏不假思索地答道，然后感到有点内疚，因为汉娜真的很努力，而且她已经变强了很多——

“你放不放心让其他人，比如特蕾西，来承担保护汉娜的最终责任？如果你知道汉娜会遭遇埋伏，而你想到一个保护她的办法，你是否愿意让特蕾西来决定你能不能这么做？”

“呃……不？”赫敏莫名其妙地答道。

大难不死的男孩用绿眼睛稳定地看着她。“你放不放心让汉娜来最终决定她是否需要保护？”

“我——”赫敏说道，然后停住了。很奇怪，她知道正确的答案，可是她也知道正确的答案事实上是错的。汉娜那么努力地想要证明她不害怕，但她实际上是怕的，你很容易看出这个赫奇帕奇的女孩可能过于努力了——

这时赫敏明白了其中的含意。“你觉得我像汉娜？”

“不……完全是……”哈利用手捋了一下凌乱的头发。“听我说，赫敏，如果我警告你，有四十四个恶霸准备偷袭你们，你会建议怎么做？”

“我会做负责的事，告诉麦格教授，让她出面处理，”赫敏马上答道，“这样就不会有黑暗，尖叫，和可怕的蓝光——”

但是哈利只是摇了摇头。“这并不是负责的做法，赫敏。这只是扮演负责的女孩的角色会做的事。是的，我也想过去找麦格教授。但是她只能阻止这样的灾难发生一次。也许在事件发生之前就会阻止，比如告诉那些恶霸，她发现了他们的计划。即使那些恶霸因为计划受到惩罚，也不过是丢掉一些学院分而已，最坏也不过是一天的劳动服务，根本不会让他们有所忌惮。然后这些恶霸会再次尝试。参加的人会更少，行动会更保密，让我无从发现。他们也许会趁你们落单的时候，偷袭你们当中的一个。麦格教授无权做出一些令他们害怕的事情来保护你们——而且她也不会越权，因为她并不真正负责。”

“麦格教授不负责？”赫敏难以置信地说道。她把双手叉在腰上，公然瞪着他。“你疯了？”

男孩的眼睛一眨不眨。“或许你可以把它称为英雄的责任，”哈利·波特说道，“它和普通的责任不同。它意味着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如何，所有的错都要怪你。即使你告诉了麦格教授，她也不能对发生的事情负责，负责的是你。遵守校规不是借口，管事的是别人不是借口，连尽了全力都不是借口。根本没有借口，你无论如何都必须把事情做成。”哈利的脸绷紧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没有负责地思考，赫敏。你觉得告诉麦格教授，你的工作就完成了——这不是女英雄的思路。好像之后汉娜挨打就没关系了，因为那就不是你的错了。身为女英雄意味着在你设法做到永久地保护其它女孩之前，你的工作都还没完。”哈利的声音里有一种刚毅的调子，自从福克斯站在他肩膀上那一天之后，他的声音里就带上了这种调子，“你不能认为遵守规则意味着你已经尽责了。”

“我认为，”赫敏平稳地说道，“你和我也许在某些方面见解不同，波特先生。比如你和麦格教授究竟谁更负责，以及在通常的情况下，负责是否意味着让别人一边逃跑一边尖叫，以及遵守校规应不应该。而只是因为我们意见不同，波特先生，并不意味着你说了算。”

“呃，”哈利说道，“你刚才问我为什么事先问你那么糟，这是个出乎意料的好问题，所以我反思了一下，这是我得到的结果。我想我真正的恐惧是，如果汉娜遇上了麻烦，我想到一个方法可以救她，但是看起来会很奇怪或者很黑暗之类的，你也许不会衡量对汉娜的后果。你也许不会接受作为女英雄的责任：无论如何，以某种方式，试图想出某种办法来救她。你会转而扮演赫敏·格兰杰的角色，一个具有常识的拉文克劳女孩；而赫敏·格兰杰的角色会自动说不，无论她有没有想到更好的计划。然后四十四个恶霸会轮番殴打汉娜·艾博，这就全是我的错，因为我知道，即使我并不希望现实变成那样，我知道事情会向那方面发展。我相当确定，这就是我的秘密的，无言的，无法表达的恐惧。”

挫败感又在她心里堆积起来。“这是**我的**生活！”赫敏冲口而出。她可以想象一直被哈利干涉的感觉，而他会一直发明各种理由不先问她，也无视她的反对。她不应该需要赢得一场**辩论**才能——“总会有些理由，你总是可以说我想的不对！我想要**我自己的**生活！不然我会离开，我真的会，我是认真的，哈利。”

哈利叹了口气。“我最不希望的就是发生这种事，但是我们还是走到了这一步。你的担忧和我是一样的，对不对？你怕如果你**放开**方向盘的话，我们就会撞车。”他的嘴角牵动了一下，但是看上去不像一个真正的笑容。“这我可以理解。”

“我认为你**一点**也没有理解！”赫敏尖锐地反驳道，“你说过我们是**伙伴**，哈利！”

这句话把他拦住了，她可以感到这把他拦住了。

“这样可以吗？”哈利最终说道，“我向你保证，我在做任何可以被解释成干涉你的事之前，都会事先问你。但是**你必须**承诺我要合情合理，赫敏。我是说**真正地**，真诚地，停下来考虑二十秒，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选择。合情合理到这样的程度，你要意识到我在提供一个保护其他女孩的方法，而如果你不经认真考虑就自动**拒绝**的话，就会有**事实上的**后果，汉娜·艾博就会因此住院。”

赫敏瞪着哈利，直到他的讲话结束。

“怎么样？”哈利问道。

“我不应该需要做出承诺，”她说，“就为了**能够参与讨论我自己的**生活。”她向哈利背转身子，开始向拉文克劳的高塔走去，不去看他，“但是无论如何，我会考虑一下。”

她听见哈利叹了口气，之后他们沉默地走了一会儿，穿过一座像铜一样发红的金属拱门，进入一条走廊，看上去和之前的那条一模一样，不过地转变

成了五角形，而不是正方形。

“赫敏……”哈利说道，“自从你说要当英雄的那一天，我一直在观察你，在思考。你有勇气。你会为了正义战斗，哪怕面对的是会把其他人吓跑的敌人。你显然拥有足够的智力，而在你的内心，你可能是比我更好的人。但是即使如此……嗯，说实话，赫敏……我觉得你还不能取代邓布利多的位置，带领魔法英国和神秘人战斗。至少目前还不行。”

赫敏转过头瞪着哈利，而他只是继续向前走，似乎在沉思。取代**那种**位置？她从没有这样想象过自己。她从来没有**想象过**像这样想象自己。

“也许我错了，”在他们继续向前走的时候，哈利说道，“也许我只是读了太多的故事，而故事里的主角从来不做合情合理的事，从不遵守规则告诉他们的麦格教授，所以我的大脑认为你不是那种标准的故事里的英雄。也许你才是理智的一方，赫敏，而我只是在发傻。但是每次你说要遵守规则或者依靠老师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感觉，好像这是束缚着你的最后一件事，令你的玩家角色进入沉睡，又变回系统角色的最后一件事……”哈利叹了口气，“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邓布利多说我需要邪恶的继父母。”

“他说什么？”

哈利点点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校长究竟是在开玩笑还是……我想说的是，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我**拥有**爱我的父母，但是我从来都不能信任他们的决定，他们不够**理智**。我一直知道如果我不自己全盘考虑的话，就可能会受伤。**如果**我去一直麻烦麦格教授的话，她会尽一切力量把工作完成，但是如果**没有**英雄式的监督，她不会主动打破规则。奇洛教授确实是无论如何都能完成一件事的人，他也是我认识的唯一注意到金色飞贼毁了魁地奇球赛这类事情的人。但是我无法信任**他是个好人**。尽管很悲哀，但是我想，这就是造就邓布利多会称为英雄的一部分环境——你无法把最终的责任推给任何其他人，因此必须习惯自己负责所有事情。”

赫敏没有说话，但她回想起了戈德里克·格兰芬多在他极为简短的自传

结尾附近写的一句话。短短的一句话，没有任何解释，因为那是在麻瓜印刷赋予巫师灵感，令他们发明读写笔之前几百年，必须用手抄写卷轴的年代。

救援者无人救援，戈德里克·格兰芬多写道，勇士没有主人，无父无母，在他之上，空无所有。

如果这就是英雄的代价，赫敏不确定她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或者也许——尽管她在和哈利在一起以前不会产生这种想法——也许戈德里克·格兰芬多搞错了。

“你信任邓布利多吗？”赫敏说道，“我是说，他就在我们学校，而他是世上最伟大的英雄——”

“他曾经是最伟大的英雄，”哈利说，“现在他放火烧鸡。说实话，你觉得邓布利多靠谱吗？”

赫敏没有回答。

两人肩并肩地走上宽阔巨大的旋转楼梯，台阶是交错的古铜色金属和蓝色石块；台阶尽头就是拉文克劳的画像，等着用傻乎乎的谜语守卫他们的宿舍。

“哦，我刚想到一件事要告诉你，”哈利在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说道，“因为这关系到你的生活等等。把它当成是一个头款好了——”

“什么？”赫敏问道。

“我预测 S.P.H.E.W. 快要退役了。”

“退役？”赫敏说道，几乎绊跌在一级楼梯上。

“是的，”哈利说道，“我是说，我想的不一定对，但是我猜教员们就要对走廊里的纠纷加强管理了，”哈利说话的时候露出了笑容，眼镜背后的眼睛在闪光，暗示他得到了内部消息，“也许会加强监测系统，探测进攻性的恶咒，也许会开始用吐真剂验证欺凌弱小的报告——我可以想到好几种杜绝这类行为的方式。但是如果我猜对了，那么这对你和你们所有人都是值得庆祝的事，赫

敏。你们造成了足够的公众影响，让他们对欺凌弱小的行为真正**采取**了措施。
所有欺凌弱小的行为。”

然后，她的唇边慢慢出现了一个笑容，当她走到楼梯顶端，走向拉文克劳的画像准备猜谜的时候，赫敏觉得她的脚步轻快了，浑身充满了被托起的美好感觉，像被打满了氦气的气球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尽管她们八人那么努力，她从来没有期待过**那么多**，她没有想到竟然真的可以**成功**。

她们造成了一些不同……

第二天早晨，早餐结束时。

每个年级的学生都一动不动地坐在长凳上，所有的头都朝着一个方向，望着主宾席，在主宾席前面，一个孤零零的一年级女生静静地笔直站着，仰起了头，直视着斯莱特林学院的院长。

斯内普教授的脸因为狂怒和胜利扭曲着，活像画里的黑巫师，一副存心报复的神色；在他身后，其他教授坐在主宾席上默默看着，面容仿佛石像。

“——永久解散，”魔药学教授啐道，“我以教授的身份决定，你们这个自封的协会在霍格沃茨是**非法**的！如果你们协会，或者协会的任何成员继续在走廊里打架的话，格兰杰，你作为**个人**将会承担责任，我会把你从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开除！”

那个一年级女生站在那里，站在主宾席前面，她被叫到这里从来都是为了接受赞美和微笑；她站在那里，背挺得笔直，像半人马的弓，没有屈服于敌人哪怕一点。

那个一年级女巫站在那里，所有眼泪和愤怒都埋在了心底，她的脸很平静，外表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在她的心里，有什么东西慢慢破裂了，她能感觉到它

在破裂。

当斯内普教授以校园暴力的名义判处她两个星期的劳动服务时，它破裂得更厉害了。魔药学教授的脸上充满了蔑视，正在狞笑，就像他在第一堂魔药课的样子，嘴角扭曲的笑容说明他完全知道自己多么不公正。

当斯内普教授扣了拉文克劳学院一百点的时候，她心里的那个部分从上到下整个裂开了。

然后一切结束了，斯内普对她说，她可以走了。

她转过身，看见哈利·波特坐在拉文克劳的桌边一动不动，她从这里看不清他的表情，她看见他的拳头放在桌上，可是看不清他的拳头是否和她一样握得发白。当斯内普叫她的时候，她低声对他说过，在没有事先问她的情况下，他什么都不可做。

赫敏转回身，望着主宾席，斯内普这时正准备转身走向座位。

“我说过你可以走了，姑娘。”那个声音轻蔑地说道，然而斯内普的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好像在期待她做些什么——

赫敏向主宾席走了五步，用发抖的声音说道，“校长？”

大厅里鸦雀无声。

邓布利多校长没有说话，没有动。他仿佛也化成了一座石像。

赫敏把视线转向弗立维教授，他的头在桌面上几乎看不见，似乎在埋头盯着自己的腿。在他身边，斯普劳特教授紧绷着脸，好像在逼自己看下去，她的嘴唇在发抖，但是她没有说话。

麦格教授的椅子是空的，副校长今天早上没有来吃早饭。

“你们为什么全都不说话？”赫敏·格兰杰问道，她的声音因为最后的一丝希望在发抖，她心里的那个部分在最后一次绝望地恳求帮助。“你们明明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

“再加两个星期的劳动服务，惩罚你的放肆无礼。”斯内普平滑地说道。

它粉碎了。

她继续看了几秒钟主宾席，看着弗立维教授，斯普劳特教授，和麦格教授的空位，她原本该在那里的。然后赫敏·格兰杰转回身，向拉文克劳那一桌走去。

然后嗡嗡的谈话声开始了，学生们从一动不动的状态恢复过来，开始交头接耳。

然后，就在她快要走到拉文克劳那一桌的时候——

奇洛教授不冷不热的声音穿过了一切，说道，“奖给格兰杰小姐一百个学院分，为她做了正确的事。”

赫敏几乎摔了一跤；然后她继续向前走，就在斯内普愤怒地大吼，奇洛教授靠回到椅子上开始放声大笑，邓布利多说着什么她没听清的话的时候，她坐回拉文克劳那一桌，坐在了哈利·波特身边。

哈利·波特在她的身边凝固了，似乎一动都不敢动。

“没关系，”她的声音自动对他说道，没有经过任何选择或思考，虽然其实根本不会没关系，“但是你能不能试着帮我免除斯内普的劳动服务，就像你上次为自己做的那样？”

哈利·波特僵硬地点了一下头。“我——”哈利说，“我——我很抱歉，这——这全是我的错——”

“别傻了，哈利。”奇怪的是，她的声音居然还很正常，而且她完全没想该说什么。赫敏低头看着她的早餐碟子，但是她显然吃不下了，她的胃在搅动翻腾，恐怕快要吐了，这真的很奇怪，因为与此同时，她可以发誓她的整个身体都麻木了，仿佛没有任何感觉。

“还有，”她的声音说道，“如果你想要违反学校纪律什么的，你可以问我，我保证不会一上来就说不。”

Non est salvatori salvator,
neque defensori dominus,
nec pater nec mater,
nihil supernum。³

——戈德里克·格兰芬多，
公元 1202 年

³ 这段拉丁文就是赫敏之前引述的格兰芬多自传里的话，中文意思是：“救援者无人救援，勇士没有主人，无父无母，在他之上，空无所有。”

第七十六章 和告解者的插曲，沉没成本

瑞安·菲尔松走下一段由粗糙不平的石头和原始的灰浆制成的楼梯，一直点亮着一个**荧光闪烁**的魔术，用来照亮点着火把的烛台之间的长路，她高高举起魔杖，穿过那些光亮之间的距离。

她走进一个空荡荡的石洞，很多黑暗的裂口刺穿了洞穴的石壁，一个式样古老的火把在她进门的瞬间燃烧起来。

石洞里没有人，目前还没有。在忐忑不安地站着等了漫长的几分钟以后，她开始用变形术变出一张足够两人坐的柔软的沙发，或者也许躺下来都没问题。变一个简单的木凳子会容易得多，她只用十五秒就能做完，不过——哎——

直到沙发完成的时候，斯内普教授还是没有来。她在沙发的左边坐下了，感到心跳在重重地撞击喉咙。不知道为什么，随着等待的时间越拉越长，她不但没有放松，反而更紧张了。

她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次，然后所有的记忆都会消失，瑞安·菲尔松会发现自己身在一个神秘的石洞里，疑惑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种感觉有点像在死去。

书上说，如果施展的方式正确的话，一忘皆空术是无害的，人们随时随地都会忘记一些事情。人们会做梦，醒来的时候已经忘记梦见是什么。一忘皆空术甚至不会造成这种间断的感觉，只会让人感到瞬间的迷惑；就像被一个很响的声音吓了一跳，随即忘了你之前的思绪。书上是这么说的，这也是为什么魔法部一致同意在执行公务的时候可以使用一忘皆空术的原因。

然而即便是这样，**这些思绪**，此刻在她的脑海里的这些想法；它们很快就要不属于任何人了。当她展望未来，没有人会替她想完这些未完成的想法。

即使她能在下一分钟之前把所有的思绪完成，它们以后也不复存在了。如果你在下一分钟就会死去的话，你不想的不就是这个吗？

传来了沉闷的脚步声……

西弗勒斯·斯内普在石洞里出现了。

他的眼睛转向坐在沙发上的她，脸上掠过一个奇怪的表情；说它奇怪，是因为它不是讥讽，愤怒，或者冷酷的。

“谢谢你，菲尔松小姐，”斯内普静静地说，“你想得很周到。”魔药学教授拿出魔杖，像平时一样施展了各种用来保密的魔咒，然后走向她，在变形的沙发上重重地坐在了她身边。

她现在的急促的心跳完全是因为另外一个原因了。

她慢慢转身，望向斯内普教授，看见他把头靠在沙发背上，闭上了眼睛。但不是在睡觉。他的脸看上去绷得很紧，一点也不放松，仿佛在忍受痛苦。

她知道——她忽然明白——她之所以被允许看见这一幕，只是因为她以后不会再记得；而在她之前还从来没有人得到过许可，可以看到这种表情。

瑞安·菲尔松的心里正在进行一场狂乱的对话，内容大致如下：我可以靠过去亲亲他；你的小脑瓜完全疯了；他的眼睛是闭着的，我打赌他来不及阻止我；我打赌在很多年以后才会有人找到你的尸体——

但是斯内普教授的眼睛又睁开了（她感到一阵失望，又一阵轻松），以比较正常的声音说道，“你的报酬，菲尔松小姐。”他从袍子里拿出一块按古灵阁的标准加工过的红宝石，递给她。“一共是五十个切割面。如果你想数一数的话，我不会介意的。”

她伸出一只发抖的手，希望斯内普把红宝石按在她的手中，希望感受一下碰到他的皮肤的感觉——

但是斯内普只是微微抬起手，让红宝石落到她的手心里，又靠回到沙发上。

“你会记得到这个石洞来探险，然后发现这块宝石掉在地上，”斯内普说道，“而且因为除了你以外不会有别人相信这种事，所以你会想到应该把它存到古灵阁的一个单独的账户里，以免招来麻烦。”

有一会儿，石洞里只有火把发出的轻微爆裂的声音。

“为什么——”瑞安·菲尔松说道。他知道他不会记得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是说——你叫我告诉你那些恶霸在哪里，他们是谁，但是别告诉你格兰杰有没有去。我知道，根据时间转换器的原理，如果你希望让格兰杰去那里的话，你就不能知道它是否已经发生了。所以我想到了，是我们在告诉她应该去哪里。是我们，对不对？”

斯内普点点头，没有说话。他的眼睛又闭上了。

“可是，”瑞安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帮她。而现在——当你在大厅里那样对待格兰杰以后——我真的一点也不懂了。”瑞安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特别善良。关于阳光兵团的将军的争议，她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帮助格兰杰和恶霸战斗这件事……嗯，让她习惯了把这件事想成正义的一面，把她自己想成了正义的一面。她发现自己其实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就这样放弃了，很不容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教授？”

斯内普摇摇头，表情绷紧了。

“是不是——”瑞安结结巴巴地说，“我的意思是——趁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她倒是想说，可是她没有办法说出口。

“我可以想到一件事，”斯内普在停顿了一下以后说道。“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菲尔松小姐。”

斯内普的眼睛仍然是闭着的，所以她不能用点头作为回答。她逼着自己说出“好的”，声音都变了。

“在你班上有一个男孩爱上了你，菲尔松小姐，”斯内普闭着眼睛说道，

“我不会说出他的名字。但是每次你走过房间的时候，他都会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看你。他梦想你，渴望拥有你。可是他从来没有向你索取过哪怕一个吻。”

她的心跳更得更快了。

“请诚实地告诉我真相，菲尔松小姐。你对这个男孩有什么看法？”

“嗯——”她说。她开始结巴了。“我想——连一个吻也不要说的话——那是——”

可悲。

实在太可怜了。

“那是软弱的，”她说道，声音在发抖。

“我同意，”斯内普说道，“不过，假设这个男孩帮助过你。你觉得你该给他一个吻吗，如果他向你要求的话？”

她猛地吸了口气——

“还是你会觉得，”斯内普继续说道，仍然闭着眼睛，“他只是很烦人？”

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刺中了她，她忍不住大声吸了一口气。

斯内普的眼睛飞快地睁开了，他的视线越过沙发遇上了她的。

然后魔药学教授开始笑，小声的悲哀的轻笑。

“不，不是你，菲尔松小姐！”斯内普说道，“不是你！我们真的是在说一个男孩。实际上，是一个和你一起上魔药课的男孩。”

“哦，”她说道。她回想着斯内普刚才的话，想到有个男孩盯着她，一直沉默地盯着，开始觉得害怕了。“噢，嗯，如果是那样的话，其实还挺令人毛骨悚然的。他是谁？”

魔药学教授摇摇头。“这不重要，”斯内普教授说道，“出于好奇心，

我想问一下，如果那个男孩在多年以后还爱着你，你会怎么想？”

“嗯，”她说，感到有点莫名其妙，“那也实在太可悲了？”

火把在石洞里毕剥了一声。

“很奇怪，”斯内普安静地说道，“在我的人生中有过两个导师。两人都非常富有洞察力，但是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这些我没看到的事。第一个为什么没有说，理由是很明显的，但是第二个……”斯内普的表情绷紧了。“我想，如果我问他为什么保持沉默的话，我就太天真了。”

沉默拉长了，瑞安拼命在大脑里搜寻，想找些话来说。

“很奇怪的感觉，”斯内普说道，声音更轻柔了，“在区区三十二年之后回首过去，疑惑你的人生是在什么时候毁到无法挽救的地步的。是不是在分院帽叫出‘斯莱特林’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那好像不公平，因为它没有给我任何选择；分院帽一碰到我的头就说出了决定。但是我不能声称它把我分错了。我从来没有珍爱过知识本身。我对那个我称为朋友的人并不忠诚。我从来不会义愤填膺，当时和现在都不会。勇气吗？拿已经毁掉了的人生去冒险没有任何勇气可言。我的那些小小的恐惧一直支配着我，而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些恐惧驱使我走上的任何道路。不，分院帽绝不可能把我分到她的学院。也许我最终的失败在那时就已成定局了。这样公平吗，我想问，即使分院帽说的是真相？就因为有些孩子比别的孩子拥有更多的勇气，就这样宣判了一个男人的命运，这样公平吗？”

瑞安·菲尔松开始意识到，她对于她的魔药学教授的内心根本一无所知，而且不走运的是，所有这些黑暗的深藏的秘密根本不能帮她解决她的问题。

“但是不是这样，”斯内普说道，“我知道最后一次的错误是在哪里。我可以指出是在哪一天，哪一个小时，我错失了最后的机会。菲尔松小姐，分院帽向你建议过拉文克劳吗？”

“是——是的，”她下意识地说了。

“你还会猜谜语吗？”

“是的，”她再次答道，因为无论斯内普教授想说什么，如果她回答“不是”的话就听不到了。

“我一点也不会猜谜语，”斯内普教授用一种遥远的声音说道，“我曾经得到过一个需要解开的谜语，可是我连其中最简单的部分都没有理解，直到为时已晚。在那之前，我甚至没想到这个谜语是给我的。我以为我只是在无意中听到了这个谜语，而事实上的真相是别人听到了我的谜语。于是我把我的谜语卖给了另外一个人，那就是我的残生变得无可挽回的一刻。”斯内普的声音依然遥远，听上去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在沉思。“即使是现在，我也没有弄懂任何重要的部分。告诉我，菲尔松小姐，假如一个男人带着一把刀，被一个婴儿绊倒，因此被刀子戳伤了。你会说这个婴儿具有，”斯内普的声音放低了，似乎是在模仿一个比他还要低沉的声音，“**消灭他的力量**吗？”

“嗯……不会吧？”她犹豫地说。

“那么有力量消灭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瑞安思考了一下这个谜语。（她再次希望她当时选择的是拉文克劳，让父母的反对见鬼去好了；但是分院帽从来没向她建议过格兰芬多。）“嗯……”瑞安说，艰难地将她的想法组织成语言，“它意味着你有这种**力量**，但是你不**必**这么做。它意味着你如果努力的话，是可以做到的——”

“选择，”魔药学教授用同样的遥远的声音说道，好像他根本不在和她说话，“会有一个选择。这就是这个谜语暗示的内容。而且对于选择的人来说，这个选择还没有成为既定的事实，因为谜语没有说，**会**消灭，而只是**有力量**消灭。一个成人如何标记一个婴儿和他平等？”

“什么？”瑞安问。她一点也不明白。

“**标记**一个婴儿很简单。任何强大的黑魔咒都能留下永久的疤痕。但是你可以对任何孩子这么做。有什么标记，能表示一个婴儿是和你平等的？”

她说出了想到的第一件事。“如果你签订一个婚约的话，就意味着你们

在将来有一天会变成平等的, 当那个孩子长大, 你们结婚的时候。”

“啊……” 斯内普说道, “恐怕不是那个意思, 菲尔松小姐。不过谢谢你的努力。” 纤长的手指, 训练有素的能调出精密无比的魔药的双手, 抬起来揉了揉这个男人的太阳穴。“我要被它逼疯了, 那么多重要的事维系在如此脆弱的字句上。他不知道的力量……那**绝对**不仅仅是一个他不知道的魔术。不是**他**可以简单地通过练习和研究得到的东西。内在的才能吗? 没有人能学会易容玛格斯……但是那也不像他**不知道的力量**。我也不明白, 两人都可以消灭对方, 只除了对方的一小部分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从一个方向理解, 但是反过来却不行……” 魔药学教授叹了口气, “这些对你都完全没有意义, 是不是, 菲尔松小姐? 这些词藻根本不算什么。这些词只是影子。传达意义的是她的语气, 可是在那方面我一直不能……”

魔药学教授的声音变小了, 瑞安瞪着他。

“预言?” 瑞安尖叫道, “你听到了一个预言?” 她上了一两个月的预言课就厌恶地把它退掉了, 这就是她对预言的原理的所有理解。

“我会试试最后一件事,” 斯内普说道, “一件我以前没有试过的事。菲尔松小姐, 注意听我的声音, 我说话的方式, 而不是我说的内容本身, 然后告诉我你觉得是什么意思。你能做到吗? 很好,” 斯内普说道, 她顺从地点点头, 其实她根本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西弗勒斯·斯内普吸了口气, 朗诵道, “**因这两种不同的灵魂无法同存于世。**”

这句话让她的脊背起了一阵寒颤, 更糟的是, 她知道说出这些空洞的词句的语气是在模仿一个真实的预言。她慌慌张张地脱口说出了她想到的第一件事, 这也许和她目前身边的人是谁有些关系。“这两种不同的成分不能存在于同一个坩埚里?”

“但是为什么不呢, 菲尔松小姐? 这种话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

“啊……”她赌了一下运气。“如果两种成分混在一起的话，它们就会起火，把坩埚烧掉？”

斯内普脸上的表情没有一丝变化。

“有可能，”可怕的沉默持续了大概好几分钟以后，斯内普终于说道，“这就解释了**必须**这个词。谢谢你，菲尔松小姐。你又帮了我一个大忙。”

“我——”她说，“我很高兴——”这些话在她的喉咙里堵住了。魔药学教授感谢她的时候带着总结的语气，让她意识到记得这些时刻的瑞安·菲尔松就要不复存在了。“我希望不要忘记这些，斯内普教授！”

“我希望，”西弗勒斯·斯内普用她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低语道，“所有的一切都 and 现在不同……”

魔药学教授从沙发上站起身来，他的存在的重量从她身边消失了。他转过身，从袍子里拔出魔杖，指向她。

“等一下——”她说道，“在那之前——”

不知道为什么，从幻想到现实，从想象到行动的第一步，不可置信地困难。即使这只是唯一的一步，永远不会再有任何进展。他们之间的鸿沟就像两座山脉之间的距离。

分院帽从来没向她建议过格兰芬多……

……就这样宣判了一个女人的命运，这公平吗？

如果你连现在都说不出口，在你之后都不会记得的情况下——明知在这个瞬间以后一切就结束了，就像你要去死一样——那么你还会在什么时候说，对谁说呢？

“可以先吻我一下吗？”瑞安·菲尔松问道。

斯内普的黑眼睛那么认真地研究她，让她的脸红都漫延到胸口了，她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很清楚她其实仍然是软弱的，她真正想要的并不是一个吻。

“为什么不呢，”魔药学教授安静地说，越过沙发低下头来，吻了她。

和她的想象完全不同。在她的幻想中，斯内普的吻是激烈的，掠夺性的，但是这——实际上，只是很笨拙。斯内普的嘴唇向下压得太用力了，令她的嘴唇往后退，露出了牙齿，而且角度也不对，他们的鼻子都碰扁了，而且他的嘴唇闭得太紧了，而且——

直到魔药学教授再次站直了身体，又一次抬起魔杖的时候，她才意识到。

“这不是是——”她用不可思议的语气说道，抬头望着他，“这不是是——是不是——你的初——”

瑞安·菲尔松眨了眨眼，望着她发现的石洞，手里还握着一块稀有的红宝石，那是她刚刚在一个角落里的泥土里找到的。这是个不可置信的意外收获，可是她不懂为什么望着这块红宝石会让她感觉如此悲伤，好像她忘记了什么事，对她来说曾经很宝贵的事。

第七十七章 自我实现，余波，表面现象

余波：阿不思·邓布利多和——

年老的巫师独自坐在桌前，在校长办公室里的各种声音中间，周围是数不清的没人注意的仪器；他的袍子是浅黄色的，布料很柔软，不是他平常会在人前穿的衣服。他用布满皱纹的手拿着一支羽毛笔，正在一张看起来很正式的羊皮纸上写写划划。即使你能身临其境，看到他的布满皱纹的脸，你也很难对这个男人做出什么推断，他的表情就像那些谜一样的仪器一般难以理解。你也许会注意到这张脸看上去有点悲伤，有点疲倦，但是阿不思·邓布利多在独自一人时看起来总是这样的。

飞路网的壁炉里只有散落的灰烬，没有一丝火焰的迹象，这个魔法的通道目前已经关紧了，就像不复存在一样。在物质的位面，通向办公室的橡木大门已经关上了，锁住了；在大门外面，永无止境的楼梯一动不动；在楼底，守护楼梯入口的石像鬼没有移动，它们的伪生命消失了，只留下坚固的石头。

就在这时，那支羽毛笔刚刚写到一个单词的一半，在一个字母中间——

年老的巫师以一种骇人听闻的速度跳起身来，扔下写到一半的羽毛笔，任它落在羊皮纸上；他像闪电一样转向橡木大门，黄色的袍子飘飞起来，一支具有可怕力量的魔杖跳到他的手里——

同样突然地，年老的巫师停了下来，就在魔杖出现的时候停下了他的动作。

有一只手在敲橡木门，敲了三下。

现在，可怕的魔杖以比较从容的速度回到了年老的巫师袖子下面的决斗皮套里。老人向前走了几步，摆了一个比较正式的姿势，让表情平静下来。在桌上，羽毛笔移到了羊皮纸的旁边，看起来是被小心放下，而不是匆匆扔下的；

羊皮纸翻了个面，显出一片空白。

在他意志的沉默驱使下，橡木门打开了。

一双绿眼睛怒视着他，像石头一样冷酷无情。

“我承认我被你震动了，哈利，”年老的巫师静静地说。“隐身衣能让你躲过我的注意，但是我没有感觉到我的傀儡移开，楼梯也没有旋转。你是怎么来的？”

男孩从容不迫，一步一步地走进办公室，直到大门在他身后平稳地关上。“我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用不着征求谁的同意。”男孩说道。他的声音似乎很平静；也许过于平静了。“我出现在你的办公室是因为我决定要来，所以让密码见鬼去吧。邓布利多校长，如果你以为我留在这个学校是因为我是这里的囚犯，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不过是暂时还没有选择离开。现在，把这件事记在心里，然后回答我的问题：你为什么命令你的代理人，斯内普教授，破坏我们在这个办公室里达成的协议，也就是说，他不能虐待四年级或者四年级以下的学生？”

年老的巫师久久地凝视着这位年轻的愤怒的英雄。然后，他以一种不会让男孩警惕的缓慢动作，用布满皱纹的手拉开了桌子的一个复式抽屉，取出一张羊皮纸，放在桌上。“十四封，”年老的巫师说道，“这不是昨晚猫头鹰送出的信的总数。只包括送给拥有威森加摩的席位，或者拥有巨大的财富，或者已经和你的敌人结盟的家庭的信的数目。而对于罗伯特·加格森来说，三者都成立；他的父亲加格森阁下是一名食死徒，他的爷爷也是食死徒，死于阿拉斯托·穆迪的魔杖之下。我不知道信里说了什么，可是我能猜到。你还不懂吗，哈利·波特？每次赫敏·格兰杰赢得你所谓的胜利的时候，斯莱特林对她的威胁都在增加，一次又一次地增加。但是现在斯莱特林赢了，赢得既轻松又安全，没有暴力，也不会造成永久的伤害。他们已经赢了，不用再和她斗了……”年老的巫师叹了口气，“这是我原本的计划。原本的希望。如果防御术教授不站出来干涉的话，原本是可以成功的。如今这个争议要上呈给校董，西弗勒斯会在表面上胜过防御术教授；但是这对斯莱特林来说感觉是不同的，不再是令

他们满意的那种干净利落的结局了。”

男孩向房间里面走了几步,歪过头看着那副半月形的眼镜;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男孩好像在低头看着校长,而不是抬头仰望。“你说这个加格森阁下是食死徒?”男孩轻柔地说,“很好。那么他的这条命已经结清,我随便对他做什么都不会有道德上的问题了——”

“哈利!”

男孩的声音像寒冰一样明晰,像是由未受污染的最纯净的泉水冻结而成的。“你似乎认为光明应该生活在对黑暗的恐惧里。我说应该反过来才对。我会倾向于不杀加格森阁下,哪怕他是个食死徒。但是只要和防御术教授讨论一小时,就足够想出一些巧妙的法子让他破产,或者把他流放到魔法英国之外去。我认为,这样就足够表明我们的立场了。”

“我承认,”年老的巫师慢慢说道,“为了霍格沃茨走廊里的纷争而毁掉一个历时五百年的家族,并且和一个食死徒决一死战这种事,我确实没想到过,哈利。”年老的巫师抬起一根手指,把半月形的眼镜向上推了推,这副眼镜因为他之前突然的动作从鼻子上往下滑了一点点。“我敢说格兰杰小姐也想不到,麦格教授还有弗雷德和乔治也都想不到。”

男孩耸耸肩。“这不是走廊的问题,”男孩说道,“这是为他过去的罪行讨回公道,而且只有在加格森先动手的情况下,我才会动手。毕竟,我并不想让大家无条件地害怕我。我要让他们知道,中立的态度在我这里是安全的,而用棍子戳我则极度危险。”男孩笑了,眼睛里却没有笑意,“也许我可以在《预言家日报》上登个广告,说我会让和我继续争斗的人明白混沌的真义,但是不来招惹我的人安全的。”

“不行,”年老的巫师说道,他的声音变得低沉了,显示出他真正的年龄和力量,“不行,哈利,决不能这么做。你还不知道战斗意味着什么,敌人在战争中见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于是你像小男孩一样,梦想教你的敌人怕你。我非常担心,因为你虽然还太小,但是可能已经拥有足够的力量,把你的一部分梦想变成现实。在那样的道路上,没有一条岔路不是通向黑暗的,哈利,一

条也没有。那是毫无疑问的黑魔王的道路。”

男孩犹豫了一下，接着，他的眼睛瞥向了福克斯有时会在那里栖息，此时却空空荡荡的金色平台。很少有人能注意到这个动作，但是年老的巫师完全领会了他的意思。

“好吧，我不教他们怕我就是了。”男孩说道。他的声音依然刚硬，但是不再那么冰冷了。“我还是认为你不应该因为担心加格森阁下可能会做什么，就让孩子们受伤。保护他们是你全部的工作。如果加格森阁下真的试图干涉你的话，不惜代价阻止他就是了。把我的库房的支配权全部交给我，我可以负责处理在霍格沃茨禁止欺凌弱小的任何后果，管他是加格森阁下还是别的什么人。”

年老的巫师慢慢地摇摇头。“你似乎认为，哈利，我只要使出我全部的力量，就能扫除所有的敌人。你错了。卢修斯·马尔福控制着福吉部长，通过《预言家日报》左右着整个英国，他对校董的控制权只差一点点就能把我从霍格沃茨扔出去。阿米莉亚·博恩斯和巴蒂·克劳奇是盟友，但是如果我们恣意妄为，被他们知道了的话，连他们也会走开的。你身处的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脆弱，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以前的巫师战争从没结束过，哈利，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在继续；黑国王沉睡了，由卢修斯·马尔福暂时移动他的棋子。你以为卢修斯·马尔福会轻易允许你吃掉他的一个卒子吗？”

男孩笑了笑，表情里又有了一丝寒冷。“好吧，我会想办法设一个局，让加格森阁下看起来像是背叛了他自己那一派。”

“哈利——”

“困难意味着你需要**发挥创造力**，校长。它不意味着你可以抛弃你有责任保护的孩子们。让光明胜利，如果引起了麻烦的话——”男孩耸耸肩，“就让光明再次胜利。”

“如果凤凰能说话，它们也会像你这样说，”年老的巫师说道，“可是你不了解**凤凰的代价**。”

最后两个词的声音特别清晰, 似乎在办公室里回响, 接着他们的四周响起了巨大的轰鸣声。

在墙上的一面古老的盾牌和分院帽的衣帽架之间, 石墙开始变幻移动, 变成了两根石柱, 中间出现了一个缺口, 一条通道, 有一组向上的石阶通向黑暗深处。

年老的巫师转过身, 大步走向这些台阶, 然后回头望向哈利·波特站着的地方。“过来!” 年老的巫师说道。那双蓝眼睛里现在一点光彩也没有了。“既然你都到了强行不请自来的地步, 就请你走得更远一点吧。”

石阶上没有扶手, 在走了几步以后, 哈利拔出魔杖, 施展了荧光闪烁的魔法。校长没有回头, 也没有低头看路, 仿佛这个石阶他走过太多遍了, 已经不需要用眼睛去看。

男孩知道他应该觉得好奇, 或者恐惧, 可是他的大脑已经没有多余的能量了。他正在竭尽全力地克制自己, 不让心中沸腾的怒火更多地发泄出来。

楼梯很短, 一直在笔直地上升, 没有转弯或者旋转的地方。

楼顶是一扇纯金属的门, 在哈利的魔杖发出的蓝光下看起来是黑色的, 这说明金属本身是黑色的, 要不就是红色的。

阿不思·邓布利多举起长长的魔杖, 像在挥舞一个标志, 然后再次用那种奇怪的声音说话了, 声音在哈利的耳边嗡嗡回响, 像要烧进他的记忆里去: “凤凰的命运。”

那扇最后的门打开了, 哈利跟着邓布利多走了进去。

里面的房间和通向它的大门一样, 似乎是黑色的金属制成的。墙是黑色的, 地板是黑色的。头上的天花板是黑色的, 只有天花板垂下一条白色的链子, 系着一颗水晶球, 发出明亮的银色光芒, 好像在模仿守护神咒的光芒, 不过你还是能看出来那不是真的。

房间里陈列着黑色金属的台座，每一座上面都有一张移动的照片，或者一个半满地盛了淡淡发光的银色液体的圆柱，或者一个小小的纪念品；一根烧焦的银色项链，一顶压扁了的帽子，一枚从未被戴过的金色婚戒。很多台座上三种都有，照片，银液，纪念品。台座上有很多巫师的魔杖，大多已经断了，烧毁了，或者木头不知道为什么似乎化掉了。

哈利在这时才意识到他看到了什么，他的喉咙忽然堵住了；他心中的狂怒像被一枚大锤砸得粉碎，这也许是他有生以来受过的最沉重的打击。

“这不是在我的所有战争里死去的所有人，”阿不思·邓布利多说道。他的背对着哈利，哈利只能看到他卷曲的白发和发黄的袍子。“甚至不是大部分人。只有我最亲近的朋友，和死于我最糟糕的决定的的人，在这里有纪念他们的东西。那些最让我后悔和遗憾的人，这里是他们的位置。”

哈利数不清房间里有多少台座。也许有一百个左右。黑色金属的房间很大，而且显然还留下了空间，可以用来安放将来的台座。

阿不思·邓布利多转过身来面对哈利，眉毛下面深沉的蓝眼睛宛如钢铁，可是在他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是平静的。“你似乎完全不了解凤凰的代价，”阿不思·邓布利多静静地说，“我想你不是一个邪恶的人，但是极度无知，而且对你的无知充满信心；我在很久以前也曾经是这样。但是我从来无法像你那天那样，把福克斯的声音听得那么清楚。也许当我的凤凰来找我的时候，我已经老了，而且满怀悲伤。关于什么时候应该战斗，如果有什么我没有理解的事的话，请你现在告诉我这个智慧吧。”老巫师的声音里没有愤怒；这些烧焦了和粉碎了的魔杖里充满了一种冲击力，令人像从扫把上坠落那样难以呼吸，它们安息在银色的光辉下，正发出淡淡的光芒。“不然你就走吧，但是那样的话，我以后也不想再听了。”

哈利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自己的生活中根本没有像这样的东西，所有的言语似乎都消逝了。如果他去找的话，也许可以找到一些话来说，但是他不相信在那一刻，言语还有什么意义。有人因为你的决定而死去，这本身并不应该能让你赢得任何争论，但是即使了解了这件事，也还是没什么可说的。哈利没有权利说任何话。

哈利差一点就真的转身离开了，要不是他突然明白了一件事：阿不思·邓布利多的一部分也许永远留在了这里，永远，无论他身在什么地方。如果你站在一个这样的地方，你会愿意做任何事，失去任何东西，只要可以不再战斗。

一个台座引起了哈利的注意；上面的照片没有移动，没有微笑或者挥手。这是一张麻瓜的相片，里面的女人严肃地盯着相机，棕色的头发编成了麻花辫子，在麻瓜当中是一种很普通的发型，但是哈利从没见过哪个女巫用这种发型。照片旁边有一个盛了银液的圆柱，但是没有纪念品；没有融化的戒指或者折断的魔杖。

哈利慢慢走向前，站到那个台座面前。“她是谁？”哈利说道，感到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奇怪。

“她的名字是翠西亚·格拉斯维尔，”邓布利多说道，“一个麻瓜出身的女巫的母亲，食死徒杀死了她的女儿。她原来是麻瓜政府的侦探，在女儿死后开始把麻瓜政府的情报通知凤凰社，直到她——被人背叛了——落到了伏地魔的手里。”年老的巫师的声音哽住了一下，“她死得很痛苦，哈利。”

“她救过别人的命吗？”哈利问道。

“是的，”巫师安静地说，“救过。”

哈利把凝视从台座上移开，看着邓布利多。“如果她不曾战斗的话，这个世界会更美好吗？”

“不，不会，”年老的巫师说道。他的声音很疲倦，很悲伤。他看起来背更驼了，像是封闭了自己。“我明白了，你还是没有理解。我想你是不会理解的，直到有一天你——哦，哈利。很久很久以前，在我比你大不了多少的时候，我看到了暴力真实的嘴脸，和它的代价。让空气里充满致命的诅咒——无论是为了什么理由——无论是为了什么理由，哈利——都是邪恶的，它的本质是罪恶的，像黑魔法仪式一样可怕。暴力一旦开始，会像伏地蝠一样攻击附近的任何生命。我……希望你不要以我那种惨痛的方式学到这一点，哈利。”

哈利把视线从那双蓝色的眼睛那里转开了，低头去看黑色的金属地板。

显然，校长在努力告诉他一件重要的事；而且哈利也不认为那是愚蠢的。

“从前有一个叫莫罕达斯·甘地的麻瓜，¹”哈利对地板说道，“他认为麻瓜英国政府不应该统治他的国家。他拒绝战斗。他说服了他的整个国家不去战斗。反之，他教他的人民走到英国的士兵面前，任由士兵把他们打倒，毫不反抗，后来英国再也受不了了，我们就让他的国家自由了。我在读到这件事的时候，认为它非常美好，我想它比所有用枪和剑战斗的战争都要崇高。他们居然真的这样做了，而且真的**成功**了。”哈利又吸了口气。“只是后来，我发现甘地在二战的时候对他的人民说，如果纳粹军队侵略他们的国家的话，他们也应该用非暴力的形式抵抗。但是纳粹只会把所有人射杀的。也许温斯顿·丘吉尔一直感到应该有更好的办法，更聪明的办法，能够不伤害任何人就取得胜利；可是他一直找不到，所以他只得战斗。”哈利抬起头，看见校长正瞪着他，“温斯顿·丘吉尔就是那个试图说服英国政府，**不要**用捷克斯洛伐克向希特勒交换和平条约的人，²他认为他们应该马上战斗——”

“我记得这个名字，哈利，”邓布利多说道。老巫师的嘴唇微微上翘，“但是，我必须诚实地说，亲爱的温斯顿决不是那种会感到良心痛苦的人，哪怕在喝过一打热火威士忌以后也不会。”

“关键是，”哈利在一个短暂的停顿之后说道，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在和谁说话，感到自己就像一个无知的胆大包天的孩子在发病，自己根本没有权利站在这个房间里，对阿不思·邓布利多提出任何质疑，然后他压下了这种感觉，“关键是，说暴力是邪恶的，这不是一个答案。它不能告诉你，什么时候战斗，什么时候不战斗。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而甘地拒绝面对它，这让我失去了一些对他的尊敬。”

“那么你的答案是什么呢，哈利？”邓布利多静静地问道。

“一个答案是你只有在制止暴力的时候才应该使用暴力，”哈利说道，“你

1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尊称圣雄甘地，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和印度国家大会党领袖。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zh/%E5%9C%A3%E9%9B%84%E7%94%98%E5%9C%B0>

2 指慕尼黑协定。二战期间，英法为避免战争爆发，签署慕尼黑协定而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是一项绥靖政策。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5%95%E5%B0%BC%E9%BB%91%E5%8D%64%E5%AE%9A>

不能让人用性命去冒险, 除非是为了救出更多的人。这个听起来确实不错。只是问题在于, 如果一个警察看见一个小偷在房子里偷东西的话, 这个警察应该阻止小偷, 即使小偷可能抵抗, 造成有人受伤, 甚至被杀。即使小偷只是想偷些首饰, 造成的损失不过是些东西而已。因为如果连给小偷添些麻烦的人都没有的话, 小偷就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即使他们每次都只是偷东西而已, 这对于——社会的结构——” 哈利停了下来。在这个房间里, 他的思路不像往常看起来那么有条理。他本该可以依据博弈论给出完美的逻辑证明, 或者至少可以看到如何证明, 可是他想不出来。鹰和鸽子——“你难道看不出吗, 如果坏人愿意使用暴力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而好人却总是退让, 因为暴力太可怕了, 不能冒险, 那——那不是在一个美好的社会, 校长! 你难道没有意识到这些欺凌弱小的行为对霍格沃茨的影响, 特别是对斯莱特林学院的影响吗?”

“是战争太可怕了, 不能冒险,” 老巫师说道, “但它会来的。伏地魔正在回归。黑色的棋子正在集结。在这场战争中, 西弗勒斯是我们拥有的最宝贵的棋子之一。但是我们邪恶的魔药学教授必须像俗语说的那样, 装装样子。如果西弗勒斯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伤害孩子们的感情, 只是他们的感情, 哈利,” 老巫师的声音非常轻柔, “你必须对战争极度无知, 才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划算的交易。困难的决定不是那样的, 哈利。困难的决定是——这样的。” 老巫师没有做手势。他只是站在原地, 站在所有的台座中间。

“你不该当校长的,” 哈利透过喉咙的烧灼感说道, “我很抱歉, 非常抱歉, 但是你不应该在做校长的同时指挥一场战争。霍格沃茨不应该被牵连进来。”

“学校的孩子们会活下来的,” 老巫师说话的时候, 眼神既疲惫又苍老, “而伏地魔则会让他们活不成。你不觉得奇怪吗, 哈利, 霍格沃茨的孩子为什么很少提及他们的父母? 因为无论在哪里, 他们的附近总会有失去了母亲, 或者父亲, 或者父母双亡的同学, 也许能听到他们的谈话。这就是伏地魔上次来的时候遗留下来的局面。没有任何事值得让这场战争提前哪怕一天开始, 或者延迟哪怕一天结束。” 老巫师这次做了个手势, 似乎在指向所有破碎的魔杖。“我们战斗不是为了正义! 我们战斗是因为我们必须如此, 已经别无选择。这是我们的答案。”

“这就是你等了那么久才去面对格林德沃的原因吗？”

哈利是不假思索地问出这句话的——

蓝色的眼睛犀利地搜索着他，时间似乎凝滞了。

“是谁和你说的，哈利？”年老的巫师说道，“不，不用答了。我已经知道了。”邓布利多叹了口气，“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总是避而不答。可是总有一天你必须知道这件事情的全部真相。在我允许你告诉别人之前，你能发誓绝不外传吗？”

哈利原本希望可以告诉德拉科的，不过——“我发誓。”哈利说。

“格林德沃拥有一件古老而可怕的魔法宝物，”邓布利多说道，“只要他持有那件魔法宝物，我就无法攻破他的防御。在我们的决斗中，我不可能获胜，只能一直和他战斗，直到他力尽倒下为止；要不是福克斯的话，我在决斗以后就会死。而只要他的麻瓜盟友用血祭维持他的力量，格林德沃就**不会**倒下。他在当时是真正无敌的。关于格林德沃那件可怕的宝物，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不能让任何人猜疑，决不能透露一丝口风。所以你决不能告诉别人这件事，我现在也不再多说了。这就是所有的原因，哈利。里面没有任何寓意，没有智慧。只是如此而已。”

哈利慢慢地点了点头。这不是完全不可信的，如果按魔法的标准的话
……

“然后，”邓布利多的声音在继续，声音更低了，仿佛在自言自语，“因为打败他的人是我，所以当我提出不杀他的时候，他们听从了，虽然有成千的人渴望他的鲜血。他被关在纽蒙迦德监狱，那是他建造的监狱，从此以后他一直呆在那里。我去决斗的时候并没有想要杀他，哈利。因为，你看，在很久以前，我曾经有一次想杀死格林德沃，而……那是……那最后被证明是……一个错误，哈利……”年老的巫师双手握着他的长长的深灰色的魔杖，瞪着它，仿佛它是一只麻瓜传说中的水晶球，一个可以用来找到问题答案的占卜用具。
“在那时，我想……我想我永远不应该杀人。然后伏地魔来了。”

年老的巫师再次抬头看着哈利，用嘶哑的声音说道，“他不像格林德沃，哈利。他已经没有任何人性了。你必须消灭。当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你不能犹豫。在这个世上的所有生灵中，只有对他，你决不能有任何慈悲；当一切结束以后，你必须把这件事忘掉，忘掉你做过的事情，重新开始生活。把你的怒火留给那个时候吧，只给那个时候。”

办公室里一片沉默。

沉默延续了很久很久，最终被一个问题打断了。

“在纽蒙迦德监狱有摄魂怪吗？”

“什么？”年老的巫师说，“没有！就连对他，我也不会这么做——”

老巫师瞪着年轻的男孩，男孩站直了身体，脸上的表情变了。

“也就是说，”男孩说道，像在没人的房间里自言自语，“大家已经知道在不用摄魂怪的情况下，如何监禁强大的黑巫师。他们知道这是已知的事实。”

“哈利……？”

“不，”男孩说道。他抬起头，眼睛像绿色的火焰一样在燃烧。“我不接受你的答案，校长。福克斯给了我一个使命，现在我懂了，为什么福克斯把这个使命给我，而不是你。你愿意接受权力的制衡，任凭坏人胜利。我不接受。”

“这也不是一个答案，”年老的巫师说道；他的脸上没有露出受伤的表情，他在隐藏痛苦方面经过长久的锤炼。“拒绝接受一件事不会改变它。我现在开始怀疑，你是不是还太小，还不能理解这种事，哈利，即使你表面看起来不是这样；只有在孩子的幻想中，才能赢得所有的战斗，不容忍一丝邪恶。”

“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消灭摄魂怪，而你不能，”男孩说道，“因为我相信黑暗是可以打破的。”

老巫师的呼吸在喉咙里停住了。

“凤凰的代价不是无法避免的，”男孩说道，“它不是宇宙固有的什么深刻的平衡法则。它不过是问题的一部分，你只是还没有找到一个漂亮的解决方案而已。”

老巫师的嘴唇张开了，可是没有话语出来。

银色的光芒落在破碎的魔杖上。

“福克斯给了我一个使命，”男孩重复道，“我会完成这个使命，哪怕需要粉碎整个魔法部也在所不惜。这就是你的答案中欠缺的一部分。你不可以停下来说道，哦，好吧，看起来我想不到什么办法阻止霍格沃茨里欺凌弱小的行为了，然后就这样不管了。你要一直想，直到想出解决的办法为止。如果这意味着必须破坏卢修斯·马尔福的所有图谋，没有问题。”

“那么真正的战斗呢，和伏地魔的战斗？”年老的巫师用不稳定的声音说道，“为了赢得**那场战斗**你会做什么呢，哈利？你会不惜把整个世界都破坏掉吗？即使有一天你能拥有这样的力量，你也还没有凌驾于代价之上，也许永远都不能！而你**现在**就这样行动，这完全是发疯！”

“我问奇洛教授他为什么笑，”男孩声音平稳地说道，“在他奖给赫敏一百个学院分以后。奇洛教授说，这不是原话，但是基本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他觉得好笑极了，伟大的善良的阿不思·邓布利多在这个可怜的无辜的女孩向他求告的时候只是坐在那里无动于衷，而**他**倒成了捍卫她的人。他对我说，等到那些善良而高尚的人把自己绑好又打上结以后，他们往往什么也不会做；或者，如果他们做了什么，你简直看不出来那和坏人的行为有什么分别。而只要他乐意，**他**却可以随意帮助那些无辜的女孩，因为他不是一个好人。每当我考虑长大以后要不要做一个好人时，我都会想想这一点。”

年老的巫师没有表现出他受到的打击。只有眼睛略微睁大了，背叛了他的伪装，要非常仔细地观察才能看出来。

“别担心，校长，”男孩说道，“我并没有搞错。我知道我应该从赫敏和福克斯那里学习什么是美德，而不是从奇洛教授或者你那里。这就要说起我

来这里的真正原因。赫敏的时间很宝贵, 不能浪费在劳动服务上。斯内普教授必须收回这个命令, 声称我讹诈了他。”

年老的巫师在犹豫了一下以后, 点了点头, 银色的胡子在下面慢慢飘拂。“这对她来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哈利,” 年老的巫师说道, “但是这个劳动服务可以在宾斯教授的监管下进行, 你和她可以一起在他的教室里学习。”

“那就这样吧,” 男孩说道, “我想, 最终我们的合作也就是这么多了。你可以预期, 你如果继续在表面上站在坏人那边, 或者让他们胜利的话, 我会做福克斯会让我做的事, 无论惹出多少麻烦都在所不惜。我希望我们都清楚这一点。”

男孩没有再说一句话, 转身出了房间, 从打开的黑色金属门出去了, 随后, “**荧光闪烁!**” 他的魔杖发出了亮光。

年老的巫师沉默地站在那里, 沉默地站在他自己的人生造成的生命的废墟中。他抬起布满皱纹的手, 发抖地伸向半月形的眼镜——

男孩又把头伸了进来。“可以请你把楼梯打开吗, 校长? 我懒得用我来的时候那么麻烦的方式离开了。”

“去吧, 哈利·波特,” 年老的巫师说道, “楼梯会送你下去。”

(在一段时间以后, 一个更早的版本的哈利从晚上九点开始就穿着隐身衣等在石像鬼的旁边了, 此时跟着副校长走进了石像鬼为她让开的通道, 在旋转楼梯上一直安静地站在她的后面, 直到楼顶, 然后, 在隐身的状态下将时间转换器回转了三次。)

余波：奇洛教授和——

防御术教授在树荫下的一片空地上等候, 他随意地背靠在一棵高大的山毛榉树粗糙的灰色树干上。现在是三月底, 这棵树还没有发芽, 它的树干和树

冠看起来就像一只苍白的手掌，从地上伸向空中，突兀地展开了上千根手指。在防御术教授的周围和头顶，树枝是如此茂密，以至于在早春，树木大多还没有发芽的时候，你在地上都几乎看不见天空。树枝的网互相纵横交织得那么浓密，以至于如果你骑着扫把在上空找人的话，你会发现听声音比用眼睛看更有效。特别是现在，禁林里天快要黑了，看不到的太阳几乎已经沉落，只有最后的几缕夕阳照亮了森林里最高的树木的树顶。

这时传来了几不可闻的脚步声，即使在森林的地上都几乎听不见；这是一个习惯了隐身的男人的步伐。没有树枝折断的声音，也没有踩在树叶上的沙沙声——

“下午好。”奇洛教授说道。防御术教授连眼睛都懒得转一下，双手也仍然满不在乎地垂在身侧。

一个穿着黑袍的身影出现了，正在转头左右张望。这个身影低垂的右手握着一根魔杖，颜色是很浅很浅的灰色，几乎都可以说是银色了。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在这里碰面，”西弗勒斯·斯内普淡淡说道。

“哦，”奇洛教授懒洋洋地说，就像整件事都完全无关紧要一样，“我还以为你会希望保密。霍格沃茨的墙长了耳朵，你总不希望让校长知道你在昨天那件事里扮演的角色吧，对不对？”

三月的寒冷似乎更深了，温度在下降。“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魔药学教授冷冷地说。

“你完全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奇洛教授以一种好笑的语气说道，“说真的，我的好教授，如果你没准备好在那帮白痴的全部暴力当中保护自己的话，就不该插手去管他们的闲事。”（防御术教授的双手仍然漫不经心地垂在身侧。）

“然而那些白痴没有一个记得你倒下的一幕，那些年轻的女士也都不记得见过你。这就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大力气，我敢说，几乎是不顾一切的努力，施展五十二次一忘皆空的法术。”奇洛教授歪过头，“你这么害怕学生们怎么想吗？我不觉得。你是在害怕你的好朋友，马尔福阁下，

会知道这件事吗？可是那些蠢货马上替你找了一个相当令人满意的借口。不，只有一个人对你有这么大的力量，而且会因为你在他不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行动感到深深不安。你真正的秘密的主人，阿不思·邓布利多。”

“什么？”魔药学教授怒容满面地嘶声说道。

“但是现在，看起来，你在独立行动；所以我感到极度好奇，想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防御术教授饶有兴趣地研究着魔药学教授黑色的剪影，就像一个人在研究一只特别有趣的虫子，即使它无论如何也只是一只虫子而已。

“我不是邓布利多的仆人。”魔药学教授冷冷地说。

“真的吗？那可真是奇闻了。”防御术教授微微一笑，“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长长的停顿。一只猫头鹰在远处的树上叫起来，在寂静中显得分外刺耳；两人都没有吃惊地跳起来，也没有畏缩。

“你不想成为我的敌人，奇洛。”西弗勒斯·斯内普说道，声音非常轻柔。

“是吗？”奇洛教授说道，“你怎么知道呢？”

“而在另一方面，”魔药学教授继续说道，声音仍然轻柔，“做我的朋友有很多好处。”

靠在灰色树干上的男人挑起了眉毛。“比如？”

“我知道这个学校里的很多事，”魔药学教授说道，“你也许以为我不会知道的事。”

一个充满期待的停顿。

“实在太有意思了，”奇洛教授说道，以一种无聊的表情检视着自己的指甲，“请务必继续。”

“我知道你在…… 研究……四楼的走廊——”

“你根本不知道有这种事。”男人的背靠着树干挺直了，“不要跟我虚张声势，西弗勒斯·斯内普；我觉得这很讨厌，你还不配惹我讨厌。任何能干的巫师都能一眼看出来，校长在那个走廊里安放了多得离谱的警报器和探测网，机关和陷阱。还不止这些：有具有古老力量的魔咒，有我在传说中都没听说过的魔法装置，还有肯定是从传奇人物勒梅本人那里撬来的技术。连那个不能提名字的人都很难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经过那里。”奇洛教授若有所思地用手指敲了敲脸颊，“而说到事实上的锁，不过是一个施展在普通门把上的快快禁锢法术，上面的法力弱得连刚刚来霍格沃茨上学的格兰杰小姐都拦不住。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陷阱。”防御术教授眯起眼睛。“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谁能用得上如此费尽心机的监测网。如果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传说中的巫师，而这个陷阱是为他准备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情报来交换我的沉默，我亲爱的教授，之后我还能找给你很多我的人情。”

你可以赌咒发誓，奇洛教授在非常专注地观察西弗勒斯·斯内普。他的唇边没有掠过一丝微笑。

空地上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

“我不知道邓布利多在害怕谁，”斯内普说道，“可是我知道诱饵是什么，还有保护它的一部分机关——”

“那个啊，”奇洛教授说道，听起来又失去了兴趣，“我几个月前就把它偷走了，换了一个假的放在那里。不过谢谢你好心问我。”

“你在撒谎。”西弗勒斯·斯内普停了一会儿以后说道。

“没错，我是在撒谎。”奇洛教授又靠回灰色的树干上去了，他的眼睛向上望着纵横交错的树枝的密网，在这些复杂的脉络之间，几乎感觉不到黑夜正在降临。“我只是想看看你会不会指出来，因为你假装知道只知道这么一点。”防御术教授暗自微笑了一下。

魔药学教授看起来气得都快呛住了。“你到底想要什么？”

“其实没什么，”防御术教授说道，继续抬头望向森林的树顶，“我只是好奇。我想我会继续观察一下，看看你的谋划到底会走向什么方向。目前我不会对校长说什么——当然，那是在你愿意随时帮我一些忙的前提下。”他的脸上掠过一个不冷不热的微笑。“现在你可以走了，西弗勒斯·斯内普。不过，如果你愿意诚实地告诉我你到底忠实于谁的话，我很愿意再来一次小小的谈话。我是指**诚实**的谈话，不是你今天给我看的这些假面具。你也许会发现你的盟友比想像当中要多。花点时间考虑一下吧，我的朋友。”

余波：德拉科·马尔福和——

一个彩虹色的半球，这个坚固的球形盾面本身是无色透明的，但是会把入侵的光线分解成五彩缤纷的虹色以后反射回去；此刻它正分解着斯莱特林公共休息室里辉煌的水晶大吊灯发出的光芒。

躲在彩虹色的半球下面的是一个小女巫的惊惧的脸，她从来没有和恶霸战斗过，从来没有参加过奇洛教授的军队，在防御术课上最好的成绩不过是及格，就连为救自己的命都不可能使出虹光护盾的法术。

“哎，得啦。”德拉科·马尔福说道，刻意让他的声音充满厌倦，虽然他的袍子下面正在出汗，而他的魔杖正指向保护米里森·伯斯德的护盾。

他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做的决定了，当时有两个高年级的男生要对米里森施展恶咒，整个公共休息室里的人都在默默地看着，然后德拉科的手就自作主张地抽出魔杖，释放了这个护盾，现在他的心在吃惊地狂跳，而他的可怜的倒霉的脑子正在疯狂地寻找借口——

这两个高年级的男生不再威胁地逼近米里森，他们直起身来，转向德拉科，又惊又怒地看着他。德拉科身边的格雷戈里和文森特拔出了魔杖，但是没有指向他俩。毕竟，他们三人就算加在一起也不可能赢的。

但是这些高年级的男孩不会对他施展恶咒的。没有人会蠢到对将来的马

尔福阁下施展恶咒。

让德拉科在袍子下面出汗的并不是被诅咒的可能，他正在绝望地祈求额头不要出现汗珠。

德拉科在出汗，是因为这个越来越明显的令人反胃的现实：即使他这次设法躲过去了，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崩坏，那时他恐怕就不是将来的马尔福阁下了。

“马尔福先生，”看起来年纪最大的那个男生说道，“你为什么要保护她？”

“这么说，你们找到这个阴谋背后的策划人啦，”德拉科带着他的第二号冷笑说道，“而且，让我搞清楚，这个人原来是一个名叫米里森·伯斯德的一年级女孩。她不过是个被人利用的渠道而已，你个弱智！”

“那又怎么样？”大男生不依不饶地问道，“她还是帮了他们的忙！”

德拉科抬起魔杖，虹光护盾消失了。德拉科继续用厌倦的语气问道，“你当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伯斯德小姐？”

“不——不知道。”米里森仍然坐在桌前，结结巴巴地回答。

“你知不知道那些你负责传递的那些斯莱特林的消息去了哪里？”

“不知道！”米里森答道。

“谢谢你，”德拉科说道，“请你们大家别去招惹她了，她只是个棋子。伯斯德小姐，你在二月份帮过我的忙，这个人情我现在还你了。”德拉科开始继续做他的魔药学作业，暗暗希望梅林保佑，米里森不会说出一些超级愚蠢的话，比如“什么人情？”

“那么为什么，”一个声音从房间的另一头清楚地传过来，“那些女巫会去米里森字条上说的地方？”

德拉科出的汗更多了。他再次抬起头来，看着刚才说话的鲁道夫·李。“那些假字条上到底写了什么？”德拉科问道，“是‘我以黑女王米里森的名义

命令你们勇往直前’，还是‘请在那里和我见面，真诚的米里森？’”

鲁道夫·李张开嘴，犹豫了不到一秒——

“如我所料，”德拉科说道。“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测试，李先生，它——它有可能——”一个疯狂的，让人心惊胆战的瞬间，他得想出怎样不用哈利的话（比如假阳性）³来表达他的意思，“它有可能让那些女巫去字条上说的地方，只要她们中间有人是米里森的朋友就行了。”

就像这件事已经完全解决了一样，德拉科继续低头做他的魔药学作业，不去理睬房间里四处传来的窃窃私语，只是在胃里有一种恐惧的恶心感觉。

他从眼角的余光注意到格雷戈里正瞪着他。

德拉科的视线停留在他的天文学作业上，可是没法专心。如果你在试图忽略哈利·波特说过的话，你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大概就是：看着课本里的夜空的图画，试图记住你**不应该**知道行星的运行轨迹。天文学，一门高贵而经典的艺术，知识和智慧的象征；然而麻瓜拥有秘密的现代宝物，能够做到比书里强千万倍；哈利·波特试图解释过这种方法，而德拉科还是一点也不懂，除了显然不用魔法就可以让一个**物体做算术占卜术**。

德拉科一边看着图画里的各种星座，一边猜测在别的学院里是不是这样，在拉文克劳，大家是不是也这样总在互相威胁。

哈利·波特对他说过，在战场上，战士并不是真的在为国家战斗。也许是爱国主义让他们走上了战场，但是等到了战场上，战斗只是为了**互相保护**，保护和他们一起训练，此刻就在他们身前的朋友。哈利还评论道，而德拉科也知道这是事实，你不能通过对一个领导人的忠诚来施展守护神咒，守护神咒需要的不是**这种温暖幸福的想法**。但是，如果是为了保护你身边的人——

而这，哈利·波特深思地说道，可能就是食死徒在黑魔王离开的瞬间分

3 假阳性：http://en.wikipedia.org/wiki/False_positives_and_false_negatives

崩离析的原因。他们对彼此不够温暖。

你可以招来一批人，包括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阿米库斯·卡罗，再加上马尔福阁下和麦克尼尔先生，用钻心剜骨咒让他们服从命令。但是黑魔标记的主人一旦消失，军队就解体了，只剩下一个熟人圈子。这就是父亲失败的原因。这甚至不是他的错。在继承了这群彼此不是朋友的食死徒以后，父亲根本不可能做什么。

而且虽然这是他理应捍卫的斯莱特林学院——他和哈利定下了契约决心拯救的斯莱特林学院——有时候德拉科会不由自主地想，领导他的军队训练要轻松得多。在他和不是斯莱特林的其他学院的学生合作的时候。当你看到了问题，给它定性以后，你从此就无法对它视而不见了，而它只会一天比一天恼人。

“马尔福先生？”格雷戈里·高尔的声音说道。他正躺在德拉科小小的私人卧室的桌子旁边的地板上；格雷戈里正在做变形学的作业，他在这门课上经常需要帮助。

在这种时候，任何令人分心的事情都是受欢迎的。“什么？”德拉科问道。

“你根本没有密谋针对格兰杰，”格雷戈里说道，“对不对？”

恶心和害怕的感觉在德拉科的胃里漫延开来，格雷戈里的声音听起来也是同样的感觉。

“你那天把格兰杰从地上扶起来的时候，其实是在帮她，”格雷戈里说道，“在此之前，你还拉住她，不让她从屋顶上掉下来。你在帮助一个泥巴种——”

“才怪，”德拉科用讽刺的语气说道，完全没有犹豫或者耽搁，他的视线又回到了天文学作业上，仿佛一点都不紧张。事态正在向德拉科最害怕的方向发展，不过这至少意味着这段对话已经在他的脑海里练习过无数遍了，他早已想好了应对的策略。“得啦，格雷戈里，你和格兰杰将军战斗过，你很清楚她的魔力有多强。一个真正的麻瓜种可能比你强，比西奥多强，比学校里除

了我以外的所有纯血巫师都强吗？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信父亲的话？她是领养的。她的父母在战争里死了，有人把她送到一对麻瓜夫妇家里去，好把她藏起来。格兰杰将军不可能是真正的泥巴种。”

沉默在德拉科的卧室里缓慢地律动。德拉科很想知道，需要知道格雷戈里此刻脸上的表情。可是他不能从桌前抬起头来，现在还不能，他得等到格雷戈里开口以后。

然后——

“是哈利·波特对你这么说的吗？”格雷戈里问道。

格雷戈里的声音在颤抖，然后哽咽了。当德拉科的视线离开作业，抬起头时，他看见格雷戈里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他的努力显然失败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格雷戈里悄声说道，“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马尔福先生。你父亲不会——等他发现的时候——他不会喜欢的，马尔福先生！”

父亲喜欢什么轮不到你来决定，高尔——

德拉科可以在脑海里听到这些话；是用父亲的声音说的，语气也同样严厉。这一类的话是父亲嘱咐他的，如果文森特或者格雷戈里胆敢质疑他的话就要这么说；如果这个方法不成功，他就要对他们施展恶咒。他们不是平等的朋友，父亲说道，他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德拉科是主子，他们是他的仆人，如果德拉科不能保持这个地位的话，他就不配继承马尔福家族……

“不要紧的，格雷戈里，”德拉科用尽可能温和的声音说道，“你要顾虑的只是保护我。没有人会因为你服从了我的命令责怪你，我父亲不会，你的父亲也不会。”他把所有的温暖都放到自己的声音里面，像在施展一个守护神咒。“而且无论如何，下一次的战争和上一次是不一样的。马尔福家族在黑魔王出现之前很久就存在了，不是每个马尔福阁下都会做同样的事。父亲知道

这一点。”

“真的吗？”格雷戈里用发抖的声音问道，“他真的知道吗？”

德拉科点点头。“奇洛教授也知道，”德拉科说道，“那些军队就是这个意思。防御术教授是对的，在下次战争到来的时候，父亲不可能让整个国家团结起来，他们会记得上次战争里发生的事。但是在奇洛教授的军队里战斗过的人都会记住哪些将军是最强大的，谁才配领导他们。他们会拥戴哈利·波特作为他们的领袖，而我是他的右手，马尔福家族仍然会在权力的顶层，和从前一样。如果波特不在的话，人们甚至会转向我，只要他们认为我是可靠的。这就是我在图谋的事。父亲会理解的。”

格雷戈里抬起手，擦了擦眼睛，低头去看他的变形学作业。“好吧，”格雷戈里用发抖的声音说道，“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马尔福先生。”

德拉科再次点点头，忽略掉对朋友撒谎的空虚的感觉，继续学习星象。

余波：赫敏·格兰杰和 ——

隐身的感觉应该比这更有趣才对，比如，霍格沃茨的走廊应该呈现出奇怪的颜色之类的。但实际上，赫敏想，穿着哈利的隐身衣的感觉和不穿隐身衣毫无区别，只是身上多了件隐身衣而已。当你把兜帽上柔软的黑布面纱拉下来遮住脸的时候，你甚至看不见它垂下来，之后似乎也不会影响你的呼吸。世界看起来没有任何不同，除了在走过金属材质的物体的时候，你看不见自己的倒影。画像再也不看你了，只管自顾自地做它们在独处的时候会做的那些奇怪的事。赫敏还没有试着走过一面镜子，她不太确定她想这么做。最重要的是，在你走来走去的时候，你没有了，没有手，没有脚，只有改变的视野。这种感觉还蛮吓人的，倒不是因为隐身，而是因为不复存在。

哈利完全没有追问她，她刚刚说出‘隐身’这个词，哈利已经从莫克袋

里拿出了他的隐身衣。她都没机会向他解释她和达芙妮还有米里森·伯斯德的极度秘密的会议, 或者为什么她认为这么做可以保护那两个女孩。哈利只是把这件可能是死亡圣器的宝物递给了她。如果你是个公平的人, 而她**确实**在努力做到公平, 她必须承认哈利有时是一个非常非常忠诚的朋友。

秘密会议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米里森声称自己是一个先知。

赫敏仔细地向米里森和达芙妮解释了很久, 指出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

她和哈利在研究的早期就查过预言术的资料; 哈利坚持说, 他们应该阅读非限定区域里能找到的所有关于预言的知识。就像哈利指出的那样, 如果他们能找到一个先知, 预言他们在三十五年之后会有什么发现的话, 就可以省去很多工作(或者按哈利的话说, 任何从遥远的将来把信息传递回来的方法都可能导致一个立刻的全面胜利)。

但是, 就像赫敏对米里森解释的那样, 预言是无法控制的, 你不可能要求先知预言任何具体的事。反之(书上是这么说的)当一个巨大的事件试图发生, 或者试图不要发生的时候, 会有一种压力在时间里慢慢累积。当正确的人在场聆听的时候, 先知就像系统里比较脆弱的部分, 可以释放这个压力。所以预言的内容总是巨大和重要的事情, 因为只有这样的事情才能产生足够的压力; 而你几乎从来不会听到好几个先知预言同一件事情, 因为当预言说出口以后, 压力就消失了。还有, 赫敏继续对米里森解释道, 先知本人不会记得他们做出的预言, 因为预言里的信息不是给**他们的**。而且预言会以谜语的形式出现, 只有听到了先知的原始声音的人才能听出谜语中的全部涵义。米里森决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随时**预言, 预言的内容不过是**学校里的恶霸**, 而且还能**记得**, 而且即使她**真能**做到这一切的话, 预言的用词也会是“**骷髅是关键**”⁴而不是“苏珊·博恩斯必须到场”。

米里森这时候看起来真的吓坏了, 所以赫敏松开了叉在腰上的拳头, 冷

4 “骷髅是关键”: 苏珊·博恩斯的姓(Bones)如果直译成中文的话是骨头的意思, 和骷髅的意思相近。赫敏在这里可能是想说, 预言的用词一般都是谜语。

静了一下，小心地说道，她很高兴米里森帮助了她们，但是她们在按米里森的话行动的时候，有时**确实**落入了陷阱，所以赫敏真的很想知道这些消息**事实上**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米里森小声说道：

可，可是她告诉我她是一个先知啊……

当米里森拒绝说出她的消息来源时，赫敏让达芙妮不要再逼问了。这不仅是因为赫敏为米里森害怕的表情感到内疚。而且因为，赫敏有一种很强的预感，就算她们**真的**找到是谁在告诉米里森这些事，哎，**他们**说不定也只是在早起的时候在枕头下面发现了一些信封而已。

她又有了圣诞节前那场战役之前的那种绝望的感觉，看着扎比尼画满了不同颜色的线和框框的图表……然后猛然意识到给她看这个图表的人是**扎比尼**这件事意味着什么。

即使对于一个拉文克劳，她觉得，也会有生活变得过于复杂这种事。

赫敏开始走上一段短短的黄色大理石的旋转台阶，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秘密”楼梯，是从斯莱特林的地窖去拉文克劳的高塔的一条近路，但是只有女巫才能使用。（为什么只有女生需要一条在拉文克劳和斯莱特林之间迅速来回的路，赫敏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到了楼梯顶上的时候，因为她已经离开了斯莱特林的区域，回到了霍格沃茨城堡的主体，赫敏停了下来，脱掉了哈利的隐身衣。

在她的莫克袋吞下隐身衣之后，赫敏转向右边，开始向下走过一条很短的过道，一边下意识地扫视周围，这时她警惕的双眼掠过了一个阴影下面的墙角——

（瞬间的晕眩）

——震惊和恐惧像昏迷咒一样击中了她的全身，她发现在无意识和不自主的情况下，她的魔杖已经跳到了她的手里，而且已经指向了——

……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身影，斗篷非常宽大，而且飘飘荡荡，不可能知道里面的人是男是女。斗篷上方是一顶宽边的黑帽子；在帽子的下面，黑色的迷雾聚集起来，遮住了下面不知道是不是人的脸。

“又见面了，赫敏。”在黑帽子下面的黑色迷雾后面，传来了一个嘶嘶作响的低语。

赫敏的心已经在重重地撞击胸膛，她的女巫袍子已经汗湿了，粘着她的皮肤，她的嘴里有一丝恐惧的味道；她不知道自己身体里的这么多肾上腺素是怎么来的，但是她的手把魔杖握得更紧了。“你是谁？”她追问道。

帽子微微歪了一下；黑色迷雾后面的低语听起来就像灰尘一样，干巴巴的。“我是你最后的盟友，”嘶嘶作响的声音低语道，“那个在没有别人回应你的时候，终于回应你的人。我也许是你霍格沃茨里拥有的唯一真正的朋友，赫敏。你现在应该已经看到了，在你需要的时候，其他人是如何一直保持沉默——”

“你叫什么名字？”

黑色的斗篷前后扭动了一下，看起来并不像耸肩的动作，但是表达了耸肩的意思。“这是个谜语，年轻的拉文克劳。在你解开谜底之前，你随便叫我什么都可以。”

她可以感到她的手心已经出汗了，还好魔杖上刻着螺旋形的木纹，让她的手还能稳稳地握住魔杖。“好吧，无比可疑的先生，”赫敏说道，“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你问错了问题，”黑色迷雾后面的低语说道。“你应该问的是，我能给你什么。”

“不，”年轻的女孩相当镇定地回答道，“事实上，我不认为我应该问那个问题。”

从黑色迷雾的后面传来一声尖利的笑声。“不是权力，”那个声音低语道，

“也不是财富，你对这些都无所谓，是不是，年轻的拉文克劳？知识。这是我拥有的东西。我知道这个学校里在发生什么，所有秘密的计划和背后的策划人，我知道谜语背后的答案。我知道你在哈利·波特的眼睛里看到的冷酷的真正原因。我知道奇洛教授神秘疾病的本质。我知道邓布利多真正害怕的是谁。”

“可喜可贺，”赫敏·格兰杰说道，“但是你知不知道要舔多少下图西棒棒糖⁵，才能吃到中间的图西卷心糖？”

黑色的迷雾似乎变暗了一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更低了，好像很失望。“你对这些谎言背后的真相一点都不好奇吗，年轻的拉文克劳？”

“一百八十七下，”她说，“我试过一次，结果是一百八十七下。”她握着魔杖的手差点打滑了，手指的感觉好疲倦，就像已经这样握着魔杖好几个小时了，而不只是几分钟而已——

那个声音嘶嘶地说道，“斯内普教授是个秘密的食死徒。”

赫敏差点把魔杖掉到地上。

“啊，”那个声音满意地低语道。“我想你会感兴趣的。那么，赫敏。关于你的敌人，或者你称为朋友的那些人，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事吗？”

她抬头瞪着高大的黑色斗篷上面的黑色迷雾，狂乱地整理着她的思绪。斯内普教授是食死徒？谁会告诉她这种事，为什么，到底在发生什么？“那是——”赫敏说道，声音在发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你为什么把这种事告诉我，而不去告诉邓布利多校长？”

“邓布利多没有阻止斯内普，”黑色迷雾低语道。“你也看见了，赫敏。霍格沃茨的腐烂是从最顶端开始的。这个学校的所有错误的事都是从这个疯子校长开始的。只有你敢向他指出这一点——所以我才和你说话。”

“这么说，你也和哈利·波特说话了吗？”赫敏问道，尽量让声音平稳一些。如果帮他的鬼魂是这一只——

5 图西棒棒糖：1931年发明的一种棒棒糖，外壳是硬糖，里面裹着巧克力酱。详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Tootsie_Pops

黑色迷雾明灭了一下，像在摇头。“我害怕哈利·波特，”它低语道，“我害怕他眼里的冷酷，和眼睛后面越来越深的黑暗。哈利·波特是一个杀戮者，任何阻碍他的人都会死。即使是你，赫敏·格兰杰，如果你胆敢真的反对他，他眼睛后面的黑暗就会漫出来，毁灭你。这我是知道的。”

“那你就是不懂装懂，”赫敏说道，声音坚定了一些，“我也害怕哈利。但不是因为他会对我做什么。我害怕的是他为了**保护**我所做的事——”

“错。”断然的刺耳的低语，像是不留一丝反驳的余地，“哈利·波特总有一天会变成你的敌人，赫敏，在黑暗完全占据他的时候。等他把你踩在足底碾碎的那一天，他连一滴眼泪都不会流，甚至都不会注意到你。”

“加倍错！”她提高了声音反驳道，其实她觉得骨髓都凉了。哈利常说的一句话浮现在她的脑海：“不管怎么说，你觉得你知道什么，你又觉得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时间——”这个声音忽然住了嘴，“以后找时间再说吧。目前，在今天，哈利·波特确实不是你的敌人。但是你的处境仍然极度危险。”

“**这**我相信。”赫敏·格兰杰说道。她绝望地想把魔杖换到另一只手上，她感觉需要用手扶住右臂，不然就快抬不起来了，她的头好疼，就像她已经这样瞪着黑色迷雾好几天了；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快就累了。

“卢修斯·马尔福注意到你了，赫敏。”低语的声音提高了，语气里多了一丝担心，不再毫无感情，“你羞辱了斯莱特林学院，你在战斗中胜过了他的儿子。即使在以前，你也是让所有站在食死徒一边的人都觉得尴尬的存在，因为你出身于麻瓜家庭，却拥有比所有纯血的巫师都强大的魔力。而现在，大家知道你了，这个世界的目光已经凝聚在你身上。卢修斯·马尔福想要碾碎你，赫敏，他想要伤害你，甚至杀掉你，而且他也有办法做到！”低语开始变得急迫。

一个停顿。

“就这样吗？”赫敏说道。如果是她的前队长扎比尼或者哈利·波特，也许此刻就会问些聪明的问题，来收集更多的信息；可是此刻她的大脑转得很

慢，很疲倦。她非常需要离开这里，躺一会儿。

“你不相信我，”那个低语更轻柔，更悲伤了，“为什么不呢，赫敏？我只是想帮助你。”

赫敏向后退了一步，想从阴影中的墙角走开。

“为什么不呢，赫敏？”这个声音追问道，音量提高了，变成了一种嘶嘶声，“你至少欠我一个解释！告诉我，然后——”这个声音停住了，又安静下来，“然后你就可以走了，我想。只是告诉我——为什么——”

也许她不该回答的；也许她应该转身跑掉，或者更好的办法是，先施展一个虹光墙，然后一边逃跑一边大声尖叫；可是声音里那种真实的痛苦打动了她，于是她回答了。

“因为你看起来无比黑暗，可怕，而且可疑。”赫敏仍然用礼貌的语气回答道，她的魔杖仍然稳稳地指着高大的黑色斗篷和看不见脸的黑色迷雾。

“就因为这个？”那个声音难以置信地低语道。它似乎充满了悲伤。“我原本对你期待更高，赫敏。像你这样的拉文克劳，霍格沃茨有幸拥有的这一代最聪明的拉文克劳，当然应该知道表面现象可能是骗人的。”

“哦，我知道，”赫敏说道。她又向后退了一步，用疲惫的手指握紧了魔杖。“但是人们有时会忘记，尽管表面现象可能是错的，但在通常情况下都不是。”

一个停顿。

“你果然聪明，”那个声音说道，黑色的迷雾消失了，不再遮挡她的视线；她看见了迷雾下面的脸，认出了是谁，惊心动魄的恐惧令她体内的肾上腺素爆炸了——

（瞬间的晕眩）

——震惊和恐惧像昏迷咒一样击中了她的全身，她发现在无意识和不自主的情况下，她的魔杖已经跳到了她的手里，而且已经指向了——

……一个发光的女士，她的长长的白裙子在飘飘荡荡，就像有看不见的风在吹动一样；她的手和脚都没有露出来，她的面容隐藏在白色的面纱后面；她的浑身都在发光，但是不象鬼魂那样，她不是透明的，只是被柔和的白色的光包围了。

赫敏张开了嘴巴，瞪着面前的柔和的光芒，奇怪为什么她的心跳得那样厉害，为什么她觉得如此害怕。

“又见面了，赫敏，”发光的白纱后面传来一声和蔼的低语，“我是被派来帮助你的，所以不要害怕。我在所有事情上都是你的仆人；因为你，我的女士，注定会拥有一个最神奇的命运——”

……

……

……

第七十八章 禁忌的取舍，序曲：作弊

一九九二年四月四日，星期六。

戴维斯夫妇坐在霍格沃茨魁地奇观众席的某个特别席位上，显得相当紧张——不过，今天这些柔软舒适的长椅并非面向飞翔的扫把，而是对着一个形状有点像羊皮纸的巨大方块；这个巨大的空白上很快就会出现一些窗口，显示出草地和士兵。目前它只是映出了阴霾密布的暗灰色天空（暴风雨就要来了，但是天气巫师保证雨要等天黑才会下。）

在通常情况下，霍格沃茨的古老传统是请微不足道的家长**站开**——理由和心急的孩子不能进厨房干扰厨师工作差不多。召开家长会的唯一理由是教师认为家长表现欠佳。只有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下，霍格沃茨的管理层才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你解释他们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一般地说，霍格沃茨的管理层有八百年的辉煌历史作为后盾，而你没有。

因此，当戴维斯夫妇坚持要见麦格副校长的时候，心里不是不害怕的。在这个威严的女巫面前，他们很难鼓起恰如其分的愤慨情绪——在十二年零四个月前，正是这个女巫抓住了他们制造特蕾西的行为，罚了两人各两个星期的劳动服务。

从另一方面来说，戴维斯夫妇手里愤怒地挥舞着的一份《唱唱反调》帮助他们鼓起了勇气，上面的头条用醒目的黑体赫然写着：

我与波特有个婚约 博恩斯，戴维斯，格兰杰 令人恐惧的四角恋爱

就这样，戴维斯夫妇成功地争取到了霍格沃茨魁地奇观众席教师包厢的席位，在这里，他们可以以极佳的视角欣赏被奇洛教授施了魔法的屏幕，以便亲眼目睹“这个学校里正在发生什么见鬼的事，恕我无礼，麦格副校长！”

戴维斯先生左边坐着另一位表示关切的家长，一个银发男人，穿着质地无比考究的优雅的黑袍子，这位是卢修斯·马尔福，威森加摩最强势力的政治领袖。

马尔福阁下左边是一位面带冷笑的贵族男人，脸上有伤疤，他们从介绍中得知这是加格森阁下。

接下来是一位目光锐利的老人，名叫查尔斯·诺特，据传几乎和马尔福阁下一样多金，坐在加格森阁下的左边。

在戴维斯夫人右边，你会看到最古老而高贵的格林格拉斯家族美貌的女阁下和她更加英俊的丈夫。按照巫师对年龄的标准，他们还是年轻人，穿着灰色的丝袍，上面用深色的碎翡翠镶嵌着草叶的形状。格林格拉斯女阁下被视为威森加摩关键的摇摆票，她的母亲令人惊讶地提早退出了政治舞台。她迷人的丈夫虽然出身既不高贵，也不富有，却也在霍格沃茨的校董中拥有一席之地。

在他们右边是一位方下巴，面容极其刚毅的老女巫，和戴维斯先生及夫人握手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摆出屈尊俯就的样子。这位是阿米莉亚·博恩斯，魔法法律执行司的司长。

阿米莉亚的右边是一位年长的女人，帽子上装饰着一只活的秃鹫，惹得魔法英国的时尚界议论纷纷，这位是奥古斯塔·隆巴顿。隆巴顿女士虽然没有女阁下的称号，但她是隆巴顿家族最后的继承人成年前的全权代理人，威森加摩某少数派的头面人物。

坐在隆巴顿女士身边的不是别人，正是威森加摩的首席巫师，国际巫师联盟主席阿不思·珀西瓦尔·伍尔弗里克·布赖恩·邓布利多，打败了格林德沃的传奇英雄，英国的守护者，重新找到了传说中龙血的十二种用途的人，世界上最强大的巫师，等等等等。

最后，在最右边，你会看到谜一样的霍格沃茨防御术教授奎里纳斯·奇洛，向后靠在舒适的软椅上，似乎在休息；在这群身份显贵并且享有表决权的霍格沃茨校董中间，他看上去完全泰然自若。这些校董选了这个美好的星期六过来了解霍格沃茨里总体上究竟在发生什么见鬼的事，以及德拉科·马尔福，西尔

多·诺特，达芙妮·格林格拉斯，苏珊·博恩斯，和纳威·隆巴顿的具体情况。哈利·波特的名字也常常被提起。

哦，当然，不能忘了特蕾西·戴维斯。当这对年轻夫妇作为她的父母被介绍给大家的时候，博恩斯司长的眉毛感兴趣地抬了抬；加格森阁下难以置信地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不理他们了。卢修斯·马尔福礼貌地向他们问候，笑容里有一丝冷峻的嘲讽和怜悯。

戴维斯夫妇上次有意义的投票不过是用魔杖点选了福吉部长的名字，在古灵阁的全部财产只有三百个加隆，分别从事着在魔药店里卖坩埚，以及给全景望远镜加持魔法的职业。他们紧紧地贴在一起，在软椅上僵直地坐着，拼命渴望自己穿的是高级些的袍子。

天上阴云密布，一片深深浅浅的灰色，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但是闪电还没有开始，远处也没有隆隆的雷声；只有几滴雨点如同预兆般落了下来。

阳光兵团正向着某个森林的指定起始位置行军，不过事实上更像在缓缓步行；你不能在战斗开始之前就把体力消耗光了，四月的微风虽然凉爽，却恼人地潮湿。在他们前方，一朵黄色的火焰在空中缓缓向前飘去，按照他们的步调给他们指路。

他们行军穿过被阴天的灰色光线照亮的森林，苏珊·博恩斯不时用担忧的目光看着阳光将军。斯内普教授针对赫敏的行为似乎给了她很大打击。赫敏甚至缺席了阳光兵团的军官作战计划会议，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苏珊事后对她表示同情的时候，赫敏结结巴巴地说她忘了时间，这实在不像她会说的话，而且这姑娘看起来精疲力尽，吓得半死，仿佛和摄魂怪一起在厕所隔间里被关了三天。即使现在，阳光将军本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即将开始的战斗上，这个拉文克劳女孩却一直在东张西望，好像她认为会有黑巫师从树后跳出来，把她抓去用作祭品。

“对麻瓜产品的禁令让我们少了很多选择，”安东尼·戈德斯坦阴郁地说道，这个男孩刻意表示悲观的时候就会用这种语气，“我本来有个主意，变

形一些罗网扔向敌人，但是——”

“没用的，”厄尼·麦克米兰说道。这个赫奇帕奇男孩摇摇头，表情比安东尼还严肃。“我是说，这和施放恶咒没什么区别，他们会躲开。”

安东尼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你有什么点子吗，西莫？”

前混沌军团中尉正和他在阳光兵团的新战友一起行军，看上去仍然有些紧张和不合群。“抱歉，”新出炉的斐尼甘上尉说道，“我比较偏于战略规划专家的类型。”

“**我才是战略规划专家的类型。**”罗恩·韦斯莱说道，听上去不高兴了。

“军队有三个，”阳光将军尖刻地说道，“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同时和两个军队作战，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止一个战略规划专家，这就意味着闭嘴，罗恩！”

罗恩吃惊而担心地看了一眼他们的将军。“嗨，”这个格兰芬多男孩用一种抚慰的语气说道，“你不该让斯内普这样影响你——”

“**你认为我们该怎么做，将军？**”苏珊赶快大声说道，“我是说，我们其实至今还没有任何计划呢。”在赫敏缺席、罗恩和安东尼都认为该由自己负责的情况下，他们的军官作战计划会议**惨不忍睹地**失败了。

“我们真的需要计划吗？”阳光将军答道，听起来有点心不在焉，“我们有你，我，拉文德，帕瓦蒂，汉娜，达芙妮，罗恩，厄尼，安东尼，**还有斐尼甘上尉。**”

“这——”安东尼开始说道。

“听上去是很好的策略，”罗恩赞许地点点头，“目前我军的强大战士是其他两个军队的总和了。混沌只剩波特和隆巴顿和诺特——嗯，我想，还有扎比尼——”

“还有特蕾西。”赫敏说道。

好几个人紧张地咽了一口口水。

“哦，得啦，”苏珊严厉地说道，“她是一个经过了战斗锻炼的 S.P.H.E.W. 成员，阳光将军只是这个意思而已。”

“无论如何，”厄尼说道，转身严肃地望着苏珊，“我认为你最好还是去和混沌战斗的那一组，博恩斯上尉。我知道你只有在无辜的人遭遇危险时才能使用超级魔力，但是我的意思是——万一戴维斯小姐真的，你知道，失去了控制，企图吃掉谁的灵魂的话——”

“我会搞定她的。”苏珊宽慰他。必须承认，此刻的苏珊并不是易容马格斯替身，但是特蕾西恐怕也不是喝了复方汤剂的邓布利多或什么人。

斐尼甘上尉用一种深沉而带着回响的声音吟诵道，“我对你的缺乏疑心深感不安。”¹他抬起手，拇指和食指几乎碰在了一起，指向厄尼。

安东尼·戈德斯坦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呛住了，猛咳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厄尼问道。

“只是波特将军有时会说的话，”斐尼甘上尉说道，“奇怪，刚进混沌军团的时候，你会觉得那里全是疯子，过了几个月以后，你会意识到原来不在混沌军团里的人才是疯子——”

“我刚才说了，”罗恩大声说道，“这听上去是很好的策略。我们不去变形什么，保持体力，见招拆招，直接碾压他们。”

“好吧，”赫敏说道，“那就这样好了。”

“可是——”安东尼抗议道，狠狠瞪了罗恩一眼，“可是将军，哈利·波特的军队只剩十六个人了。飞龙和我们都有二十八个战士。哈利知道这一点，他知道他必须想出什么不可思议的妙招——”

“比如什么？”赫敏追问道，似乎感到压力很大，“如果我们不知道他

¹ 我对你的缺乏疑心深感不安：语出《星球大战四：新希望》中达斯·维达的台词：“我对你的缺乏信心深感不安”，网上流传着很多这句话的变体。

在计划什么，就不如保存魔力，用来大规模地施展咒立停。我们上次原本就该那么做的！”

苏珊轻轻地碰了碰赫敏的肩膀。“格兰杰将军？”苏珊说道，“我想你最好在战斗之前休息一会儿。”

她原本以为赫敏会抗议，然而赫敏只是点点头，加快脚步，离开了阳光军团的军官团队，眼睛仍然看着森林，时而望望天空。

苏珊跟了上去。这样好像阳光将军被自己的军官团队踢出去了，这可不行。

“赫敏？”在她们走远一些之后，苏珊温和地说道，“你得集中精神。这里负责的是奇洛教授，不是斯内普，他不会让你或者任何人出事的。”

“你说这些没用，”赫敏说道，声音在发抖，“你说的这些根本没用，博恩斯上尉。”

俩人走快了一些，绕过一些其他士兵，检查行军路线的边界，扫视着周围的树木。

“苏珊？”当他们离其他人更远的时候，赫敏小声问道，“达芙妮说德拉科·马尔福在策划什么阴谋，你觉得她说得对吗？”

“当然，”苏珊不假思索地马上答道，“看得出来，因为他的姓里有‘马’，‘尔’和‘福’这几个字嘛。”

赫敏四下看了看，似乎要确定没人在注意她们，不过当然，这是引起别人注意的绝佳方法。“斯内普的所作所为会不会是马尔福指使的？”

“也许是斯内普在指使马尔福，”苏珊沉思着说道，想起了在姑婆家的晚餐桌上听到的谈话，“或者也许是卢修斯·马尔福在指使他们两个。”想到这里，苏珊感到一股凉意滑下脊背。忽然，让赫敏把注意力集中在即将发生的战斗上似乎远没有刚才那么合情合理了。“怎么，你发现了什么相关的线索吗？”

赫敏摇了摇头。“没有，”这个拉文克劳的女孩说道，仿佛快要哭出来了，“我只是——只是自己这么想——如此而已。”

在霍格沃茨附近某个森林的指定位置，飞龙战队的将士们在他们的红色火焰指引的地方，在灰色的天空下等候着。

德拉科的右边站着他的副官帕德玛·佩蒂尔，她曾在德拉科被击昏后领导过一次整个飞龙战队。德拉科的身后是文森特，克拉布之子，这个家族已经为马尔福家族服务了不知多久了；这个肌肉发达的男孩和平时一样警觉，无论是否在进行战争。在他身后更远的地方，高尔家的格雷戈里正在飞龙战队的两把扫帚之一旁边等候；高尔家为马尔福家族服务的时间没有克拉布家那么久，但却同样得力。

目前，德拉科的左边站着格兰芬多学院的迪安·托马斯，一个泥巴种，或者也许是混血，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德拉科非常确定，把迪安·托马斯送到飞龙战队是哈利精心策划的一步。被同时转给飞龙战队的还有其他三位前混沌士兵，个个像老鹰般盯着德拉科，看他会不会对他们的前中尉有丝毫不敬。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蓄意破坏，然而德拉科知道并非如此。哈利在同时把斐尼甘中尉转给了阳光兵团，虽然奇洛教授只要求哈利放弃一个中尉。这显然也是精心策划的一步，让大家完全清楚，哈利**并不是**在扔掉他最不喜欢的士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这些新战士认为哈利不想要他们了，德拉科就会更轻易地赢得他们真正的忠诚。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哎，很难用言语描述。哈利给了他很好的战士，没有伤害他们的自尊，但是还不止如此。哈利对他的战士表现了关爱，但是也不止**如此**。这不仅仅是哈利在光明正大地比赛，这是一种……让你无法不和斯莱特林学院里的游戏进行对比的东西。

所以德拉科一点也没有令托马斯先生难堪，而是直接把他带在了身边，让他受命于他本人和帕德玛，但是不低于任何其他人。德拉科对托马斯先生和所有人说，这是一个测试，而不是晋升。托马斯先生必须证明自己配得上飞龙

战队的军衔——但是他会得到一个机会，而且这个机会将是公平的。托马斯先生对这个仪式似乎有些惊讶（德拉科听说，混沌军团不太注重繁文缛节），但是这个格兰芬多男孩站直了一些，点了点头。

然后，在托马斯先生在飞龙战队的训练中表现良好之后，他被带到飞龙战队巨大的军事办公室里参加战术会议。会议开始几分钟之后，帕德玛问道——就像这是一个完全正常的问题一样——托马斯先生对于如何打败混沌军团有什么想法。

这个格兰芬多男孩高高兴兴地说道，哈利预料到马尔福将军会派一个士兵来问他这个问题，而哈利托他传递的消息是，马尔福将军应当问问自己，他的相对优势在哪里——德拉科·马尔福能做什么，或者飞龙战队能做什么，是混沌军团无法做到的——然后尽可能试图加以利用。迪安·托马斯没想到什么特别的优势，但是如果他真的想出了打败混沌军团的办法的话，他会告诉大家。毕竟，是哈利命令他这么做的。

唉，德拉科想道，因为他不能真的大声叹气。但这是很好的建议，德拉科听从了，坐在卧室的桌前，拿出羽毛笔和羊皮纸，列出了所有也许能算相对优势的东西。

然后，几乎令德拉科自己都吃惊的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真正的办法。实际上他想到了两个。

空洞的铃声在森林里回响，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前所未有地不祥。就在这时，两位飞行员喊道，“起！”跳上扫帚，向灰色的天空飞去。

戴维斯夫妇互相挨着溜下去了一些，倒不是因为压力减轻了，而是肌肉实在没力气了。在他们面前，空白的白色羊皮纸上出现了三个巨大的窗口，好像把森林切开了几个口子，显示出正在行军的三支军队。几个小一些的窗口显示出六支在空中飞翔的扫帚，羊皮纸的一角显示着森林的全景，用光点标出了军队和侦察兵的所在之处。

阳光军团的窗口显示出格兰杰将军和她的军官们正在阳光兵团的正中行军，与一些年幼的女巫一起受到了众志成城法术的保护。防御术教授评论道，阳光兵团深知自己在经验丰富的士兵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这就意味着需要保护这些士兵不受突然袭击。此外，阳光士兵们正在匀速前进，保存体力。

马尔福将军的军队里的士兵，至少那些变形学分数比较高的人，正在把树叶捡起来，变成……呢，如果你看看帕德玛·佩蒂尔的话，她的变形已经快要完成了，看来她的树叶变成了一只左手手套，上面垂着一条带子（窗口给了一个特写）。

加格森阁下面无表情地看着屏幕；当他说话的时候，声音里洋溢着不屑。“你儿子在干什么呢，卢修斯？”

站在德拉科·马尔福右边的外国女巫将她的手套变形完毕，像献祭一样送到了飞龙将军面前。

“我不知道，”卢修斯·马尔福说道，语气很平静，但是贵族气派毫不逊色，“但我相信他这么做一定有很好的理由。”

整个飞龙战队都停了下来，等着帕德玛把手套带在左手上，系好带子，送到德拉科·马尔福面前；德拉科也停了下来，深吸了几口气，举起魔杖，准确地做了一套八个动作，喊道，“快快禁锢！”

这位飞龙战士举起带着手套的手，舒展了一下，对德拉科·马尔福微微鞠了一躬。飞龙将军以更小的幅度回了一礼，只是微微摇晃了一下。然后帕德玛回到了德拉科身边的位置，飞龙将士们开始继续行军。

“我说，”奥古斯塔·隆巴顿说道，“没人愿意解释一下吗？”阿米莉亚·博恩斯凝视着屏幕，微微皱眉。

“出于某种原因，”奇洛教授好笑地说道，“看起来马尔福家族的继承人已经能够施展对一年级学生来说强得令人吃惊的法术。当然了，是因为他纯正的血统。我们的好马尔福阁下当然不会公然无视低龄魔法法律，让他的儿子在被霍格沃茨录取之前就拿到魔杖。”

“我建议你在含沙射影的时候小心一点，奇洛。”卢修斯·马尔福冷冷地说道。

“哦，我小心着呢，”奇洛教授说道，“快快禁锢无法用咒立停消除；只有同样强大的阿拉霍洞开法术才能解开。在此之前，这样的魔法手套可以抵抗一定程度的物理攻击，挡开昏睡咒和昏迷咒。而且因为波特先生和格兰杰小姐无法施展足够强大的解咒，这个法术在本战场是无敌的。这并不是这个魔咒的本意，也不是教马尔福先生这个魔咒，让他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躲开敌人的人的本意。但是看来马尔福先生在学习创新。”

防御术教授说话的时候，卢修斯·马尔福挺直了身子；他在软椅上坐得笔挺，头扬得比之前更高了，当他再次说话的时候，声音里带着静静的骄傲。“他会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马尔福阁下。”

“这可算不上多好的称赞，”奥古斯塔·隆巴顿压低声音说道；阿米莉亚·博恩斯呵呵笑了，戴维斯先生也发出了短促而致命的笑声，不到一秒钟就挣扎着戛然而止。

“我完全同意，”奇洛教授说道，虽然不知道他在同意谁，“遗憾的是，马尔福先生在创新这门技艺上还是新人。因此他犯了一个拉文克劳的经典错误。”

“有什么错误？”卢修斯·马尔福问道，声音再度变得冰冷。

奇洛教授靠回到椅子上，浅蓝色的眼睛暂时失去了焦距，与此同时，大屏幕上的一个窗口改变了视角，拉近到德拉科·马尔福的前额上，给了他额上沁出的汗珠一个特写。“这个想法太漂亮了，以至于马尔福先生忽略了实行方面的困难。”

“有人愿意解释一下吗？”格林格拉斯女阁下问道，“不是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阿米莉亚·博恩斯说话了，老女巫的声音有点干涩。“这会诱惑他们试图挡开那些原本应该躲闪的恶咒。如果他们没怎么练习过的话，就更是如此。

而且施展这么多法术会令他们最强大的战士感到疲劳。”

奇洛教授向魔法法律执行司长略微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如你所言，博恩斯女士。马尔福先生刚刚开始学习创新，所以当 he 想到一个点子的时候，他会引以为豪。他的好主意还不够多，还不能坚决地扔掉那些在某些方面很漂亮，但在其他方面不现实的想法；他对自己的能力还没有自信，不相信自己能在必要的情况下想出更好的点子。恐怕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马尔福先生最好的想法，而是他唯一的想法。”

马尔福阁下转头再次望向屏幕，仿佛防御术教授已经用完了存在的权利。

“可是——”格林格拉斯阁下说道，“可是看在梅林份上，哈利·波特在干什——”

十六个剩下的混沌士兵——或者说是十五个，加上布雷斯·扎比尼——自信满满地行军穿过森林，鞋子落在依然干燥的土地上，发出得得的声响。在这样的阴天，所有的颜色都黯淡无光，令他们的迷彩服在森林中显得比平常更加浑然一体。

十六个混沌士兵，对阵二十八个飞龙武士和二十八个阳光战士。

大家普遍认为，在实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他们几乎不可能输。毕竟，面对这样悬殊的兵力，混沌将军一定会想出什么真正了不起的办法。

到如今，似乎所有人都认为哈利能在任何必要的情况下，有求必应地从帽子里变出什么奇迹；这几乎是一场噩梦。这意味着如果你没有做到不可能的事，就会令你的朋友失望，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哈利没有费神向奇洛教授抱怨‘压力山大’。通过防御术教授在他脑海里的模型，哈利预料到他会非常恼火，说出一些类似于‘你完全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波特先生；你究竟试过没有？’之类的话，然后扣掉他几百个奇洛点。

两把扫帚在头顶上护送着他们行军，苔丝·沃尔许用稚嫩尖细的声音喊道，

‘友方！’，过了一会儿以后，‘姜饼’！

几十秒钟之后，那位给自己取了个姜饼的绰号的战士回来了，双手捧着一把她小跑着从纳威发现的橡树上采下来的橡子，在凉爽但潮湿的空气中微微出着汗。姜饼跑向夏伦，后者举着一件制服，制服的领子打了个结，这样就不必变形袋子了。当姜饼把手伸过去，想把橡子倒在衣服里的时候，混沌士兵夏伦咯咯笑着往右一让，又在姜饼再次试图放下橡子的时候往左一躲，直到诺特中尉严厉地吼道，“弗里德曼小姐！”夏伦才叹了口气，把衣服拿住不动了。姜饼把她的橡子和目前收集到的橡子放在一起，又继续去找了。

在背景中，埃莉·奈特唱着她自创的混沌军团行军曲，其他的一半战士虽然不知道曲调，却仍然在试图跟着她的节奏调整步伐。在附近，变形术成绩很好的妮塔·伯丁又变出了一副绿色的护目镜，递给亚当·白令格，而他把墨镜收起来，放在了制服口袋里。虽然是阴天，有的战士已经戴上了绿色的护目镜。

你也许会猜这一切背后有个无比复杂而奇妙的解释，恭喜你，你猜对了。

两天前，在下课和晚饭之间的安静时光，哈利坐在他的书架中间，在舒适的摇椅里深思——他给箱子的地下室弄了一把摇椅——思索着有关力量的事。

为了让十六个混沌士兵打败二十八个阳光战士和二十八个飞龙士兵，他们需要一个战力放大器。调兵遣将能达到的效果是有限度的。**必须有秘密武器**，而且是不可战胜的秘密武器，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阻挡的。

由于魔法部的禁令，麻瓜产品在霍格沃茨的模拟战争中不再合法了。而去寻找其他聪明而罕见的法术的问题在于，一个人比你多一倍的军队可以强行把你尝试的几乎所有法术用**咒立停**取消掉。阳光军团在面对变形链甲时也许没有想到这个策略，但是现在奇洛教授已经说出来了，没有人会再忽略了。**咒立停**是一个暴力的取消魔法，需要消耗的魔力至少与被取消的魔咒同等……在人数远远不如对方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层次完全不同的军事挑战。敌人可以把你的任何努力**咒立停**掉，还有余力施展护盾和反击用的昏睡咒。

除非，你能设法引发比一年级霍格沃茨学生的普通魔力强大得多的力量，让敌人无法用**咒立停**取消魔法。

因此哈利问纳威，有没有听说过什么安全，小规模牺牲祭献仪式——

然后，在尖叫和大喊平息之后，哈利决定不再就牢不可破的誓言进行辩论，放弃了这件从公众关系方面来说绝无可能的事。然后哈利意识到他根本用不着走到那一步。他们在普通的霍格沃茨课程就教给你如何引发比你本身的力量强大得多的魔力了。

有时候，即使你面对面地看着一样东西，也意识不到你看见的是**什么**，直到你碰巧问出完全正确的问题。

防御术。魔咒学。变形术。魔药学。魔法历史。天文学。扫帚飞行课。草药学……

“**敌人！**”上方传来一声尖叫。

幸好纳威·隆巴顿完全不知道他的祖母在看他，不然他在叫着那些可怕的战斗口号，每三秒施展一个**荧光闪烁**，在浓密的森林树丛间紧追着格雷戈里·高尔不放时会不自在得多。

（“可是——”奥古斯塔·隆巴顿说道，表情里的目瞪口呆和担心几乎不相上下，“可是纳威恐高啊！”）

（“并非所有的恐惧都会持续下去，”阿米莉亚·博恩斯说道。年老的女巫用衡量的眼光欣赏着他们面前的巨大屏幕，“或者也许他找到了勇气。归根到底，这两者几乎是一样的。”）

红光一闪——

纳威躲开了，几乎撞到树上，但是确实躲开了；然后纳威不知怎么也成功地躲开了**几乎**所有快要扫到脸上的树枝。

现在高尔先生的扫帚越飞越远了——虽然他们骑的是完全一样的扫帚，高尔先生还更重，但是纳威不知道为什么仍然跟不上。于是纳威减了速，转回身，向上飞向森林上空，加速回到了混沌军团行军的地带。

二十秒之后——这段追逐并没有持续很久，只是非常刺激——纳威回到了他的混沌队友中间，从扫帚上下来，在平地上走了一会儿。

“纳威——”波特将军说道。哈利的声音有点心不在焉，他小心地稳步穿过森林，魔杖仍然指着正在慢慢变形，马上就要完成的物体。在他身边，布雷司·扎比尼正在变形一个同样的东西，只是尺寸小一点。他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仿佛一具步履蹒跚的阴尸。“我跟你说过的——纳威——你不必——”

“应该的。”纳威说道。他向下看着握住扫帚的手指，不仅他的双手，连两条胳膊都在发抖。可是除非混沌军团还有别人每天和迪戈里先生练习一个小时决斗，之后又练一个小时瞄准，不然纳威恐怕仍是骑着扫帚准头最好的人，尽管他在飞行方面不太行。

“干得漂亮，纳威。”西尔多说道。他走在所有人前面，领着混沌军团穿过森林，身上只穿着内衣。

（奥古斯塔·隆巴顿和查尔斯·诺特飞快地交换了一下震惊的目光，然后赶紧把目光移开了，好像被刺了一下一般。）

纳威深吸了几口气，努力让双手稳定下来，努力思考着；哈利在施展一个漫长的变形术，恐怕无法在同时进行深刻的战略性思考。“诺特中尉，你不知道飞龙战队刚才为什么要那么做？他们损失了一把扫帚——”飞龙战队派了一个飞行员来佯攻，吸引住大家的注意力，然后高尔先生从森林那边绕了过来；纳威没有注意到前来攻击的有**两把**扫帚，等到发现的时候几乎已经太迟了。但是混沌军团确实干掉了另外那个飞行员。这就是为什么在军队正面交锋之前，扫帚通常不会先行攻击，因为这意味着整个军队都会集火反击入侵的扫帚。“飞龙一个人也没有干掉，对不对？”

“没有！”特蕾西·戴维斯自豪地说道。她也在波特将军身边行军，低

低地握着魔杖，眼睛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的森林。“就在高尔先生的恶咒打中扎比尼前一秒，我释放了一个虹光法球，从高尔先生另一条手臂的姿势来看，我认为他原本还想连将军一起打倒呢。”这个斯莱特林的女巫邪恶而自信地笑了起来，“高尔先生施展了一个破盾钻咒，可惜他的魔力太弱，根本不是我新近获得的黑暗力量的对手，哈哈哈哈哈！”

有些混沌士兵在和她一起笑，但是纳威意识到混沌军团刚刚差点一败涂地，不禁感到一阵反胃。如果高尔先生成功地同时打断了两个变形术——

“汇报！”飞龙将军急不可耐地说道，尽量掩饰着施展了十七个上锁咒之后感到的疲惫，而他接下来还必须施展更多。

格雷戈里的前额上现在有了汗珠。“敌人击中了迪伦·沃恩，”格雷戈里用正式的语气说道，“哈利·波特和布雷斯·扎比尼两人在各自变形一个圆形的深灰色的东西，我认为还没结束，但是看起来又大又空，有点像坩埚。扎比尼那只比特小。我没能打中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也没能打断他们的变形，特蕾西·戴维斯把我拦住了。纳威·隆巴顿骑着扫帚，他的飞行技术仍然奇差，但是准头很好。”

德拉科皱起眉听着，然后瞥了帕德玛和迪安·托马斯一眼，两人都摇了摇头，表示他们也想不出来又大又灰，看起来像坩埚的东西可能会是什么。

“还有什么别的吗？”德拉科问道。如果只有这些话，他们就白白损失了一把扫帚——

“我见到的唯一另外一件奇怪的事情，”格雷戈里说道，听起来有点迷惑，“是有些混沌士兵戴着……有点像护目镜的东西？”

德拉科考虑了一下，没有注意到自己停住了，也没有注意到整个飞龙战队都自动跟着他停了下来。

“这些护目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德拉科问道。

“嗯……”格雷戈里说道，“它们……颜色绿绿的，也许有点特别？”

“好吧，”德拉科说道。他不知不觉地开始继续向前走，他的飞龙士兵们再次跟了上来。“我们的新策略是这样的。我们会用十一个而不是十四个飞龙士兵和混沌作战。我们能消除他们的特别优势，这应该足够打败他们了。”这是在赌，但是如果你想在三方战争中夺得第一的话，有时候你就必须赌。

“你明白混沌的计划了吗，马尔福将军？”托马斯先生相当惊讶地问道。

“他们在做什么？”帕德玛问道。

“我一无所知，”德拉科说道，极为优雅得意地假笑了一下，“我们只要做最明显不过的事就行了。”

哈利完成了他的坩埚，开始小心地掬起橡子放到锅里，同时，侦察兵在附近寻找水源，作为基础液体。他们在森林里经过了很多水洼和小溪，所以应该用不了很久。另一位侦察兵拿来了一根笔直的树枝用于搅拌，这样哈利就不用变形了。

有时候，即使你面对面地看着一样东西，也意识不到你看见的是**什么**，直到你碰巧问出完全正确的问题……如何才能引发一年级学生原本应该无法企及的魔力？

魔药学教授讲过一个让他们引以为戒的故事（同时配以各种冷嘲热讽，令主人公的愚蠢看上去很低级，而非勇敢而浪漫）：出于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一位布斯巴顿的二年级女巫偷走了一些受到严格控制而且非常昂贵的魔药原料，试图制作复方汤剂，变成另外一个女生的样子。只是她在魔药里误放了**猫毛**，而且这位女巫没有马上就医，而是躲在了厕所里面，希望魔药的效果自行消失；等她终于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变形无法再完全逆转，她只得**以猫女的形态绝望地度过一生**。

哈利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直到他想到正确的问题那一刻——这

意味着年幼的巫师在制作魔药方面可以达到比魔咒能达到的程度高得多的水平。复方汤剂是目前已知最强大的魔药之一……但是复方汤剂之所以是 N.E.W.T.（终极巫师考试）程度的魔药，显然不是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才有足够的魔力烹制它，而是因为准确烹煮药水的难度和失败的后果。

直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哪支军队试图在战斗中制作魔药。然而，只要是在真实战争中可行的事，奇洛教授几乎都会让你随心所欲地去做。作弊是一种技巧，防御术教授曾经这么教育他们。或者不如说，作弊是废柴对于技巧的称谓，如果执行成功可以得到额外的奇洛点。在原则上，只要你在和敌军相遇之前拥有足够的时间，变形几个坩埚，用周围能弄到手的材料煮一锅魔药，完全没有什么不现实的。

因此哈利拿出了他的《魔法药剂和药水》，开始寻找一种安全有效，可以在战斗开始之前的几分钟内完成的魔药——能在解咒生效之前取得战斗胜利，或者具有一年级学生无法取消的法术效果的魔药。

有时候，即使你面对面地看着一样东西，也意识不到你看见的是**什么**，直到你碰巧问出完全正确的问题……如果只用普通森林里能收集到的原料，我能制作什么药水？

《魔法药剂和药水》里的每个配方都使用了至少一种来自神奇植物或动物的原料。太遗憾了，因为神奇植物和动物都只有禁林才有，那些安全低端，作为战斗场地的普通树林是没有的。

其他人到了这一步可能就放弃了。

哈利从一个药方翻到另一个药方，浏览的速度越来越快，开始意识到并确认了他早已见过，却直到今天才第一次注意到的一件事。

每个药方似乎都需要至少一种魔法原料，但是为什么必须这样？

施展魔咒不需要任何材料；你只需挥动魔杖，说出咒语。哈利曾经认为，魔药的制作在本质上是类似的；你不是通过说出一些音节，莫名其妙地触发法

术的效果，而是收集一些恶心的原料，顺时针搅动四次，从而莫名其妙地触发法术的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大多数魔药都需要用到普通原料，比如豪猪刺或者炖鼻涕虫，你会以为能看到只用普通原料制作的魔药。

然而事实上，《魔法药剂和药水》里的每个药方都需要至少一种来自神奇植物或动物的原料——比如八眼巨蛛的蛛丝，或者捕火草的花瓣。

有时候，即使你面对面地看着一样东西，也不会意识到你看见了**什么**，直到你碰巧问出完全正确的问题……如果制作魔药就像施展魔咒一样，为什么我在制作烫伤药水这样强大的魔药之后，不会精疲力尽地倒下？

在上上个星期五，哈利在双份魔药课上制作了**烫伤药水**……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疗伤魔咒，如果使用魔杖和咒语的话，都是四年级以上的法术。而在课后，他们的感受和平时的魔药课后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完全没有感到魔法方面的疲惫。

哈利啪地一声合上了他的《魔法药剂和药水》，飞奔下楼，来到拉文克劳公共休息室。哈利找了一个正在做N.E.W.T.魔药学作业的七年级拉文克劳，付了这个高年级男生一个银西可，向他借《强力药剂》看五分钟；因为哈利不想一路跑到图书馆去确认。

在浏览了七年级课本的五个药方之后，哈利读到了第六个药方，**喷火药水**，里面用到了火灰蛇的卵……书里警告说，药水产生的魔火温度不会超过产卵的那条火灰蛇的魔火温度。

哈利在拉文克劳公共休息室里大声嚷道：“**尤里卡！**”²结果被附近的一个级长狠狠训了一顿，他以为波特先生在试图施展一个法术。在魔法世界里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关心那个名叫阿基米德的古代麻瓜，以及这位古代物理学家的重大发现：浴缸里排出的水与进入浴缸的物体体积相等……

2 尤里卡 (Eureka): 即“我找到了”，是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原理时说过的话：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A4%E9%87%8C%E5%8D%A1_%28%E8%AF%8D%E8%AF%AD%29

守恒定律。在麻瓜数不清的发现中，这些定律曾是最关键的真知灼见。在麻瓜科技中，如果没有来自某处的力的作用，你就不可能让一根羽毛离地一米。如果你看着从火山里流出的熔岩，问这些热量从哪里来的话，物理学家会告诉你，在熔化的地核有放射性的重金属。如果你问这些辐射的能量是从哪里来的，物理学家会向你指出地球形成之前的年代，在银河系的早期，一颗史前超新星在高温下令原子核的重量超过了自然的极限，将质子和中子压缩成了紧密而不稳定的状态，这些原子核在分裂的时候会释放超新星的一部分能量。灯泡利用的是电能，电能由核电厂提供，核能由超新星提供……你可以把这个游戏一直玩下去，直至回溯到宇宙大爆炸³。

客气一点来说，魔法的原理看上去不是这样的。魔法对于能量守恒这类定律的态度介于一根竖起的巨大中指和一个毫不在意的耸肩之间。根据所有人的看法，清水如果能够无中生有地制造水；没有任何已知的湖泊会因为有人施展这个魔咒而水线降低。这是一个简单的五年级法术，对于巫师来说算不上特别，只是制造一杯水而已，在他们看来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们没有质量必须守恒这种古怪的概念，或者创造一克物质不知为什么等于制造90,000,000,000,000焦耳的能量。哈利见过一个高年级的法术，咒语是字面意义上的“捕捉动量！”而当哈利询问那些动量是不是去了别的地方的时候，只收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眼神。哈利一直在努力留意有没有任何魔法守恒定律，无论在哪里，无论是什么，却越来越灰心……

……而一直以来，在每节魔药课里，它都在哈利的眼皮子底下。魔药制作不是创造魔力，而是魔力守恒，这就是为什么每种魔药都至少需要一种魔法原料。而通过执行‘逆时针搅动四次，顺时针搅动一次’之类的指令——哈利猜测道——你是在施展一个小小的法术，对原料中的魔力进行重组。（同时解除了原料的物理形态，让豪猪刺这类原料均匀地溶化成可以饮用的药水；哈利疑心如果麻瓜尝试同样的配方，只会得到乱七八糟，满是尖刺的一锅东西。）对已有的魔法元素进行转化，这才是魔药制作的真正原理。所以你在魔药课之后会有一点点疲倦，只是一点点而已，因为令魔药生效的并不是你本人的魔力，

3 宇宙大爆炸：<http://zh.wikipedia.org/wiki/大爆炸>

你只是对原本存在的魔力进行了重组。这就是为什么二年级的女巫可以制作复方汤剂，或者至少达到接近成功的程度。

哈利继续浏览着《强力药剂》，寻找着可能证伪他这个闪亮的新理论的事实。五分钟之后，他再次扔给那个高年级男孩（在他的大声抗议中）一个银西可，继续往下看。

在制作**大力药水**的时候，需要在药水里搅入一些被雷姆兽⁴踩烂的沼泽挖子⁵。过了一会儿以后，哈利意识到这很奇怪，因为被踩烂的沼泽挖子本身并不强大，它们只是……被雷姆兽踩得很烂很烂而已。

另一个药方让你‘用铸铜碰一下’，比如，用镊子夹起一个铜纳特，掠过药水的表面；书上警告说，如果你把铜纳特全部扔进去的话，魔药会立刻过热，从坩埚里漫出来。

哈利瞪着这些药方和药方里的这些警告，想到了第二个更奇怪的假说。魔药制作利用的是原料中的魔力潜能，就像驱动麻瓜汽车的是汽油的燃烧潜能——当然不会这么简单。魔法从来没有这么合情合理……

然后哈利去找了弗里维教授——因为他不想在下课的时候接近斯内普教授——哈利对弗里维教授说，他想发明一种新魔药，他知道应该用什么材料，以及魔药的效果应该是什么，但是他不知道该如何推导出正确的搅动方式——

在弗里维教授停止尖叫和绕圈之后，麦格教授也给叫来了，接下来是一场严厉的审问，他们向哈利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把他的理论说出来不仅是接受，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原来，哈利并没有做出独创性的魔法发现，而是重新发现了一个极为古老的定律。这个定律是如此古老，以至于没有人知道最初发现的人是谁：

魔药花费的是制作原料时投入的东西。

哥布林铸造铜纳特时投入的热量，雷姆兽碾碎沼泽挖子 的神力，令火灰

4 雷姆兽：希伯来圣经中提到的一种野牛：<http://en.wikipedia.org/wiki/Re%27em>

5 沼泽挖子：一种神奇动物：<http://zh.harrypotter.wikia.com/wiki/%E6%B2%BC%E6%B3%BD%E6%8C%96%E5%AD%90?variant=zh>

蛇孵化的魔法火焰：通过按照像法术一样精确的程序搅拌原料，这些魔力可以重新被召唤和释放出来，进行重组。

（从麻瓜的角度看来，这是很奇怪的，是认为生活应当公平的人发明的一个神经错乱的热力学理论。从麻瓜的角度看来，用于铸造铜纳特的热量并没有进入铜的本身，热量已经离开，扩散到环境中去了，永远地转化成了更难利用的形态。能量守恒，无法被创造或者消灭；而熵一直在增加。但是巫师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如果你在铸造铜纳特的时候有所投入，你就应该能够把这些投入原封不动地找回来，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哈利试着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这对麻瓜出身的人来说有点奇怪，而麦格教授困惑地问道，麻瓜的看法比巫师强在哪里。）

魔药制作的基本原理没有名字，没有标准的表述，因为否则你就可能受到诱惑，把它写下来。

而有些不那么聪明，无法自己发现这个原理的人也许就会读到。

然后他们就会产生各种发明新魔药的奇思妙想。

然后他们就会变成猫女。

哈利遭到严重警告，决不可以在下一场战斗结束后把这个发现告诉纳威或赫敏。哈利试图争辩道，赫敏最近似乎心情很差，这样的发现也许会令她开心。麦格教授断然答道想都别想，而弗里维教授举起他的小手，比了个折断魔杖的手势。

但是两位教授仍然亲切地为波特提供了建议，说如果他知道药水的成分应该是什么的话，也许能够找到一个已有的配方，达到同样的效果；弗里维教授提到了霍格沃茨图书馆里的几本书的名字，说也许会有用……

目前，如同羊皮纸的巨大屏幕只显示了一幅森林的鸟瞰图，从中只能勉强辨认出三支军队身着迷彩服的身影，每支分成两组，渐渐逼近，就快开始他

们的三方战争了。

魁地奇体育馆的观众席上开始很快地坐满了人，这些是比较容易感到无聊的观众，只想看最后的战斗，跳过中间所有无聊的部分。（大家普遍认为，如果说奇洛教授的战斗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他的表演一旦真正开始之后，比魁地奇的比赛时间短很多。对此奇洛教授只是回应道，现实主义就是这样，如此而已。）

在巨大的窗口里——现在只有一个窗口了，由高处俯瞰着大地——由小小的迷彩服身影组成的模糊群体越来越近了。

更近了。

就快遇到了——

白色羊皮纸的巨大窗口放映了阳光和混沌之战的开始，一群胸口缀着笑脸的孩子尖叫着向前冲去，一部分人高举着众志成城为盾的护盾，其他人喊道，“昏昏入睡！”

直到他们当中有人害怕地尖叫起来，“虹光护盾！”整个冲锋忽然停止了，他们面前出现了一道熠熠发光的法墙。

特蕾西·戴维斯从树后走了出来。

“没错，”特蕾西用低沉可怕的声音说道，把魔杖对准了虹光屏障。“你们应该怕我。因为我是特蕾西·戴维斯，黑翳魔女！黑翳魔女的拼写是 D-A-R-K-E，有一个 E！”

（魔法法律执行司的司长阿米莉亚·博恩斯用询问的眼光看了一眼戴维斯夫妇，这两人看起来好像恨不得马上死了算了。）

在虹光屏障背后，阳光士兵们正在悄声争论，其中一个似乎遭到了好几个人的指责。

然后，过了一会儿，特蕾西畏缩了。

苏珊·博恩斯来到了阳光兵团的前沿。

（“我的天，”奥古斯塔·隆巴顿说道，“你觉得你的姑侄孙女在霍格沃茨学了些什么？”）

（“不知道，”阿米莉亚·博恩斯平静地答道，“不过我会用猫头鹰寄给她一只巧克力蛙，然后要求她多学一点。”）

虹光屏障消失了。

阳光士兵继续向前冲锋。

特蕾西用力尖叫道，“烈火熊熊！”一道火焰在他们之间半枯的野草上燃烧起来，沿着特蕾西魔杖所指的方向伸展开去，令阳光士兵的冲锋再次猛然停止；一瞬间之后，苏珊·博恩斯喊道：“咒立停！”在两人意志的交锋下，火焰先是黯淡下去了，又明亮起来，又黯淡下去；其他战士举起魔杖，指向了特蕾西；就在此时，纳威·隆巴顿怒吼着从天空中俯冲下来。

飞龙战士中的一个——雷蒙·阿诺德——打了个手势，指向左侧斜前方；飞龙战队的这支小队里忽然传来一阵窃窃私语，按照敌人的方向重新调整了队形。阳光军团的人知道他们在这里，其实两军都心知肚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一刻，双方都出于本能保持了沉默。

飞龙战士们蹑手蹑脚地向前走去，一点，又一点，穿着迷彩服的阳光士兵们的黯淡身影开始在远处的树丛中出现，但是仍然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喊出进攻的命令。

德拉科走在所有战士的最前面，身后是文森特，帕德玛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如果他们三人能挡下阳光兵团的最强战力，飞龙战队的其余人也许还有机会。

然后德拉科看见一个阳光兵团的人在远处瞪着他，在她自己的先锋部队

中，怒火冲天地瞪着他——

他们的目光越过森林的战场相遇了。

德拉科只有不到一秒的时间在脑海深处疑惑赫敏·格兰杰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两军已经一齐大喊起来，向对方冲去。

现在其他混沌士兵也从树林中出现了，有些是从树上掉下来的，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状态，每个人都在向所有看上去像有敌人的方向开火。还有一些阳光士兵在大喊“荧光附体”！而赫奇帕奇的混沌士兵纳威·隆巴顿在空中扭动摇摆着上升，其路线确实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混沌”——

这时偏巧出现了模拟空中作战时二十次只会出现一次的情况，纳威·隆巴顿手里紧握的扫帚亮起了红光。

这原本应该意味着隆巴顿出局了。

然后，在霍格沃茨观众席上，在观看的学生当中，传来了一声尖叫——

作战现实主义。这是奇洛教授的主要原则之一。只要在现实中是有可能的，你无论怎么做都不算违规。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战士在扫帚被魔咒击中之后并不会凭空消失。

纳威从空中掉落下来，尖叫道：“混沌着陆！”混沌士兵们将注意力从战斗中转开了，开始施展悬浮咒（同时开始奔跑，避免成为静止的目标），而几乎其他所有人都停下来呆看——

纳威·隆巴顿重重地撞到了满是落叶的森林土地上，着地的部分是一只膝盖，一只脚，和两只手，仿佛在跪倒接受骑士的封号。

一切都静止了。连特蕾西和苏珊都停下了决斗。

体育馆里，人群的所有喧闹声都消失了。

四下里鸦雀无声，有惊讶，担忧，和目瞪口呆的纯粹的敬仰，人人都在期待下面会发生什么。

然后纳威·隆巴顿慢慢站起身来，魔杖平举，对准了阳光士兵。

虽然在战场上没人能听见，但是体育馆里有很多人开始吟唱，“**灾灾灾灾灾**”，音调越来越高，因为在看到这一幕之后，你不可能认为这不需要配乐。

“大家都在为你的孙子欢呼。”阿米莉亚·博恩斯说道。这个年老的女巫用衡量的目光欣赏着屏幕。

“是的，”奥古斯塔·隆巴顿说道，“如果我没听错的话，有些欢呼的内容是，血祭纳威！魂献纳威！”⁶

“没错，”阿米莉亚答道，从一只忽然出现的茶杯里喝了一口，“说明这孩子有领导潜力。”

“这些欢呼，”奥古斯塔继续说道，语气更加瞠目结舌了，“好像是从赫奇帕奇那边传来的。”

“这是崇尚忠诚的学院，我亲爱的。”阿米莉亚说道。

“阿不思·珀西瓦尔·伍尔弗里克·布赖恩·邓布利多！**看在梅林份上，这个学校里究竟在发生什么？**”

卢修斯·马尔福带着讽刺的微笑观看着屏幕，手指毫无规律地轻敲着扶手，“我都不知道哪种想法更吓人，是他在这一切背后有什么秘密计划呢，还是没有。”

“看！”格林格拉斯阁下嚷道。这位衣冠楚楚的年轻男人从椅子上欠起一半身子，指向了屏幕，“她在那儿！”

⁶ 将鲜血献给XX！将灵魂献给XX！：网游/桌游《战锤40000》里战士的口号，原文是：“血祭血神！颅献颅座！”

“我们一起把他拿下，”达芙妮悄声说道。她知道她们每周数次，每次只有充满恐惧的几分钟的实战经验恐怕比不上纳威跟哈利和塞德里克·迪戈里在同时定期举行的决斗训练。“单打独斗我们比不过他，但是如果我们一起上——我会用我的魔咒，你就努力打昏他好了——”

汉娜在她身边点点头，然后两人一起放声尖叫着向前冲去，两位负责辅助的阳光士兵对她们施展了漂浮咒，让她们速度更快，脚步更轻，达芙妮已经开始喊道“惊雷声震！”而汉娜在她们身前施放了一个众志成城的巨大护盾，在漂浮咒的帮助下，她们从前排战士的上方跃过，长发飘飘地落到了纳威身前——

（在所有霍格沃茨的比赛中，照相都是严格禁止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瞬间仍在第二天上了《唱唱反调》的头版。）

——而同时，和高年级恶霸的战斗经历早已烧光了任何犹豫，汉娜对纳威施展了第一次昏睡咒（她在空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念动咒语），而达芙妮则专注于速度而非力量，飞快地将上古之刃插向了她认为纳威在躲闪之后屁股会所在的地方——

但是纳威没有侧身闪避，而是向上跳了起来，比正常上跃时应该能达到的高度要高，因此她的光剑砍空了，从他的脚底掠过。不知为什么，达芙妮想到了这意味着什么——仍有其他混沌士兵在对纳威施展悬停咒——于是她将上古之刃举过头，但是纳威下落得太快了，他的光剑和她的相撞时，感觉就像被游走球打中一样。达芙妮摔倒了，仰面朝天地倒在草地上，背部狠狠撞到了地面。原本她就这样完了，但是纳威自己也落地过猛，跪在地上，痛得直抽冷气。然后纳威还没来得及放下光剑，汉娜已经嚷道“昏昏入睡！”，令纳威拼命向后一躲——不过当然，其实汉娜没有施展法术，这个赫奇帕奇女孩其实还做不到这么快就再次开火——而这就为达芙妮争取了一秒钟的时间，让她爬起来再次握紧了魔杖——

“梅林啊，”格林格拉斯女阁下说道，她的声音仿佛在动摇，贵族做派

全都抛在了一边，“我的女儿在用上古之刃战斗。一年级。我从来不知道她有——这样超群的天分——”

“绝佳的血统。”查尔斯·诺特赞赏地说道，奥古斯塔闻言嗤之以鼻。

“我的好阁下，”奇洛教授庄重地说道，“不要这样小看你的女儿。你看到的不仅仅是天分。”他的声音显得更加不冷不热，“这就是孩子们把竞争的心思放在真正需要施展法术的游戏上的结果。”

“除你武器！”德拉科嚷道，努力不让声音变得嘶哑，同时躲开了赫敏·格兰杰向他发射的耀眼的红色昏迷咒火箭，因为急剧转向扭痛了肌肉——她原本指的是他的左侧，然后不可思议地一扭，朝右边开了火——

赫敏躲开了这个速度很快的决斗法术，然后几乎没有停顿，就嚷道，“**喷嚏连天！**”，这是一个德拉科躲不开的大角度恶咒，但他及时把魔杖对准了自己的脸，喊出了“**静静呼吸！**”，如果让这阵吸气的冲动发展成一阵喷嚏的话，这场战斗就结束了。

德拉科·马尔福原本因为刚才所有的开锁咒和变形术已经累得半死，但是他的迷惑开始渐渐转为热血沸腾的愤怒，他不知道格兰杰为什么忽然这样狂怒地向他进攻，**但是如果她想打架的话，他会奉陪到底——**

（飞龙战士和阳光士兵们没有停下来观看他们的将军互相决斗，飞龙战士们严守纪律，绝不会停下来呆看，这就意味着阳光士兵们也只得继续作战；但是在霍格沃茨的魁地奇观众席上，惊讶的观众们连纳威和达芙妮的决斗都忽略了，将注意力转向了这两位将军的决斗，看着马尔福和格兰杰一个魔咒接着一个魔咒，一个恶咒连着另一个恶咒地对攻，速度比他们这个年级的所有其他学生都快，飞龙将军训练有素的决斗步法对上了阳光将军不顾一切的旺盛精力，这场战斗开始有点像成人决斗了，两位魔力最强的一年级学生使用了各种比普通的昏睡咒更罕见的咒语）。

——不过，德拉科开始意识到，在他、哈利和奇洛教授不屑一顾地认为

格兰杰小姐的杀意和一碗湿葡萄差不多时，他们还没见过她生气的时候。

达芙妮挥出了她的上古之刃，仍然没有追求力度，而是尽可能飞快地挥动刀刃，同时汉娜嚷道，“昏昏入睡！”纳威再次向后跳去，但是这仍然是虚晃一招，让汉娜抢到了一个在真正发动法术时几乎必中的位置——

——而纳威·隆巴顿的对策——他后来解释道——正是塞德里克·迪戈里训练他在迎战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时做的事，也就是转过身来，全力踢向汉娜的肚子。

这个赫奇帕奇女生可怜兮兮地发出了一个很轻的声音，痛得直抽冷气。她被踢倒了，纳威整个身体的力量通过硬底鞋击中了她的肚子。

有一瞬间，整个战场的人都呆掉了，除了汉娜倒下的身躯之外，一切都停了下来。

纳威的表情变得茫然失措，这位混沌中尉放下魔杖，下意识地走向他的同院同学，用另外一只手去拉她——

就在同时，汉娜的倒地变成了一个翻滚的动作，她抬起魔杖，打中了他。

不到一秒之后，达芙妮同样毫不犹豫地將上古之刃直接插进了纳威的后背，昏迷魔法的魔力注入，令这位混沌中尉的肌肉痉挛起来，而同时汉娜的昏睡咒也开始生效——就这样，隆巴顿家族最后的继承人摊开手脚，趴在地上不动了，完全的意外凝固在脸上。

“隆巴顿先生今天学到了一个关于同情和悔恨的宝贵教训。”奇洛教授说道。

“还有骑士精神。”阿米莉亚又啜了一口茶，补充道。

“你没事吧？”达芙妮悄声说道，站在汉娜身边保护她。汉娜躺在地上，捂着肚子。这个女孩没有回答，只是继续干呕着，好像正在拼命忍住呕吐，同时拼命忍住不哭。

不知道为什么，尽管这也许不是很好的策略——与其花费战力保护汉娜，不如让她直接被魔咒打中——仍有一群阳光士兵站在汉娜前面，紧握魔杖，愤怒地瞪着混沌士兵。有人在两队士兵之间施展了一个虹光屏障，不过达芙妮看不见是谁。

出于某种原因，混沌士兵没有加紧进攻。连特蕾西都完全放下了凶狠的脸色，紧张地把重心在双脚之间晃来晃去，好像忘了她是属于哪边的了——

“暂停！”一个声音嚷道，“暂停战斗！”

原本也没有多少战斗，不过战斗确实暂停了。

波特将军从树丛里大步走出来，浑身上下每一寸都散发着大难不死的男孩的气势，胳膊下面夹着一个用迷彩布盖住的巨大物体。

“艾博小姐的呼吸没问题吗？”波特将军喊道。

达芙妮没有回头。她不确定这不是一个陷阱——她百分之百确定，如果混沌士兵选择这个时机进攻，奇洛教授不仅会认为这是合法的，还会在事后给他们特别加分。但是达芙妮用耳朵就可以听见这个问题的答案，汉娜并没有努力**安静地**呼吸，因此她答道，“还好。”

“她应该赶快离开这里，去接受治疗，”哈利说道，“以防万一骨头断了之类的。”

在达芙妮身后，一个很小的声音倒抽着气说道，“我——还——能——战斗——”

“艾博小姐，别——”哈利说道，这时达芙妮身后传来有人试图站起来

没成功，再次倒在草地上的声音。所有人都畏缩了一下，但是达芙妮仍然没有转身背对哈利。

“为什么老师不中止战斗？”苏珊愤怒地问道。

“我估计这是因为艾博小姐没有受到永久伤害的危险，而奇洛教授认为我们在学习宝贵的一课，”哈利的声音很强硬。“你看，艾博小姐，如果你离开的话，特蕾西也会退出战斗。你们的人数原本就比我们多，这对你们来说很划算的。请接受吧。”

“汉娜，去吧！”达芙妮说道，“我是说，就说你退出吧！”

达芙妮回头瞥了一眼，看见汉娜在摇头，痛得在草地上缩成了一团。

“哦，算了，”哈利说道，“混沌将士们！我们越快击昏他们，她就能越快离开这里！我们迅速解决战斗，哪怕损伤人员也在所不惜！**停战结束！金枪鱼⁷！**”

达芙妮的政治头脑只有一瞬间的时间佩服哈利随随便便几句话就让混沌军团成了正义一方，接着混沌士兵就以几乎完美的同步把手伸进制服口袋，取出了款式奇异的绿色墨镜。不像你在海滩上会戴的那一种，更像制作高级魔药时戴的护目镜——

然后达芙妮猜到了马上就要发生的事，飞快地抬起另一只手遮住了眼睛，而哈利在同时拉开了遮住坩埚的布。

哈利·波特将坩埚里的东西洒向空中，飞溅出来的液体太耀眼了，看不清楚，难以想象地炽热夺目，仿佛太阳的光被放大了数十倍——

（这正是它的本质）

（制造橡子投入的阳光，明亮的能量令种子从泥土中长成参天巨木）

（放射出炽热的紫色强光，叶绿素吸收的蓝色和红色光波混合起来的颜

7 早期电脑文字扮演游戏《Bureau 13》系列里面的暗号。详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Bureau_13

色)

(几乎没有绿色的波长，叶绿素把光谱中的绿色反射掉了，令叶片呈现出绿色)

(这也是混沌兵团的墨镜颜色，让绿色的波长通过，滤掉了红色和蓝色，哪怕再耀目的紫色光芒也被减弱到了可以忍受的强度)

——紫色的光芒一直燃烧着，达芙妮试图把胳膊从眼前放下来，却发现她无法正视任何东西，连紫色的反光都亮得令她必须眯起眼睛；她只来得及喊出一个咒语，然而没有效果，然后一个昏睡咒打中了她。

下面的战斗没有持续很久。

“现在开始！” 布雷斯·扎比尼吼道，这位前阳光战士如今成了一队混沌士兵的长官。“我是说，**金枪鱼！**”这个斯莱特林男孩用手抓住遮住坩埚的布——日光会触发药水的效果——开始把它移开。

“现在开始！” 迪安·托马斯嚷道，这位前混沌士兵如今成了一队飞龙战士的长官。**“他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扎比尼小分队的混沌士兵把手伸进制服口袋，取出绿色的护目镜——

——就在混沌士兵们带上护目镜，炽热的紫光爆炸之时，迪安和飞龙战士们几乎分毫不差地做出了同样的动作，取出绿色的魔药护目镜，飞快地把护目镜的皮带拉到了脑后。

(就像马尔福将军解释的那样，如果高尔先生报告说混沌军团的人戴着绿色的魔药护目镜，那你即使不知道**为什么**，也能照样变形一些出来。)

“这是作弊！” 布雷斯·扎比尼尖叫起来。

“这是技巧！” 迪安嚷了回去，“**飞龙们，冲啊！**”

（“抱歉，”格林格拉斯女阁下说道，“你能不能别再那样笑了，奇洛先生？怪吓人的。”）

“**消除他们的护目镜魔法！**”，在无处不在的灼目紫光中，两军开始正面对撞的时候，布雷斯·扎比尼喊道，“**我们仍然能赢！**”

“**都听见他的话了吧！**”迪安嚷道，“**干掉他们的眼镜！**”

布雷斯·扎比尼的回应不是任何人类的语言。

这场战斗持续了很久。

“昏昏倒地！”阳光将军尖叫起来。

德拉科没有躲闪，没有反击，他已经没力气了，只能飞快地扬起左手，挡在预计的位置上，希望——

红色的昏迷咒火箭在遇到德拉科的**快快禁锢**手套之后再次消散了。这只手套是他变形之后用魔法锁在手上的，和其他飞龙战士一样。现在这个护盾是唯一可以救他的东西了。

这原本是个反击的时机，但是两人一刻不停地在树下跳来跳去了这么久以后，德拉科只来得及趁这个间隙喘口气。在他对面，格兰杰将军在大口喘息，小姑娘脸上的汗水像露珠一样闪闪发光，栗色的头发汗湿了，粘成了褐色的一片。她的迷彩服到处是汗湿的痕迹，肩膀因为精疲力尽在发抖，但是她的魔杖仍像钢铁一般稳定，在所有的动作当中直指着德拉科。她在对他怒目而视，脸颊因为狂怒红通通的。

哎哟，小姑娘，今天怎么学着大人的样子战斗啦？

这句取笑的话涌到了嘴边，但他认为自己没有必要进一步惹恼格兰杰了；所以德拉科只是说道——他可以听见自己的声音嘶哑了——“你生我的气有什么理由吗，格兰杰？”

这个女孩自己也在大口喘气，她说话时，声音也在发抖。“我知道你在玩什么花招，”赫敏·格兰杰抬高了声音说道，“我知道你和斯内普在玩什么花招，马尔福，我也知道是谁在指使你们！”

“啊？”德拉科想也没想地答道。

这似乎只令格兰杰的怒火更盛，她紧握魔杖，直指向他，手指都泛白了。

然后德拉科明白了，自己也气得热血沸腾。连她也以为他在密谋害她

“连你也这么想？”德拉科嚷道，“我帮过你，你个兔牙女！你，你，你，”——结结巴巴地跳过了所有涌上心头的黑暗咒语，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真正对她施展的魔术——“**门牙赛大棒！**”

但是格兰杰像闪电般转过身，躲开了这个会令牙齿变长的恶咒，然后她自己的魔杖转了过来，指向德拉科，距离近得几乎无从闪避，德拉科在同时举起了左手遮挡，将魔法手套挡在了他自己和她就要施放的无论什么魔术中间，而阳光将军本人的声音越升越高，变成了尖叫，响彻了整个战场——

“**阿拉霍洞开！**”

时间应该静止的。

但是并没有。

挂锁啪嗒一声打开，从手套上滑落了。

就这样。

就这样。

屏幕显示得非常清楚，霍格沃茨体育场里的所有人都看见了。

令人骨髓发冷的死寂笼罩了所有看台的每个座位，说明每个人都非常清楚这意味着什么：马尔福家族继承人的魔力被一个麻瓜出身的巫师比下去了。

赫敏·格兰杰没有停止战斗，看来根本没意识到她做了什么；她的脚以一种麻瓜的腿法飞踢出去，把德拉科的魔杖从他手里踢飞了——因为震惊，德拉科的头脑和身体都稍稍迟钝了一点。德拉科向他的魔杖扑去，在地上拼命摸索着，但是在他身后，一个女孩用嘶哑的声音说道，“昏昏入睡！”然后德拉科·马尔福倒下了，没有再站起来。

又一阵凝固的沉默。阳光将军的脚步摇摇晃晃，看起来要晕倒了。

然后飞龙士兵们放声尖叫起来，向前冲去，为他们倒下的将军报仇。

戴维斯夫妇从魁地奇观众席教师包厢的软椅上站起来，在发抖；他们无法搀扶着对方走路，但是他们紧紧地拉着手，努力假装透明。如果他们年纪够小，还能施展意外魔法的话，恐怕已经自行幻身消失了。

年老的查尔斯·诺特从椅子上站起身时一言不发。脸上有疤痕的加格森阁下从椅子上站起身时一言不发。

卢修斯·马尔福站起身时一言不发。

三人同时一刻不停地转过身，大步向露天阶梯座位旁边的楼梯走去，步调诡异地一致，像一个傲罗三人小队——

“马尔福阁下。”防御术教授平和地说道。这个男人仍然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着羊皮纸似的屏幕，双臂软软地垂在身旁，似乎因为某种原因不太想动。

银发男人在拱门出口附近站住了，年老的男人和疤痕男人也跟着停下来，站在他的身旁。马尔福阁下微微转头，幅度太小了，无论如何不能算回应，但确实是朝着防御术教授的方向。

“你儿子今天的表现非常杰出，”奇洛教授说道，“我必须承认我低估了他。而且他赢得了他的军队对他的忠诚，就像你看到的那样。”防御术教授的声音依然非常温和，“作为你儿子的老师，我认为你如果介入的话，对他没有好处——”

马尔福阁下和他的伙伴们走下楼梯，消失了。

“不错的尝试，奎里纳斯，”邓布利多静静地说。老巫师的脸上显出担忧的细纹；他也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而是仍然盯着羊皮纸屏幕，好像它们还在播放一样。“你认为他会听吗？”

防御术教授的肩膀动了动，微微耸了耸肩。这是他在战斗结束之后做的唯一动作。

“嗯，”格林格拉斯女阁下说道，站起身压了压指关节，伸了个懒腰，她的丈夫在一旁静静地陪着她。“我必须说，这还真是……蛮有意思的……”

阿米莉亚·博恩斯干净利落地从自己的软椅上站了起来。“确实很有意思，”博恩斯司长说道，“我得承认，这些孩子在战斗时表现出的技能让我感到不安。”

“技能？”格林格拉斯阁下问道，“我看他们用的法术并没有很了不起啊。当然，达芙妮除外。”

老女巫没有移开目光，仍然盯着防御术教授开始秃顶的头。“昏迷咒不是一年级的魔咒，格林格拉斯阁下，但我并不是指这种技能。他们用这些简单的魔咒互相支援，在各种意外情况下迅速做出反应……”魔法法律执行司司长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搜寻一个连普通平民也能理解的说法。“在战斗当中，”她最终说道，“在流咒乱飞的情况下……这些孩子表现得相当自如。”

“的确如此，博恩斯司长，”防御术教授说道，“有些技艺最好从小学习。”

年老的女巫眯起了眼睛。“你在把他们培养成一支军队，教授。出于什么目的？”

“等一等！”格林格拉斯阁下插嘴道，“一年级就教学生决斗的学校多了去了！”

“决斗？”防御术教授说道。从身后无法看见那张苍白的脸是否在笑，“格林格拉斯阁下，比起我的学生学到的东西，决斗根本不值一提。他们学会了在遭遇埋伏和更强大的敌人时果断行事。他们学会了适应千变万化的战斗环境。

他们学会了保护战友，重点保护更宝贵的战友，舍弃那些无法挽救的棋子。他们学会了为了生存必须听从命令。有一些甚至学会了一点儿创新。哦，不，格林格拉斯阁下，当下一个威胁出现的时候，这些巫师不会躲在庄园里等别人来保护他们。他们知道自己懂得如何战斗。”

奥古斯塔·隆巴顿大声地鼓掌，三次。

我们赢了。

从战场上醒来之后，这是德拉科听说的第一件事，帕德玛告诉他，在他倒下之后他的士兵们是如何反攻的。多亏了飞龙将军的先见之明，托马斯先生如何带领他的小队战胜了混沌军团。波特先生是如何战胜了他们遭遇的阳光军团小队。托马斯先生率领的飞龙士兵们之后如何回到了大部队，带着他们自己的护目镜和从战败的混沌士兵那里搜刮来的墨镜。之后不久，波特将军的余兵如何利用一种会发出夺目紫光的魔药同时攻击了另外两支部队。但是飞龙的战力比阳光和混沌都多，而且有足够的护目镜分给每个战士；因此帕德玛成功地带领着余下的部队获得了胜利。

从帕德玛眼里的光芒和她骄傲的微笑——那样的微笑放在马尔福家的人脸上都当之无愧——可以看出，她在期待对方祝贺她。德拉科勉强咬紧牙关，说了一些称赞的话，事后都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这个外国女巫看上去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或者那意味着什么。

我输了。

飞龙将士们在灰色的天空下走回霍格沃茨，冰冷的雨点重重地打在德拉科的皮肤上，一滴接着一滴。雨是他被打昏之后开始下的，预报里说了很久要下雨，现在终于开始了。现在德拉科只有一个选择了。用德拉科的象棋老师麦克尼尔先生的话来说，这是迫移。⁸ 如果哈利·波特真像大家说的那样爱上了格兰杰的话，他恐怕不会喜欢。但是按照麦克尼尔先生的定义，迫移是你必须

⁸ 迫移 (forced move)：国际象棋中的术语，是指棋手无论怎样出招都只有消极后果，但迫于规则不得不出招的情况。

去做的事，否则游戏就无法继续下去。

这一幕在德拉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回放，他机械地走进霍格沃茨雄伟的大门，三言两语打发走了文森特和格雷戈里，一个人在私人房间呆着，坐在床上，瞪着桌子上的墙。他的脑海里全是这一幕，仿佛被摄魂怪锁在了这段回忆里。

手套上的挂锁咔嗒一声，滑落了——

德拉科知道，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做错了。在为其他所有飞龙战士施展了二十七个上锁法术之后，他实在太累了。每个咒语之间只有不到一分钟的休息时间，用来恢复是不够的。因此他**只是**在自己的挂锁手套上施展了一个**快快禁锢**，**只是**施展了这个法术，没有注入所有魔力，让哈利·波特或者赫敏·格兰杰无法解开。

但是即使这是真的，也没有人会相信。连在斯莱特林都不会有人相信。这听起来像一个借口，任何人都都会认为这是一个借口。

格兰杰旋风般地转过身来，尖叫道，‘**阿拉霍洞开！**’——

德拉科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放着这一幕，恨意越来越浓。他帮过格兰杰——在禁止叛徒方面和她合作——当她挂在房檐上的时候拉住了她的手——在大厅里阻止了一场因她而起的暴动——她知不知道他冒了多大的险，很可能已经为此失去了什么，马尔福家族的继承人为一个**泥巴种**做这些意味着什么——

现在只剩下一步棋了，迫移的特点在于你**只能**这么走，哪怕这意味着关闭禁闭和丢掉学院点。斯内普教授会懂，也会理解，但是（父亲警告过他）魔药学教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是有限度的。

向格兰杰挑战，和她进行巫师决斗，公然对抗霍格沃茨的校规。如果她拒绝，就直接攻击她。在公共场合一对一地打败她，不是通过巧妙的决斗技巧，而是通过**力压**她的魔法。完完全全地打倒她，碾压她，就像黑魔王碾压他的敌人那样。让每个人绝对清楚，让任何人都**不可能**再有怀疑，德拉科当时只是施

展了太多咒语，因而精疲力尽了。证明马尔福的血统强过任何泥巴种——

然而这不是事实，哈利·波特的声音在德拉科的脑海里悄声说道。德拉科，一旦你企图在政治上获胜，就很容易忘记真正的事实是什么。真相是只有一件事能让你成为巫师，还记得吗？

这时，德拉科明白了，明白了自己在瞪着桌子上方空白的墙，考虑这步迫移时，为什么会隐隐觉得不安。原本应该很简单——当你只有一步棋可走的时候，照着走就行了——然而——

格兰杰旋风般地转身，旋转，汗湿的头发飞扬起来，从她魔杖里飞出的法术和他的一样迅捷，恶咒，解咒，成群的发亮蝙蝠扑向他的脸，格兰杰从头到尾狂怒的眼神——

在一切都出了差错之前，一部分的他曾经对此感到赞赏，赞赏格兰杰的狂怒和力量；一部分的他曾经为了第一次真正战斗而欢欣雀跃，因为遇到了……

……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

如果他向格兰杰挑战，却输了……

这应该不可能，德拉科拿到魔杖的时间比霍格沃茨的同年级同学早整整两年。

但是他们通常不给九岁的孩子魔杖是有理由的。年龄也很重要，不只是使用魔杖的时间。格兰杰的生日是今年初，哈利送她那个袋子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她已经十二岁，她来霍格沃茨上学的时候就快十二岁了。而且真相是，德拉科在课后并没有怎么练习，恐怕远远比不上拉文克劳的赫敏·格兰杰。德拉科没想到他会需要更多练习才能保持领先……

而且格兰杰当时也已经精疲力尽了，反面证据的声音在他心里悄声说道。格兰杰施展了那么多昏迷咒，应该也已经精疲力尽了，然而即使在那样的状态下，她也成功地解除了他的上锁咒。

公开向格兰杰挑战，然后在没有借口的一对一战斗中输掉，这样的后果是德拉科无法承受的。

德拉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怎么做。你需要作弊。但是如果给人发现德拉科在作弊，后果会是灾难性的，即使没有曝光，也是完美的讹诈材料，任何旁观的斯莱特林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会仔细观察……

然后，如果你在旁观的话，就会看见德拉科·马尔福从床上站起身，走向桌子，取出一张质地极为精良的羊皮纸，一只珍珠墨水瓶，里面是用真正的银子和碾碎的翡翠制成的银绿色墨水。这个斯莱特林从床脚边的大箱子里取出一本同样用银子和翡翠装裱的书，书名是《英国家族礼仪》。然后德拉科·马尔福取出一支干净的新羽毛笔，开始写字，时不时查一下放在手边的书，作为依据。这个男孩的脸上带着冷酷的笑容，令小马尔福看上去很像他的父亲。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小心书写，仿佛每个字母都是一幅独立的艺术品。

德拉科，高贵和最古老之马尔福家族继承人及后裔，其父为高贵和最古老之马尔福家族之亚伯拉克斯阁下之子卢修斯，其母为高贵和最古老之家族之德鲁艾拉女阁下之女纳西莎：

致赫敏，格兰杰一世：

（这个格式在很久以前被发明的时候是为了表示礼貌；如今，在用来称呼泥巴种许多世纪之后，它带着一种讨人喜欢的高贵而恶毒的调子。）

我，来自最古老家族的德拉科，要求报复，因为

德拉科停下来，小心地把羽毛笔放到一边，预防墨水滴下来。他需要为这件事找一个借口，至少如果他想决定这次决斗的条件的话，就必须这么做。被挑战的人有权决定规则，除非他们侮辱了一个贵族。他必须让这件事看起来就像格兰杰侮辱了他……

他在想什么呢？格兰杰当然侮辱了他。

德拉科把书翻到标准模版的那一页，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模版。

我，来自最古老家族的德拉科，要求报复，因为我曾三次帮助你，对你只有善意，而作为回报，你却诬陷我谋害你，

德拉科必须停下来吸一口气，勉强压下沸腾的愤怒；他开始真的感觉受了侮辱，写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不假思索地加上了下划线，就像这是一封普通信件一样。在考虑了一会儿以后，他决定不改；这也许不是完全正式的说法，但是那种真实的愤怒语气看上去很恰如其分。

在整个英国的眼前侮辱了我。

因此我，德拉科，勒令你，赫敏，依照惯例，依照法律，依照

“第三十一届威森加摩的第十七条决议。”德拉科没有看书，大声说道。这句话是很多戏剧里的台词；他说话的时候坐直了一些，感受着血管里贵族血液的每一次律动。

因此我，德拉科，勒令你，赫敏，依照惯例，依照法律，依照第三十一届威森加摩的第十七条决议，按照如下条件与我进行巫师决斗：我们分别独自悄悄前来，事前和事后都不对任何人提及，

如果决斗失败的话，德拉科就什么也不说，就此收手。如果他确实击败了格兰杰，他就通过实验的方法得知了自己有能力在公开的挑战中再次击败她。这不是作弊，而是科学，几乎和作弊一样好使。

只用魔法战斗，不造成死亡或永久的伤害，

……在哪里呢？德拉科听说霍格沃茨有一个房间很适合决斗，所有贵重的东西都受到了结界的保护，而且不会有画像把你的秘密泄露出去……是哪里来着……

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城堡里的奖品陈列室，

他们的第二次，也就是公开的决斗最好尽早，比如明天，他在斯莱斯特林的名誉用不了多久就会无可挽回地跌落尘埃。他必须在今晚和格兰杰第一次决

斗。

在标志着今天结束的午夜。

德拉科，来自高贵和最古老的马尔福家族。

德拉科在正式的羊皮纸上签好字，然后取出一张不那么珍贵的普通羊皮纸和普通墨水，写下了他的附言：

如果你不知道规则的话，格兰杰，是这样的。你侮辱了一个最古老的家族，我有合法的权利向你挑战。如果你违反决斗的条件，比如把弗里维叫到奖品陈列室里来，或者告诉任何人的话，我父亲会把和你无视荣誉的行为直接上告威森加摩。

德拉科·马尔

写到最后一个字母的时候，他把羽毛笔往下按得太猛，笔头折断了，在纸上留下了一串墨水的痕迹，又把羊皮纸戳穿了一小块；德拉科决定这也很恰如其分。

那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苏珊·博恩斯来找哈利·波特，对他说，她认为德拉科·马尔福很快就会实施对赫敏的阴谋。她已经警告了 S.P.H.E.W. 的所有成员，警告了斯普劳特教授，警告了弗里维教授，而且她今天晚上会给姑婆写信，现在她也来警告哈利·波特。只是她们无法和帕德玛讨论这件事——苏珊说道，表情非常严肃——因为帕德玛正在对赫敏的忠诚和对她的将军的忠诚之间左右为难。

哈利·詹姆·波特 - 伊万斯 - 维瑞斯当时对整个情形只是感到非常挫败，而不是任何真正有意义的想法。他不耐烦地对她说道，是的，他知道必须做点什么。

苏珊·博恩斯离开以后，哈利望向拉文克劳长桌的另外一头，赫敏一个

人坐在那里，离他、帕德玛、安东尼，以及她的所有其他朋友都很远。

但是从赫敏的脸色看起来，过去打扰她恐怕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后来，当哈利回顾往事的时候，会想到在他读过的科幻和奇幻小说里，人们总是因为重大的原因做出重大的选择。哈里·谢顿⁹建立基地是为了在银河帝国的灰烬上重建文明，而不是如果成为整个研究小组的负责人的话，他会显得更重要一些。雷斯林·马哲理¹⁰和哥哥决裂是因为他想成神，而不是因为他不擅长人际关系，也不愿请教别人该如何改善。佛罗多·巴金斯¹¹接过魔戒是因为他是英雄，想要拯救中土，而不是因为如果拒绝就太难堪了。如果有人写下真正的世界历史——倒不是说有人能做到，或者会这么做——那么在所有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中，也许百分之九十七都是由谎言、遮盖布和无关紧要的想法造成的，很轻易就能改变主意。

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看着坐在长桌另外一头的赫敏·格兰杰，很不情愿在她心情这么差的时候去打扰她。

于是哈利想道，也许还是先和德拉科·马尔福谈一谈更好，这样他就能完全确定以及肯定地告诉赫敏，德拉科真的没有试图谋害她。

那天晚饭过后，哈利来到斯莱特林的地下室，被文森特告知老大不许别人打扰……然后哈利想到他也许应该看看赫敏是否愿意马上和他谈话；他应该赶在这个乱糟糟的局面继续恶化之前开始动手解决它。哈利怀疑自己也许只是在拖延，怀疑他的大脑只是找到了一个机灵的借口，暂时搁置必须去做然而并不愉快的事。

他其实想到了这一点。

然后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决定，他会在明天早晨，星期的早餐结束之后先和德拉科·马尔福谈一谈，然后再和赫敏谈。

9 哈里·谢顿：阿西莫夫基地系列小说中虚构的一位智慧伟人：<http://zh.wikipedia.org/wiki/哈里·谢顿>

10 雷斯林·马哲理：《龙枪》中野心勃勃的魔法师，卡拉蒙·马哲理的双胞胎弟弟：<http://zh.wikipedia.org/wiki/龙枪系列小说>

11 佛罗多·巴金斯：《魔戒》的主要人物之一：<http://zh.wikipedia.org/wiki/佛罗多·巴金斯>

人类总是做这样的事。

这是一九九二年四月五日，星期天的早晨，霍格沃茨大厅的仿真天空里下着倾盆大雨；厚重的雨幕将闪电都遮住了，散射成细微的白色闪光，将各个学院桌上的景象照得变幻不定，将所有学生的脸照成了惨白色，让他们在那个瞬间看上去宛如鬼魅。

哈利坐在拉文克劳桌边，疲倦地吃着一块华夫饼，等着德拉科出现，好开始解决整件事情。学生们正在传看一份《唱唱反调》，头版上不知为什么印着汉娜和达芙妮的照片，不过还没传到他所在的地方。

几分钟以后，哈利吃完了华夫饼，再次转头去看德拉科是不是来斯莱特林的长桌吃早饭了。

奇怪。

德拉科·马尔福几乎从不迟到。

哈利望着的是斯莱特林长桌的方向，因此没有注意到赫敏·格兰杰从大厅巨大的门外走进来。所以当他回转身，发现赫敏在拉文克劳桌前，在他身边直接坐下时的时候——就像这一个多星期以来，她从未不再坐在他身边一样——不禁吓了一跳。

“嗨，哈利，”赫敏说道，声音几乎完全正常。她开始把吐司放进盘子里，又拿了一些健康的水果和蔬菜。“你好吗？”

“在我个人平均值的一个标准差之内，”哈利下意识地答道，“你好吗？睡得怎么样？”

赫敏·格兰杰的眼睛下面有着黑黑的眼圈。

“嗯，是啊，我挺好的，”赫敏·格兰杰答道。

“呃，”哈利说道，把一块馅饼放到碟子里。（哈利心不在焉的时候会

自动去拿手边最可口的食物，而不去思考更复杂的概念，比如是不是轮到吃甜点了。) “呃，赫敏，我今天晚一点想和你谈谈，可以吗？”

“好啊，”赫敏说道，“为什么不行？”

“因为——”哈利答道，“我的意思是——你和我没有——好几天了——”

闭嘴，哈利心里最近开始掌管与赫敏有关事务的部分建议道。

无论如何，赫敏·格兰杰看起来根本没有注意他。她只是低头瞪着自己的碟子，尴尬地沉默了大约十秒，然后开始吃她的番茄片，一片接一片，一口气不停地吃着。

哈利从她身上移开视线，发现自己的碟子里不知道为什么多了一块馅饼，开始把它吃掉。

“话说！”在一言不发地解决了碟子里的大部分食物之后，赫敏·格兰杰忽然问道，“今天有什么新闻吗？”

“呃……”哈利答道。他急急忙忙地四下张望，好像想找些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来打开话题。

因此哈利是最早看到，并且无言地指了指那个方向的人之一。不过，从大厅里忽然涌起的阵阵窃窃私语来看，还有不少其他人也看见了。

来人的袍子是一种独特的猩红色，无论在哪里都很容易辨认，但是哈利的大脑仍然花了一点时间才认出那几张脸。一个严肃的亚洲男人，今天的表情非常冷峻。一个目光锐利的男人环视着大厅，长长的黑发系成了马尾，随着他的动作在身后飘拂。一个精瘦，苍白，没刮胡子的男人，脸上毫无表情，仿佛一块石头。哈利花了一点时间才认出这几张脸，记起他们的名字，在很久以前的一月份，他在摄魂怪来霍格沃茨的时候见过他们：科莫多，巴特纳鲁，戈雅诺夫。

“傲罗三人小队？”赫敏以一种奇异的轻快声音说道，“噢，他们来这

里做什么。”

邓布利多也和他们在一起，哈利从未见过他如此担忧；停了一会儿之后，年老的巫师扫视了一下大厅和早餐桌上窃窃私语的学生，笔直地指向了——

——哈利。

“噢，又怎么啦。”哈利压低声音说道。他的心里远比表面上恐慌，胡乱地想着是不是有人发现了他与阿兹卡班劫狱事件的联系。他尽可能若无其事地向主宾席瞥了一眼，意识到奇洛教授今天早上一直不见人影——

傲罗们大步向他走来，戈雅诺夫傲罗是沿着拉文克劳长桌的另一边过来的，仿佛要堵截从这个方向逃走的可能，科莫多傲罗和巴特纳鲁傲罗沿着哈利那边走了过来，校长紧随在科莫多身后。

所有的谈话都停止了，四下里一片静默。

傲罗来到哈利所在的桌前，从三个方向把他包围了。

“嗯？”哈利尽可能若无其事地问道，“怎么啦？”

“赫敏·格兰杰，”科莫多傲罗用不带感情的平板语气说道，“我以谋杀德拉科·马尔福未遂的罪名逮捕你。”

第七十九章 禁忌的取舍，第一部分

“赫敏·格兰杰，”科莫多傲罗用不带感情的平板语气说道，“我以谋杀德拉科·马尔福未遂的罪名逮捕你。”

这些字眼落进哈利的意识，将他的思绪砸得粉碎，碾成了上百块难以置信的碎片，肾上腺素的冲击和极度的困惑搅在一起，以至于——

“她——”哈利说道，“她——她不会——**什么？**”

傲罗们根本没理他。科莫多再次说话了，仍然是那种毫无感情的声音。“马尔福先生已经在圣芒戈医院苏醒，他指认是你，赫敏·格兰杰，攻击了他。他在喝下两滴吐真剂后重复了同样的证词。如果没有被及时发现和治疗，你对马尔福先生施展的血液冷却咒就会杀死他，我们必须假定你事先知道这个魔咒是致命的。因此我以谋杀未遂的严重罪名逮捕你。你会被带到魔法部的拘留所，在喝下三滴吐真剂之后接受讯问——”

“你们疯了吗？”哈利脱口而出，一推拉文克劳的桌子站了起来，只一瞬间的功夫，巴特纳鲁傲罗就用力按住了他的肩膀。哈利置之不理。“你们要逮捕的人是赫敏·格兰杰，拉文克劳最善良的女孩，她会辅导赫奇帕奇的同学写作业，她宁可死也不会杀害任何人——”

赫敏·格兰杰的脸皱起来了。“是我干的，”她悄声说道，“是我。”

又一块巨石落在哈利的思绪上，把脆弱的条理砸得粉碎，将理解的碎片碾成了尘土。

邓布利多的面容似乎在几秒之间老了几十岁。“为什么，格兰杰小姐？”邓布利多问道，他的声音也轻得几乎像在耳语，“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

“我，”赫敏答道，“我，我——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她似乎崩溃了，声音变成了完全的啜泣，只能听见断断续续的几个词，“我想

我——杀了他——对不起——”

哈利应该说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的，应该从椅子上跳起来，把三个傲罗一起打昏，然后做出什么超级机智的下一步行动，然而他被粉碎了两次的情绪碎片无法输出任何方案。巴特纳鲁的手温和而坚决地把哈利按回座位，哈利发现自己**动弹不得**，像被胶水粘住了，他试图拔出魔杖施展**咒立停**，但是魔杖在口袋里拔不出来，在越来越高，如同风暴般的抗议声中，三个傲罗和邓布利多押着赫敏走出了大厅，大门开始在他们身后合拢——一切都莫名其妙，荒谬到了极点，像被传送到了一个平行世界，哈利的大脑闪回到莫名其妙的另一天，在绝望中终于灵光一闪，明白过来韦斯莱双胞胎对丽塔·斯基特做了什么，他的声音变成了尖叫，“**赫敏不是你干的 你被植入了假记忆！**”

然而门已经关上了。

米勒娃无法让自己静下来，她在校长办公室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下意识等着西弗勒斯或者哈利叫她安静点坐下，但是魔药学教授和大难不死的男孩似乎都没有在意她，而是紧盯着刚从飞路网里出现的阿不思·邓布利多。背景里有一些声音，但是没有人注意。西弗勒斯坐在校长桌旁的一把小软椅上，看上去像平常一样不动声色。年老的巫师令人生畏地笔直站在仍在燃烧的壁炉边，黑色的袍子仿佛没有星星的夜晚，辐射着力量和悲哀。她的脑中全是极度的困惑和恐惧。哈利·波特坐在一张木凳子上，手指紧抓着座位，狂怒的眼睛如同寒冰。

早上六点三十三分，奎里纳斯·奇洛用飞路网将德拉科·马尔福从办公室送到圣芒戈医院紧急就诊。奇洛教授在霍格沃茨的奖品陈列室里发现了马尔福先生，已经濒临死亡，血液冷却咒的持续作用令他的体温一直在缓慢下降。奇洛教授立刻驱散了这个法术，施展魔咒将马尔福先生的状态稳定下来，通过悬浮咒把他带回办公室，又用飞路网将他送到圣芒戈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接下来，奇洛教授通知了校长，简短地陈述了一下当时的情况，就从飞路网离开了——在接到圣芒戈医院的通知之后，傲罗们要求他过去接受讯问。

使用血液冷却咒的动机显然是缓慢地杀死德拉科·马尔福，从而不会触发霍格沃茨的结界（霍格沃茨的结界只会检测突然受伤的情况）。在讯问的过程中，奇洛教授告诉傲罗，在一月份，就在马尔福先生从圣诞假期返校不久之后，他对马尔福先生施展了好几个跟踪咒语。奇洛教授这么做是因为他得知某人有伤害马尔福先生的动机。奇洛教授拒绝说出这个名字。奇洛教授的跟踪咒语会在马尔福先生的健康降低到一个绝对水平时触发，而不是在突然改变时触发，因此奇洛教授在马尔福先生死亡之前得到了警告。

两滴吐真剂，足够令马尔福先生在证词中不致有所保留或粉饰，证明马尔福先生曾向赫敏·格兰杰提出决斗——这种行为符合贵族法律，但不符合霍格沃茨的校规。马尔福先生在决斗中胜利了，然而在他离开的时候，格兰杰小姐从背后用昏迷咒打中了他。之后马尔福先生就什么都知道了。

三滴吐真剂，强制她主动说出所有相关的信息，令赫敏·格兰杰供认她确实从背后击昏了德拉科·马尔福；然后出于一阵愤怒，对他施展了血液冷却咒，故意让他的死亡缓慢到足以躲过霍格沃茨警报系统的检测——她从《霍格沃茨：一段历史》里读到了警报系统的这个特性。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她感到万分惊骇，但是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因为她确信德拉科·马尔福已经死了——如果他自身的魔法没有抗拒血液冷却咒的话，那么七小时后他肯定已经死了。

“她的审讯，”阿不思·邓布利多说道，“定在明天中午。”

“什么？”哈利·波特脱口而出。大难不死的男孩没有从凳子上站起来，但是米勒娃看到他的手指紧紧捏着身下的木凳，指节都泛白了。“这简直疯了！警方的调查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完成——”

魔药学教授提高了声音。“这里不是麻瓜英国，波特先生！”西弗勒斯的脸和平常一样面无表情，但是语气非常辛辣尖锐，“傲罗得到了吐真剂下的指控和吐真剂下的认罪。对他们来说，调查已经结束了。”

“不完全如此，”就在哈利似乎要爆发的那一刻，邓布利多说道，“我对阿米莉亚坚持说，这件事要尽可能仔细调查。遗憾的是，这次倒霉的决斗发

生在午夜——”

“假定的决斗，”哈利尖锐地指出。

“这次假定的决斗发生在午夜——是的，你说得很对，哈利——而这已经超出了任何时间转换器的范围——”

“同样只是假定，”大难不死的男孩冷冷地说道，“而且相当可疑，因为所谓的嫌疑人根本不知道时间转换器的存在。我希望马上把一个隐身的傲罗送回尽可能早的过去，去观察——”

邓布利多低下头。“我亲自去过了，哈利，我刚一听说就去了。但是等我到了奖品陈列室的时候，马尔福先生已经失去了意识，格兰杰小姐已经走了——”

“不，”哈利·波特说道，“你来到奖品陈列室，看见德拉科失去了意识。这就是你观察到的一切，校长。你没有观察到赫敏在那里，也没有看见她离开。让我们把事实和推断区分开来。”男孩将头转向了她，“夺魂咒，一忘皆空，假记忆术，摄神取念。麦格教授，我有没有漏掉什么其他能够影响大脑的魔法，有可能让赫敏做出这种事，或者令她以为自己做过？”

“混淆咒，”她答道。黑魔法从来都不是她的研究方向，但她知道——“还有一些黑暗仪式。但是所有这些在霍格沃茨都会触发警报。”

男孩点点头，眼睛仍然看着她。“这些魔咒中有哪些可以检测出来？傲罗检测了哪些？”

“混淆咒几个小时以后就会失效，”她在整理了一会思绪之后说道，“如果是夺魂咒的话，格兰杰小姐会记得。一忘皆空无法用任何已知的方法探查，但是只有教授才能对学生施展这个魔法而不触发霍格沃茨的警报。摄神取念——只有其他摄神取念师才能发现，我想——”

“法庭摄神取念师在我的要求下检查了格兰杰小姐，”邓布利多说道，“结果表明——”

“我们能信任他吗？”哈利问道。

“是她，”邓布利多说，“苏菲·麦克杨森，我记得她在拉文克劳学院的时候就是个诚实的学生，而且她受到不可违背的誓约的约束，无论看见什么都必须说真话——”

“其他人有可能喝下复方汤剂，假扮她吗？”哈利·波特再次打断道，“你观察到了什么，校长？”

阿不思沉重地说道，“一位看上去像是麦克杨森女士的人对我们说，唯一的一个摄神取念法术在几个月之前轻微地触碰过格兰杰小姐的大脑。那是在一月份，哈利，我和格兰杰小姐就某个摄魂怪进行了一些交流。这是预料之中的；但是我没有料到苏菲发现的其余事实。”老巫师转身凝视飞路网的火焰，让橙色的火焰映在他的脸上。“就像你说的那样，哈利，假记忆术也是一种可能；如果施展得很完美的话，和真正的记忆无法区别——”

“这我并不感到奇怪，”哈利打断道，“研究表明，人类的记忆在每次回想的时候基本都会被重写一次——”

“哈利，”米勒娃柔和地说道，男孩把嘴巴紧紧闭上了。

老巫师继续说了下去。“——但是质量如此之高的假记忆所需的制造时间和真正的记忆是一样的。制造十分钟的详细记忆要花费十分钟。而按照这位法庭摄神取念师的说法，”阿不思的脸看上去更疲倦，更苍老了，“格兰杰小姐在西弗勒斯……对她大吼之后一直在沉溺在对马尔福先生的猜疑中。她一直在怀疑马尔福先生是斯内普教授的同谋，猜测他会如何密谋伤害她，伤害哈利——每天这样想象好几个小时——制造这么长时间的假记忆是不可能的。”

“这种貌似疯狂的表现……”西弗勒斯柔声说道，仿佛在自言自语，“有可能是自然的吗？不，如果纯粹是巧合的话，这也太倒霉了；对于某些人来说，也太方便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或许是某种麻瓜药物？但那是不够的——格兰杰小姐的疯狂必须有人引导——”

“啊！”哈利忽然说道，“现在我懂了。第一次假记忆是在斯内普教授

向她大吼之后被植入的，显示出，比方说，德拉科和斯内普教授合谋杀死她。然后昨天晚上凶手将这个假记忆用一忘皆空清除了，只留下她莫名其妙地怀疑德拉科的记忆，同时她和德拉科又被植入了决斗的假记忆。”

米勒娃吃惊地眨了眨眼。她得花一千年才会想到这种可能。

魔药学教授若有所思地皱起眉，眼神专注。“被植入假记忆后的反应是很难事先预料的，波特先生，除非有摄神取念作为辅助。受害人在第一次想起假记忆的时候不一定会按照你的预期行事。这很冒险。不过我想，这是奇洛教授作案的一种可能。”

“奇洛教授？”哈利说道，“他有什么动机——”

魔药学教授干巴巴地说道，“防御术教授永远是嫌疑人，波特先生。时间长了你就会注意到这个规律。”

阿不思抬起手，做了个安静的手势，令大家都转过头去望着他。“但是这个案件里还有另一个嫌疑人，”阿不思安静地说道，“伏地魔。”

这个所有忌讳中最致命的词似乎在房间里回响，带走了壁炉里的橙色火焰发出的所有热量。

“我不知道，”年老的巫师缓缓说道，“关于伏地魔获得永生的方式，我知道得太少了。我认为，他在我之前把那些书都搜走了。我找到的只有古老的传说，因为散落在浩繁卷帙之中，他无法全部搬走。但是从各种故事里寻找真相也正是巫师的专长，而我也努力去做了。这个仪式需要一个活人作为祭品，一次杀戮，这我可以确定；最冷血的杀戮，受害者会在恐怖中死去。在古老的故事里，曾有被附身的巫师自称是已死的黑魔王，做出各种疯狂的事；他们通常会拥有这个黑魔王的一件魔法宝物……”阿不思看着哈利，年老的双眼审视着年轻的眼睛。“我认为，哈利——虽然你会说这只是推断——杀戮会撕裂灵魂。通过这个最恐怖的黑暗仪式，撕裂的灵魂碎片被锁在了这个世界，锁在这个世界的一件物品上。这件物品必须是，或者从此会成为强大的魔法宝物。”

魂器。这个可怕的名字在米勒娃的脑海里回响，虽然似乎——出于她不

知道的原因——阿不思不愿意在哈利面前说出这个词。

“因此，”年老的巫师静静地总结道，“在躯体被破坏之后，余下的灵魂仍会被维系在这件物品上，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痛苦而可悲的存在，我是这么认为的；比幽灵还不如，连最卑微的游魂都比不上……”老巫师的眼睛紧盯着哈利，哈利回望着他，眯起了眼睛。“一段时间以后，残破的灵魂才能重新获得类似生命的形态。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获得了十年休养生息的时间；为什么伏地魔没有立刻回归。但是假以时日……那个亡魂就会再度复活。”老巫师用严峻的语气精确地说道，“从这些故事看来，有一件事是很明确的：通过附身回归的黑魔王拥有的魔力将大不如前。我不认为伏地魔会对此感到满足。他会利用其他方法重生。但是伏地魔的斯莱特林特质更胜萨拉查，他会抓住每一个机会。只要给他一个理由，他就会利用这个可悲的状态，利用他的附身能力。如果他能从别人……令人费解的狂怒中得利的話。”阿不思的声音变成了低语。“我猜测，这就是发生在格兰杰小姐身上的事。”

米勒娃感到喉头发干。“他在这里，”她倒抽了一口冷气说道，“在这里，在霍格沃茨——”

然后她顿住了，因为伏地魔来霍格沃茨的原因是——

老巫师飞快地瞥了她一眼，仍然悄声说道，“很抱歉，米勒娃，你是对的。”

哈利的声音里带着火气。“什么是对的？”

“伏地魔复生的最佳选择，”邓布利多沉重地说道，“对他最有吸引力的道路，能令他以更伟大和更可怕的状态复生的宝物——就被镇守在这里，在这个城堡里面——”

“抱歉，”哈利礼貌地说道，“你白痴啊？”

“哈利。”她说道，但是语气不强。

“我是说，邓布利多校长，也许你没注意，但是这个城堡里全是孩子——”

“我别无选择！”邓布利多吼道，蓝色的眼睛在半月形眼镜下冒着火，“伏地魔渴望的那个东西不是我的。那是别人的，是他同意放在这里的！我问过能不能把它放在神秘事务司，但是他不允许——他说一定要放在霍格沃茨的结界里，放在这个受到学院创始人保护的地方——”邓布利多的手拂过了前额。“不，”老巫师的声音静了下来，“我不能把责任推到他头上。他是对的。那个东西过于强大，人类对它太渴求了。我同意将陷阱设在霍格沃茨的结界之内，由我本人亲自保护。”老巫师低下了头。“我知道伏地魔会设法钻到这儿来，我原本计划让他落入陷阱。我不认为——做梦也没想到——如非完全必要，他会在敌人的堡垒里多呆哪怕一分钟的时间。”

“但是，”西弗勒斯迷惑地问道，“黑魔王杀死卢修斯的唯一继承人对他有什么好处？”

“秩序问题¹，”哈利·波特说道，口气很冲。“幕后操纵者的动机不是主要的问题。我们的首要问题是一个无辜的霍格沃茨学生遇上了麻烦！”

绿色的眼睛和蓝色的眼睛对上了，阿不思·邓布利多向大难不死的男孩瞪了回去——

“说得对，波特先生，”米勒娃说道，她甚至没有考虑，这些词似乎自动从唇边蹦出来了。“阿不思，现在谁在照看格兰杰小姐？”

“弗立维教授去她那里了。”校长说道。

“她需要的是律师，”哈利说道，“任何对警方脱口说出‘是我干的’的人——”

“很遗憾，”米勒娃说道，声音里不知不觉地带上了属于麦格教授的威严，“我很怀疑律师如今对格兰杰小姐还有什么用，波特先生。她面临的是威森加摩的审判，他们极不可能因为某个技术上的细节放过她。”

哈利用完全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她，仿佛认为说赫敏·格兰杰不需要律

1 秩序问题：议事程序错误或者发言离题时，与会者可以打断错误程序或者发言，向主持者提出异议。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zh/%E7%A7%A9%E5%BA%8F%E5%95%8F%E9%A1%8C>

师和建议用火把她烧死是一回事。

“她说得对，波特先生。”西弗勒斯静静地说道，“本国的法庭程序很少动用律师。”

哈利摘下眼镜，揉了揉一会儿眼睛。“好吧。那我们到底准备怎样救赫敏？我猜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指望法官能理解‘常识’和‘先验概率’的概念，明白十二岁的小姑娘基本上从不蓄意杀人，大概要求太高了？”

“她要面对的是威森加摩，”西弗勒斯说道，“最古老的高贵家族，以及其他有势力的巫师。”西弗勒斯的脸扭曲了，几乎回到了平日里的讽刺神情，“与其指望他们具有常识——你倒不如指望他们给你做个咸肉三明治，波特。”

哈利点点头，紧抿着嘴。“赫敏究竟会受到什么处罚？折断魔杖和开除——”

“不，”西弗勒斯说道，“不会这么简单。你是在故意误解吗，波特？她要面对的是威森加摩。没有既定的惩罚。只有投票。”

哈利·波特喃喃说道，“在复杂时期，法治已被证明是不足的；我们宁可人治，这样高效得多……²这么说，完全没有法律上的限制了？”

老巫师的半月形眼镜闪着光；他说话的时候很小心，但是并非没有怒气。“从法律上来说，哈利，我们需要处理的是赫敏·格兰杰欠马尔福家族的血债。马尔福阁下将提议如何偿还这笔债务，而威森加摩会就他的提议投票。如此而已。”

“但是……”哈利慢慢说道，“卢修斯被分到了斯莱特林，他总该意识到赫敏只是一个棋子。不是他愤怒的正确对象。是吧？”

“不，哈利·波特，”阿不思·邓布利多沉重地说道，“这只是你盼望卢修斯·马尔福会有想法。而卢修斯·马尔福本人……并不会像你一样盼望

² R·W·格兰特的诗《汤姆·史密斯和他的神奇面包机》里的词句。这个故事讲述一个名叫汤姆·史密斯的人发明了以低成本制造面包的机器，由此发了财，却遭到政府的惩罚的故事。详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Incredible_Bread_Machine

自己这么想。”

哈利盯着校长，眼神越来越冷，同时米勒娃本人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停止踱步，试图呼吸。她在拼命不去想，拼命将她的思维拉开，但是她已经明白了。她在听说的那一刻就明白了。她可以从阿不思的眼里看到——

“她会被判死刑吗？”哈利静静地问道，声音里的调子让米勒娃感到寒冷彻骨。

“不会！”阿不思说道，“不，不会是摄魂怪之吻，不会是阿兹卡班，他们不会对霍格沃茨的一年级学生做这种事。我们的国家没有那么堕落，至少目前还没有。”

“但是卢修斯·马尔福，”西弗勒斯毫无表情地说道，“肯定不会满足于只折断她的魔杖。”

“好吧，”哈利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在我看来，我们有两个基本的应对手段。第一，找到真正的罪犯。第二，用其他方法撬动卢修斯。奇洛教授救了德拉科的命，这是不是马尔福家族欠他的血债，可以用来抵消赫敏的债务？”

米勒娃再次震惊地眨了眨眼。

“不，”邓布利多说道。年老的巫师摇了摇头。“这个想法很聪明——但是不，哈利，我恐怕这是行不通的。这个规则有一个例外，如果威森加摩怀疑这个血债是故意制造出来的就不能成立。防御术教授太容易遭到怀疑了。因此卢修斯会抗辩。”

哈利点了点头，表情坚定。“校长，我知道我说过不会——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德拉科对我施展折磨恶咒的那一次，这个债务够不够——”

“不够，”年老的巫师答道，（她脱口而出“什么？”，西弗勒斯抬起了一条眉毛）“那是不够的，而且如今已经根本不能算了。你是大脑封闭师，无法在吐真剂下作证。德拉科·马尔福可以在作证前被一忘皆空——”阿不思犹豫了一下，“哈利……无论你对德拉科做过什么，你必须假定卢修斯·马尔

福很快就会知道了。”

哈利把头埋进手里。“他会给德拉科服用吐真剂。”

“没错。”阿不思静静地说。

大难不死的男孩捂着脸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魔药学教授看上去真正吃惊了。“德拉科**确实**在设法帮助格兰杰小姐，”西弗勒斯说道，“你——波特，你**真的**——”

“把他争取过来了？”哈利把头埋在手里说道，“我已经差不多完成四分之三了。教会了他守护神咒，如此等等。但是如今会怎么样我就知道了。”

“今天，伏地魔给了我们一个沉重的打击，”阿不思说道。老巫师的声音和男孩用手捂着脸的样子颇为神似。“他一步吃掉了我们的两枚棋子……不。我早该明白的。他一步吃掉了**哈利**的两枚棋子。伏地魔再次开始了他的游戏，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哈利**。伏地魔知道那个预言，知道他最终的敌人是谁。他不准备等赫敏·格兰杰和德拉科·马尔福长大，站在哈利身边的时候再面对他们。他要**现在**就发动攻击。”

“也许是神秘人，也许不是，”哈利说道，声音有点不稳，“不要过早缩小假设空间。”哈利吸了口气，把手放了下来。“我们可以尝试的另一件事是在审判前找到真正的凶手——或者至少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是**别人**干的。”

“波特先生，”米勒娃问道，“奇洛教授对傲罗说，他知道某人有伤害马尔福先生的动机。你知道他在说谁吗？”

“知道，”哈利犹豫了一下以后说道，“但是关于这件事，我想我还是和防御术教授去调查比较好——就像我们在讨论如何调查防御术教授的时候，也不会让**他**在场一样。”

“他怀疑我？”西弗勒斯说道，然后笑了笑，“唔，当然他会怀疑我。”

“我自己的计划，”哈利说道，“是到假设中的决斗地点——奖品陈列

室——去看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反常的地方。如果你通知办案的傲罗让我进去——”

“什么办案的傲罗？”西弗勒斯淡淡反问道。

哈利·波特深吸了一口气，慢慢吐出来，然后才再次说话。“在侦探小说里，破案一般要花超过一天的时间，但是二十四个小时——不，三十个小时是一千八百分钟。我能想到至少另一个重要的地方可以去寻找线索——但是必须让能够自由出入拉文克劳女生宿舍的人去。赫敏在和恶霸战斗的时候，每天早晨都会在枕头下面发现字条，告诉她该去哪里——”

“阿不思……”米勒娃咬牙说道。

“不是我给她的，”年老的巫师说道。他的白眉因为惊讶抬了起来。“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你认为有人在操纵她吗，哈利？”

“这也是一种可能，”哈利说道，“而且不止如此，因为这是这幅拼图中你们不知道的一块。”哈利的声音放低了，更紧张了。“校长，你知道把我父亲的隐身衣给我的那个人在我的枕头下面留过字条，说是提前的圣诞礼物。我想我们必须假定是同一个人给赫敏留了字条——”

“哈利，”年老的巫师犹豫了片刻之后说道，“把你父亲的隐身衣还给你，在我看来不像坏人做的事——”

“听着，”哈利·波特急切地说道，“你不知道的部分是，在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从阿兹卡班逃走以后，我又在枕头下面找到了一张字条，署名是‘圣诞老人’，声称他们听说你要把我关在霍格沃茨，提议帮助我逃到美国的塞勒姆巫师学院去。那张字条附了一副牌，其中的红心K据说是门钥匙——”

“波特先生！”麦格教授不假思索地嚷道，“这很可能是试图绑架你的行为！你本该告诉——”

“我知道，教授，我做了理智的事，”男孩平稳地说道，“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我做了理智的事。我告诉了奇洛教授。按照奇洛教授的说法，这枚门钥匙会带

我去伦敦的某个地方——它的魔力肯定达不到国际门钥匙的级别。不过，这个送字条的人仍然有**可能是**诚实的，那个伦敦的地点也许只是一个中转站。”男孩把手伸到袍子里，取出一叠牌和一张折起来的字条。“我信任你们**不会**盲目开火——我是说用魔杖开火——以防万一送信的人是我的盟友，即使他们也许不是你们的盟友。但是如果这是个陷阱，我建议我们**马上**拆穿它。无论是谁，要**抓活的**，这样我们就能把他们带到威森加摩面前，这一点至关重要。”

西弗勒斯从椅子上站起身，眼神变得专注起来，向哈利走去。“我需要你的一根头发用于复方汤剂，波特先生——”

“别那么着急！”阿不思说道，“我们还没检查送给格兰杰小姐的那些字条；说不定这两件事没什么联系。西弗勒斯，你到她的宿舍里去找找看好吗？”

哈利·波特扬起了眉毛，同时站起身，方便魔药学教授拔他乱糟糟的头发。“你认为霍格沃茨里有两个**不同**的人到处在人枕头底下放字条？”

西弗勒斯短短地冷笑了一声，伸手拔下一根头发，仔细地包在丝帕里。“相当可能。如果我在斯莱特林院长的任期里学到了任何事，那就是多个阴谋家和多个谋划会造成多么荒唐的混乱。但是校长——我认为波特先生说得对，我确实应该去看看这枚门钥匙通向哪里。”

阿不思犹豫了一下，然后不情愿地点了点头。“那么，在你走之前我会和你谈一谈。”

哈利·波特刚刚离开房间去进行他的调查，西弗勒斯就转身大步走向飞路粉的罐子，袍子因为迅速的动作飘飞起来。“我会去弄点复方汤剂，把头发放进去，然后就出发。校长，你能否配合——”

“阿不思，”米勒娃说道，为自己的声音居然还很稳定感到惊讶，“是你把那些字条放到波特先生枕头下面的吗？”

西弗勒斯的手在往火里撒飞路粉的时候停顿了一下。

邓布利多对她点点头，不过笑容看起来有点勉强。“你实在太了解我了，我亲爱的。”

“我猜门钥匙会通往一个盟友的家，波特先生会被安全地留在那里，直到你出现，把他带回霍格沃茨？”她的声音绷得很紧——这是明智的，她无法否认这是明智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有点残酷。

“这要看情况，”老巫师静静说道，“如果哈利走到那一步——我或许会让他逃走一段时间。最好知道他去了哪里，保证那是个安全的地方，和朋友在一起——”

“想当初，”麦格教授说道，“我本来还想怪波特先生把这么重要的事瞒着我们呢！怪他这么糊涂，居然不信任我们！”她提高了声音，“我看，我还是省省算了！”

西弗勒斯眯起眼睛，凝视着校长。“那么写给格兰杰小姐的字条——”

“多半是防御术教授，”老巫师说道，“不过——这只是个猜测。”

“我会去找，”西弗勒斯说道，“然后，我想，开始寻找神秘人。”魔药学教授皱了皱眉，“这个任务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入手。你知道什么魔法能够寻找灵魂吗，校长？”

占卜课教室里的光线是黯淡的猩红色，是由上百种薰香燃烧时产生的小朵火焰提供的。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房间的话，那就是‘烟’（假设你在鼻子快要过载而死的时候还有心情东张西望的话）。如果你的目光能够穿透潮湿的雾气，就会看见一个狭小拥挤的房间，大约四十张沙发椅挤在一起——其中大部分都是空的——围着房间中央的一小块空地，那里有一个圆形的活板门等着你逃离。

“‘不祥’！”特里劳妮教授瞥了一眼乔治·韦斯莱的茶杯，用发抖的声音说道，“‘不祥’！这是死亡的预兆！是你认识的人，乔治——一个你认识的人将会死掉！而且很快——是的，会很快，我认为——当然也可能会晚一

点——”

如果她没有对占卜课的所有其他学生都这么说的话，效果就会吓人得多，乔治和弗雷德暗自想道。他们的心思根本不在这里，而是一心想着今天的灾难——

地上的活板门砰地一声打开了，特里劳妮教授尖叫起来，把乔治的茶全泼在了他的袍子上。一个瞬间之后，邓布利多嗖地一声飞了上来，肩上站着一只火鸟。

“弗雷德！”老巫师用命令的语气说道。他的袍子是无月的夜晚的黑色，眼睛像蓝色的钻石一样强硬。“乔治！跟我来，快点！”

众人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等到弗雷德和乔治跟着校长爬下梯子的时候，全班的人都已经开始猜测他们在谋杀德拉科·马尔福未遂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活动门几乎还没关上，周围的声音就消失了，老巫师转身面对他们，伸出手命令道，“把地图给我！”

“地——地图？”弗雷德和乔治中的一个说道，吓了一跳。他们甚至从没疑心过邓布利多对他们起了疑心。“呃，我——我们不知道你在说什——”

“赫敏·格兰杰有麻烦了。”年老的巫师说道。

“地图在宿舍里，”弗雷德和乔治中的一个马上说道，“给我们几分钟时间，我们马上去拿——”

巫师伸开双臂，像抱两只抱枕一样把他们抱了起来，随着一声尖利的鸟鸣和火光一闪，三人已经到了格兰芬多的三年级男生宿舍。

不一会儿，弗雷德和乔治将地图递给了校长，对于他们犯下的罪过——将这片珍贵的霍格沃茨保安系统交给事实上拥有它的人——只是微微有些畏缩。老巫师看着空白的地图，皱起了眉头。

“你必须说，”他们解释道，“我庄严宣誓我没干好事——”

“我拒绝撒谎，”老巫师说道。他高高举起地图，喊道，“听我说，霍格沃茨！**择者现身！**”³”一个瞬间之后，分院帽出现在了校长头上，看起来和他**吓人**地般配，仿佛邓布利多一直在等着一顶打了补丁的尖顶帽子来完成他的存在。

（弗雷德和乔治马上记住了这个咒语，以求万一校长以外的人也能用，同时开始考虑怎么用分院帽来恶作剧。）

老巫师连一秒都没有浪费，就把分院帽一把拉下，翻了过来——帽子翻过来的时候看不太清楚，但它似乎对这样的待遇有些恼怒——然后把手伸进去，拔出了一根水晶棍子。他用这个工具描着地图上很像古代魔文的图案，嘴里喃喃念着奇怪的咒语，听起来不太像拉丁文，听在他们耳朵里感觉说不出的诡异。在一个魔文描到一半的时候，他抬起头来，用犀利的目光看着他们。“这个我以后会还给你们的，韦斯莱之子。回去上课吧。”

“是，校长，”他们说道，犹豫了一下，“呃——说到赫敏·格兰杰，她真的会被迫永远为德拉科·马尔福服务，成为他的——”

“回去。”年老的巫师说道。

他们回去了。

当房间里只剩老巫师一人的时候，他低头看着地图，上面用细线画着他们所在的格兰芬多宿舍，上面的名字只剩小小的手写体“阿不思·P·W·B·邓布利多”了。

年老的巫师抚平地图，弯下身去悄声说道：“寻找汤姆·里德尔”。

魔法部的讯问室里通常点着一盏橙色的小灯，这样审讯的傲罗在靠向你坐的那张不舒服的金属椅子时，脸就会基本上藏在阴影里，好让你无法揣摩他们的表情，而他们却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你的表情。

奇洛先生一进房间，橙色的小灯就开始变暗闪烁，就像一支快要被风吹

3 择者现身 (Delictor prodi)：咒文是拉丁文，意即分院帽飞来

灭的蜡烛。现在房间里的光线是没有光源的寒冰的颜色，照着奇洛教授苍白的皮肤，让他看起来仿佛得了白化病，只除了他的眼睛，不知道为什么仍然藏在黑暗里。

外面执勤的傲罗已经偷偷地四次试图取消这个效果，然而一筹莫展，尽管奇洛教授在被拘留的时候就已经礼貌地交出了魔杖，而且看上去也没有念咒，或使用任何魔力。

“奎里纳斯……奇洛，”坐在防御术教授对面的男人拉长了声音说道，防御术教授礼貌地等待着下文。讯问者的头发是黄褐色的，像狮子的鬃毛一样掠在脑后，发黄的眼睛嵌在这个将近百岁的男人严厉而苍老的脸上。这个男人一瘸一拐地走进房间坐下了，从一个看起来非常结实的黑色手提箱里拿出一个大文件夹，正在翻动里面的羊皮纸，似乎根本没看他的讯问对象。他没有自我介绍。

傲罗又沉默地翻了几页之后，再次说话了。“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生，生母是奎恩迪娅·奇洛，是林里纳斯·朗布朗所承认的私生子，”傲罗念道，“被分到了拉文克劳学院……普通巫师考试成绩相当好……终极巫师考试选修了魔咒学，变形术……麻瓜研究成绩优秀，厉害……古代魔文学，啊，没错，还有防御术。这一科也是优秀。酷爱旅游，去过各种各样的地方。持有前往特兰西瓦尼亚，禁国，永夜之城的门钥匙签证……哎呀哎呀，还有德克萨斯州。”男人从文件中抬起头，眯起了眼睛。“你去那里做什么，奇洛先生？”

“观光，主要在麻瓜地区，”防御术教授随意答道，“就像你说的，我酷爱旅游。”

男人皱眉听着，低头望了望文件夹，又抬起头。“我还看到你在一九八三年去了冬木市。”⁴

防御术教授抬起一条眉毛，略微有些困惑。“那又怎样？”

“你去冬木市干什么？”一个像刀片般锋利的问题甩了出来。

4 《Fate/Stay night》的故事发生地点。http://zh.wikipedia.org/wiki/Fate/stay_night

防御术教授微微皱了皱眉。“没什么好说的。我游玩了一些众所周知的景点，一些不为人知的景点，其余就是我个人的私事了。”

“真的吗？”傲罗柔声说道，“这个回答很有意思。”

“为什么？”防御术教授问道。

“因为你的护照上没有去冬木市的签证。”男人砰地一声合上了文件夹，“你不是奎里纳斯·奇洛。你**特么**究竟是谁？”

魔药学教授悄悄走进拉文克劳的一年级女生宿舍，这里气氛欢快，古铜色和蓝色竞相成为房间里物品的颜色：毛绒动物、围巾和裙子、不值钱的小首饰，以及各种名人海报。赫敏·格兰杰的床很容易辨认；就是看起来像被书怪袭击过了的那一张。

在这一天的这个时间，周围似乎一个人也没有，一系列的魔咒也证实了这一点。

魔药学教授在赫敏·格兰杰的枕头下面找了找，又在她的床下找了一番，然后开始翻她的箱子，面不改色地翻看着那些说得出口和说不出口的东西，终于成功地取出了一叠字条，上面写着在什么时候和到哪里可以找到恶霸，每张字条上都用花体签了一个‘S’。

一阵突发的火焰之后，字条没有了，魔药学教授离开现场，去报告他的行动失败了。

防御术教授平静地坐着，双手仍然合着搁在腿上。“如果你去问邓布利多校长，”防御术教授说道，“就会发现他完全了解这件事，我答应教授防御术的一个明确条件就是不能调查我的——”

讯问者如同闪电般拔出魔杖，啐道：“**变形逆转！**”恰在此时，防御术

教授打了个喷嚏，不知怎么就让镜子般的银色光线散落成了一阵白色的火花。

“不好意思。”防御术教授彬彬有礼地说道。

傲罗露出的笑容里没有一丝欢乐。“那么真正的奇洛在哪里，啊？中了夺魂咒被关在哪里的箱子底，好为你的非法复方药剂提供头发吗？”

“你的这些假设很不靠谱，”防御术教授话里带刺地说道，“你为什么干脆认为我用超级黑暗的魔法把他的身体彻底偷走了呢？”

接下来是一个停顿。

“我建议，”傲罗说道，“你认真对待这件事，管你是谁先生。”

“很遗憾，”防御术教授说道，靠回到了椅子上，“但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要在这种情况下低三下四。你准备怎么办，杀了我？”

“我一点也不欣赏你的幽默。”傲罗柔声说道。

“那太不幸了，鲁弗斯·斯克林杰，”防御术教授答道，“我对你深表同情。”他歪了歪头，似乎在研究这位讯问者；藏在寒冰色光线阴影下面的那双眼睛掠过了一瞬闪光。

帕德玛低头盯着她的碟子。

“赫敏不会无缘无故地做这种事！”曼迪·布罗克赫斯特嚷道，她已经眼泪汪汪了，实际上是已经哭了，要不是其他学生也在互相尖叫的话，她的声音足以让整间大厅安静下来。“我——我打赌是马尔福先——先想害她的——”

“我们将军决不会做这种事！”凯文·安特惠斯特尔的声音比曼迪还大。

“他当然会！”安东尼·戈德斯坦嚷道，“马尔福是食死徒的儿子！”

帕德玛低头盯着她的碟子。

德拉科是她的军队将军。

赫敏是 S.P.H.E.W. 的创始人。

德拉科信任她，把第二把手的位置交给了她。

赫敏是她在拉文克劳学院的同学。

他们都是她的朋友，也许是她最好的两个朋友。

帕德玛低头盯着她的碟子。她很庆幸，还好分院帽没有给她赫奇帕奇这个选择。如果她被分到了赫奇帕奇学院，决定站在哪一边恐怕会比现在还痛苦得多……

她眨眨眼，发现视线又模糊了，于是抬起发抖的手，再次抹了抹眼睛。

摩拉吉·麦克多戈嗤之以鼻，声音大得盖过了午饭时间的喧嚣，她大声说道，“我打赌格兰杰在昨天的战斗里作弊了，我打赌这才是马尔福向她挑战的原因——”

“你们全都闭嘴！”哈利·波特怒吼起来，用力一捶桌子，把桌上的碗碟震得簌簌作响。

如果换了其他时候，这样的举动肯定会招来教授的训斥，然而这次只是让几个附近的学生看着他。

“我原本只是想吃饭，”哈利·波特说道，“然后就回去调查，所以我本来不想说话。但是你们全都在发傻，等到真相大白的时候，你们会为这样诋毁无辜的人后悔的。德拉科什么也没做，赫敏什么也没做，他们都被植入了假记忆！”哈利·波特的声音在说到最后几个词的时候提高了，“这难道还不够该死的明显吗？”

“你以为我们会相信这个？”凯文·安特惠斯特尔对他吼了回去，“谁不会这么说！‘不是我干的，我只是被植入了假记忆！’你把我们当傻子啊？”

摩拉吉赞同地点头，表情不屑一顾。

哈利·波特脸上的表情令帕德玛不禁畏缩了一下。

“我懂了，”哈利·波特说道，他没有大嚷大叫，因此帕德玛必须竖起耳朵才能听见。“奇洛教授不在这里，无法向我解释人有多蠢，但我打赌这次我自己也能明白。有些人做了傻事被抓住了，在吐真剂下供认了罪行。不是传奇中的犯罪大师，因为**那些人**不会落网，**那些人**会学大脑封闭术。只有可怜，可悲，拙劣的罪犯才会落网，在吐真剂下供认罪行，又不顾一切地想要逃避阿兹卡班，因此谎称自己被植入了假记忆。是不是这样？因此你们的大脑出于纯粹的巴普洛夫条件反射，将假记忆和那些满口胡柴的可悲罪犯联系在了一起。你们不考虑具体细节，你们的大脑只是进行了**模式识别**，认出这个假说属于你们不相信的一类，然后直接跳到了结论。就像我父亲认为有关魔法的假说永远不能相信一样，就因为他听过太多蠢人讨论魔法。相信有关假记忆的假说是**低等的表现**。”

“你在**胡扯**些什么啊？”摩拉吉叱责道，盛气凌人地看着大难不死的男孩。

“你以为我们会相信**你**说的话？”一个帕德玛不认识的年纪稍大的拉文克劳女巫怒吼道，“让格兰杰走向黑暗的不就是**你**吗？”

“我不抱怨，”哈利·波特以一种诡异的平静语气说道，“我不抱怨巫师缺乏逻辑，相信最疯狂的事。因为我对奇洛教授这么说过一次，而他只是看了我一眼，说若不是我的成长环境令我盲目的话，我就能想到上百件很多傻瓜相信的更荒唐的事。你们的所作所为非常人性化，非常正常，并不会让你们成为**异乎寻常**的坏人，所以我不抱怨。”大难不死的男孩从长凳上站起来，“回头见。”

然后哈利·波特走开了，从他们所有人身边走开了。

“你不会以为他是**对**的吧，嗯？”苏·李在她身边问道，从她的语气来看，她的看法是毋庸置疑的。

“我——”帕德玛说道。她的话似乎堵在了喉头，她的思想似乎堵在了大脑里，“我——我是说——我——”

如果你足够用心地去思考，就能做到不可能的事。

（这一直是哈利的一个信条。他曾经承认物理规律是最终的极限，现在他怀疑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极限了。）

如果你的脑子转得足够快，有时候就能很快做到不可能的事……

……有时候。

只是有时候。

不是每次都能做到。

不能保证做到。

大难不死的男孩环视着奖品陈列室，身周全是奖状、奖杯、奖盘、奖盾、奖座、奖牌，陈列在成千上万的玻璃展示柜里。自从霍格沃茨建校的很多世纪以来，这个房间的细节一直在增加。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也许一年都不够对这个房间里的每件东西选择‘检查’这个选项。在弗立维教授离开之后，哈利问了维克多教授是否可能检测玻璃柜周围的结界遭到的破坏，确认真正的决斗应该留下的痕迹。哈利在霍格沃茨图书馆里一目十行地浏览，寻找能够区分新指纹和旧指纹的魔术，或者检测房间里的遗留气息的魔咒。所有这些扮演侦探的努力都失败了。

没有线索，没有凭他的聪明才智足以找到的线索。

斯内普教授说那枚门钥匙通往一所伦敦的空房子，里面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其他东西。

斯内普教授没有在赫敏的宿舍里发现字条。

邓布利多校长说，伏地魔的幽灵大概躲在密室里，这是霍格沃茨的保安系统找不到的地方。哈利穿上隐身衣，溜进了斯莱特林地窖，在那里呆了一下午，检查了所有明显有可能的地方，然而没有找到任何像蛇一样的东西，在和它说话的时候会回答。密室的入口看来不是那种能让你在一天之内找到的设计。

哈利和所有还愿意跟他说话的赫敏的朋友都谈过了，没有一个人记得赫敏说过到底为什么她认为德拉科在密谋害她。

直到晚饭时间，奇洛教授还没有从魔法部回来。高年级的学生似乎认为这件事最终多半会怪到今年的防御术教授头上，令他因为把霍格沃茨的学生教得太过暴力而被解雇。他们说起防御术教授的口吻就像他已经不在了。

哈利已经用完了时间转换器的全部六个小时，仍然没有任何线索，如果他还想在明天赫敏的审讯中保持清醒的话，现在就必须去睡了。

消灭过摄魂怪的男孩站在霍格沃茨的奖品陈列室中间，魔杖落在脚边。

他在哭。

有时你呼叫你的大脑，它却不回答。

赫敏·格兰杰的审讯在第二天准时开始了。

第八十章 禁忌的取舍，第二部分：魔鬼效

应¹

威森加摩的上古之厅凉爽幽暗，同心的半圆形石阶绕着底部的中心逐层升高，石阶上安放着简朴的木制长凳。没有光源，但是礼堂的光线很好，看不出任何来由或逻辑；只是这么一个强硬的事实：礼堂里的光线很好。和地板一样，墙壁也是石砌的，深色的石头，石块间的镶拼典雅神秘，极为赏心悦目，流畅的纹理似乎在表层下面流动和漂移。这是**上古之厅**，遗留至今最古老的魔法建筑；所有其它强大的魔法地点都被历次战争毁灭了。这是威森加摩的礼堂，最古老的地方，因为正是它的建成结束了战争。

这里是威森加摩的礼堂；还有更古老的地方，但那些地点是隐蔽的。传说这些深色的石墙是梅林用魔法召唤、创造，遵照他的意志产生的。他把世上最强大的巫师召集在一起，用强大的魔法令他们心悦诚服，尊他为首。当（在传说中）先知们预言这仍不足以避免这个世界及其魔法的终结时，（故事里说道）梅林祭献了他的生命，他的魔力，他的时间，实施了梅林禁令。这个行为并非没有代价，凭今天的法术再也无法建成像这样的地方。它也没有被毁灭，因为这些深色的石墙即使在核爆炸的中心都不会受到损害，甚至恐怕都不会变热。遗憾的是，再也没人知道该如何建造它们了。

在威森加摩半圆形阶梯的最高处，深色石阶的最上层，有一个主席台。主席台前站着一位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流露着担忧，银色的胡子一直垂到腰下；这是阿不思·珀西瓦尔·伍尔弗里克·布赖恩·邓布利多。他的右手握着威力巨大的魔杖，肩上停着一只火鸟。他的左手拿着一支又细又短的棍子，式

¹ 晕轮效应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95%E8%BD%AE%E6%95%88%E5%BA%94>) 的一种，指如果一个人被标明是坏的，他就被一种消极否定的光环所笼罩，并被认为具有各种坏品质；是已知认知偏差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A%8D%E7%9F%A5%E5%81%8F%E8%AA%A4%E5%88%97%E8%A1%A8>) 中的一种。

样简单，材质是和墙壁一样的深色石头：这是梅林从未中断的传承，首席巫师的象征。卡伦·达顿在弥留之际将这份传承遗赠给了阿不思·邓布利多，那时他打败格林德沃还不到几个小时，奄奄一息，身边有一只明亮燃烧的凤凰。而她是从完美主义者尼哥底母·迦百农那里得到了传承；每个巫师传给自己选出的继承人，在梅林献出生命之后，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从未中断。这就是（如果你觉得好奇的话）为什么魔法英国选出了康奈利·福吉这种人当部长，却有阿不思·邓布利多这样的首席巫师的原因。不是依靠法律（因为法律可以改写），而是依靠最古老的传统，威森加摩无权选择由谁来主持他们的愚蠢行为。自从梅林献出生命的那一天，每个首席巫师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无比慎重地选择心地善良而且有能力选出合适继承人的人。你会预期这个光明的传承链在几个世纪里会走错一步；至少走偏一次，从此无法回头。然而并没有。梅林的传承仍在继续，没有中断。

（至少邓布利多那一派的人是这么说的。马尔福阁下会告诉你不是这么一回事。在亚洲流传的则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从那些故事未必能推出英国的版本是错误的。）

古老礼堂底部的平台上有一张高背椅子，有椅腿和扶手，上面没有软垫，材质是深色的金属而非深色的石头，不是梅林把它放在那里的。

环绕着这里修建的魔法部建筑装饰着实木镶板，涂着金粉，光线明亮，火炬熊熊，里面尽是熙熙攘攘的愚蠢。这里是不同的。这是魔法英国的石头心脏，它没有涂上金粉，没有实木镶板，没有点燃的火炬，也不明亮。

女巫和男巫们庄严地陆续走进礼堂，身穿紫红色的长袍，上面用银线绣着一个‘W’。从他们煞有介事的样子看起来，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是多么，多么地重要。毕竟，他们是在上古之厅里开会。他们是威森加摩的阁下和女阁下，他们自认是世上最伟大的魔法国家里最重要的人。小人物在他们脚下拜倒，屈膝恳求；他们拥有力量，财富，尊荣；他们不是很伟大吗？

阿不思·邓布利多知道房间里每一个人的名字。他教过其中的很多人，可惜学到的人太少了。有些人是他的同盟，有些是他的对手，余下那些中立摇摆的人，他小心翼翼地争取他们的支持。对于他来说，他们都是人。

至于霍格沃茨的现任防御术教授，如果你去问他对这些阁下和女阁下有什么看法的话，他会说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野心勃勃，但极少有人有任何抱负。他会指出威森加摩正是这一类人的理想归宿——如果你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这正是你会抓住的那种机会。这类人基本上都很无趣，但是他们往往很有用；对于真正的游戏玩家来说，他们是用来操纵的棋子，用来得分的分数。

在礼堂一侧拱起的弧形旁听席上，不在半圆形的阶梯中间，坐着一位戴尖帽子的女巫，布满皱纹的脸上满是忧虑。她的身边坐着一个男孩，穿着他最正式的黑袍子，眼睛如同绿色的寒冰，神情冷漠，在阁下和女阁下们络绎走进礼堂的时候几乎看都没看一眼。对他来说，他们只是一群正在低声交谈的紫红色长袍，是上古之厅这一幕里用于装饰木制长凳的视觉布景。如果这里有敌人，或者需要操纵的事物的话，那也只是“威森加摩”。魔法英国富有的精英阶级拥有集体力量，但是并非独立的个体；他们的目标过于陌生，微不足道，在这个故事里不足以拥有单独的角色。在目前，眼下这个时间，男孩对这些紫红色的长袍既没有好感，也没有恶感，因为他的大脑还没有为他们分配代理，让他们足以成为道德评判的对象。他是玩家角色，而他们只是墙纸。

这个看法马上就要改变了。

哈利视而不见地环顾着威森加摩的礼堂；礼堂看起来相当古老，历史悠久，赫敏无疑可以连续几个小时不停地给他上课，告诉他有关这个地方的事。紫红色的袍子已经停止进场，而哈利的怀表——每三分钟走得就像半个小时那样慢——显示出审讯就要开始了。

麦格教授坐在他身边，她的目光从没有离开过他连续二十秒。

哈利读了那天早上的《预言家日报》。头条是“**麻瓜出身的疯子妄图断绝古老的血脉**”，其余的内容也相同。哈利九岁的时候，爱尔兰共和军炸掉了一个英国军营²，他在电视上看到了所有政客互相比赛谁更义愤填膺。哈利曾经这样想过——即使在那时，他对心理学还不太了解的时候——似乎所有人都

2 具体事件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Deal_barracks_bombing

在比赛谁最愤怒，谁都不能指出任何人愤怒过头了，哪怕他们提议用核武器炸平爱尔兰。即使在那时，政客的义愤填膺的空洞本质都曾令他感到震动——虽然在那个年纪，他还不知道该如何描述——他感到这些政客之所以和其他人一起攻击这个安全的目标，只是为了轻松地得分而已。

哈利一直感到政客的义愤填膺是空洞的，但是仍然很奇怪，当你读到《预言家日报》上竞相抨击赫敏·格兰杰的十几篇文章时，这一点还要更加昭然若揭得多。

为首的文章是一个哈利不认识的人写的，呼吁降低阿兹卡班的最低年龄限制，好把这个变态的泥巴种送到摄魂怪那里，因为她在霍格沃茨这个神圣的庇护所里，无缘无故、残暴野蛮地攻击了一个古老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人，严重侮辱了苏格兰的尊严，唯有这样的惩罚才配得上她那不可言说的可怕罪行。唯有这么做，才能让其他非我族类，灭绝人性的野兽在他们变态的疯狂中明白，任何对体面贵族的威胁都逃不过尊贵的威森加摩必然和无情的清洗，等等等等。

第二篇文章没有那么能言善道，但是说的是同一个意思。

早些时候，阿不思·邓布利多是怎么对他说的：

“我不会试图阻止你参加审讯，”老巫师的声音安静而坚决，“我完全可以预见那会有什么后果。但是作为回报，我要求你对我报以同样的尊重。威森加摩的政治很微妙，而你对此一无所知。如果你鲁莽犯错的话，付出代价的是赫敏·格兰杰；而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错误，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

“我理解，”哈利说道，“我懂。只是——如果你计划从帽子里拉出一只兔子，在一切似乎都已绝望的最后一分钟反败为胜的话，请你现在就告诉我，不要让我坐在那里担心——”

“我不会这样对你，”年老的巫师说道，在转身离开的时候显得异常疲惫，“更不会这样对赫敏。但是我的帽子里没有兔子，哈利。我们只能看看卢修斯

·马尔福想要什么。”

这时传来了一声小而尖锐的敲击声，这个短促的声音不知为什么让整个房间静了下来，令哈利猛地转过头，向上看去。在高处，邓布利多刚刚用左手的深色石棒敲了敲讲台。

“应卢修斯·马尔福阁下的要求，第二百零八届威森加摩的第九十次会议现在召开，”老巫师用不带感情的平板语调说道。

在最高的一层，离讲台很远的地方，一个高个子男人马上站了起来，身穿紫红色的长袍，长长的银发一直垂到肩膀。“我带来了一个证人，以便在吐真剂下进行讯问，”卢修斯·马尔福说道，冷冷的话语在房间里回响，他自如地控制着语气，只流露出一点点正义的愤怒，“把赫敏·格兰杰一世带上来。”

“我请你们所有人记住，她是霍格沃茨的一年级学生，”邓布利多说道，“我不会容忍对这位证人的任何虐待——”

长凳上有人相当大声地说道，“呸！”然后是更多厌恶的嗤鼻声，甚至还有一两个嘲笑的声音。

哈利盯着这些紫红色的长袍，眯起了眼睛。

与升起的愤怒同时出现的还有其他东西，一种越来越不安的感觉，有什么东西偏斜得厉害，仿佛现实本身被扭曲了。不知道为什么，哈利知道这一点，但他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他的大脑认为它在越来越严重……

“秩序！”邓布利多喊道。他用石棒敲了两次讲台，发出两声轻微的咔嗒声，盖过了所有喧嚣。“保持秩序！”

证人被带上的那扇门在哈利座位的正下方，所以直到这群人完全出现在石砌的礼堂里，哈利才看见——

——一个傲罗三人小组——

——赫敏被带上来时背对着他，他看不见她的脸——

——后面是一只银光闪闪的麻雀和流动的月光般的松鼠——

——然后是那种可怕的邪恶的来源，半藏在破破烂烂的斗篷下面。

哈利不假思索地腾地站了起来，麦格教授急急忙忙地抓住了他的手腕，才拦住他伸手去拔魔杖的动作；变形术教授急促地悄声说道，“哈利没关系的有守护神——”

哈利花了几秒钟才回过神来。那个理解了赫敏没有直接暴露在摄魂怪下的部分，在说服他的其他部分回到貌似理性的状态——

但是动物守护神并不完美，脑海里的另一个声音说道。不然邓布利多就不会见到一个看了令人感到痛苦的赤裸男人。无论是否有动物守护神，你都会感到它的接近……

麦格教授向下拽着他的手腕，慢慢地，哈利·波特坐了回去。

但是在那一刻，他已经对魔法英国这个国家宣战了，至于其他人会不会把他叫做黑魔王，似乎随便怎样都无所谓了。

当赫敏在椅子上坐下时，从他的角度能看见她的脸了。她不像面对斯内普那样挺得笔直，充满挑衅，也不像被傲罗逮捕时那样在哭。她只是坐在那里，脸上是茫然的恐惧，这时椅子上的暗色金属链条像蛇一样伸了出来，捆住了她的四肢。

哈利受不了了。他不假思索地逃入了自己的内心，逃进了他的黑暗面，用冰冷的狂怒当作护盾，将自己包围了。花的时间很长，自从阿兹卡班之后他还没有尝试过完全进入他的黑暗面。然后，当他的血似乎变冷了之后，他再次抬起头，再次看见了椅子上的赫敏，发现他的黑暗面完全不懂如何应付这种痛苦：它像利刃一样刺穿了冷酷的屏障，伤害没有减轻一分一毫。

“哎呀，这不是哈利·波特吗！”传来了一个尖细轻快的女声，甜得发腻的声音里饱含着溺爱。

慢慢地，哈利把头从椅子的方向转开了，看见一个满面笑容的女人，化

着厚厚的浓妆，皮肤几乎涂成了粉红色，身边坐着一个男人，哈利从照片认出那是康奈利·福吉部长。

“你有什么话想说吗，波特先生？”女人愉快地询问道，仿佛这不是一场审讯。

现在其他人也在看他了。

哈利说不出话，他心里的话全都不能大声说出来，不然就太蠢了。他想不出任何纳威也可能说的话。邓布利多警告过哈利，如果其他人想让大难不死的男孩发言的话，他必须假装成自己的年龄——

“校长说我不该说话，”男孩说道，几乎无法掩饰声音里的火气。

“哦，可是**我们**允许你说话啊！”女人满面春风地说道，“我肯定威森加摩很乐意听听大难不死的男孩的意见！”在她身边，康奈利·福吉局长在点头。

女人的脸浮肿肥胖，化了妆也掩不住皮肤的苍白。几乎不由自主地，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词，而这个词是蛤蟆。关于这一点，哈利的逻辑部分指出，跟道德完全扯不上关系。只有在迪士尼电影里，难看的人才多半是邪恶的，反之也成立；那些电影大概是从来没有难看过的人写的。他会给她一个机会，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该得到一个机会……

“因为我消灭了黑魔王？”男孩问道，指着飘浮在赫敏椅子背后的摄魂怪，“这个房间里还有更**黑暗**的东西。”

女人的脸拉下来了，变得有点严厉。“我知道像你这样的小男孩也许会害怕它们，波特先生，但是摄魂怪对魔法部是很驯服的。而且当然，我们需要它们看守——”

“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男孩嚷道，“这些是世上最**黑暗**的生物，即使有了守护神咒的保护，我也能感到它在靠近——**邪恶**在靠近的感觉——它是无比罪恶的，而且它——如果能做到的话，它会吃掉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不该让它靠近任何孩子，永远不该！无论是我，还是她，还是任何人！你们应当

投票把它带走！”

“我们当然不会投这种票——”蛤蟆女抢白道。

“够了，乌姆里奇女士，波特先生，”邓布利多严厉的声音从高处传来。在一个短暂的停顿之后，老巫师继续说道，“不过，当然，这孩子说得完全对。”

听了大难不死的男孩的责难，威森加摩的一些成员露出了羞愧的神色，还有几个在老巫师说话的时候用力点头。然而太少了。哈利能看到。实在太少了。

这时吐真剂拿来了，有那么一会儿，赫敏似乎要哭了，她看着哈利——不，是看着麦格教授——麦格教授在无声地对她说话，从哈利的角度看看不见她在说什么。然后赫敏喝下了三滴吐真剂，她的面颊松弛下来。

“加德文·罗巴兹，”卢修斯·马尔福用平滑的声音说道，“你是大家公认的审讯专家。请你来好吗？”

三个傲罗中的一个走上前来。

头几个问题过后，哈利移开了目光，望向旁边，用手指堵住了耳朵，不去听赫敏的大脑回放假记忆的内容。他无法忍受赫敏在复述这个假记忆时，因为药物显得迟钝的声音里极度的痛苦，他的黑暗面也无法忍受，而且他已经听过内容概要了。

哈利的大脑闪回到了可怕的另一天，尽管哈利几乎已经确定伏地魔还活着这件事只是一个老巫师的昏聩想象，此刻却忽然感到这个假说有一种极为可怕而独特的合理性，对赫敏施展了记忆咒的正是——**利用过**——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的那个人。这两件事有某种相同的特质。选择让这样的事发生，**计划**让这样的事发生——这不仅仅是邪恶，这是**空虚**。

这时哈利抬头向上望了一会儿，看见那些紫红色的长袍就这么看着，只是看着。

过了一段时间，当夜空中的星星全都变冷变暗，宇宙中的最后一点光燃烧殆尽，沉入黑暗的时候，对赫敏的讯问终于结束了。

“诸位大人若是乐意的话，”马尔福阁下的声音说道，“我希望现在宣读我儿子德拉科在喝下两滴吐真剂之后的证词。”

她在那场战斗针对我之前，我对格兰杰没有任何图谋。但在那天之后，我真的感到受了侮辱，我帮过她那么多忙——

赫敏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仿佛她被从天而降的巨石砸中了，巨大到令她哭不出声，无法呼吸，只能发出一个小小的，悲哀的吸气的声音。

“抱歉，”房间里一个似乎和马尔福站在一边的女巫说道，“但是马尔福大人，你儿子为什么要帮助这个泥巴种女孩？”

“我的儿子，”卢修斯·马尔福用沉重的声音说道，“似乎听信了某些误导他的理论。他还小——现在他已经得到了教训，我们这个国家也都看见了，这种错误的代价。”

在旁听席长凳的下面几行，一个戴着记者帽，挂着《预言家日报》证件的男人拿着长长的羽毛笔，热切地奋笔疾书着。

那几个当初随着邓布利多的话点头的人露出了恶心的表情。一位穿着紫红色袍子的女巫故意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从礼堂里貌似邓布利多的一边，走向了马尔福那一边。

傲罗用单调的语气继续念了下去。

“我在施展那么多上锁咒之后实在太累了，施展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已经没力气了。我认为我比格兰杰强，但是我不确定，所以我提出和她决斗，想用实验的方法找到答案，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做一做一而且也因为如果我赢了的话，我就准备第二天当众再次打败她。愚蠢的吐真剂。但是她在谋杀我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件事！而且她的所作所为确实侮辱了我，我之前确实帮过她，而且我那时根本没想害她，她却当着所有人的面攻击我！”

所有证人的证词结束之后，威森加摩的审议开始了。

如果这也能称为审议的话。

看起来，很多威森加摩的成员强烈认为谋杀是邪恶的。

在这个房间里，邓布利多一边的紫红色长袍保持着沉默，这些号称正义的一方准备把他们的政治资本省下来，用到更有希望获胜的战役中去。哈利的心里响起了奇洛教授不冷不热的声音，仿佛他就站在身边，正在向他解释：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对这些政客本人没有任何好处。

但是房间里还有一个巫师，他的地位已经足够高，似乎超过了他对于丢脸的顾虑；唯有这个巫师的地位已经足够高，可以说一句理性的话而毫发无损。只有他开口为赫敏辩护，这位肩上停着火一般明亮的凤凰的男人。

只有阿不思·邓布利多说话了。

首席巫师没有提出赫敏·格兰杰完全无辜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校长对哈利解释过，没有人会相信，只会起到反效果。

但是阿不思·邓布利多说话了，一次又一次温和地提醒大家，犯人是霍格沃茨的一年级女生；很多人在小时候都做过蠢事；霍格沃茨的一年级女生还太小，无法理解她的行为造成的后果。他本人（首席巫师静静地说道）在小时候也做过蠢事，那时他已经比她大很多了。

阿不思·邓布利多说道，霍格沃茨的所有教职工都很喜爱赫敏·格兰杰，她辅导过四个赫奇帕奇女生魔咒学作业，在本学年内为拉文克劳学院赢得了一百零三个学院分。

阿不思·邓布利多说道，任何认识赫敏·格兰杰的人都只会为这件事感到震惊。他们已经——他们所有人——都听见了她在复述证词时声音里的惊骇。如果奇异的疯狂暂时占据了她的声音，那么——他的声音提高了，变成了严肃的要求——她应得的只有同情和医护人员的照顾。

最后，阿不思·邓布利多提醒威森加摩，在抗议声中大声说道，此次审议的罪名是谋杀未遂，而非谋杀。在如同潮水上涌般的抗议声中，阿不思·邓布利多说道，目前还没有任何人受到永久的伤害。阿不思·邓布利多恳求他们

不要做出令局面恶化的事——

“够了！”卢修斯·马尔福吼道，一轮举手表决结束了审议。银发男人高大而令人生畏地站在那里，高举着银色的手杖，仿佛那是即将落下的法官木槌。“为了这个疯女人企图对我儿子做的事——为她妄图断绝一个高贵而最古老的家族血脉，因此欠下的血债——我说她必须——”

“阿兹卡班！”一个坐在马尔福阁下右手，脸上有伤疤的男人嚷道，“把这个泥巴种疯子送去阿兹卡班！”

“阿兹卡班！”另一个穿着紫红长袍的人嚷道，然后又是一个，又一个

邓布利多手里的棍子发出咔嗒一声，令整个礼堂都静了下来。“你们扰乱了秩序，”年老的巫师严厉地说道，“而且你们的提议太野蛮了，亵渎了这个议会的尊严。有些事我们是不能做的。马尔福阁下？”

卢修斯·马尔福面无表情地听着。“好吧，”马尔福阁下沉吟了片刻之后说道。他的眼里闪过一抹冷酷的光。“我原本并没有计划这样要求。但是既然这是威森加摩的愿望——那就让她得到和她的罪行相应的惩罚吧。那就阿兹卡班好了。”

一声欢呼的怒吼响起——

“你们都糊涂了吗？”阿不思·邓布利多喊道，“她还那么小！她的头脑会受不了的！近三百年来，英国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其他国家的人会怎么看我们啊？”一个女人用尖锐的声音说道，哈利认出那是纳威的祖母。

“等她去了以后，你会去看守阿兹卡班吗，马尔福阁下？”一位哈利不认识的严厉老女巫说道，“如果把小孩子关在那里的话，恐怕我的傲罗会拒绝看守。”

“审议已经结束了，”卢修斯·马尔福冷冰冰地说道，“如果你没有能

力找到能服从威森加摩决议的傲罗，博恩斯女士，你可以选择辞职；我们轻易就能找人取代你的位置。这个礼堂的意向非常清楚。因为她残暴的罪行，这个女孩要按成人的标准审判和量刑；谋杀未遂的判决是在阿兹卡班服刑十年。”

老巫师再次说话的时候，声音放低了。“没有别的可能了吗，卢修斯？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到我的房间里私下谈谈。”

这时，银色长发的高大男人转过身，面对站在讲台上的老巫师；两人的目光对峙了很久。

当卢修斯·马尔福再次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在难以察觉地发抖，仿佛对它的严格控制失灵了。“欠我家族的血债，要用血来偿。任何价码都无法让我出卖欠我儿子的血债。你不会懂的，你从未有过挚爱的人，也没有自己的孩子。不过，欠马尔福家族的血债不止一笔，而我认为我的儿子，如果他站在我们中间的话，会宁可索回他母亲的血债，而不是他的。在威森加摩面前承认你的罪行，就像你对我承认过的那样，我就——”

“想都别想，阿不思，”之前说话的那个严厉的老女巫说道。

老巫师站在讲台上。

老巫师站在讲台上，面容在扭曲，复原——

“得了，”老女巫说道，“你知道你必须给出什么答案，阿不思。再痛苦也不能改变什么。”

老巫师说话了。

“不，”阿不思·邓布利多说道。

“而你，马尔福，”严厉的老女巫继续说道，“我猜从头到尾，你真正想要的不过是毁掉——”

“不是，”卢修斯·马尔福说道，嘴唇扭曲，露出了一个怨愤的笑容，“不，我除了为儿子报仇之外没有其它目的。我只是想让威森加摩看看这个老家伙装模作样的英雄主义和他对于这个女孩的称赞背后的真相——他根本不会考虑牺

牲自己去救她。”

“果然像食死徒一样残忍，”奥古斯塔·隆巴顿说道，“当然了，我没有暗示什么。”

“残忍？”卢修斯·马尔福说道，脸上仍然带着怨愤的笑容，“我不这么认为。我知道他会给出什么答案。我一直警告你们，他只是做戏罢了。如果你们相信他的犹豫，蠢的是你们。要记住，他的答案并没有改变。”男人提高了声音，“投票吧，我的朋友们。我认为举手表决就行了。我不认为会有很多人选择和凶手站在一边。”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的声音变冷了，威胁的意味昭然若揭。

“看看那个女孩，”阿不思·邓布利多说道，“看看她，看看你们的所作所为多么可怕！她——”老巫师的声音哽咽了，“她在害怕——”

吐真剂的效力一定是消退了，因为赫敏·格兰杰原本松弛的面颊在扭曲，她的四肢在锁链下面明显地发抖，仿佛她想逃走，从这把椅子上逃走，但是一股比捆住她的这些魔法锁链还要沉重的力量将她紧紧压住了。然后她抽搐地努力了一下，赫敏的脖子动了，头转了过去，她的眼睛对上了——

她望着哈利·波特，虽然没说话，但她的意思是无比清楚的。

哈利

帮我

求求你——

最古老的威森加摩礼堂里响起一个冰冷的声音，如同液氮般的音色，调子太尖了，因为声音来自一个过于年幼的喉咙，这个声音说道，“卢修斯·马尔福。”

在古老神圣的威森加摩礼堂里，大家四处张望着，花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声音的源头。相对于话语的内容，那声调也许太尖了一些，音量也许太小了一些；然而即使如此，你也不会想到这声音是来自于一个孩子。

直到马尔福阁下做出回答，大家才意识到该看哪里。

“哈利·波特，”卢修斯·马尔福说道。他没有低头致意。

头纷纷扭过去了，眼睛转过去了，大家开始注意那个站在流泪的老女巫身边，头发乱糟糟的小男孩。这个男孩穿了鞋以后的身高也只到大人的胸脯，穿着正式的黑色短袍。不过，除非你的眼睛很尖，不然从礼堂的另外一边是无法看见乱发下那著名而致命的伤痕的。

“犯这样的错误，这不像你，卢修斯，”男孩说道，“十二岁的女孩不会到处杀人。你是斯莱特林，而且很聪明。你应该明白这是阴谋。赫敏·格兰杰是被推上这个棋盘的，背后的推手是阴谋的幕后策划人。对方当然会预计你这样行动——只是在他们的计划里，德拉科·马尔福原本会死，你原本应该完全不可理喻。但是他还活着，你还是理智的。你为什么要配合这个让你儿子送命的阴谋，扮演他们让你扮演的角色？”

卢修斯的心里似乎掀起了一场风暴，在飘拂的银发下面，那张脸似乎快要迸裂了，溢出无法猜测的东西。马尔福阁下想说话又咽了下去，然后又这样两次，在三次欲言又止以后才真正开口。“你说，是阴谋？”马尔福阁下最终说道。他的脸在扭曲，几乎控制不住了，“那么，是谁的阴谋？”

“如果我知道，”男孩说道，“我早就说了。但是任何赫敏·格兰杰的同学都会告诉你，她是最不可能的凶手人选。事实上，她真的曾经辅导赫奇帕奇同学作业。这不是一个自然事件，马尔福阁下。”

“阴谋也好——不是阴谋也好——”卢修斯的声音在发抖，“这个泥巴种垃圾动了我的儿子，我会结果她。你应该完全清楚这一点，哈利·波特。”

“即使说得轻一点，”男孩说道，“赫敏·格兰杰是否真的施展了血冷却咒也很可疑。我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或者凶手使用了什么魔法，但是普通的计谋无法让她做出这种事。这不是她出于自己意愿的行为，很可能根本不是

她的行为。你的复仇找错了对象，马尔福阁下，而且是存心的。配享你的敌意的人不是这个十二岁的女孩。”

“你为什么要在意她的命运？”卢修斯·马尔福的声音越来越高，“你在这件事里的利益是什么？”

“她是我的朋友，”男孩说道，“正如德拉科也是我的朋友。这次打击的目标很可能是我，而不是马尔福家族。”

卢修斯脸上的肌肉再次跳动起来。“现在你又来对我撒谎了——就像你对我儿子撒谎一样！”

“信不信由你，”男孩静静地说道，“我只是想让德拉科知道真相，如此而已——”

“够了！”马尔福阁下吼道，“我听够了你的谎言！受够了你的游戏！你不懂——你永远不会懂——他是我的儿子，这意味着什么！这次什么也不能阻止我报仇雪恨！再也不会了！永远不！这女孩欠了马尔福家族的血债，她要去阿兹卡班。如果让我发现还有其他推手——哪怕是你——那手也同样会被砍掉！”卢修斯·马尔福举起致命的银色手杖，仿佛在下达命令，咬着牙关，裂开嘴唇，好似一头对巨龙怒吼的狼。“如果你只是想说这些话——安静，哈利·波特！”

哈利的血液在黑暗面的寒冰之下砰砰直跳，对赫敏的担忧，一部分的他想把卢修斯痛扁一顿，消灭他，消灭他代表的放肆和愚蠢——但是哈利没有这个能力，他甚至没有威森加摩的一票——

德拉科说过卢修斯害怕他，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哈利看到，在这个龇牙咧嘴的表情中，马尔福阁下的脸扭曲了，绷紧了，他鼓起了所有勇气才让哈利闭嘴。

于是哈利说话了，语气冷酷而致命，从心里盼望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如

果你这么做，就是与我为敌，卢修斯……”

一个座位较低，明显属于纯血统论一边的威森加摩成员难以置信地笑出了声——他在低头看着这个小男孩，而没有抬头看着马尔福阁下。其他紫袍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在一阵笑声中，马尔福阁下以强硬的尊严凝视着他。“如果你希望马尔福家族与你为敌，那就如你所愿好了，孩子。”

“好啦，好啦，”涂了太多粉色化妆品的女人说道，“我认为这次审议已经够久的了，你说呢，马尔福大人？要耽误这孩子上课了。”

“是要耽误了，”卢修斯·马尔福说道，再度提高了声音，“我要求投票！请大家举手表决，让威森加摩承认赫敏·格兰杰一世欠马尔福家族的血债，为她企图谋杀高贵和最古老的家族的最后一个后裔，断绝这条血脉！”

手一只接一只地举了起来，坐在底层的秘书开始在羊皮纸上计数，但是多数在哪边已经清楚了。

哈利的内心在尖叫，狂乱地向自己的所有部分呼救，求它们提供一个脱身之策，一个策略，一个办法。但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他已经打出了所有的牌，输了。在最后一阵痉挛的绝望中，哈利扑向了他的黑暗面，将自己推进了黑暗面，紧紧抓住那致命的清晰，承诺给他的黑暗面任何报偿，只要它能替他解决这个问题；终于，致命的冷静来了，真正的寒冰终于回应了他的呼唤。他的思绪超越了所有恐慌和绝望，开始搜索每个已知的事实，回忆他知道的每一件事，有关卢修斯·马尔福，有关威森加摩，有关魔法英国法律的一切；他的眼睛看着一行行的椅子，看着视线所及的每个人和每样东西，搜索着任何能够抓住的机会——

第八十一章 禁忌的取舍，第三部分

一排排逐渐升高的半圆形深色石阶上，是一片举起的手臂形成的海洋。

身着标记有银色“W”紫红色长袍的威森加摩的男女法官们，用严厉谴责的目光向下盯着一名身披枷锁、颤抖着的女孩。如果他们曾在任何道德意义上感到过自责的话，他们显然认为自己目前的行为十分高尚。

哈利的呼吸在胸膛中颤抖着。他的黑暗面想出了一个计划——然后又自己藏到了幕后，因为声音过于冰冷会对赫敏不利；出于某种原因，不完全冷酷的哈利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

“投票结果，赞成。”当所有计数结束之后，秘书说，然后举起的手臂放下了。“威森加摩承认赫敏·格兰杰因试图谋杀马尔福家族的继承人，终结它的血脉，因此对马尔福家族欠有命债。”

卢修斯·马尔福冷酷而又满足地笑了。“现在，”那银色长发的男巫说，“我决定她的债务的偿付方式将是——”

哈利在长凳下攥紧了拳头，大声喊道，“由马尔福家族欠波特家族的命债偿付！”

“安静！”坐在福吉部长身边，抹了太多粉红色化妆品的女人厉声说道，“你打断法庭程序的次数已经足够多了！傲罗，把他押出去！”

“等一下，”坐在最顶端的座位上的奥古斯塔·隆巴顿说，“这是什么债？”

卢修斯握着拐杖的手发白了，“马尔福家族不欠你任何债务！”

这并不是世界上最坚实的希望，仅仅建立在一个被伪造记忆咒影响的女人写下的一篇新闻报道上，但丽塔·斯基特看上去认为韦斯莱先生欠詹姆·波特一条命债这件事是合理的，因为……

“我很惊讶你居然忘记了，”哈利平稳地说，“自然，那在你的生命中

是一段非常残忍而又痛苦的时期，在神秘人魂魄出窍的控制之下，直到波特家族出力让你重获自由。我的母亲，莉莉·波特，她为此牺牲；我的父亲，詹姆·波特，他也为此牺牲；当然了，还有我。”

上古之厅里边出现了短暂的寂静。

“啊，多么一针见血的说法，波特先生，”一名年长的女巫，博恩斯女士说道，“我也非常惊讶马尔福阁下会忘记一件如此重大的事件。那一天，他该多么高兴啊。”

“是的，”奥古斯塔·隆巴顿说，“他一定十分感激。”

博恩斯女士点了点头。“马尔福家族不可能拒绝承认那命债——除非，也许，马尔福阁下将要告诉我们他记错了什么？我对此有很强的职业兴趣。我们一直在努力追查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情。”

卢修斯·马尔福的手紧握着拐杖的银色蛇头，就好像要用它进攻，释放其中暗藏的无论什么力量——

然后马尔福阁下看上去放松了，他的脸上出现了冰冷的微笑。“当然，”他轻松地说道，“我承认我此前没有理解，但那孩子说得很对。但我并不认为这两样债务彼此抵消——说到底，波特家族仅仅是在试图自救——”

“并非如此。”邓布利多在上面说道。

“——因此，”卢修斯·马尔福说道，“为了欠我儿子的血债，我同时要求金钱补偿。这，也是法律规定的。”

哈利感到心中奇怪地一抽。在新闻报道中，这也出现了，韦斯莱先生另外要求一万加隆——

“多少？”大难不死的男孩问。

卢修斯仍然挂着那冷酷的微笑。“十万加隆。如果你在金库里边没有这么多钱，我想我可以接受一张对其余部分的期票。”

房间内邓布利多那派的一边响起了一片抗议的怒吼，一些坐在中间部分的穿紫红色长袍的人都看上去颇为震惊。

“我们要让威森加摩就此投票吗？”卢修斯·马尔福说，“我想我们中极少有人愿意眼看着这小谋杀犯自由离开。举手表决，为了偿债需要附加十万加隆的补偿！”

办事员开始计数，但表决结果十分明显。

哈利站在那里，深深呼吸。

你最好连想都不用想。哈利心中的格兰芬多带着威胁道。

这是一大笔开销，拉文克劳指出，我们应该就此长时间思考才对。

这不该如此艰难。这**不应该**。两百万英镑仅仅是钱而已，而钱仅仅值它能买到的东西……

你能对“仅仅是钱”产生的心理依赖大得奇怪，或者，想象着失去一年前你都没有想象过存在的满满一金库金子，其痛苦程度也大得让人吃惊。

金柏·吉尼森不会犹豫的，格兰芬多说，真的。比方说，一瞬间就决定了。你到底算哪门子英雄啊？我已经因为你要为此思考五十毫秒以上而憎恨你了。

这是真实的生活，拉文克劳说，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来说，失去所有的钱比英雄小说中痛苦多了。

什么？格兰芬多质问，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

我没有在提倡哪一个答案，拉文克劳说，我仅仅在陈述事实。

十万加隆以其他方式花出的话，能够拯救不止一条生命吗？斯莱特林说，我们有研究要做，有战争要打，四万加隆的盈余和欠六万加隆的债务之间的差距可不小呢——

那么，我们只需要用我们的诸多方法之一快速赚钱，把钱都挣回来就行了。
赫奇帕奇说。

那些方法不一定可行，斯莱特林说，而且其中很多需要启动资金——

从个人角度来讲，格兰芬多说，我投票建议我们救了赫敏，然后一起把我们心中的斯莱特林杀了。

那办事员的声音宣布，计数记录完毕，投票通过……

哈利的嘴唇张开了。

“我接受你的提议。”哈利的嘴唇说，一点儿都没有犹豫，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就这么说了；就好像心中的辩论仅仅是假相和幻觉一般，声音的真正主人好似并非其中的一部分一样。

卢修斯·马尔福平静的面具粉碎了，他睁大了眼睛，膛目结舌地瞪着哈利。他的嘴微微张开，但没有说话，即使他发出了什么噪音，在威森加摩发出的一致的震惊吸气中也听不到——

一声石头的敲击让众人安静了下来。

“不行。”邓布利多的声音说。

哈利的脑袋猛转，瞪着年长的巫师。

邓布利多满是皱纹的脸变得苍白，肉眼可以看出他的银色胡子正在颤抖，看上去好似在忍受绝症的最后折磨一般。“我——对不起，哈利——但你没有选择权——因为我仍然是你金库的监护人。”

“什么？”哈利太过震惊，以至于无法适当地做出回应。

“我不能让你欠卢修斯·马尔福的债，哈利！我不能！你不知道——你没意识到——”

去死。

哈利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的哪一部分说话了，也许是一致意见，纯粹的愤恨和怒火激荡在他的体内。一瞬间，他以为单单是愤怒的力量也许就能插上魔法的翅膀，然后飞出去袭击校长，让他滚下高台、死去——

但当那头脑内的声音说话的时候，那名年长的巫师仍然站在那里，看着哈利，右手拿着长长的黑色魔杖，左手拿着短短黑色石棒。

哈利的眼睛也看向了站在邓布利多黑色袍子肩膀上的金红色鸟儿，在没有任何凤凰应该安静的时刻，它却安安静静。“福克斯，”哈利说，他的声音在他自己的耳朵里听起来很奇怪，“你能为我向他尖叫吗？”

老巫师肩膀上火红耀目的鸟儿没有尖叫。也许威森加摩要求在那生灵的身上加一个安静咒，要不然它也许会一直尖叫。但福克斯打了他的主人一下，用一只金色的翅膀拍打着老巫师的头。

“我不能，哈利！”老巫师说，他声音中的痛苦一清二楚，“我在做我必须做的事！”

然后哈利明白了，在他看到那金红色的鸟儿时，他明白了自己必须做什么。从一开始，原本就该很明显的，那个解决方案。

“那么我也要做我必须做的事情了，”哈利仰头对邓布利多说，就好像屋子里只有他们两个似的，“你意识到了，不是吗？”

老巫师摇了摇他颤抖的头。“当你长大一点儿之后，你会改变主意的——”

“我说的不是那个，”哈利说，他的声音在他自己听起来仍然很奇怪，“我是说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允许赫敏被摄魂怪吃掉的。句号。无论任何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无论我不得不做什么来阻止这一切。我还需要说得更明白些吗？”

一个陌生的男性声音从某个遥远的地方传来，“确保那女孩被直接带往阿兹卡班，加强守卫。”

哈利等待着，盯着那老巫师，然后继续开口。“我会去阿兹卡班，”哈

利对老巫师说，就好像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在赫敏能被带到那里之前，然后开始打响指。那也许会让我付出生命的代价，但等到她到那里的时候，阿兹卡班已经不复存在了。”

一些威森加摩成员惊讶地倒吸了一口气。

然后更多的人开始大笑。

“你打算怎么去那儿呢，小男孩？”从那群正在大笑的人们中，有人说。

“我有我自己前往某地的方法。”男孩遥远的声音说。哈利的眼睛始终没离开邓布利多，他的目光停留在那个用震惊的眼神盯着他的老巫师身上。哈利没有直接看着福克斯，他不想泄露自己的计划；但他在头脑中准备着召唤凤凰携带他，准备将他的头脑中充满光明和怒火，去用他的一切呼唤那火焰之鸟，如果邓布利多举起魔杖的话，他也许要马上行动——

“你真的会吗？”老巫师对哈利说，就好像屋子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一样。

屋子里再次安静了下来，因为每个人都惊讶地盯着威森加摩的首席巫师——他好像把那疯狂的威胁完全当真了。

老巫师的眼睛仍然只锁定在哈利身上。“你真的会赌上所有——所有——只为了她？”

“是的。”哈利回答说。

那可不是正确的答案，你知道的，斯莱特林说，说真的。

但那是真实的答案。

“你不准备讲理了吗？”老巫师说。

“显而易见。”哈利回答。

双方的目光继续僵持着。

“这愚蠢得可怕。”老巫师说。

“我知道，”英雄说，“现在滚开。”

年长的蓝眼睛中闪烁着古怪的光芒。“如你所愿，哈利·波特，但你要知道，这事情还没完。”

世界的其他部分重新浮现。

“我撤回我的反对，”老巫师说，“哈利·波特可以如他所愿。”然后，威森加摩在一阵震惊中爆炸了，在石棒的最后一下敲击之后才安静了下来。

哈利扭头看向马尔福阁下，他看上去仿佛是看见了一只猫变成了一个人，然后开始吃其他的猫。用“困惑”甚至不足以描述那个表情的万分之一。

“你真的会……”卢修斯·马尔福慢慢地说，“你真的会付十万加隆，就为了救一个泥巴种女孩。”

“我想我的古灵阁金库里边大概有四万加隆。”哈利说。很奇怪，和他在摧毁阿兹卡班的过程中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概率失去生命的想法相比，这仍然还要让他更加难受。“至于另外的六万——法律上具体是怎么说的？”

“当你从霍格沃茨毕业的时候到期，”老巫师从高处说，“但我恐怕，在那之前，马尔福阁下对你有某些权力。”

卢修斯·马尔福一动不动地站着，对着哈利皱眉。“那么，她对你来说是什么人呢？她对你来说是**什么**，以至于你愿意付出这么多，以防她受到伤害呢？”

“我的朋友。”男孩安静地说。

卢修斯·马尔福的眼睛眯了起来。“根据我收到的报告，你无法施放守护神咒，而邓布利多知道这一点。仅仅是一只摄魂怪的力量就差点儿杀了你。你不可能敢于冒险独自靠近阿兹卡班——”

“那是一月份的事情了，”哈利说，“现在是四月。”

卢修斯·马尔福的眼睛仍然冷酷而又充满算计。“你假装你能够摧毁阿

兹卡班，而邓布利多假装相信这件事。”

哈利没有回答。

那银发男子略微转身，对着半圆形的中心，仿佛是在对整个威森加摩说话，“我撤销我的提议！”马尔福阁下叫道，“我不接受以波特家族的命债作为赔偿，即使再加上十万加隆也不行！那女孩对马尔福家族的命债仍然成立！”

很多声音的怒吼再次响起。“可耻！”有人大叫，“你承认了对波特家的命债，但你要——”然后那个声音停住了。

“我承认那命债，但法律并没有严格要求我接受抵偿，”马尔福阁下阴冷地笑着，“那女孩不是波特家族的一部分；我欠波特家族的命债与她无关。至于说可耻——”卢修斯·马尔福顿了一下，“虽然对于波特家族的忘恩负义的行为令我深感羞愧，他们为我做了如此之多——”卢修斯·马尔福低下了头，“愿我的祖先原谅我。”

“怎么样，男孩？”坐在马尔福阁下的右手边的那名带着伤疤的男人叫嚷，“现在，去摧毁阿兹卡班吧！”

“我可真想看看，”另外一个声音说，“你卖票吗？”

毫无疑问，哈利没有选择在此时放弃。

那女孩不是波特家族的一部分——

实际上，他几乎在转瞬之间就找到了解决难题的显而易见的方法。

如果他最近没有无意中听到高年级的拉文克劳女孩们的某些对话，没有读过某些《唱反调》上的故事的话，他可能还要花更长的时间。

但是，他仍然很难接受。

这很荒唐，哈利心中管自己叫做内部一致性检查者的那部分说，我们的行为完全自相矛盾。首先，相较而言，你更愿意拿你见鬼的**生命**冒险，甚至可能会为赫敏而**死**，而不是与一堆愚蠢的金子告别。而现在仅仅是结婚就让

你退缩了？

系统错误。

你知道吗？内部一致性检查者说¹，你很愚蠢。

我没说不，哈利想，我仅仅说**系统错误**。

我投票摧毁阿兹卡班，格兰芬多说，无论如何，这都应该实施。

真的，实在太蠢了，内部一致性检查者说，哦，见鬼，我要控制我们的身体。

那男孩深呼吸了一下，然后张开了嘴——

直到此时，哈利·波特完全忘记了麦格教授的存在，她一直坐在那里，脸上出现过一系列有趣的表情变化，而哈利因为分心，完全没有注意到过。要说哈利因为没有觉得她是个玩家角色而忘记了她的存在，就有点儿过于严苛了。更客气一点儿的说法是，麦格教授看上去不像是他目前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案，故而她不是系统的一部分。

所以，当双眼中燃烧着不可能的希望、双颊上挂着半干泪水的麦格教授跳起来大叫着，“**跟着我，波特先生！**”的时候，此时此刻血液系统里边充斥着大量肾上腺素的哈利被吓得明显地跳了起来。她没有等哈利回答，就飞奔下了楼梯，那楼梯通往底层平台，平台上有一把黑色的金属椅子。

一会儿之后，哈利紧追而下；尽管他到达底层平台所用的时间要长一点儿。麦格教授用一种类似于猫的奇怪的动作跳过了一半的台阶，面带震惊的傲罗三人组在她落地的时候已经用魔杖对准她了。

“格兰杰小姐！”麦格教授喊，“你现在能说话吗？”

就像麦格教授一样，从某种角度来讲，哈利也忘记了赫敏·格兰杰的存在，因为哈利之前一直在仰头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而且他也不认为她是他当前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案。尽管不确定，哈利记得看着赫敏或是想着她的感受，几

1 内部一致性，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Internal_consistency

乎不可能有什么帮助。

哈利到了楼梯的尽头，将赫敏·格兰杰完全纳入视线——

想都没想，无法抑制地，哈利闭上了双眼，但他已经看见了。

她学校制服围着脖子的一圈，完全被眼泪润湿了。

她的眼睛躲闪着他的样子。

而记忆和同情之眼无法关闭，无法移开，它知道赫敏在魔法不列颠的贵族、麦格教授、邓布利多和哈利面前详细复述了她人生中最大的耻辱；然后被判阿兹卡班监禁，在那里，她会暴露在黑暗、寒冷和她最糟糕的记忆中，直到她发疯、死去；然后她听见哈利要放弃他所有的钱并背上债务来拯救她，甚至可能牺牲他的生命。

而且摄魂怪就站在她身后的几步远……

她什么都没说……

“能——能，”赫敏·格兰杰低声说，“我能——能说话。”

哈利再次睁开眼睛，看着她现在正看着他的脸。这张脸没有表露出任何他觉得赫敏正在经历的感情，面部表情无法表达那么复杂的概念，面部肌肉能做的全部也不过是将自己拧成一团罢了。

“哈——哈——哈利，我——我很，我很——”

“闭嘴。”哈利建议道。

“抱——抱——抱歉——”

“如果你从来就没有在火车上遇见我，你现在不会有任何麻烦的。所以闭嘴。”哈利·波特说。

“你们两个都别犯傻了，”麦格教授用苏格兰口音严厉地说（其作用之大实在奇异），“波特先生，举起你的魔杖，让格兰杰小姐的手指能够触碰到

它。格兰杰小姐，跟着我重复。以我的生命和魔法——”

哈利像他被要求的那样做了，将他的魔杖递出，碰着赫敏的手指；然后赫敏用颤抖的声音说，“以我的生命和魔法——”

“我起誓向波特家族效忠——”麦格教授说。

然后赫敏，没有等待更多的提示，词句就急急地涌出了她的嘴唇，“我起誓向波特家族效忠，服从其男主人或是女主人，站在他们的右手边，遵循他们的命令战斗，追随他们至天涯海角，直至我死亡的那一日。”

在哈利能够想到或是说出任何事之前，所有的词句都在一阵绝望的呼气中喷涌而出，而哈利还没疯到打断它。

“波特先生，重复这些话，”麦格教授说，“我，哈利，波特家族的继承人和最后的子嗣，接受你的效忠，直到世界和魔法的终结。”

哈利吸了一口气，说，“我，哈利，波特家族的继承人和最后的子嗣，接受你的效忠，直到世界和魔法的终结。”

“结束了，”麦格教授说，“做得好。”

哈利抬头，发现整个威森加摩正盯着他，刚才他完全忘记了他们的存在。

然后米勒娃·麦格，**格兰芬多学院的院长**——尽管她经常不那么表现出来——向上看着卢修斯·马尔福所站的高台；然后她在整个威森加摩的面前说，“我后悔我在变形术课堂上给你的每一分，你这条恶毒卑下的小蠕虫。”

卢修斯想要回应的任何话都被邓布利多手中的短棒打断了。“啊啾！”老巫师从他所在的深色石台上说，“这次会议已经拖得太长了，如果不马上结束，我们中的一些人就要错过整个午餐了。这件事上的法律规定很清楚。你们已经就交易的条件投票过了，依据法律，马尔福阁下不能拒绝交易。既然我们已经大大超过了计划中的时间，我现在，根据第八十八届威森加摩现存成员的最后决议，中止这次会议。”

老巫师敲击了深色石棒三次。

“你们这群傻瓜！”卢修斯·马尔福叫道。银色的头发像在风中一样抖动着，其下的脸庞因狂怒而苍白，“你以为你今天的行为毫无后果吗？你以为那个女孩能够试图谋杀我的儿子而后毫发无伤地离开吗？”

那挂着粉色妆容、像癞蛤蟆一样的女人，哈利想不起她的名字了，正从她的座位上站起来。“哦，当然不能，”她挂着令人作呕的笑容说，“无论如何，那女孩仍然是一名凶手，而且我认为魔法部将会密切地关注她的一举一动的——允许她在大街上游荡可称不上是明智的决定，追根究底——”

此时哈利忍无可忍了。

没有等着继续听下去，哈利转身大步向前——

那只有他能够真正看见的恐怖，那没有颜色和空间的空洞，那世界的伤口，其上飘浮着一个破烂的斗篷；由一只奔跑着的月光色松鼠和一只拍打翅膀的银色麻雀勉强看守住。

他的黑暗面也注意到了，在它扫视着整间房间寻找任何可能被用来当作武器的物品的时候，那些敌人愚蠢到把一只摄魂怪带到了哈利面前。那的确是一种强大的武器，一种哈利能够比它所谓的主人更好地使用的武器。在阿兹卡班的某个时刻，哈利命令十二只摄魂怪转身离开，它们离开了。

摄魂怪是死亡，而守护神咒的原理是想着快乐的事情而不是死亡。

如果哈利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仅仅一句话就能够让傲罗们的守护神咒像肥皂泡一样破灭，而且保证任何听到他的话的人都无法施放另外一个。

我会让守护神咒失效，同时阻止任何更多的守护神出现。然后我的摄魂怪，比任何扫帚飞得都快，会吻上每一个投票送一名十二岁的女孩去阿兹卡班的人。

说出这些话，建立起“如果 - 那么”的逻辑预期，然后等人们理解并开始大笑。接着说出那致命的事实；而当傲罗们的守护神咒消失，从而证实他的话之后，人们对那没有智慧的空白的预期，或者是哈利以毁灭对它的威胁，会让那摄魂怪乖乖听话。那些试图与黑暗妥协的人会被其吞没。

这是他的黑暗面想出的另一种解决方案。

哈利忽视着身后响起的吸气声，走过了守护神的半径，走到了距离死亡仅仅一步之遥的地方。它没有掩藏的恐惧像漩涡一样绕着他猛转，就仿佛是站在正在放水的巨大澡盆的吸力旁边似的；但当虚假的守护神不再模糊他们彼此交流的层面之后，哈利就能够像摄魂怪影响他一样地影响摄魂怪了。哈利直视着那抽吸着的真空，然后——

位于群星中的地球

他拯救赫敏的胜利

总有一天，将你作为阴影投下的现实将会不复存在

哈利集中了点燃他守护神咒的全部银色的情感，让它朝着摄魂怪奔涌而去；预期着死亡的阴影从他身边逃走——

——而与此同时，他举起双手，大叫：“**彭！**”

那真空从哈利身边快速后退，直到它紧贴着后边的深色石墙为止。

大厅里一片死寂。

哈利转身，背对着空白的真空，向上看着那母蛤蟆站立的地方。她粉红色妆容下边的脸色苍白，嘴像鱼一样开合着。

“我给你一个提议，”大难不死的男孩说，“不要让我知道你找我或是我的人的麻烦，你就永远不会得知为什么那无法被杀死的噬魂怪物害怕我。现在，坐下，闭嘴。”

那母蛤蟆一言不发地跌回了长凳。

哈利向更高的地方看去。

“一个谜语，马尔福阁下！”大难不死的男孩隔着上古之厅大喊，“我知道你不是拉文克劳，但无论如何，试着回答吧！是什么消灭黑魔王，吓坏摄

魂怪，而又欠了你六万加隆？”

一时之间，马尔福阁下双眼微微睁大地站在那里，然后他的脸重新变回了平静的不屑一顾，回答的时候声音冷淡，“你在公开威胁我吗，波特先生？”

“我没有威胁你，”大难不死的男孩说，“我在**恐吓**你。这不一样。”

“够了，波特先生，”麦格教授说，“这样下去我们就要赶不上下午的变形课了。回到这儿来，你把那可怜的摄魂怪吓坏了。”她转向了傲罗们，“克萊纳先生，烦劳一下！”

哈利向他们走回去，那个被点名的傲罗走向前来，将一个短的深色金属棒按在深色金属椅子上，用让人听不清的低声说着释放。

链条像它们前行的时候一样平滑地蜿蜒后退；赫敏尽可能快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半跑半跌地前行了几步。

哈利张开了怀抱——

——赫敏半跳半跌进了麦格教授的怀抱，开始歇斯底里地哭泣。

呃，哈利体内的一个声音说，我以为赢得了那个的是我们呢。

行了，闭嘴。

麦格教授抱赫敏抱得是那么紧，让人认为这是一位母亲抱着她的女儿，或是孙女。一会儿之后，赫敏的哭泣慢了下来，然后停住了。麦格教授忽然变化了站姿，然后更紧地抱住了她；现在，那女孩的手无力地垂下，她的双眼闭上了——

“她会没事儿的，波特先生，”麦格教授对着哈利的方向柔声说，但没有看着他，“她只是需要在庞弗雷夫人的病床上呆几个小时。”

“那么，好吧，”哈利说，“我们把她带到庞弗雷夫人那里去吧。”

“是的，”邓布利多一边走下深色的石阶，一边说，“实际上，我们一

起回去吧。”他紧盯着哈利的蓝眼睛像蓝宝石一样坚硬。

威森加摩的男女巫师们开始离开他们的木制长凳，像到来时一样离开了，看上去颇为紧张。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想着“摄魂怪害怕大难不死的男孩！”

某些更为精明的人已经开始思考这将会如何影响威森加摩微妙的权力平衡了——如果一枚新的棋子出现在了棋盘上的话。

几乎有人在思考类似于“我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之类的想法。

这是威森加摩成员的现实情况：很多人是贵族，很多人是富有的商业巨子，另外还有一些通过另外的途径得到了他们的地位。其中有些人是愚蠢的。绝大多数人在商业和政治方面非常精明，但他们的精明是有限度的。几乎没有人行走在成为强大巫师的道路上。他们不会去仔细阅读古老的文献，详细考据陈旧的羊皮纸卷，寻觅强大到无法公然讨论而不得不以谜语形式存在的真相，从上百个荒诞离奇的童话故事中寻求真正的魔法。当他们不看债务合同的时候，他们就放弃了自己所拥有的精明，在某种舒服的胡说八道中放松了自己。他们相信死亡圣器，但他们也相信梅林与可怕的龙猫战斗并囚禁了瑞²。他们知道（因为这也是标准传奇的一部分），强大的巫师必须学会从上百种看似真实的谎言中区分真相。但他们没想到他们也可能做到同样的事情。

（为什么不呢？实际上，为什么拥有足够的地位和财富来尝试任何事业的巫师们，选择将他们的生命花在为有利可图的墨水进口垄断而斗争上呢？霍格沃茨校长几乎看不见这一问题；当然啦，绝大多数人都不该成为强大的巫师，就好像绝大多数人不该成为英雄一样。防御术教授会详细而又讽刺地解释为什么他们的野心是如此地无关紧要；对他来说，同样的，这一问题并不存在。只有哈利·波特，尽管读了很多书，仍然无法理解；对于大难不死的男孩而言，威森加摩的男女巫师们的人生选择看上去是无法理解的——那不是好人会选择

² 这里的龙猫（Totoro）指的是宫崎骏的动画电影《龙猫》，见：<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1/11301106.htm>。而瑞（Ree）指的是科幻小说《水晶歌手（Crystal Singer）》中的女主人公，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Crystal_Singer。

的，也不是坏人会选择的。现在，这三者中谁是最明智的呢？)

不管为了什么，威森加摩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未曾踏足于通向强大巫术的道路；他们不会去寻找隐藏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不存在“为什么”。没有解释。没有因果。大难不死的男孩，原本就已经走在通往传奇史诗的半途中，而现在完全成为传说了；大难不死的男孩让摄魂怪害怕，这是一个粗暴的事实，简单而又无法解释。十年前，他们被告知一名一岁大的男孩打败了他们这一代——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黑魔王；他们也简单地接受了那一点。

你不应该质疑那种事情（他们以某种无法说明的方式清楚这一点）。如果历史上最可怕的黑魔王，与一名无辜的婴儿决斗——啊，他怎么能不被打败呢？戏剧的节奏要求他被打败啊。你应该鼓掌，而不是从观众席的座位上站起来说“为什么？”这仅仅是故事的巧妙构思而已，在结局部分，黑魔王被一个小孩打败了；如果你想要质疑这一点，你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去看剧呢。

他们没有仔细思考，这样的逻辑是否能应用于他们亲眼所见发生在最古老的大厅里的事件。实际上，他们并不清楚他们正把小说的思维方式用在现实生活上。至于用推敲政治结盟或是商务安排时同样的缜密逻辑来推敲大难不死的男孩——当面对的是传奇史诗的一部分时，什么样的大脑会产生那样的联想呢？

但坐在那些木制长凳上的，有很少一部分人，并不这样思考。

威森加摩中的某几位成员曾经仔细阅读过残损的羊皮纸卷，听过发生在某人的兄弟的表兄弟身上的事情；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作为追寻力量和真相的征途一部分。他们已经将邓布利多宣布的戈德里克山谷的那一夜作为一件不同寻常，而且可能很重要的事件记录下来。他们曾经思考过，如果它确实发生过的话，它为什么会发生；或者它不曾发生的话，邓布利多为什么要撒谎。

而当一名十一岁的男孩站起来，用那冷酷的成人的声音说“卢修斯·马尔福”，然后接着说出了人们认为一名霍格沃茨一年级学生根本无法说出的词句的时候，他们没有让这事滑进无法无天的传奇的迷雾，或是戏剧的前提。

他们将之记录为一条线索。

他们把它加到了列表上。

那列表开始看上去有些令人惊恐了。

而雪上加霜的是，当那个男孩对着摄魂怪大叫“**彭！**”的时候，那正在腐烂的尸体将自己贴在了对面的墙上，用它那刺伤耳朵的可怕声音嘶叫，“让他走开”。

第八十二章 禁忌的取舍，第四部分

凤凰旅行的感觉与幻影移形或是门钥匙完全不同。你被点着了——你绝对感觉到自己被点着了，虽然一点儿也不疼——但没有被烧成灰，那火烧过了你的全部，而你**成为了**火焰，然后在一处熄灭，在另一处燃起。它不像门钥匙或是幻影移形那样让人犯恶心，但仍然是让人相当紧张的经历。如果凤凰旅行的真谛真的是成为广泛意义上的火焰的具象之一，那么这似乎暗示着你说不定可以在**任何地方**燃烧——甚至是在遥远的过去，或者是另一个宇宙，或是同时身处两地。你可能在一处熄灭，而在上百个其他地方燃起，而到达了霍格沃茨的你永远都不会发现不同。尽管哈利曾经读过所有他能找到的关于凤凰的资料，试图找到获得自己的凤凰的方法，但没有任何一处曾经提到任何近似**这样的**能力。

哈利被点燃了，熄灭了，然后在其他地方燃起；就这样，他和校长，以及校长怀中失去知觉的赫敏·格兰杰，出现在了另外一处；福克斯在他们的头顶之上。一间平静、温暖、有着明亮的石柱的屋子，四面都开着天窗，白色的床排成了长排，其中四张被静音床帐围住，其余的空着。

在哈利视野的一角，一脸惊讶的庞弗雷夫人转向了他们。邓布利多把赫敏小心地放在一张空床上，他看上去没怎么在意资深治疗师。

在远处的一角，绿色的光闪动，米勒娃·麦格教授从壁炉里走了出来，轻轻地掸了掸身上飞路网的炉灰。

年长的巫师从床边转过身，然后再次单臂抱住了哈利；然后大难不死的男孩和他的巫师消失在了另一团火焰之中。

当哈利再次完全燃起的时候，他站在校长办公室里，身处于上百个令人费解的小东西发出的噪音之中。

年轻的男孩朝远离年长的巫师的方向走了一步，然后转过身来面对着他，翡翠绿的眼睛和宝石蓝的眼睛彼此瞪视。

他们两个双双沉默了一段时间，看着对方，就好像他们需要说出的东西无法用其他方式表达，而只能用瞪视说出一样。

良久，男孩缓慢而又准确地开了口。

“我无法相信凤凰仍然在你的肩膀上。”

“凤凰只选择一次，”年长的巫师说，“他们可能会离开弃善从恶的主人；但他们不会离开一名被迫在两种善良之间选择的主人。凤凰并不傲慢。他们知道他们的智慧的极限所在。”那沧桑的注视十分严厉，“不像你，哈利。”

“在两种善良之间选择，”哈利平板地重复，“就好像是赫敏·格兰杰的生命，与十万加隆。”不知为了什么，哈利想要在他的声音中表达的狂怒和愤慨没能表达到位，也许是因为——

“你恐怕没有立场对我说这些话，哈利·波特，”校长的声音带着让人迷惑的柔软，“要不然，在上古之厅的时候，我在你脸上看见的不情愿是怎么回事？”

内在的空虚感变得更糟了。“我那是在寻找其他的可能性，”哈利一字一句地说，“某种不需要失去金钱就能够救她的方法。”

哇，拉文克劳说，你刚刚直接撒谎了。不仅如此，我认为你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自己都**相信**了。这可有点儿吓人了。

“这真的是你当时在想的事情吗，哈利？”蓝色的眼睛目光敏锐，在一个可怕的瞬间，哈利怀疑世界上最强大的巫师能够直接看穿他的大脑封闭术屏障。

“是的，”哈利说，“我因失去我的金库中所有的钱的痛苦而退缩了。但我那么做了！这才是重要的！而你——”哈利的声音中一度消失的愤慨回来

了，“你实际上给赫敏·格兰杰的生命标了价，而且你对它的定价低于十万加隆！”

“哦？”年长的巫师轻声说，“那么，你对她的生命的定价是多少？一百万加隆？”

“你对‘重置价值’这个经济学概念熟悉吗？¹”这些词句从哈利的嘴唇里边冒出来的速度超过了他思考的速度，“赫敏的重置价值是无穷大！我无论在哪里都不可能买到另外一个！”

现在你说的是数学上的扯淡，斯莱特林说，拉文克劳，支持我一下？

“米勒娃的生命的价值也是无穷大吗？”老巫师严厉地说，“你会牺牲米勒娃去救赫敏吗？”

“两者皆是。”哈利厉声说，“那是麦格教授工作的一部分而且她知道这一点。”

“那么米勒娃的价值就不是无穷大，”老巫师说，“虽然大家都很爱她。棋盘上只能有一个国王，哈利·波特，只有一枚棋子是你会牺牲所有其他棋子来拯救的。而赫敏·格兰杰不是那枚棋子。别弄错了，哈利·波特，今天你说不定已经输掉了你的战争。”

如果老巫师的话没有打击得那么狠，那么戳中痛处，哈利也许不会说出他那时说出的话。

“卢修斯是对的，”哈利咬牙切齿地说，“你从来就没有过妻子，你从来就没有过女儿，你从来就没有过战争之外的东西——”

老巫师的左手紧紧地抓住了哈利的手腕，骨节分明的手指深深地陷入了哈利胳膊上尚在发育中的肌肉，而一瞬之间，哈利因为震惊而呆住了，他已经忘记了成年人更为强壮这一事实意味着什么。

1 重置价值：指重新购置同样资产或者制造同样产品所需的全部成本。见：<http://baike.baidu.com/view/2096572.htm>

阿不思·邓布利多看上去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只是转身，拽着哈利，用强硬的步伐向着那房间所在的墙的方向迈进。

“凤凰的代价。”

哈利被拽上了黑色的阶梯。

“凤凰的命运。”

那充满了黑色基座的房间里，银色的光照在破损的魔杖上。

“你以为，”在嘴唇能够张开之后，哈利大叫，“你只要站在这里，就能赢任何争论？”

老巫师忽视了他，拽着哈利在房间中穿行。他的右手不再握着魔杖，而是抓起了一管银色的液体——

哈利因震惊而眨眼；那管银色的液体立在一张**邓布利多**的照片旁边，或者说，当哈利被拽着路过它之前的那一瞬间，他是这么以为的。

走过了所有的基座，在房间的远端，伫立着一个巨大的石盆，上面雕刻着哈利不认识的如尼文。石盆中央的浅浅凹陷里边充满了透明的液体，老巫师将那管银色的液体倒了进去。马上，这液体开始扩散、旋转，让整个石盆都开始发出骇人的白光。

老巫师的手放开了哈利的胳膊，向发光的盆示意，严厉地命令，“看！”

哈利像被要求的那样望向发光的液体。

“把你的脑袋放到冥想盆里去，哈利·波特。”老巫师的声音严苛。

哈利曾经听说过那个词，但他想不起来是在哪里了。“这个——是干什么——”

“记忆，”老巫师说，“你会看到我的记忆。我发誓它是安全的。现在往冥想盆里边看，拉文克劳，如果你对你宝贵的真实还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关心

的话！”

这是一个哈利无法拒绝的要求，他踏步向前，把头伸进了发光的液体中。

哈利坐在霍格沃茨校长的桌子后边，抓着头的手皱纹层叠，上面点缀着时间留下的白色的毛发和老年斑。

“他是我拥有的全部！”一个哭泣的声音说，这是邓布利多记忆中的他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奇怪，从里边听来，那声音似乎远没有那么严厉和智慧。“我的最后一个家人！我剩下的全部！”

情感无法透过冥想盆传递，只有物理意义上感觉到的幻象在说话。哈利听到了邓布利多的词句中完全的绝望，那似乎从哈利自己的喉咙里边发出的声音，但除了听觉外，哈利没有从其他方面受到感情的影响。

“你别无选择。”一个严厉的声音说。

眼睛移动了，视野中出现了个哈利不认识的男子，他的衣服是傲罗的猩红色，但材质是纯皮，上边有很多口袋。

他的右眼过大，电弧一样蓝的眼珠一直在跳跃和移动。

“你不能这样要求我，阿拉斯托！”邓布利多的声音像是发了疯，“这个不行！只有这件事不行！”

“我没有要求，”那男子低吼，“老伏是那个提出要求的人，而你要告诉他不行。”

“为了钱，阿拉斯托？”邓布利多的声音开始乞求，“仅仅是为了钱？”

“如果你为阿不福思付赎金，你就输掉了战争，”那人严厉地说，“就这么简单。十万加隆几乎是我们的战争资金里的全部了，而如果你这样用了它，

可就没办法重新填满了。你会怎么做，试图说服波特家像隆巴顿家一样清空他们的金库？老伏就会绑架另一个人，然后再次勒索。爱丽丝，米勒娃，任何你关心的人，如果你给食死徒交钱，他们都会成为目标。这可不是你应该试图给他们的教训。”

“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就没有任何人了。没人了。”邓布利多的声音破碎，那向外看的头埋进了褶皱的双手，令世界倾斜了，而不属于哈利的喉咙里发出了悲哀的声音，他像一个孩子一样地哭了起来。

“要我告诉老伏的信使不行吗？”阿拉斯托的声音说，现在有些奇怪的柔软，“你不需要自己去说，老朋友。”

“不——我会自己说的——我必须——”

记忆突然结束，哈利将头猛地抬出了闪光的水，像被窒息了似的大口喘息。

在十几年前的现实和现在的时刻之间的场景变幻，再次震撼了哈利的头脑；在某种意义上，他所沉浸的过去让他动摇了。那在他的办公室里哭泣的心碎的老人是另一个时期的另外一个人，某个更为柔软的人，哈利理解了这些

在一切都像挥发的烟雾一般消失之后，回到**现在**，回到今天。

年长巫师站在那儿，可怕而又严厉，好似由岩石雕刻而成；编成辫子的胡须仿佛钢铁，半月形的眼镜就像镜子一样，而那之后的瞳孔如同黑色的钻石一般锐利而又不屈。

“你还想要看看我的弟弟死在钻心剜骨咒下的样子吗？”阿不思·邓布利多说，“伏地魔把那记忆也给我了。”

“而那——”因为胸中不断增长的恶心的感觉，哈利有些发声困难了，“那是——”当他猜到了那可怕的答案、那让人恐惧的真相的时候，词句仿佛在他

的喉咙里边燃烧，“那就是你将纳西莎·马尔福活活烧死在她的卧室里的时候。”

阿不思·邓布利多回答的时候，他的双眼冰冷。“对于这个问题，只有傻子才会给出肯定或是否定的回答。关键在于，食死徒们相信我杀了她，而这想法保证了所有为凤凰社服务的人的家人的安全——直到今天。现在你理解你做了什么了吗？你对你的朋友和与你站在一边的人做了什么，哈利·波特？”年长的巫师看上去变得更加高大和吓人了，他的声音也更大了，“你让他们都成为了袭击目标，而他们将一直是袭击目标！直到你用唯一的方法证明了你不愿再付出如此的代价为止！”

“而那是真的吗？”哈利说。他感觉头脑里嗡嗡作响，他的身体似乎正在远离，“德拉科说的，纳西莎·马尔福从来就没有脏过她的手，她仅仅是卢修斯的妻子？我知道，她是一个包庇犯，但我无法支持那值得被活活烧死。”

“若非如此，我无法向他们证明我已经不再犹豫了。”老巫师的声音不容质疑和否认，“我一直以来都太过优柔而不去做我必须做的事情，一直以来都是其他人在为我的仁慈而付出代价。阿拉斯托从一开始就告诉我该怎么做，但我没有听他的话。我希望，你，面对这样的决定时能表现得比我强。”

“我很惊讶，”哈利惊讶于他的声音几乎是平稳的，“我以为如果你不在第一次就把他们全部干掉的话，食死徒们会针对另外一个光明方的家庭，引起不断升级的彼此报复。”

“如果我的对手是卢修斯，也许吧。”邓布利多的双眼如磐石一般，“我被告知伏地魔对这消息大笑，向他的食死徒们宣布我终于成长了，总算是一名值得一提的对手了。也许他是对的。我让我的弟弟死去的那天之后，我开始衡量我的追随者们，比较彼此的重要性，思考我能够拿谁冒险，我能够牺牲谁，到哪种程度。很奇怪，一旦我知道他们值得多少之后，我失去的棋子少多了。”

哈利的下巴仿佛是被锁住了，就好像让他的嘴唇移动需要巨大的努力一样。“但是卢修斯并没有故意绑架赫敏勒索赎金，”哈利勉强地说，“从卢修斯的角度来讲，是别人先打破了停战协定。在这个前提下，赫敏到底值多少加

隆？先别管丹麦金那种事情²，如果仅仅是对她的生命的一般的威胁的话，我们该为救她花多少钱？一万加隆？五千？”

老巫师没有回答。

“真有趣，”哈利说，他的声音像是在水中的映像一般颤抖，“你知道吗，我面对摄魂怪的那天，我最糟糕的记忆是什么吗？那是我的父母去世的情形，我听见了他们的声音，还有一切。”

半月形的眼镜后边，老巫师的双眼睁大了。

“有一件事，”哈利说，“我想了一次又一次。黑魔王给了莉莉·波特走开的机会。他说她可以逃走。他告诉她在摇篮前边死去无法拯救她的宝贝。‘走开，蠢女人，如果你还有一点儿判断力的话——’”哈利从他自己的嘴唇里边说出那些词句的时候，一阵可怕的寒流涌过了哈利，但他摆脱了寒流，继续说了下去。“之后我一直在想，我没办法不想，黑魔王说得**不对**吗？如果母亲走开了就好了。她试图攻击黑魔王，但那是自杀，她肯定**知道**那是自杀了。她不是在她自己的生命和我的生命之间选择，她是在让她自己活下去或者我们两个一起死之间选择！如果她做了符合逻辑的事情然后走开了，我是说，我也爱妈妈，但莉莉·波特现在就会活着，而她会是我的母亲！”泪水模糊了哈利的双眼，“我现在才理解了，我知道母亲是什么感觉。她**无法**从摇篮边走开。她做不到！爱不会走开！”

老巫师好像被打中了一样，仿佛是一把凿子直击他的中心，把他打得粉碎。

“我都说了些什么？”老巫师低语，“我对你说了什么？”

“我不知道！”哈利大喊，“我也没听！”

“我——对不起，哈利——我——”老巫师把脸埋在双手里，哈利能看见阿不思·邓布利多在流泪，“我不该，对你说那样的事情——我不该，怨恨你的纯真——”

² 丹麦金：英国在中世纪早期常年受维京人的骚扰，英国就收税交给维京人以便换取和平。基本上相当于北宋的岁币。<http://baike.baidu.com/view/2112161.htm>

哈利又瞪了那巫师一会儿，然后转身大步离开了这黑色的房间，下了楼梯，穿过办公室——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你仍然在他的肩膀上。”哈利对福克斯说。

——走出了橡木大门，踏上了无限旋转的螺旋阶梯。

哈利到达变形术教室的时间比包括麦格教授在内的任何人都要早。这之前他的年级有一节魔咒课，但他根本没有试图去上那节课。他不知道麦格教授会不会赶上今天这堂课。在他周围空荡荡的桌子和空白的黑板给人以不祥的预感，就好像他独自一人站在霍格沃茨里边，而他的朋友们都离开了一样。

根据课程安排，今天这堂课要讲的是保持变形，而哈利早已在将一块大石头变成他的小指上的闪亮的钻石的时候将所有的规则都牢记心头了。对于课堂上其他的人来说，这将是一堂理论课，而不是实践课；这真遗憾，因为他本来可以专注于变形术来放空头脑。

哈利恍惚间注意到他的手在颤抖，以至于他取出变形术课本的时候，他解开莫克袋的系带的动作都变得困难了。

你对邓布利多的不公骇人听闻，哈利曾经管它叫斯莱特林，而现在似乎叫做经济学理性或许也是良心的那个声音说。

哈利的双眼落到了课本上，但这一部分是如此地熟悉，以至于它跟一张白纸没什么区别。

邓布利多与黑魔王打了一场战争，后者费尽心机用可能做到的最残忍的方式摧毁他。他不得不在战争失败和失去他的弟弟之间选择。阿不思·邓布利多明白，他用最糟糕的方式学到了，一条生命的价值是有限的；而承认这一点几乎击溃了他的理智。但你，哈利·波特——你自认比他懂得多。

“闭嘴。”男孩对空荡荡的变形术教室说，尽管没有人在这里听着。

你曾经读过菲利普·泰特洛克的实验，³ 那实验里边让人们在神圣的价值和世俗的价值之间选择，比如说一名不得不在花费一百万美元换取一个肝脏来拯救一名五岁的孩子，或是将这一百万美元花在其他医疗设备或是付医生的薪水上的医院管理人员。实验中的被试对象变得十分愤怒，并且想惩罚那个医院管理人员，因为他竟敢考虑这一选项。哈利·波特，你记得阅读这个吗？你记得你当时觉得这情绪有多么愚蠢吗？因为如果医疗设备和医生的工资不能同样挽救生命的话，医院或是医生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如果那肝脏要十亿英镑，而这会让医院在第二天破产的话，医院的管理人员应该付出这笔钱吗？

“闭嘴！”男孩低语。

每一次你用金钱以一定的概率来拯救生命，你为生命确立了一个金钱价值的下限。每一次你拒绝用金钱以一定的概率来拯救生命，你为生命确立了一个金钱价值的上限。如果你的上限与下限不符，那意味着你能够将钱从一处挪到另一处，从而用同样的开销拯救更多的生命。因此，如果你想要用有限的金钱拯救最多的生命，你的选择必须符合**某一方法**确定的人类生命的金钱价值；如果不是如此，那么你就能重新分配金钱，从而做得更好。那些拒绝说金钱和生命可以相互比较的人，他们多么可悲啊，他们的愤怒又是多么空洞。他们所做的全部仅仅是为了装模作样地占据道德高地，而阻碍能够拯救最多生命的策略的实施……

你**知道**这一切，而你仍然对邓布利多那样说了、做了。

你**故意试图**伤害邓布利多的感情。

他**从来就没有**试图伤害你，哈利·波特，一次也没有过。

哈利用双手抱住脑袋。

为什么哈利对着一名悲伤的老巫师说出了那些话？那名年迈的巫师曾经

3 菲利普·泰特洛克 (Philip E. Tetlock) 的实验基本上如本文所述，关于“禁忌的取舍”的更多更加具体的例子可见这篇文献：http://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9729342_Taboo_Scenarios

努力战斗，而且忍受了比任何人应该忍受的更多的折磨？即使那名老巫师是错的，在他经受了如此之多之后，他应该因此被伤害吗？为什么哈利的一部分似乎没有理性地愤恨那名老巫师，比哈利曾经伤害任何人更加凶狠地向他发泄，那狂怒一旦涌起之后就丝毫不会考虑节制，而在哈利离开他的身边之后马上平静下来？

是因为你知道邓布利多不会反击吗？无论你对他说了什么，无论多么不公平，他绝不会用他自己的力量袭击你，他永远不会用你对待他的方式来对待你？这就是你对待那些你知道不会反击的人们的方法吗？詹姆·波特的霸凌基因终于显现出来了吗？

哈利闭上了双眼。

就像分院帽在他的头脑中说话一样——

你愤怒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你在恐惧什么？

这时，哈利的头脑中闪过一阵旋风一般的场景，那过去的邓布利多双手捂脸痛哭流涕；现在的老巫师，笔挺站立，高大而又可怕；在哈利放弃了赫敏，把她留给摄魂怪的时候，镣铐加身的她在金属座椅里尖叫的场景；一名白色长发的女人（她长得和她的丈夫相似吗？）在她的卧室里的火焰中倒下，一只魔杖正对着她，而桔黄色的火焰反射在半月形的眼镜上的想象情形。

阿不思·邓布利多似乎认为哈利在这种事情上比他强。

而哈利知道他可能会的。无论如何，他理解数学。

但大家明白，不知为何大家明白，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家不会真的抢劫银行，以便把钱分配给穷人。丢掉所有的道德准绳不会真的引向一个阳光、玫瑰和人人快乐的乌托邦。结果主义的药方是采取能够指向最好的总体结果的策略，而不是那些有一种积极的结果而同时毁掉其余所有的策略。预期效用最大化主义者当计算预期的时候，是应该将常识纳入考虑范围的。

在任何人警告哈利之前，他不知为何就明白了。在他阅读关于弗拉基米尔·列宁或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也许是哈利最早的科幻小说提醒了他要当心那些本意善良的人们，或者也许是他自己想到了这一逻辑。无论如何，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如果他**每次有理由这么做的时候就抛开道德**，那么最终的结果不会是好的。

此时，最后的一个场景进入了他的脑海：莉莉·波特站在她的宝贝的摇篮前边，计算着不同的结果：如果她留在那里试图诅咒她的敌人的结果（死掉的莉莉，死掉的哈利），和如果她走开的结果（活下来的莉莉，死掉的哈利），衡量着预期的效果，然后做出唯一的理性选择。

如果她那么做了的话，她就会是哈利的母亲了。

“但人类无法那么活着，”男孩的嘴唇对着空教室低语，“人类没办法那么活着。”

第八十三章 禁忌的取舍，余波 1

帕德玛走进变形术教室的时候，发现已经有一半学生比她先到了，房间里一片奇怪而死气沉沉的静默。哈利·波特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望着未知的远方，眼睛只睁开了一线，几乎是闭着的。

谣言说傲罗发现防御术教授用复方汤剂变成格兰杰的样子，骗过了马尔福。

谣言说赫敏已经发下牢不可破的誓言，成了德拉科·马尔福的奴隶。

谣言说赫敏已被处以摄魂怪之吻。

但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哈利·波特就不会坐在那里了，他会——

帕德玛不知道波特将军会做什么。当她试图想象的时候，大脑只是一片空白。

甚至当麦格教授进来的时候，静默都没有被打破。变形术教授一口气走到黑板面前，一挥手抹去了黑板上的字迹，开始在上面写字。

“今天，孩子们，”变形术教授用专业的声音平静地说道，好像这个星期没有发生任何不同寻常的事，“我们要学习维持一个变形需要多少法力，以及为什么在你们这个年龄，你们连试都不能试。最初的形态并没有消失，只是被抑制住了；为了维持这种抑制的状态——”

“对不起。”帕德玛·佩蒂尔说道。她知道她的声音在发抖，她的整个人都在发抖，可是她必须要问。“对不起，教授，格兰杰小姐怎么样了？”

变形术教授停下在黑板上的动作，转身看着帕德玛。这是没举手就发言的行为，教授原本应该表情严厉的，但她的脸色很温和。“你还不知道吗，佩蒂尔小姐？我以为谣言应该已经传开了。”

“谣言太多了，”帕德玛说道，“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摩拉吉·麦克多戈举起手，不等被叫到就开口说道，“我告诉过你的，帕德玛，真实的情况是威森加摩认为格兰杰有罪，判处她接受摄魂怪之吻，他们把摄魂怪带进来了，但是哈利·波特把它粘在了天花板上，一直不让它下来，直到——”

“哦，梅林在上。”麦格教授说道，表情严厉起来，但是她明显地控制住了自己。“整件事都很荒唐，我就不细说了。总之，格兰杰小姐现在正在庞弗雷夫人那里休息，明天就会回来上课。如果有谁敢去打扰她被我抓住的话，我就把他们变成玻璃花瓶，然后松手让他们掉下去。”

整个教室里的学生都倒抽了一口凉气；倒不是因为这是个致命的威胁，而是因为这违反了变形术的安全法则。

麦格教授转向了黑板——

教室的角落里传来了另一个学生的声音。“那么奇洛教授呢？”泰利·布特问道，“他已经被逮捕了吗？”

“傲罗只是拘留了他，”变形术教授说道，没有转过身来，“如果他们明天还不把防御术教授还给我们的话，我就去请校长把他带回来。但是我不如现在就告诉你们，校董已经安排了一次投票，来决定是否允许奇洛教授继续把战斗作为课外活动。”

凯文·安特惠斯特尔说话了。“那么马尔福将军呢？他什么时候能从圣芒戈医院回来？”

变形术教授在黑板上画画的动作停止了。

她再次转过身来，这一次动作慢了一些。

“我很抱歉，安特惠斯特尔先生。”麦格教授说道。她的面容比刚进教室的时候看起来苍老了一点。“据我所知，马尔福先生的身体没有大碍。遗憾的是，我收到了马尔福先生的父亲的来信，要求他从霍格沃茨退学。我恐怕他不会再回来了。”

第八十四章 禁忌的取舍，余波 2

赫敏·格兰杰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霍格沃茨的病房，躺在一张柔软舒适的床上；下午的阳光照着她的肚子，形成了一块正方形的光，透过薄薄的毯子令她感到温暖。记忆中她的上方应该有个帘子，也许围着她的床拉上了，也许正打开着，外面是庞弗雷夫人的其余领地：那些其他的病床，有的上面有人，有的是空的，雕成弧形的霍格沃茨石块上面嵌着明亮的窗户。

当赫敏睁开眼睛的时候，她一眼就看见了麦格教授的脸，坐在她的床左边。弗立维教授不在，但是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一整个早上都在拘留室里陪着她，银色的乌鸦守护神一直防备着那只摄魂怪，而他严厉的小脸一直面对着那些傲罗。拉文克劳的院长真的已经在她的身上花费了太多时间，可能已经必须回去上课了，而不是在这里守护一个已经定罪的杀人未遂的女凶手。

她感到非常非常恶心，而且她不觉得是魔药造成的。赫敏很想接着哭，但是她的喉咙很疼，她的眼睛还在灼痛，而她的精神只是非常疲倦。她没办法再哭，已经没有流泪的力气了。

“我的爸爸妈妈呢？”赫敏对格兰芬多的院长小声说道。不知道为什么，此刻面对他们似乎是世上最糟糕的事，比所有其他的事还糟；但她还是想见到他们。

麦格教授脸上的温和神情变了，变形成了一个更加难过的表情。“我很抱歉，格兰杰小姐。虽然不是一贯如此，但是我们在近年发现，最好不要把麻瓜出身的学生遭遇到的危险告诉他们的父母。如果你希望留在霍格沃茨，而不招致他们的反对的话，我建议你也对这件事保持沉默。”

“我没有被开除吗？”女孩小声说道，“为我做的事？”

“没有，”麦格教授说道，“格兰杰小姐……你当然已经听见了……我希望你听见波特先生说过，你是无辜的？”

“他只是那么说说而已，”她闷闷地说道，“我的意思是，好把我放出来。”

年长的女巫坚决地摇摇头。“不是这样的，格兰杰小姐。波特先生相信你的记忆被修改过了，整个决斗根本没发生过。校长怀疑凶手使用了更加黑暗魔法——他怀疑这个法术也许是经由你的手施展的，但却不是出于你本人的意愿。连斯内普教授都认为这件事完全不可思议，虽然他恐怕不能公开地说出来。他怀疑你被人下了麻瓜的药。”

赫敏继续心不在焉地看着面前的变形术教授；她知道自己刚刚听见的事情很重要，但是她没有力气更新自己的想法了。

“你当然不相信吧？”麦格教授说道，“格兰杰小姐，你可不能相信自己会选择谋杀！”

“但是我——”她的非凡的记忆再次帮她回放了整个过程，这是第一千遍了，德拉科·马尔福是如何狞笑着告诉她，如果他不是累了的话，她决不可能胜过他，接着就证明了这一点，像一个决斗家一样灵活地在陈列奖品的柜子之间跳来跳去，而她却手忙脚乱地左支右绌，终于被一个恶咒打中，重重撞到墙上，脸颊上开始流血——然后——然后她——

“但是你记得做过这件事，”年长的女巫说道，看着她的神色中显出善意的理解，“格兰杰小姐，完全没必要让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承担如此可怕的回忆。只要你开口，我会很乐意把这个记忆为你封存起来。”

她的感觉就像有人把一杯热水泼到了她的脸上。“什么？”

麦格教授取出魔杖，手势娴熟而迅速，像伸出手指一样自如。“我不能帮你完全消除这个记忆，格兰杰小姐，”变形术教授以惯常的精确语气说道，“那里面也许隐藏着重要的事实。但是有一种一忘皆空术是可逆的，我很乐意为你施展。”

赫敏瞪着面前的魔杖，在两天中头一次感到了一线希望。

让这件事不要发生……她曾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希望，让时间倒流，抹去

那个可怕的，永远永远无法挽回的选择。消除记忆做不到这一点，但是仍然是一种释放……

她看着麦格教授慈蔼的脸。

“你真的觉得不是我做的？”赫敏说道，她的声音在发抖。

“我非常确定你决不会自愿做这样的事情。”

赫敏的双手在毯子下面抓紧了床单。“哈利不觉得是我做的？”

“波特先生认为你的记忆完全是伪造的。我很理解他的观点。”

赫敏的手指放松了床单，她刚刚坐起来了一半，现在又倒回到床上。

不。

她什么也没有说。

她醒过来，想起了头天晚上发生的事，那就像——像——连她自己的脑海里都找不到恰当的词，能够描述她当时的感觉。但她知道德拉科·马尔福已经死了，而她什么也没说，没有去找弗立维教授自首。她只是穿好衣服下去吃早饭，装得若无其事，好不让人发觉，而且她知道那是错的，错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错误**，但是她是如此，如此地害怕——

即使哈利·波特是对的，即使和德拉科·马尔福的决斗是一个谎言，那个决定也是她本人做的。她不配忘记这一点，也不配被原谅。

如果她做了正确的事，马上去找弗立维教授，也许就会——以某种方式有所帮助，也许大家就会看到她后悔了，哈利就不用花掉所有的钱去救她——

赫敏闭上眼睛，把眼睛闭得紧紧的，她不能再哭了。“我是个可怕的坏人，”她用摇摇晃晃的声音说道，“我差劲透了，一点也不英勇——”

麦格教授的声音非常严厉，好像赫敏在她的变形术作业里犯了一个极其糟糕的错误。“别傻了，格兰杰小姐！对你做出这种事的人才是**可怕的**。至于

英勇——好了，格兰杰小姐，你早就听过我对还不到十四岁的小女孩卷入到这类事情里面有什么意见，我就不多教训你了。我只想，你刚刚经历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而你很坚强地撑过来了，任何像你这么大的女巫都不可能比你做得更好。今天你可以想怎么哭就怎么哭。明天你要回去上课。”

赫敏这时明白了，麦格教授不能帮助她。她需要人来责备她，如果她不能被责备，就不能被宽恕，而麦格教授做不到这一点，她永远不会对一个拉文克劳的小姑娘要求这么多。

哈利·波特在这件事上也帮不了她的忙。

赫敏在病床上翻了个身，蜷成一团，背向着麦格教授。“求求你，”她悄声说道，“我想要——和校长谈话——”

“赫敏。”

赫敏·格兰杰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阿不思·邓布利多正俯身面向她的病床，苍老的脸上忧心忡忡，看起来几乎像是哭过了，只是那是不可能的；赫敏又因为让他如此操心感到一阵痛苦的愧疚。

“米勒娃对我说，你想和我谈话。”年老的巫师说道。

“我——”赫敏忽然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她的喉咙哽住了，只能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我很——”

她的语气一定以某种方式表达出了另外那个词，那个她已经无法再说的词。

“抱歉？”邓布利多问道，“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觉得抱歉呢？”

她要逼迫自己才能把话从喉咙里说出来。“你对哈利说过——他不该付钱——所以我不该——做麦格教授让我做的事，我不该触碰他的魔杖——”

“我亲爱的，”邓布利多说道，“如果你没有对波特家族宣誓效忠的话，

哈利就会独自去袭击阿兹卡班，而且很有可能会赢。那个男孩也许会小心地选择措词，可是我还从没见他撒过谎；而且大难不死的男孩拥有黑魔王永远不知道的力量。他真会设法摧毁阿兹卡班的，哪怕以生命作为代价。”老巫师的声音更轻柔，更和蔼了，“不，赫敏，你根本不必责怪自己。”

“我原本可以叫他不要那么做。”

邓布利多的眼睛微微闪亮了一下，随即又被疲倦淹没了。“真的吗，格兰杰小姐？也许你应该接替我的校长位置，因为我对顽固的孩子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哈利承诺过——”她的声音顿住了。要说出这可怕的真相，非常艰难。“哈利·波特承诺过我——如果我不同意——他就决不可以帮助我。”

一个停顿。赫敏意识到，在邓布利多叫醒她以后，病房远处的噪音就消失了，之前麦格教授在的时候原本是有的。从她躺在床上的地方只能看到天花板和一面墙上的窗户顶端，但是在她的视野里，所有东西的位置都没有变过，如果周围有声音的话，反正她是听不见。

“啊。”邓布利多说道。年老的巫师深深叹了口气。“这么说来，那个男孩确实有可能会遵守承诺。”

“我应该——我本该——”

“自愿去阿兹卡班？”邓布利多说道，“格兰杰小姐，这已经超过了我对任何人可能作出的要求。”

“但是——”赫敏吞咽了一下。她无法不注意到其中的漏洞，所有想要走进拉文克劳宿舍的画像门的人都会迅速学到注意精确的措词。“但是没有超过你对自己的要求。”

“赫敏——”年老的巫师开始说道。

“为什么？”赫敏说道，她的声音似乎不受大脑控制了，“为什么我不能勇敢一些？我曾经愿意跑到摄魂怪面前——为了哈利——我是说，以前，在

一月的时候——那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为什么被送去阿兹卡班的想法让她完全崩溃了，为什么她完全忘记了好人该做的事——

“我亲爱的女孩，”邓布利多说道，半月形眼镜后面的那双蓝眼睛显示出他完全理解她的负疚，“我在霍格沃茨一年级的時候也不会比你做得更好。就像你对别人慈悲一样，请你对自己也慈悲一些吧。”

“所以我确实做错了。”不知什么缘故她需要这样说，需要别人这么告诉她，即使她已经知道了。

一个停顿。

“听我说，年轻的拉文克劳，”年老的巫师说道，“好好听我说，因为我要告诉你一个真相。大多数做坏事的人都不认为他们是坏人；真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看成故事里的英雄。我曾经以为，世上最大的罪行是以更伟大的利益为名犯下的。我错了。大错特错。世上有一种邪恶知道自己是邪恶的，并且全心全力地憎恨美德。它渴望毁坏一切美好的东西。”

赫敏在床上打了个寒战，不知什么缘故，当邓布利多这么说的時候，这一切显得非常真实。

年老的巫师继续说道，“你是世上美好的东西之一，赫敏·格兰杰，所以那邪恶也憎恨你。如果你在这场审判中保持坚强的话，它就会更凶狠地打击你，越来越狠，直到把你粉碎为止。不要以为英雄是坚不可摧的！我们只是比较不容易破碎而已，赫敏。”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老巫师的眼神变得如此严峻，“当你已经接连很多个小时精疲力尽，当痛苦和死亡不是暂时的恐惧而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做英雄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如果我必须说出真相——那么是的，在今天，我在面对阿兹卡班的時候不会动摇了。但是当我在霍格沃茨一年级的時候——我会从摄魂怪面前转身逃走，而不是像你那样勇敢面对，因为我父亲死在阿兹卡班，我怕它们。记住这一点！那邪恶对你的攻击足以打垮任何人，也包括我。只有哈利·波特拥有直面那种恐怖的能力，当他的力量完全长成的時候。”

赫敏的脖子抬不动了，没办法继续看着这位年老的巫师；她把头往后靠回了枕头上，瞪着天花板，试图理解刚才的话。

“为什么？”她的声音又颤抖了，“为什么会有人这样邪恶？我不懂。”

“我也疑惑过，”邓布利多的声音里有一种深沉的悲伤，“我疑惑了三十年，可是我仍然无法理解。你和我永远都不可能理解，赫敏·格兰杰。但是至少现在我知道了，如果我们能和真正的邪恶对话，问它为什么选择邪恶的话，它会如何回答。它会说，为什么不呢？”

她的心里短暂地涌起了一股愤慨。“绝对有一百万个理由不能这么做！”

“说得对，”邓布利多说道，“一百万个理由，而且还不止。你和我，我们永远都会知道这些理由。如果你坚持要这么说的话——那么没错，赫敏，今天的审判把你打碎了。但是在破碎以后去做什么——那也是身为英雄的一部分。而你是一个英雄，赫敏·格兰杰，永远都会是。”

她再次抬起头，瞪着他。

年老的巫师从她的床边站起来。他的银胡子低了下去，邓布利多庄重地向她鞠了一躬，离开了。

她继续看着年老的巫师离开的地方。

这原本应该对她有些意义的，应该让她感动的。原本应该让她觉得好过一些，之前那么不情愿的邓布利多，终于承认了她是一个英雄。

但她毫无感觉。

赫敏让她的头落回床上，这时庞弗雷夫人来了，让她喝了一样东西，像辣椒的余味一样烧灼着她的嘴唇，闻起来还要更辣，说不出是什么味道。这对她毫无意义。她继续瞪着远处上方的石头天花板。

米勒娃等在通往霍格沃茨病房的双开门边，尽量控制自己不要偷看，当

她还在霍格沃茨上学的时候，一直认为这扇门是“凶兆之门”，她现在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当时的心情。这里传出过太多坏消息——

阿不思出来了。年老的巫师在走出病房的时候没有停下来，只是继续向弗立维教授的办公室的方向走去；米勒娃跟在他的后面。

麦格教授清了清喉咙。“完成了吗，阿不思？”

年老的巫师点点头，表示肯定。“如果有人对她施展恶意的魔法，或者有任何灵魂碰触到她的话，我就会知道，然后马上赶到。”

“我在变形术下课以后和波特先生谈过了，”麦格教授说道，“他认为格兰杰小姐从现在起应该转到布斯巴顿就读，而不是留在霍格沃茨。”

年老的巫师摇了摇头。“不行。如果伏地魔真想攻击格兰杰小姐的话——他的决心是难以估量的。他的仆人正在回归，他不可能只凭一个人救出贝拉特里克斯。在他的恶意之下，连阿兹卡班都不安全，而布斯巴顿——不行，米勒娃。我不认为伏地魔能够经常这样附身到别人身上，或者对更强的目标下手，不然今年发生的事就会大不相同了。而且哈利·波特在这里，无论伏地魔是不是承认，这都是他必须害怕的对手。而且我已经开始监护她，格兰杰小姐在霍格沃茨会比在别的地方安全。”

“波特先生似乎怀疑这一点。”米勒娃说道。她无法掩饰声音里的不满；她心里的一部分相当强烈地同意他的观点。“他似乎认为，从常识来看，格兰杰小姐可以到任何其他地方上学，就是不能留在霍格沃茨。”

年老的巫师叹了口气。“我恐怕这孩子和麻瓜在一起太久了。他们总在设法寻求安全；他们总是幻想安全是可以寻到的。如果格兰杰小姐在我们的堡垒中心都不安全的话，她离开这里也不会更安全。”

“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麦格教授说道。当她浏览办公桌上的文件的时候，那几乎是她看到的第一封信；最精致的羊皮信封，用银绿色的蜡封了口，上面印着一条蛇，竖起身子嘶嘶地对她示威。“我收到了马尔福阁下的猫头鹰送来的信，要求他的儿子从霍格沃茨退学。”

年老的巫师点点头，不过没有停下脚步。“哈利知道了吗？”

“是的。”她想起哈利当时的表情，声音颤抖了一下，“下课以后，波特先生称赞了马尔福阁下出色的判断力，说他会给隆巴顿女士写信，建议让她的孙子也转学，以防他成为下一个目标。如果隆巴顿先生的监护人粗心大意，仍然把他留在霍格沃茨的话，波特先生要求发给他一个时间转换器，一件隐身衣，一把扫帚，和一个能装下这些物品的莫克袋；还有一个藏有门钥匙的趾戒，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把他传送到安全的地方，以防有人绑架隆巴顿先生，把他带到霍格沃茨的监护系统之外去。我对波特先生说，我不认为魔法部会同意这样使用时间转换器；他说不必告诉他们。如果格兰杰小姐留下来的话，我估计他会要求给她同样的装备。波特先生本人想要一把能骑乘三人的扫帚，放在莫克袋里。”她对于这一系列的预防措施并没有特别钦佩。她的确为其中的机智感到动容，但是还不到钦佩的程度；她毕竟是变形术大师。但是哈利·波特如今认为霍格沃茨的危险性堪比法术研究，这还是令她感到一阵阵的不安。

“神秘事务司不容轻易挑衅，”阿不思说道，“至于其他——”年老的巫师似乎微微地佝偻了一些，“我们不如满足这个男孩的要求。我会把纳威也监护起来，同时给奥古斯塔写信，建议让他在放假的时候留在学校。”

“最后，”她说道，“波特先生说——这是他的原话，阿不思——无论校长在这里保管了什么吸引黑巫师的东西，他必须把它转移出这所学校，马上。”这次她再也无法控制声音里的火药味了。

“这些我都对勒梅说过，”阿不思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痛苦，“但是勒梅大师说——连他都无法保证魔法石的安全了——他相信无论它藏在什么地方，伏地魔都有办法找到——除了霍格沃茨，他不同意把它存放在其他任何地方。米勒娃，我很抱歉，但是必须如此——必须！”

“好吧，”麦格教授说道，“但是我个人认为波特先生说的每一点都是对的。”

年老的巫师瞥了她一眼，他的声音在说话的时候哽住了，“米勒娃，你认识我很久了，没有任何还活着的人比你更了解我——请你告诉我，我是否已

经被黑暗吞噬了？”

“什么？”麦格教授真正吃了一惊，然后，“哦，阿不思，当然没有！”

年老的巫师紧紧地抿了抿嘴，才开始说话。“为了更伟大的利益。我为了更伟大的利益，牺牲了那么多人。今天，我差点为了更伟大的利益把赫敏·格兰杰送进了阿兹卡班。而且我发现自己——今天，我发现自己——开始痛恨已经不属于我的纯真——”年老的巫师的声音顿住了。“以正义之名犯下的罪行。以罪恶之名犯下的罪行。到底那一种更糟？”

“别傻了，阿不思。”

年老的巫师再次瞥了她一眼，随后又把目光转移到他们面前的路上。“告诉我，米勒娃——你在教格兰杰小姐向波特家族宣誓效忠之前，有没有停下来考虑一下后果？”

当她明白自己做了什么的时候，她情不自禁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所以你没有。”阿不思的眼里露出悲哀的神情，“不，米勒娃，你绝对不要道歉。这是对的。在看到我今天的行为以后——如果现在你的忠诚对象首先是哈利·波特，而不是我的话，那是天经地义的。”她张开嘴想要抗议，可是阿不思抢先往下说道，“真的——真的——这是必要的，而且是绝对必须的，假如哈利在取得力量之前必须打败的黑魔王其实并不是伏地魔——”

“不要又来了！”米勒娃说道，“阿不思，把哈利标记为其同等的是神秘人，而不是你。那个预言不可能是在说你！”

年老的巫师点了点头，但是他的眼睛仍在出神，只盯着前面的道路。

位于魔法法律执行司正中的拘留室装修得相当豪华；它主要反映的是成年巫师习以为常的标准，倒不是对犯人有什么特别的优待。这里的椅子可以自动放倒，自动摇晃，柔软华美的椅垫还有自动加热的功能。有一个书架，上面放着一些从折价桶里随便搜来的书，以及整整一层古旧的杂志，其中有一本是

1883年出版的。至于洗手间的待遇，嗯，那倒不能说很奢侈，但是有一个魔咒可以让这部分功能暂停一下；你不能走到执勤的傲罗看不见的地方。但是除此以外，这是一个相当舒服的囚室。霍格沃茨的防御术教授被拘留了，但是并没有被逮捕，甚至没有受到威胁。没有起诉他的证据……除了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可怕罪行，而根据以往的规律，霍格沃茨的现任防御术教授以某种方式卷入其中的赔率是5:1。而且还必须加上一个事实，魔法法律执行司甚至没人知道防御术教授到底是谁，这个男人在被问到真实身份的时候只是以字面意义上的打喷嚏作为回答。啊，不，他们还不准备把所谓的‘奎里纳斯·奇洛’放回霍格沃茨。

为了强调，让我们重复一遍：

防御术教授。

被拘留了。

在一间拘留室里。

防御术教授盯着看守他的傲罗，在哼歌。

防御术教授自从进了这间囚室以后就没说过一句话。他只是在哼歌。

哼歌是以一首简单的儿童摇篮曲开始的，在麻瓜英国，这首歌的开头是，摇啊摇，晚安……¹

这个曲子被毫无变化，反反复复地哼了七分钟，用来建立基本的模式。

然后旋律开始变化了。有的乐句哼得太慢了，中间加了长长的停顿，让听的人无可奈何地等等，等着下一个音符，下一个乐句。然后，等到下一个乐句终于出现的时候，却是走调的，难以想象的可怕的走调，不只和前一个乐句的调子不同，唱出来的音高和任何调子都搭不上。你只能认为这个人曾经特意花了很多个小时练习这么哼歌，才能达到如此完美的离谱。

这种哼歌和音乐的对比就像摄魂怪毫无生气的可怕声音和人类说话声的

¹ 摇啊摇，晚安：是《勃拉姆斯摇篮曲》的第一句：http://en.wikipedia.org/wiki/Brahms'_Lullaby

对比。

无视这种极度可怕的哼歌是**不可能**的。它听起来很像一首熟悉的摇篮曲，却会不可预知地跑到别的地方去。它让你有所期待，然后故意违背这些期待，一直没有任何固定的模式能让这样的哼歌融到背景里去。聆听者的大脑无法让自己不去盼望这些反音乐的乐句赶快结束，也无法让自己不去注意那些出乎意料的变化。

这种哼歌模式之所以存在，只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它是某个不可言说的残酷天才精心设计的，他有天醒来以后觉得无聊了，觉得普通的酷刑都没有意思，于是决定给自己一个挑战，看看能不能**只通过哼歌**就让别人疯掉。

傲罗听这个可怕到无法想象的调子已经听了四个小时了，同时还有一个巨大的，寒冷的，致命的存在紧紧盯着他，无论是正眼看它，还是让它落在视线的余光之内，感觉都同样糟糕——

哼歌停止了。

等待的时间很长。足以让人心里燃起虚幻的希望，又被过去失望的回忆压下。然后，当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个希望又无法抗拒地升了起来——

哼歌又开始了。

傲罗崩溃了。

傲罗从腰带里取出一面镜子，在上面点了一下，说道，“这里是初级傲罗亚杰·艾图尼，三号拘留室，呼叫代号 RJ-L20。”

“代号 RJ-L20？”镜子惊奇地说道。传来一阵翻书声，然后，“你要求换岗，因为有个犯人对你展开了心理战，而且成功了？”

（阿米莉亚·博恩斯确实相当聪明。）

“犯人对你说什么了？”镜子说道。

（RJ-L20 的程序**不包括**这个提问，遗憾的是，阿米莉亚·博恩斯忘了明

确规定负责调度的警官不该问这个问题。)

“他在——”傲罗说道，回头往囚室看了一眼。防御术教授靠在椅背上，看上去相当悠闲自在。“他一直瞪着我！而且在哼歌！”

一个停顿。

镜子再次说话了。“你为了这么点事呼叫 RJ-L20？你确定你不是在设法逃脱看守他的职责？”

(阿米莉亚·博恩斯周围的人都是白痴。)

“你不明白！”艾图尼傲罗嚷道，“是非常可怕的那种哼歌！”

镜子里传来背景里的模糊的笑声，似乎有不止一个人在笑。然后说话声又开始了。“艾图尼先生，如果你不想被降到初级傲罗乙等的话，我建议你忍一忍，回去干活——”

“取消命令。”一个干净利落的声音说道，因为和镜子的距离关系，听起来有点遥远。

(这就是为什么阿米莉亚·博恩斯常常坐在魔法法律执行司的调度中心，处理魔法部需要的文件。)

“艾图尼傲罗，”干净利落的声音说道，似乎在向镜子走来，“我们马上来替换你。本·古铁雷斯傲罗，RJ-L20 的程序没有让你询问原因。程序让你替换呼叫你的傲罗。如果我发现有傲罗滥用这条规则的话，我会修改程序，防止滥用的情况——”镜子里的声音忽然中断了。

傲罗转过身，用胜利的眼光看着靠在软椅上的霍格沃茨现任防御术教授。

这个男人在进入拘留室以后第一次说话了。

“再见，艾图尼先生。”防御术教授说道。

几分钟以后，拘留室的门打开了，一个头发灰白的女人，穿着染成猩红

色的傲罗制服，上面没有任何军衔的标志或者装饰，左边的胳膊下面夹着一个黑色的真皮文件夹。“你可以走了。”年老的女人突兀地说道。

艾图尼傲罗耽搁了一会儿，想要解释刚才发生的事，却被一个点头和用手指着门外的简单动作打断了。

“晚上好，司长女士。”防御术教授说道。

阿米莉亚·博恩斯没有回应这句话，而是毫不客气地在空出来的椅子上坐下了。年老的女巫打开黑色的文件夹，视线落在了里面的羊皮纸上。“霍格沃茨现任防御术教授身份的可能线索，罗巴兹傲罗编辑。”她把封面的羊皮纸翻过来，放到一边，“据防御术教授本人声称，他被分到了斯莱特林。家人被伏地魔杀死了。曾在麻瓜亚洲的一个武术中心学习，这个武术中心后来被伏地魔毁掉了。经国际魔法协作司确认，这就是1969年的奥尼事件²。”她又翻过一页，“并且，防御术教授在去年圣诞节前对学生发表了一场极为煽动人心的演说，谴责上一代人在对抗食死徒时的分裂态度。”年老的女巫从真皮文件夹抬起视线，“隆巴顿女士对这篇演说非常赞赏，坚持要我读完整个演说稿。里面的论点让我感到熟悉，但是在那时我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不过，当然，那时我以为你已经死了。”

魔法英国的总执长官隔着用魔咒强化过的玻璃，锐利地凝视着霍格沃茨的现役防御术教授。拘留室里的男人安详地回应着她的凝视，一点也没有慌乱的样子。

“我不点名，”年老的女巫说道，“但是我会讲一个故事，看看是不是很熟悉。”阿米莉亚·博恩斯低头翻到羊皮纸的下一页，“1927年生，1938年进入霍格沃茨，分到斯莱特林学院，1945年毕业。在毕业的时候出国旅行，然后在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时候失踪了。直到1970年都被认为已经死亡，在那一年忽然回到了魔法英国，从未解释在失踪的二十五年间去了哪里。他仍然和自己的家庭和都很疏远，孤身一人居住。1971年，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在斜角巷企图绑架魔法部长的女儿，被他击退了；他用死咒杀死了和她同伙的三个食死徒当中的两人。后面的故事整个英国都知道了；还要我继续说吗？”

2 奥尼事件：奥尼在日文里是鬼的意思，应该是麻瓜对这个事件的理解。

年老的女巫再次从她的文件夹上抬起视线，“好吧。威森加摩举行了一次审判，赦免了这个年轻人使用死咒的行为，其中不乏他的祖母，这个家族的女主人的努力。他和他的家庭和好了，他们安排了一场家庭聚会，欢迎他回来。聚会的主角到场的时候，发现他的整个家族都被食死徒杀死了，连家养小精灵都不例外；而他作为幼子一脉，成了一个最古老的家族的最后一名继承人。”

防御术教授对此毫无反应，只是眼睛半闭着，似乎感到很厌倦。

“这个年轻男人得到了他的家族在威森加摩的席位，变成了对抗神秘人的中坚力量。他曾多次带领部队，用非凡的力量和高明的策略和食死徒战斗。大家开始把他比作下一位邓布利多，认为他也许会在打败黑魔王后成为魔法部长。在 1973 年七月三日，他缺席了一次威森加摩的关键投票，之后就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我们以为他被神秘人杀死了。这对所有人都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从那天起，事态开始急剧恶化。”老女巫的目光里流露出疑问，“我曾经哀悼过你。发生了什么事？”

防御术教授的肩膀略微动了动，小小的耸肩动作。“你的假设真多，”防御术教授轻柔地说道，“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认为那个男人在多年前就死了。但是如果他无论如何还活着的话——那么他显然不希望这件事被公布出来，而且有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看起来，他曾经对你们有所帮助。”防御术教授的嘴唇弯出了一个愤世嫉俗的笑容。“但是我对于感激的稍纵即逝已经不再感到惊讶了。你们还要对他要求更多吗？”

年老的女巫向后靠回到傲罗监视椅上，看起来相当惊愕，甚至也许有些受伤。“不——”她在过了一會兒以后说道。她用手指敲了敲真皮文件夹；她看起来有点紧张，如果你相信阿米莉亚·博恩斯还可能会紧张的话。“但是你的家族——古老的家族已经不剩多少了——”

“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古老的家族剩下八个还是七个，一点也不重要。”

年老的女巫叹了口气。“邓布利多怎么看？”

拘留室里的男人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我是谁，而且承诺不去调查。”

年老的女巫抬起了眉毛。“那他是怎么向霍格沃茨的监测系统介绍你的呢？”

淡淡的笑容。“校长画了个圈，对霍格沃茨说，站在圈里的人就是防御术教授。说起这个——”他的声音更低，更单调了，“我在缺课，博恩斯司长。”

“你有的时候似乎会——**休息**，而且方式很特别。这也写在报告里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休息**的频率似乎越来越频繁。”年老的女巫再次用手指敲了敲真皮文件夹。“我不记得读到过这种症状，但是大家在听说这种事的时候，都会很自然地想象……和黑巫师的战斗，可怕的诅咒留下的后遗症……”

防御术教授仍然面无表情。

“你需要医者的帮助吗？”阿米莉亚·博恩斯问道。她的面具滑落了，眼里清楚地显露出痛苦的神色，“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我同意了在霍格沃茨教防御术，”囚室里的男人淡淡答道，“请你自己得出结论，女士。我在缺课，而现在已经不剩几堂课了。我希望回到霍格沃茨，马上。”

赫敏第三次醒过来的时候（其实她觉得只是闭了一下眼睛），太阳已经更加西斜，几乎完全下山了。她感到自己多了一点活力，同时很奇怪的，也更加精疲力尽了。这次是弗立维教授站在她的床边摇她的肩膀，身边漂浮着一个托盘，上面是冒着热气的美食。不知什么缘故，她以为哈利·波特会在她的床边，但是他不在。是她在做梦吗？她不记得做过梦。

原来（按照弗立维教授的说法）赫敏错过了大厅里的晚饭，所以被叫醒吃了饭。然后她就可以回到拉文克劳的宿舍去，到她自己的床上去睡觉。

她默默吃着。她的心里有一部分想问问弗立维教授，**他**是认为有人对她施展了虚假记忆术，还是她出于自己的意愿，试图谋杀德拉科·马尔福——

——就像她记得的那样——

——但是绝大部分的她害怕发现真相。哈利·波特和他的书会说，**害怕发现真相**是一个警报；可是她的大脑觉得很累，很受伤，而且她也没有力气去强迫它了。

当她和弗立维教授离开病房的时候，他们发现哈利·波特盘腿坐在门外，静静地读着一本心理学的书。

“我会带她回去，”大难不死的男孩说道，“麦格教授说没问题。”

弗立维教授似乎接受了，用严厉的目光看了两人一眼，离开了。她想不出那严厉的一瞥是什么意思，除非是别再谋杀其他学生了。

弗立维教授的脚步渐渐远去，他们两人单独站在病房的门外。

她望着大难不死的男孩的绿眼睛，凌乱的头发没有遮住前额的伤疤；她望着这个男孩的脸，是他毫不犹豫地拿出所有的钱，救了她。她的心里有很多情绪——内疚，羞耻，尴尬，也有别的——但是没有语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

“话说，”哈利突兀地说道，“我浏览了一遍我的心理学方面的书，看了看他们对于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是怎么说的。比较老的书认为你应该在事后马上和咨询师讨论你的经历。更新的研究说，他们做了实验，结果表明在事后马上讨论只会雪上加霜。³显然你应该接受你的大脑的自然反应，压下这些回忆，暂时不要去想。”

这太像她和哈利平常说话的语气，太正常了，以至于她的喉咙忽然感到一阵灼痛。

我们不必讨论这件事。哈利刚才的话多多少少是这个意思。感觉像在作弊，也许甚至像在撒谎。没有任何事是正常的。所有的错误仍然是可怕的错误，所有没说的话仍然需要说出来……

3 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http://baike.baidu.com/view/1023908.htm>

“好。”赫敏说道，因为没有其他的话可以说，什么也没有。

“抱歉，你醒来的时候我不在旁边，”哈利说道，两人开始向前走，“庞弗雷夫人不让我进去，所以我就等在外面了。”他微微耸了耸肩，看起来有点难过，“我想我原本应该留下来公关，控制伤害范围的，但是……实话说我在那方面一直都不太擅长，我最后总会说出很伤人的话。”

“有多糟糕？”她以为她的声音会放低，会嘶哑，但是并没有。

“呃——”哈利明显地迟疑了一下，“你必须明白一件事，赫敏，今天早饭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为你说话，但是每个支持你的人都在——**编造事实**。是德拉科先想杀你的，诸如此类。这是格兰杰和马尔福的对决，大家是这么看的，就像一个跷跷板，把他那边按下来就意味着把你这边推上去。我对他们说你们很可能**都是无辜的**，都被修改了记忆，但是他们不听，两边的人都把我当成想要两头讨好的叛徒。后来大家听说德拉科在服用了吐真剂的情况下作证他在决斗之前确实是想帮助你——别那种表情啊，赫敏，你又没真的对他做什么。总之，目前大家的全部理解就是：支持马尔福的一派是对的，而支持格兰杰的一派错了。”哈利轻轻叹了口气，“我跟他们说，等真相大白的时候他们会很没面子……”

“有多糟糕？”她又问了一遍。这次她的声音真的变小了。

“你还记得阿希从众实验吗？”哈利说道，转过头严肃地看了她一眼。

她的大脑有几秒钟**没想起来**，这把她吓到了，但是随后她就想起来了。

在1951年，所罗门·阿希找来一些实验对象，把他们分别放进一队表面上和他们很相似，似乎也是实验对象的人当中，但是那些人实际上是实验者的同伴。实验者让屏幕显示一个标准线段X，以及其他三个线段A、B和C。实验者的问题是，X的长度和哪条线段相同。正确的答案明显是C。而那些其他的“实验对象”，也就是试验者的同伴，会一个接一个地表示X的长度和B相等。真正的实验对象被安排在倒数第二个回答，好让他们不至于因为被安排在最后一个感到疑心。测试的目的是看看真正的实验对象会‘从众’地选择错误答案B，还是选择明显的正确答案C。

75% 的实验对象至少“从众”了一次。三分之一的实验对象在多数情况下都选择从众。有些人在事后表示他们确实认为 X 的长度和 B 相等。这还是在实验对象不认识同组伙伴的情况下。如果你把实验对象放在和他们背景相似的人当中，比如把一个坐轮椅的实验对象放在同样坐轮椅的人当中，从众效应会更加突出……

赫敏感到一阵反胃，她猜到了这件事的方向。“我记得。”她低语道。

“你知道，我给混沌军团的士兵做过反从众训练。我让每个士兵站在中间，说‘二加二等于四！’或者‘草是绿色的！’而混沌军团的所有其他人都叫他们白痴，或者对他们冷笑——艾伦·弗林特别擅长冷笑——或者只是莫名其妙地看看他们，然后走开。但是你必须记住，只有混沌军团的士兵做过这种训练。其他霍格沃茨的人连从众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哈利！”她的声音在发抖，“到底有多糟糕？”

哈利再次耸耸肩，看上去有些难过。“二年级和二年级以上的所有人，因为他们不认识你。所有的飞龙战士。当然了，还有所有的斯莱特林。嗯，我想还有魔法英国的其他大部分人。你要记得，卢修斯·马尔福控制着《预言家日报》。”

“所有人？”她悄声说道。她的四肢开始感到寒冷，好像刚刚从一个冷水游泳池里爬上来。

“大家真正相信的东西感觉不像信仰，而像这个世界的真正状态。你和我站在这个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私人的气泡里，在这里，赫敏·格兰杰被修改了记忆。在所有其他人的世界里，赫敏·格兰杰企图谋杀德拉科·马尔福。如果厄尼·麦克米兰——”

她连呼吸都停住了。麦克米兰上尉——

“——认为出于道德的考量，他不能再做你的朋友的话，那么，在他理解的范围内，在他以为的世界里，他做的是对的。”哈利的眼睛非常严肃，“赫敏，你告诉过我很多次，说我太瞧不起人了。但是如果我对他们期望太高——”

如果我期望大家能把事情弄对——那我真会痛恨他们的。把理想主义放在一边不谈，霍格沃茨的学生确实对于认知科学还不够了解，不能为他们自己的思想负责。他们是疯子，这不是他们的错。”哈利的声音出奇地温和，几乎像一个大人，“我知道这对于你会比对于我要困难。但是请记住，最后真正的坏人会落网，真相会水落石出，所有对他们的错误充满自信的人最终都会感到尴尬。”

“如果真正的坏人一直没有落网呢？”她用发抖的声音说道。

……或者如果真的是我呢？

“那你就离开霍格沃茨，到美国的塞勒姆女巫学院去。”

“离开霍格沃茨？”她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可能，除了作为一种终极的惩罚。

“我……赫敏，我想你也许无论如何都应该这么做。霍格沃茨不是一个城堡，是一个围墙里的疯人院。你确实有其他的选择。”

“我要……”她结结巴巴地说，“我需要……想一想……”

哈利点点头。“至少在校长今天晚饭的讲话以后，不会再有人对你施展恶咒了。哦，还有，罗恩·韦斯莱来找过我，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如果我比他先见到你的话，请我告诉你，他很抱歉之前曾经对你有过不好的想法，他今后再也不会说你的坏话了。”

“罗恩相信我是无辜的？”赫敏问道。

“呃……他倒不是认为你是无辜的……”

他们走进拉文克劳的公共休息室的时候，整个房间都静了下来。

瞪着他们。

瞪着她。

（她在做噩梦的时候曾经梦见过这种情形。）

接着，大家一个接一个地移开了目光。

佩内洛·克里瓦特，负责一年级学生的五年级级长，故意慢慢地移开了目光，把脸别到另一个方向去了。

苏·李，丽莎·图平和迈克尔·可纳一起坐在一张桌边，他们每个人都曾经向她问过作业，现在全部移开了目光，当她看向他们的时候，他们忽然显得很紧张。

一个名叫拉提莎·兰德尔的三年级女巫，S.P.H.E.W. 曾经两次把她从斯莱特林的恶霸手里救下来，她迅速地低头面向桌子，开始继续做作业。

曼迪·布罗克赫斯特移开了目光。

在那个时候，赫敏没有哭，但是那只是因为她预料到了，已经在脑海里把这一幕反复预演过了。至少大家没有对着她尖叫，没有推她，也没有对她施展恶咒。他们只是移开了目光——

赫敏直接走上楼梯，走向了一年级女生的宿舍。（她没有看见帕德玛·佩蒂尔和安东尼·戈德斯坦正看着她，只有他们俩转过了头，目送她离开。）在她身后，她听见哈利·波特用非常平静的语气说道，“我跟你们说，真相总会水落石出的。你们既然那么确信她有罪，我可不可以请你们在这张纸上签个字，说如果将来发现她是无辜的话，她可以对你们说‘早跟你们说过’，而且把这件事作为你们一辈子的把柄？都过来吧，一个一个的，别那么懦弱啊，如果你们真的确信的话，就不用害怕打这个赌——”

她上了一半楼才想到，宿舍里还会有别的女孩。

星星还没有完全出来，在天际紫红色的霞光中只能看见最明亮的一两颗，但是夕阳已经完全沉落了。

赫敏的双手紧紧攥着一个小阳台的粗糙的石头栏杆，她是从楼梯溜到这

儿来的，因为她意识到——

——她不能回去上床睡觉——

——“你再也不能回家了”之类的话在她的脑海里回响。⁴

她瞪着空荡荡的操场，正在消逝的斜阳，下方远处刚刚发芽的小草。

累，她好累，她现在无法思考，她需要睡眠。弗立维教授对她说，她需要睡眠，让她在晚饭的时候又喝了一剂魔药。也许魔法世界就是这样治疗无辜小女孩的可怕的心理创伤的，让她们在事后一直睡。

她本该回房睡觉的，但是她害怕去有人的地方。害怕他们看她的眼神，害怕他们移开目光。

思绪的断片互相追逐着，可是大脑已经太疲劳，无法深入思考或者把它们联系起来，渐渐地，夜幕完全降临了。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一个星期前一切都还好好的——

为什么——

从她的身后传来吱呀一声，门打开了。

她转头去看。

奇洛教授靠在她刚才经过的门口，霍格沃茨的火把从身后照亮了他的侧影，像用纸板剪出来的，贴在打开的门口。她看不见他的表情，尽管他身后的门是明亮的；他的眼睛，他的脸，所有她能看见的都藏在黑夜的阴影里。

霍格沃茨的防御术教授，所有嫌疑人中的第一名。在这一刻之前，她都

⁴ “你再也不能回家了”：出自托马斯·沃尔夫的同名小说：<http://baike.baidu.com/view/5256950.htm?fromTaglist>

没有意识到她**也**有一个嫌疑人名单。

男人站在门口，一语不发；她看不见她的眼睛。他到这里来干什么——

“你是来杀我的吗？”赫敏·格兰杰说道。

奇洛教授闻言歪了歪脑袋。

然后奇洛教授向她走来，黑暗的剪影刻意地慢慢抬起一只手，像是要把她推下拉文克劳的高塔——

“昏昏倒地！”

汹涌的肾上腺素淹没了一切，她不假思索地拔出魔杖，她的嘴唇自动说出了咒语，昏迷咒如火箭一般从她的魔杖中迸出，然后——

——奇洛教授抬起手，火箭的速度**放慢了，停下了**，在空中挣扎着，好像还在努力向前飞，发出了轻微的嘶嘶声。

红色的亮光第一次照亮了奇洛教授的脸，显出一个奇怪的喜爱的微笑。

“这还差不多，”奇洛教授说道，“格兰杰小姐，你仍然是我的防御术学生。就这一点而论，如果你认为我是一个威胁的话，我不希望你只是悲伤地看着我，问我不是来杀你的。扣你两个奇洛点。”

她哑口无言。

防御术教授的手指随意一弹，把停在空中的昏迷咒火箭弹飞了，恶咒从她的头上飞过去，混入了远处的茫茫夜色，他们又站在了黑暗里。然后奇洛教授从门口走出来，门在他身后关上了；轻柔的白色光辉在他们周围亮起，她再次看见了的脸，那张脸上仍然带着奇怪的喜爱的笑容。

“你——你在这里做什么？”

奇洛教授向前走了几步，走到阳台的高处，把胳膊撑在石头上，紧紧地靠在上面，抬头望着外面的夜色。

“我在被傲罗释放，向校长报到以后，马上就赶到这里来了，”奇洛教授用安静的声音说道，“因为我是你的老师，你是我的学生，我对你负有责任。”

这时，赫敏明白了；她想起了奇洛教授在今年的第二堂防御课对哈利说过的话，教他控制怒气。她感到一阵羞耻的感觉直冲胸口。过了一会儿以后，她对这件事的认识终于胜过了耻辱，她强迫自己说道——

“我——”赫敏说道，“哈利认为——认为我没有——发怒，我是说——”

“我听说了。”奇洛教授用不冷不热的语气说道。他摇了摇头，似乎在对星星说话。“那个男孩很幸运，我对他的自毁倾向已经从恼怒转成了纯粹的好奇，只想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但是我同意波特先生对于事实的判断。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谋杀，躲过了霍格沃茨的监测系统和校长警觉的眼睛。在如此深思熟虑的谋杀中，自然会有无辜的人被放到替罪羊的位置。”一个短暂的扭曲微笑掠过了防御术教授的嘴唇，可是他没有看着她，“至于这是你本人所为的理论——我自认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老师，但是连我也没办法把如此残忍的杀意教给像赫敏·格兰杰这样顽固不化和缺乏天分的学生。”

她的大脑有一部分愤慨地说道什么？但是程度远远不够，无法到达她的嘴唇。

“不是的……”奇洛教授说道，“这不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你完全不掩饰对我的厌恶，格兰杰小姐。我要感谢你的坦率，因为我宁可要真实的憎恨，也不要虚假的爱。但是你仍然是我的学生，而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如果你愿意听的话。”

赫敏看着他，仍然在和残余的肾上腺素搏斗。防御术教授似乎只是仰面望着夜空，上面的星星正在渐渐变得清晰可见。

“从前，我原本要做一个英雄。”奇洛教授说道，仍然仰望着夜空。“你能相信吗，格兰杰小姐？”

“不能。”

“再次谢谢你，格兰杰小姐。但是无论如何，那是事实。在很久以前，在你和哈利·波特还没有生下来以前，曾经有一个男人被誉为救世主。命中注定的继承人，就像在故事里那些一眼就能认出来的主角一样，挥舞着正义和复仇这对双生的魔杖，对抗着可怕的敌人。”奇洛教授冷冷地轻笑了一声，仰望着重空。“你知道吗，格兰杰小姐，那时我自以为已经相当愤世嫉俗了，但是……好吧。”

在寒冷和夜色中，沉默在延长。

“实话说，”奇洛教授仰望着星星说道，“我至今都无法理解。他们应该知道自己的性命都维系在这个男人的成功上。可是他们好像在想方设法给他的生活增添不愉快。在他的路上设置各种可能的障碍。我并不天真，格兰杰小姐，我没有期望当权派马上和我站到一条战线上——除非他们能够从中获得利益。但是他们的权力同样受到了威胁；所以我非常震惊，他们居然那样心安理得地退缩，把所有责任的重担都加在这个男人肩上。他们嘲笑他的表现，在私底下议论如果换了他们会怎样做得更好，但是又不愿意屈尊动手。”奇洛教授摇了摇头，似乎在沉思，“然而最奇怪的是——那个黑巫师，这个男人的可怕的敌人——噢，为他服务的人倒是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完成他的任务。那个黑巫师对他的追随者越来越残忍，而他们却越发追随他。人们为了争夺替他服务的机会而互相争斗，而那个维系了所有人的性命的男人，大家却随心所欲地给他的生活制造困难……我无法理解，格兰杰小姐。”奇洛教授的脸在向上看的时候，藏在了阴影里。“是不是因为，当这个人背上行动的诅咒的时候，其他人就被移除了行动的义务？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那些人都随心所欲地阻挠他和黑巫师的战争，即使那个黑巫师会把他们所有人变成奴隶？事实是，相信人会为自己的利益行动不是愤世嫉俗，而是最纯粹的理想主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达不到这么高的标准。所以，这个人后来意识到他如果独自和黑巫师战斗的话，其结果都比和这样的追随者一起战斗要强。”

“所以——”赫敏的声音在夜色里听起来很奇怪，“你离开了你的朋友，把他们留在安全的地方，独自去和那个黑巫师战斗？”

“啊，没有，”奇洛教授说道，“我不再试图当英雄了，改做了一些其

他比较愉快的事。”

“什么？”赫敏脱口而出，“那也太差劲了！”

防御术教授的头从夜空的方向转过来，低头看着她；借着走廊的灯光，她看见他在笑——或者至少有半张脸是笑着的。“格兰杰小姐，你是不是要告诉我，我是个差劲的人？好吧，也许我是的。但是那些从来没有试图去当英雄的人不是更差吗？如果我像他们一样，没有做过任何努力，你对我的评价会不会好一点呢？”

赫敏张开嘴，然后发现自己又一次哑口无言了。身为英雄却半途而废是不对的，你不能这么做，但是她也不想说不是英雄的人就毫无价值，那是奇洛的思路……

那个笑容，或者半个笑容，不见了。“不要发傻，”防御术教授静静地说，“以为把自己定位成女英雄以后，还能期待那些你保护过的人对你有任何长久的感激。就像你认为那个男人应该继续去做一个英雄，因为他半途而废骂他差劲，尽管其他的一千个人连手指都不曾动一动。和恶霸战斗是你的本分。那是你必须缴付的税款，他们会像王子一样接受你的进贡，还要冷笑着嫌你交迟了。我敢打赌，你已经看见了，当和你连在一起不再对他们有利的时候，他们对你的喜爱是如何像被风卷走的灰尘一样消失了……”

防御术教授慢慢地从阳台的栏杆上直起身来，几乎站直了，转身面对着她。

“但是你不必去做一个英雄，格兰杰小姐，”奇洛教授说道，“只要你愿意，你随时都可以放弃。”

这个想法……

……在最近的两天里确实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人要通过做正确的事，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邓布利多校长这么告诉过她。问题在于似乎有两种不同的正确的事。她的一部分认为，正确的事是继续做一个女英雄，留在霍格沃茨，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女英雄不会逃跑。

但是常识的声音说道，永远不应该让小孩子处于危险之中，那是大人的事情；这是告诫大家不要吃陌生人的糖果的每一张学校海报的声音。这也是正确的。

赫敏·格兰杰站在阳台上，看着奇洛教授的剪影和他身后渐渐出现的星星，感到无法理解；她无法理解防御术教授怎么能看着她，露出关心的表情；她无法理解防御术教授的声音里打动了她的痛苦；她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对她说这些话。

“你甚至都不喜欢我，教授。”赫敏说道。

奇洛教授的脸上掠过了一个淡淡的笑容。“我想，我是可以抱怨这件事浪费了我宝贵的时间，扰乱了我的防御术课程，我很生气。但是最重要的是，格兰杰小姐，你是我的学生，无论我以前从事过什么别的职业，我想我在霍格沃茨是一个好老师，不是吗？”奇洛教授的眼睛忽然显得非常疲倦，“那么，作为你的老师，我建议你考虑其他的职业选择。我不希望看见别人重蹈我的覆辙。”

赫敏咽了口水。奇洛教授的这一面是她从来没见过，甚至没有想象过的，这件事慢慢地侵蚀着她从前的偏见。

奇洛教授看了她一会儿，然后把目光移开了，继续仰头看着星星。当他再次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更安静了。“这里有人在谋害你，格兰杰小姐，而我不能像监测马尔福先生一样监测你。校长禁止我这么做，出于一些他声称是很好的理由。我知道，喜欢上霍格沃茨很容易；因为我也喜欢它。但是在法国，人们对古老家族的看法和英国不一样；而且我想布斯巴顿不会亏待你的。无论你对我还有什么其他的想象，我发誓，如果你让我把你安全地送到布斯巴顿的话，我会竭尽全力把你送到那里。”

“我不能就这样——”赫敏说道。

“不，你可以的，格兰杰小姐，”现在那双浅蓝色的眼睛在专注地看着她了，“无论我希望用你的人生去做什么，你都不可能在霍格沃茨做到，现在不可能

了。即使不提所有其他的威胁，这个地方对你来说也已经毁了。就让哈利·波特命令你去布斯巴顿，在那里过平静的生活吧。如果你留在这里，在英国的心目中和法律意义上，他就是你的主人！”

她甚至还没想到过这件事，这比起被摄魂怪吃掉似乎太微不足道了；在从前，这曾经对她很重要，但是现在只显得孩子气，不重要，毫无意义，那么为什么她的眼睛还要有灼痛的感觉呢？

“如果这也不能打动你的话，格兰杰小姐，请你也想一想，波特先生就在今天中午还威胁了卢修斯·马尔福，阿不思·邓布利多和整个威森加摩，就因为有人威胁把你从他身边夺走的时候，他无法理智地思考。你不害怕他下一步会做什么吗？”

有道理。很有道理。非常可怕地有道理。

过于有道理了——

她无法用言语描述，是什么让她想到了这件事，除非是防御术教授正在向她施加的巨大压力。

如果真是防御术教授一手策划了这一切——那么防御术教授的所有目的，不过是为了赶她走开，好让她无法扰乱他对哈利的图谋。

她不由自主地把重心移到了另一只脚上，让自己离防御术教授远一些

“所以你觉得是我干的？”奇洛教授说道。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一点难过，令她的心跳都几乎停止了。“我想我不该怪你。毕竟我是霍格沃茨的防御术教授。但是格兰杰小姐，即使假设我是你的敌人，常识仍然应该告诉你，越快远离我越好。你无法使用死咒，所以正确的应对方式是通过换影移形离开。如果能让事态明确一些的话，我不介意扮演一下你想象中的恶棍。离开霍格沃茨，把我留给有能力对付我的人。我会找信誉卓著的家庭负责把你送过去，如果你没有安全抵达的话，波特先生会知道责任在我。”

“我——”她感到寒冷，夜晚的空气让她的肌肤变得冰凉，或者也许是她的肌肤让夜晚的空气变凉了。“我需要想一想——”

奇洛教授摇了摇头。“不行，格兰杰小姐。我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准备你的行程，而我剩下的时间比你可能以为的少。这个决定对于你来说也许是痛苦的，但是不应该是模棱两可的；放在这个天平两边的东西很沉重，但是并不相等。我今晚就必须知道你是否准备离开。”

否则的话——

防御术教授是在故意警告她吗？她如果不逃，他就会再次攻击？

为什么这件事如此重要，奇洛教授到底想对哈利做什么？

赫敏·格兰杰，我会破例不像一个神秘的老巫师通常会做的那样隐晦，而是直白地告诉你，如果哈利·波特身边的事出了岔子的话，你无法想象事态会糟糕到什么地步。

这是世上最强大的巫师告诉她的，在他告诉她不放弃做哈利的朋友是多么重要的时候。

赫敏咽了一口口水，在一个魔法城堡的石头阳台上，在她站着的地方微微摇晃了一下。忽然间，整件事致命的荒唐似乎涌了上来，扼住了她的咽喉，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不该**处于危险之中，**不该**需要考虑这些事情，妈妈会叫她**快逃**，而爸爸哪怕只是得知她在面对这个问题恐怕都会心脏病发作。

这时她明白了，就像哈利和邓布利多警告过她的那样，她的所有关于女英雄的想法都是错的。事实上并没有英雄这回事，那只是故事里的概念。有的只是可怕的危险，被傲罗逮捕，关在监狱里，放在摄魂怪的旁边，痛苦，恐惧和——

“格兰杰小姐？”防御术教授催促道。

她什么也没说。所有的话语都堵在了喉头。

“我需要一个决定，格兰杰小姐。”

她的下颌紧闭着，一语不发。

最后防御术教授叹了口气。白色的光芒慢慢暗淡下去，他身后的门缓缓打开了，他再次变成了门口黑色的剪影。“晚安，格兰杰小姐。”他说道，转身走开了，走进了霍格沃茨。

又过了一会儿，她的呼吸才缓和下来。无论今晚发生了什么，感觉都不像一场胜利。在防御术教授的压力下，她竭尽全力地抵抗才没说出好的，而她现在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做对了。

当她再次走进灯光的时候(当疲倦战胜了一切,睡眠又成为可能),在门口,她觉得听见了身后的上方传来了一声遥远的凤鸣。

但那不是为她的，她知道，所以她开始上楼，走向宿舍。

其他的女孩应该已经睡着了，不会再盯着她看，或者移开目光了——

她感到眼泪开始滚落，这一次她没有试图忍住。

第八十五章 禁忌的取舍，余波 3，距离

通往拉文克劳顶端的楼梯漫长，缓慢而艰难。从里面看起来，楼梯似乎笔直向上，但是如果从外面看的话，你就会明白从逻辑上来说它一定是螺旋形的。这漫长的攀登是通往拉文克劳高塔顶端的唯一道路，没有任何捷径，必须一个石阶一个石阶地走上去；而哈利正抬起疲倦的腿向上攀登，一步步将这些石阶踏在脚下。

哈利送赫敏安全地回去睡了。

他在拉文克劳公共休息室多呆了一些时间，收集到几个签名，也许日后会对赫敏有所帮助。签名的学生不多；巫师没有受过麻瓜科学的训练，不知道奉行“要么拿行动来证明，要么闭上嘴巴”，“要么承担风险进行预测，要么就别假装相信自己的理论”这样的原则。大部分人甚至不明白，不敢签名保证如果他们错了，赫敏就可以把这件事作为他们一辈子的把柄，和在表面上坚信她有罪这两种态度之间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处。但是即使只是要求签名，在真相大白之后也是有用的，如果有谁再猜测赫敏有什么黑暗之处的话，这就足以作为证明。至少她不用经历两次这种事。

然后哈利赶快离开了公共休息室，因为要记住他推理出来的那些善良而宽容的情绪是越来越难了。有时候哈利觉得他人格中最深刻的分裂无关他的黑暗面，而是无私宽容的那个抽象推理的哈利和愤怒挫败的那个活在当下的哈利之间的对立。

拉文克劳高塔顶端的圆形平台并不是霍格沃茨最高的地方，但是拉文克劳高塔在城堡的主体之外，所以从天文塔顶端俯瞰的时候看不到这里。这是个安静的地方，适合思考，如果你有很多事需要思考的话。很少有其他学生会来这里——如果你需要的只是私人空间，还有其他更方便的选择。

霍格沃茨夜晚点燃的火炬在下面很远的地方。平台上几乎没有遮挡视线的东西；楼梯的尽头不是一扇门，而是地板上一个没有盖住的出口。在这里，

在这一刻，从地球上星星不可能更清晰了。

男孩在平台中心躺下来，把头枕在石板地上，毫不在意这也许会弄脏他的袍子；就这样，除了视野边缘依稀可见的雉堞和一弯新月之外，现实变成了漫天星光。

在深色天鹅绒般的天幕上，星光在闪烁，摇曳，又重新变亮，和平安夜里那种稳定耀目的光芒相比是一种不同的美。

哈利心不在焉地凝望着，想着其他事情。

你和伏地魔的战争在今天开始了……

这是邓布利多说的，在他把贝拉特里克斯从阿兹卡班救出来以后。那是一个错误警报，但是这个措辞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的感受。

两天前的夜晚，他的战争开始了，而哈利还不知道敌人是谁。

邓布利多认为是从死亡中复活的伏地魔，对上次打败他的男孩发动了首次攻击。

奇洛教授在德拉科身上施展了监测法术，因为他担心霍格沃茨的疯子校长试图害死卢修斯儿子，然后栽赃到哈利头上。

也许整件事都是奇洛教授设计的，而这就是为什么他知道到哪里去找德拉科。西弗勒斯·斯内普认为霍格沃茨的防御术教授是一位明显的嫌疑人，甚至是明显的唯一嫌疑人。

而西弗勒斯·斯内普本人也有可能是完全靠不住的。

有人对哈利发动了战争，他们第一次攻击目的在于同时除掉德拉科和赫敏，哈利只是勉强救下了赫敏。

你不能把它算成胜利。德拉科离开了霍格沃茨，尽管这和死亡不同，但是哈利不知道如何才能挽回，而且德拉科回来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很难说。魔法英国现在认为赫敏是杀人未遂的凶手，这也许会，也许不会令她做出理智

的选择，离开这里。哈利牺牲了所有财产来挽回损失，而这张牌只能打一次。

某种未知的力量攻击了他，尽管被挡开了一部分，仍然给了他**极为沉重**的打击。

至少他的黑暗面没有为营救赫敏索取任何酬劳。也许是因为他的黑暗面并不像赫奇帕奇那样，是一个想象出来的声音；哈利或许可以**想象**他的赫奇帕奇的部分向他索取这样那样的东西，但是他的黑暗面不是这样的。他的“黑暗面”，据哈利所知而言，是哈利有时候**身处**的一种状态。在目前，哈利并不愤怒；问“黑暗的哈利”想要什么就像一个无人接听电话。这个想法甚至有点奇怪：你能欠自己的某种状态一个人情吗？

哈利仰望着满天繁星，人的大脑会情不自禁地把这些散落的闪烁光芒映射成想象中的星座。

还有哈利发下的誓言。

德拉科会帮助哈利改造斯莱特林学院。而哈利要根据他作为理性主义者的最佳判断，将杀死了纳西莎·马尔福的凶手当作敌人。如果纳西莎从来没有做过坏事，如果她确实是被活活烧死的，如果凶手没有受骗——这是哈利记得的所有条件了。他也许本该把这些条件记下来，或者更好的选择是，最初就不要在这么容易出岔子的情况下做出承诺。

对于那些愿意找借口推诿的人，说得过去的推诿还是有的。邓布利多并没有供认。他没有直接跳出来说是他干的。一个事实上有罪的邓布利多可能会有合理的理由这么做。但是如果纳西莎是别人烧死的，而邓布利多只是承担了杀人的名声的话，你**也会**看到同样的情况。

哈利摇摇头，在石板地上压扁了一边的头发，接着是另一边。还有一种最终的摆脱方法，德拉科仍然可以随时解除这个誓言对他的约束。他至少可以在他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把整个情况向德拉科解释一下，和他谈谈各种可能的选择。德拉科解除这个约束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在目前，诚实地谈一谈这种可能已经令他坚持遵守誓言的那个部分得到了满足。即使这只代表着拖延，

也好过把一个好人当作敌人。

但是邓布利多**是**好人吗？赫奇帕奇的声音问道。如果邓布利多把人活活烧死——问题的重点难道不是好人可能杀人，但是决不会把人折磨至死吗？

也许他立刻就把她杀死了，他心里的斯莱特林说道，然后对卢修斯撒谎，说她是被活活烧死的。但是……如果食死徒有**任何**可能用魔法查证纳西莎的死因……如果撒谎被抓住会令正义一方的家庭遭到危险……

当心，我们在机智地找借口呢，格兰芬多警告道。

你必须预见到别人对你的态度和你的名声有关，赫奇帕奇说道。如果你认为有充分的理由活活烧死一个女人，一个可以预见的副作用就是好人认为你已经踏过了底线，必须制止。邓布利多应该想到这一点。他没资格抱怨。

或者也许他会期待我们聪明些，斯莱特林说道。从我们现在所知的来看——无论整件事的具体细节如何——我们真的能相信邓布利多是极其可怕的人，应该成为我们的敌人吗？就因为在一场血腥可怕的战争中，邓布利多活活烧死了一个敌方的平民？只有在漫画的标准里这才是邪恶的，在真实的历史里根本不能算。

哈利抬眼望着夜空，回想历史。

在现实生活中，在真实的战争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有一次摧毁纳粹核武器计划的行动。在数年前，利奥·西拉德¹，第一位意识到裂变链式反应的可能性的科学家，说服了费米²不要发表他的发现：经过提纯的石墨是廉价有效的中子减速剂。费米原本想发表，因为这是伟大的国际科学研究，是凌驾于爱国主义之上的。但是西拉德说服了拉比³，而费米遵从了他们三人研究小组的多数票。就这样，直到数年之后，

1 利奥·西拉德：<http://baike.baidu.com/view/667872.htm>

2 恩利克·费米：<http://baike.baidu.com/view/53489.htm>

3 伊西多·艾萨克·拉比：<http://baike.baidu.com/view/4959880.htm>

纳粹所知的中子减速剂仍然只有氘。

处于纳粹控制之下的唯一氘的来源位于被攻占的挪威，纳粹通过施放炸弹和劫持人质占领了这个设施，造成了共计二十四名平民的死亡。

纳粹试图用一艘名为 **SF 水渡** 的民用挪威渡船将提纯过的氘运往德国。⁴

克努特·郝凯利和他的助手们在潜入甲板进行破坏的时候被这艘平民渡船上的守夜人发现了。郝凯利对守夜人说，他们正在逃避盖世太保的追杀，守夜人就把他们放走了。郝凯利考虑过要不要警告这个守夜人，但是这会让整个任务遭遇危险，因此郝凯利只是握了握他的手。这艘平民渡船在湖里最深的地方沉没了，造成了八个德国人，七个船员和三个平民的死亡。有些挪威的救援人员认为应该任那些德国士兵淹死，但是这种看法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所以德国的幸存者也得到了救援。这次行动终结了纳粹的核武器计划。

也就是说，克努特·郝凯利杀死了无辜的人。其中的一个——船上的守夜人——是个好人。出于善良，出于最高尚的道德准则，他冒着危险帮助了郝凯利，却因此被淹死了。之后，在历史冰冷的光芒下，纳粹离造出原子弹似乎一直差得很远。

哈利从来没有见过哪本书认为郝凯利做错了。

现实生活中的战争就是这样的。从总的损失和死亡的人来看，郝凯利的所作所为比邓布利多糟很多，无论邓布利多是否活活烧死了纳西莎·马尔福，或者故意向伏地魔泄露了预言，让他去攻击哈利的父母。

如果郝凯利是漫画里的超级英雄，他就会设法把所有的平民送下渡船，就会直接攻击德国士兵……

……而不是让任何无辜的人死去……

……然而克努特·郝凯利不是超级英雄。

阿不思·邓布利多也不是。

4 SF 水渡破坏行动：http://en.wikipedia.org/wiki/SF_Hydro

哈利闭上眼睛，狠狠咽了几次口水，压下了喉头忽然的哽咽。刹那间，一切都非常明显，虽然哈利在努力奉行启蒙运动的理想，但邓布利多才是真正经历过战争的人。如果你是个科学家，活在警察和战士为你创造的盔甲护身的肥皂泡当中，让你拥有质疑他们的奢侈，那么这样的非暴力理想主义不值一文。阿不思·邓布利多起初的理想主义并不逊于哈利，或许还要更强；而邓布利多也没有做到在不杀死敌人，也不牺牲朋友的情况下度过战争。

你真的比郝凯利和邓布利多强这么多吗，哈利·波特，以至于你能在战斗的时候不造成任何死亡？即使在漫画的世界，蝙蝠侠这样的超级英雄貌似成功，也不过是因为读者只在有名字的重要角色死亡时才会注意到，在小丑射死无名的路人以炫耀他的邪恶时是感觉不到的。⁵蝙蝠侠和小丑同样是凶手，因为他原本可以通过杀死小丑救下所有这些人命。这就是那个名叫阿拉斯托的人试图告诉邓布利多的事，而后来邓布利多后悔自己花了那么长时间才改变想法。你真的要试图跟随超级英雄的脚步，永不牺牲一个棋子，永不杀死一个敌人吗？

哈利疲倦地将思绪从这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中移开了一会儿，再次睁开眼睛凝视半球形的夜空，它不需要他去做任何决定。

在他的视野边缘是淡淡的白色新月，来自那里的光是 1.25 秒之前出发的，距离地球大约 375,000 公里，几乎同时。

夜空上方的侧面是北极星；这是哈利学会辨认的第一颗星星，可以沿着北斗七星的勺柄找到。它事实上是一个由五颗恒星组成的系统，中间有一颗特别亮的超巨星，距离地球 434 光年。这是哈利从父亲那里学到名字的第一颗‘星星’，很久以前了，哈利都猜不出来他那时几岁。

那朦胧的雾气是银河，由很多很多亿颗遥远的星星组成，看上去像是一条模糊的星河。这个星系的直径是 100,000 光年。如果哈利在初次得知的时候曾经感到惊奇的话，他那时还太小，已经记不起来了，虽然只是几年前而已。

5 蝙蝠侠和小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4%B8%91_\(%E6%BC%AB%E7%95%AB\)](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4%B8%91_(%E6%BC%AB%E7%95%AB))

仙女座的中心是仙女星，它其实是仙女星系。这是离银河系最近的星系，距离地球二百四十万光年，里面大约有一兆亿颗星星。

这样的数字会令‘无穷’相形见绌，因为‘无穷’是那么空洞无物。与计算二百四十万光年是多少米相比，想像星星离我们‘无穷远’反倒没那么吓人。二百四十万光年，乘以每年的三千一百万秒，乘以光子 300,000,000 米每秒的移动速度……

认为这样的距离也许并非不可逾越，是很奇怪的。但是宇宙里有魔法，有时间转换器和扫帚这样的东西。有没有巫师测量过门钥匙，或者凤凰的速度？

而且人类对魔法的理解离发现它的内在规律还差得很远。如果你真正理解的话，你能用魔法做到什么？

一年前，父亲应邀去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家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讲话，他带母亲和哈利一起去了。他们一起去参观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博物馆，因为，他们发现，在堪培拉基本上没什么其他事可做。那些玻璃展示柜里陈列着澳大利亚土著的投石器——看上去好像巨大的木头鞋拔，只是被精心打磨，雕琢和装饰过了。在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从亚洲迁移到澳洲四万年之后，仍然没有人发明弓箭。这会让你真正感受到**进步**这个概念是多么**不明显**。如果历史上所有的英雄故事都是关于伟大的战士和护卫者，而不是托马斯·爱迪生的话，你怎么可能认为**发明**很重要？谁在精心雕琢投石器的时候，能够猜到有一天人类会发明宇宙飞船，利用核能？

你是否有可能仰望天空，看着太阳耀眼的光芒，推测出宇宙拥有比区区火焰更强大的力量？你是否会意识到，只要基本的物理原理允许，有一天人类就能开发和太阳同样的能源？哪怕你无法想象如何通过投石器或者编织袋完成——无法通过在大草原上奔跑发现，也无法通过猎取动物得到——连在想象中都无法完成？

现代麻瓜还远远没有达到麻瓜物理学指出的极限。然而，就像采集和围猎部落里的原始人在概念上被投石器禁锢住了一样，大多数麻瓜生活在一个以汽车和电话的功能为极限的世界里。尽管麻瓜物理学明确地指出了分子纳米技

术，或者通过潘罗斯过程从黑洞中吸取能量的可能性⁶，大部分人仍在大脑里把它们和童话故事以及历史书归到了一类，距离他们的个人现实很远：在很久以前，很远的地方，如同亘古那样遥远。因此，巫师的世界在概念上受到局限也不足为奇——并非受到基本魔法原理的限制，那个甚至没人知道是什么——而是受到了已知的魔咒和法术的表面规则的限制。如果你观察一下当今魔法的使用情况，一旦你意识到自己看见的是什么，就不可能不联想到澳大利亚的国家博物馆。即使哈利最初的猜测是错的，无论如何还是难以想象，这个宇宙的基本法则包括一个特例，需要人类的嘴唇说出“羽加迪姆，勒维奥萨”。而通过如此粗浅的了解，魔法就能够做到麻瓜物理认为理应永不可能的事：时间转换器，用清水如泉无中生有地变出水。如果这个宇宙的法则允许十一岁的孩子用一根木棒打破麻瓜物理的几乎所有限制，那么我们最终可能发明什么？

正如一个以采集和打猎为生的人仰望太阳，猜测宇宙形成的方式一定会包括核能一样……

这会让你猜测，或许 20,000,000,000,000,000,000,000 米并非很远的距离。

当有足够的时间镇静下来，并且身处合适的环境的时候，他能比抽象推理的哈利再走远一步；这已经超越了抽象推理的哈利，也超越了活在当下的哈利。通过抬头望着星星，你可以试着想象人类遥远的子孙会如何看待你的两难处境——一亿年后，巨大的星系运动会令星星移动到完全不同的位置，每个星座都会分散开去。根据基本的概率学原理，如果你预先知道，在得到将来的证据后自己会给出什么答案，你就应该立刻选择这个答案。如果你知道你的目的地，你就已经到达了。同理可知——虽然这不是一个定理——如果你能猜到人类的子孙会如何看待一件事，你就应该把它当成你自己最合理的猜测。

如果从这个优越的视角来看，杀死三分之二的威森加摩成员就远不如几小时前那么吸引人了。即使你不得不这么做，即使你完全确信这对魔法英国来说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整个历史都会变得更糟……即使这是

6 潘罗斯过程，又称彭罗斯过程，可以从转动的黑洞中提取能量。详见：<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D%98%E7%BE%85%E6%96%AF%E9%81%8E%E7%A8%8B>

必须的，智慧生物的死亡仍是一个悲剧。地球上又一件令人悲伤的事；作为一切开端的最古老的地球，在很久以前，很远的地方，那如同亘古那样遥远。

他不像格林德沃。他已经没有任何人性了。你必须消灭。把你的怒火留给那个时候吧，只给那个时候——

哈利微微摇了摇头，令视野里的星星倾斜了一点。他躺在石板地上，向上，向外，向未来望去。即使邓布利多是对的，真正的敌人完全是疯狂而邪恶的……在一亿年后，那个被称为伏地魔的有机生命体和古老的地球上其余迷茫的孩子看起来恐怕不会有很大差别。无论伏地魔对自己做了什么，无论在区区人类的标准中，黑暗仪式是多么可怕地无可挽回，都不会是一亿年后的科技无法治愈的。杀死他——即使你为了营救其他生命不得不这么做——也只是会令将来的智慧生物感到难过的又一例死亡。在仰望星空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相信其他的答案？

哈利抬眼看着闪烁的永恒星光，猜测着人类子孙的子孙的子孙会如何看待邓布利多可能对纳西莎做过的事。

但是即使你设法从这个角度发问，问人类的后裔会怎么想，你仍然只能凭借自己而非他们的知识来得到答案。答案仍然来自于你的心，仍然可能是错的。如果你不知道 π 的第一百位是多少，就不会知道子孙的子孙的子孙会如何计算它，尽管这个事实本身是微不足道的。

慢慢地——他一直躺在那里，看着星星，超过了原先计划的时间——哈利从地上坐了起来。他双手撑地站起身来，走到拉文克劳顶端的石台边缘，浑身的肌肉都在抗议。围住高塔边缘的堆堞不是很高，并不安全。显然这些堆堞只是一个标记，并非护栏。哈利没有走到离边缘很近的地方；没必要冒险。他低头看着霍格沃茨的地面，不出所料地感到一阵眩晕，那种名为恐高症的双腿发软的症状。他的头脑似乎害怕了，因为下面的地面感觉太远了。很可能有整整五十米。

这件事的寓意似乎在于，事物必须迫近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你的大脑才能真正理解，从而够感受到恐惧。

如果不是近在眼前，迫在眉睫，触手可及，就在身边的话，很少有大会对任何事产生强烈的感觉……

从前，哈利曾经以为去阿兹卡班需要周密的计划，需要一个成人同谋的配合。门钥匙，扫帚，隐形魔咒。设法躲过傲罗的注意来到底层，让他走进那个监狱中心的深渊，死亡阴影所在的地方。

这就足以将这个计划搁置下来，放到将来，安全地远离当下。

直到今天他才意识到这很简单，只要找到福克斯，对凤凰说是时候就行了。

回忆再次涌了上来，哈利一直无法长久忘记的回忆。尽管脚下的石头并非光滑的金属，尽管身周全是月光皎洁的夜空，不知道为什么，想象自己被困在昏黄灯光下长长的金属走廊，仍然轻而易举。

这是一个静谧的夜晚，静到可以清晰地听见回忆的声音。

不，我不是故意的，请不要死！

不，我不是故意的，请不要死！

不要带走它，不要不要不要——

世界模糊了，哈利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如果那扇门的后面是赫敏——

如果赫敏被送到阿兹卡班，哈利会叫上凤凰，过去把所有的摄魂怪通通烧死，无论这有多疯狂，或者他这辈子还想做些别的什么。那只是——就是——就是这么回事。

而真正被锁在那扇门后的女人——世上难道没有某个人，在某个地方，

她对于他／她也是宝贵的吗？哈利的大脑之所以没有逼着自己无论如何都要去阿兹卡班救她，难道不是仅仅因为哈利的生活和她的距离吗？什么会令他无法坐视不理？他是否需要认识她的脸？知道她的名字？了解她喜欢的颜色？他不会无论如何必须去阿兹卡班营救特蕾西·戴维斯？他会不会无论如何必须去营救麦格教授？妈妈和爸爸——那是毫无疑问的。那个女人说她是一位母亲。有多少人渴望拥有毁灭阿兹卡班的力量？有多少阿兹卡班的囚徒每夜都在梦想奇迹般地获得营救？

一个也没有。这是个快乐的想法。

也许他确实应该去闯阿兹卡班。只要找到福克斯，告诉他是时候了就行。在心里想象他在扫帚上见过的摄魂怪深渊的中心，让凤凰带他过去。近距离施展真正的守护神咒，接下来会怎么样就让它去见鬼好了。

他只要去找福克斯就行了。

其实也许很简单，只要想着那团火焰，在心里召唤那只火鸟——

一颗星星在夜空里闪耀了一下。

哈利经过流星雨训练的眼睛条件反射地惊跳起来，他的另一部分在为这个天文现象仍在继续而感到惊讶；一颗暗星的光芒正在慢慢地越来越亮。有那么一刻，哈利吃惊地猜测着自己看见了什么，这不是流星，而是新星或者超新星——你能这样眼看着它们变亮吗？新星的第一阶段是这种橙黄色的光吗？

然后这颗新星再次移动了，而且似乎越来越大，越来越亮。忽然之间，它看起来更近了，不再遥远到距离已经失去意义。就像你以为是星星，其实是一架飞机，一个你能看见形状的发亮的东西……

……不，不是飞机……

明悟的感觉似乎是从哈利的胸口开始的，一波波的刺痛向外延伸开去，他开始冒汗。

……是一只鸟儿。

一声尖利的鸣叫划破了夜空，在霍格沃茨城堡的屋顶回荡。

渐渐靠近的生物在空中留下了一道火焰的轨迹，有力的翅膀上下扇动着，羽毛上落下了火花一般的金色火焰。它划了一个大弧飞了上来，在哈利身前的几步停住不动了；它身后的火焰黯淡了，但是这个生物并没有黯淡下去，还是那样明亮；仿佛有看不见的太阳照在它身上，照亮着它。

巨大的翅膀闪耀着落日般的红色，眼睛像炽烈的珍珠，燃烧着金色的火焰和决心。

凤凰的喙张开了，发出一声嘹亮的鸣叫，哈利明明白白地听懂了，仿佛那是人类的语言：

来吧！

男孩不由自主地从屋顶的边缘向后退去，眼睛仍然紧盯着凤凰，僵直的身体在发抖，双手握成了拳又松开；向后面退去，向远处退去。

凤凰再次发出了一声长鸣，一个迫切的，恳求的声音。这次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情感，是对于哈利对阿兹卡班的所有感受，所有对**行动**的渴望的共鸣。那种现在就**行动**，**马上行动**，不再拖延的不顾一切的渴望，都在这只鸟儿的鸣声中说出来了。

走吧。是时候了。这是哈利心底的声音，不是凤凰的话；它来自于内心深处，以至于没有单独的名字，比如‘格兰芬多’。

只要上前拉住凤凰的爪子，它就会带他去他需要去的地方，他一直认为自己该去的地方，下到阿兹卡班中心的深渊里去。哈利可以无比清晰地想象出这个场景，想象自己忽然露出快乐释然的微笑，抛开所有恐惧，**选择——**

“但是我——”哈利悄声说道，根本没注意自己在说什么。凤凰扇动着巨大的翅膀停在半空，哈利抬起发抖的手，拭去了眼里的眼泪，“但是我——我还有其他必须救的人，其他必须做的事——”

火鸟尖利地长鸣了一声，男孩畏缩了，仿佛被打了一拳。这不是命令，不是反对，而是**对事实的了解**——

被昏黄灯光照亮的走廊。

哈利的胸口在抽紧，他有一种马上**行动**，一了百了的冲动。他也许会死，但是如果没死的话，他就会再次感到**干净**。让他的原则不仅仅是不行动的借口。这是**他**的人生。只要他愿意，他想怎么用就可以怎么用。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去做……

……如果他不是一个好人。

男孩站在屋顶上，眼睛定定地凝视着那两点火光。他站在那里，为自己的决定痛苦挣扎着，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连星星都似乎移动了位置……

……不可……

……更改。

男孩瞥了一眼天上的星星；然后看着面前的凤凰。

“现在不行，”男孩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道，“现在还不行。我还有太多其他的事情要做。请你等等再来，等我找到其他能够施展真正的守护神咒的人——也许，等到六个月之后——”

默默无言地，一只火球包围了鸟儿的形体，白色和鲜红的火脉熊熊燃烧，哗剥作响，仿佛要将里面的东西燃烧殆尽；当火焰化为青烟时，凤凰消失了。

拉文克劳的高塔顶端一片寂静。男孩慢慢地将手从耳边放下来，抹去了脸颊上的泪水。

男孩慢慢地回转身——

然后惊叫起来，向后跳去，几乎掉下拉文克劳高塔；不过考虑到站在那

里的巫师是谁，即使发生这样的意外也不太可能造成什么后果。

“所以就是这样的了，”阿不思·邓布利多说道，几乎在悄声低语，“就是这样了。”福克斯站在他肩上，用难解的鸟类目光盯着另外那只凤凰曾经去过的地方。

“你在这里干什么？”

“啊？”老人站在屋顶平台的另一角说道，“当然是因为我感到这里有一只霍格沃茨不认识的生物，所以过来看看。”年老的巫师缓缓抬起发抖的手，取下半月形的眼镜，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和前额。“我不敢——不敢说话——我知道，我知道在所有的选择中，这个选择尤其必须由你自己决定——”

哈利的心里开始充满奇怪的不安，一直向上涌，就像胃里在犯恶心。

“一切都取决于这件事，”阿不思·邓布利多说道，仍然几乎在悄声低语，“这我是知道的。但是哪个选择会通向黑暗，我猜不到。至少这是你本人的选择。”

“我没有——”哈利说道，停住了。

一个可怕的假说，可能性在增加……

“凤凰会为那些愿意战斗的人前来，”年老的巫师说道，“会为那些哪怕付出生命也愿意有所行动的人前来。凤凰并不睿智，哈利，它们无法评判我们，除了见证我们的选择。当凤凰带我去和格林德沃战斗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会死。我不知道福克斯会延续我的生命，治愈我，站在我身边——”老巫师的声音发抖了一会儿，“它没有告诉我——你应该明白，哈利，为什么它永远不会说出来——如果对方知道，凤凰就无法判断了。但是对你，哈利，我现在可以说，因为凤凰只来一次。”

年老的巫师穿过拉文克劳高塔顶端的平台，走到那个男孩面前，而后者因为恍然大悟的恐怖动弹不得，恍然大悟和完全的恐怖。

在我和格林德沃的决斗中，我不可能获胜，只能一直和他战斗，直到他

力尽倒下为止；如果不是福克斯的话，我在决斗以后就会死——

哈利甚至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直到那声低语出口——

“所以我原本可以——”

“你可以吗？”老巫师反问道，声音比平时苍老得多，“这是凤凰第三次来找我的学生了。其中的一个把她的凤凰送走了，我想，她被随后的悲伤打垮了。上一个是你的小朋友拉文德·布朗的表哥，而他——”老巫师的声音嘶哑了，“他没能回来，可怜的约翰，也没有救出任何他想救的人。根据少数几个研究过凤凰的学者的说法，能从凤凰的使命中生还的人，四个里没有一个。即使你真的活下来——考虑到你将来必须过的生活，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考虑到你必须做出的选择，必须行走的道路——一直听着凤凰的呐喊——谁说这不会让你发疯？”老巫师再次举起袖子抹了抹脸，“在和伏地魔战斗的日子之前，福克斯的陪伴曾经给我更多快乐。”

男孩似乎没有在听，只是专注地盯着老巫师肩上金红色的鸟儿。“福克斯？”男孩用发抖的声音说道，“你为什么不看我，福克斯？”

福克斯好奇地探头看了看这个男孩，又转回去继续盯着他的主人。

“看见了吗？”年老的巫师说道，“他并不排斥你。福克斯现在对你也许不会像从前那样感兴趣了；而且他知道——”巫师自嘲地笑了笑，“——你对他的主人并非完全忠诚。但是任何能让凤凰前来的人——决不会是凤凰讨厌的人。”巫师的声音又转成了低语，“戈德里克·格兰芬多的肩上从来没有站过鸟儿。虽然连他的秘密里都没有提过这件事，但是我想，他在把红色和金色选成自己的颜色之前，一定是送走了他的凤凰。或许是由此而来的负疚促使他后来努力做了那些他原本不敢做的事。或者也许他因此学会了谦卑，学会了尊重人性的脆弱和失败……”巫师低下了头，“我确实不知道你的选择是否明智。我确实不知道这是对了，还是错了。如果我知道，哈利，我就会说出来。但是我——”邓布利多的声音哽咽了，“我只是从一个愚蠢的男孩变成了一个愚蠢的老人，我没有任何智慧。”

哈利感到无法呼吸，反胃的感觉似乎充满了整个身体，还在往外涌，整个胃都抽紧了。他忽然非常确定自己已经失败了，在某种最终的意义上失败了，就在今夜——

男孩飞快地转过身，奔向拉文克劳的屋顶边缘。“回来！”他的声音嘶哑了，变成了尖叫。“回来！”

最终的余波：

她恐怖地倒抽了一口凉气，醒了，唇边还有无声的尖叫，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她无法理解她看到的一切，无法理解她看到的一切——

“几点了？”她悄声问道。

她的嵌金宝石闹钟悄声回答，“大概晚上十一点。继续睡吧。”

她的床单被汗水浸透了，睡衣也被汗水浸透了，她拿起枕边的魔杖把自己清理了一下，试图再睡，最后终于成功了。

西比尔·特里劳妮又睡着了。

在禁林中，一位马人被无名的恐惧惊醒，扫视着夜空，然而看到的只有问题，没有答案；费伦泽停了下来，把四条腿折拢，继续睡了。

在魔法亚洲遥远的土地上，一位名叫童凡的老女巫从疲惫的午睡中惊醒，告诉紧张的重孙她没事，只是做了个恶梦，又继续睡了。

在麻瓜出身的巫师接不到任何信件的一片土地上，一个连名字都还没起的小女婴被妈妈既恼怒又怜爱地抱在怀里摇啊摇的，终于不再哭了，又睡着了。

他们都没有睡好。

篇外章：Aprilis Foolios

译注：本章紧接《第八十一章：禁忌的取舍，第三部分》，文中对赫敏的威森加摩审讯与投票刚刚结束。

我怎么能 在智计上 胜过 防御课教授？

做不到……

哈利·詹姆·波特－伊万斯－维瑞斯已经出离崩溃了，具体来说，他与普通的崩溃境界之间有好几个悲剧和一个如神般的黑暗教育者那么远的距离。“做不到”这个答案让他打了个冷战。每一套行事方针，从“智取”到“强行制服”都绕回到同样的答案上。无论他怎么选择这个问题的措辞，他的大脑都会无功而返。他觉得要是西弗勒斯和校长不那么具有说服力就好了，要是防御课教授那天说的一切——可能是某个高明阴谋——没有彻底把哈利推下悬崖就好了……

为什么是要我来解决这一切？我只是个……好吧，我只是个孩子。为什么别人都觉得一切都得我来做？我从一开始就不想被牵扯进这场战争里来，而现在我牵扯得不能再深了！

压力大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哈利害怕他的大脑会彻底当机。

然后，有点病态地，他想起来并不是所有人都等待着他用什么法子去拯救。他的父母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傻瓜都自顾自地做他们平常做的事情——完全不知道他们只剩下一点点时间了。

更别提，只有小的可怜的一撮最不理智的巫师才对预言还抱有任何希望。

剩下的所有人都只是认为我腐化而黑暗。天杀的，有些人认为我才是真

正的威胁……

……不知怎么的，这个认知让哈利感觉更糟糕了。他想要那无法忍受的压力回来，就连那都比这座如大山一样碾压着他的仇恨要强。

至少赫敏不知道正在发生的这一切，至少现在不知道。这件事的过程中她沉睡在医院的病床上。而照料她则占用了麦格教授的全部精力，这很幸运。哈利不想看到她眼中的失望——那将会像他滥用了时间转换器那次那样。他无法再承受一次了。

“我告诉过你，他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一个三年级的拉文克劳女孩嚷道，不知道哈利正穿着隐身衣路过她身边。

“你……你知道我的父母的事……我告诉了你……我恨……恨你！”纳威从大厅对面喊道。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愚蠢到会做出这种事，哈利！凡事都有后果！你现在必须准备好了，哈利，因为我害怕你很快会知道背负人命的滋味。”阿不思·邓布利多吼道，站在他的办公桌后面。校长愿意的时候可以非常大声，不过，哈利注意到了，哪怕是他吼声最大的时候，他声音中的失望还是比怒火要明显……

猜出卢修斯·马尔福的想法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现在没有人能去问他了。

至少，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容置疑的。

第两百零八届威森加摩的第九十次会议结束不久之后，卢修斯去了魔法部。

在魔法部法律执行部走廊里，卢修斯去找了霍格沃茨防御课教授奎里纳斯·奇洛谈话。

事情从谈话急速恶化，作为对卢修斯攻击的回应，奇洛教授使出了不可饶恕的咒语——死咒——当着好几个傲罗的面。

卢修斯被击中，当即死亡。

傲罗们试图逮捕水平远远在他们之上的奇洛教授。不知怎么的——这部分让哈利很不安——他们居然成功了。

重新被拘留之后，奇洛在审讯中给出的口供很有意思。

对了，还有，哈利的人生正式结束了。

“……对于戈德里克山谷的那个宿命般的夜晚，我的私下调查使我确信，哈利·波特是黑魔王的一个容器。至于那个孩子是否知道这一点，或者他跟黑魔王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不知道……”

“……这一幕开演的时候，詹姆和莉莉·波特——还有他们的婴儿哈利——正要迎接黑魔王的来访。这一幕落幕的时候，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人是那个婴儿。如果我们不——我们也绝不能——接受黑魔王不知怎么地被一个婴儿给消灭了的话，唯一剩下的可能性是黑魔王跟着婴儿离开了。对于你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举动，但是对于黑魔王来说——附体一个小孩子跟他之前的累累恶行相比根本就微不足道……”

“……在我今年霍格沃茨黑魔法防御术教授的职位上——这个职位我早在几年前，刚刚起疑心的时候，就开始策划谋求了——我一直试图从哈利·波特身上将黑魔王分离出来。卢修斯，黑魔王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认为我是阻碍黑魔王回归的一个威胁。现在，出了什么事情——很有可能是跟今天威森加摩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有关——无论如何，发生的什么事情使卢修斯急迫地想要除掉我。这件事重要到他刚刚就在魔法部的走廊中试图杀掉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卢修斯决定我不能回霍格沃茨，不过那可能仅仅是因为我在学校中被保护得太好，他无法下手——而在魔法部中他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所幸，我在决斗方面的经验比他丰富……”

“……我至今没什么机会仔细阅读今天的威森加摩会议记录，但是我一

扫之下就开始怀疑整个诉讼是一次表演。很有可能，波特和马尔福所同意的那笔荒唐的债务只不过是一场幌子，好让他们能不受猜疑地往来，以及避免万一被人发现他们在一起时年轻的哈利·波特的人品会受到质疑……”

“……在某个安全的地方，我存放了一些文件，还有一把经过大量改装的飞天扫帚，我认为这几样东西能证明哈利·波特就是主导贝拉特里克斯·布莱克从阿兹卡班越狱的那个巫师。于此我不会多说，直到给我机会去取证物，以供魔法部人员检查……”

奇洛的证词被记录之后还没有过二十分钟，魔法部的什么人就把一份只应该让高级工作人员阅读的文件给泄露了出去。其中有这份证词的几份摘要——全部标明是关于黑魔王的事情。从那时不过十分钟，霍格沃茨的每个学生、教授、画像和鬼魂就全部知道了。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哈利失去了几乎全部的盟友。

哈利不明白，他当时怎么会以为他牵扯进贝拉特里克斯越狱中的事情能够保密。他当时被骄傲蒙蔽了眼睛——被成为英雄的感觉愚蠢地陶醉了。现在回顾起来，哈利意识到他那些最英勇的时刻同时也是他最愚蠢的时刻。看起来，别人越是不为他所知地操控他，他就越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玩家。

整个阿兹卡班事件……没有词汇可以形容出这个错误的严重程度。

但这不妨校长努力一把。

“……无法相信你怎么样能够傻到这种程度……”邓布利多的声音在他头脑里再次响起。

“这没用。”哈利咬着牙对自己说。

校长和西弗勒斯坐在附近，哈利紧紧闭着的眼睛把他们隔在了视线之外。他们两人沉默着，要么是在无声地交流着，要么是想不出来要说什么。哈利不在乎是哪一个，只要他们尊重他请求五分钟的要求就好。

我为什么会认为战胜防御课教授是不可能的？哈利想。

我必须理性。我说“不可能”本身是什么意思？又不是说我有什么完美的证明，以基本公理为基础，让我得知他是不可战胜的。我只是想不出来怎么去做。

那么我能想到什么？我上次的计划是怎么开头的，而且我为什么在承认自己半筹莫展之前把它给作废了？

把一团反物质丢向他，一个不那么挑剔的哈利新组成部分建议到。

啊，可我要从哪里弄来，又怎么放置呢？而且爆炸的规模呢，半克的反物质差不多赶上‘小男孩’——那颗投掷在广岛的十六千吨裂变炸弹了，我没有资格去试图使用那么多力量！而且我一旦向他开火，难道防御课教授就不能立刻幻影移形离开吗？一个更警惕的组成部分问。

我是被逼着这样想的！草率哈利不满道。

好啦，好啦，对不起。谨慎哈利退让道。

好吧，这真有用啊。

哈利刚刚意识到，是他不愿意将情况升级的倾向正在妨碍他。他所珍视的、认输的能力，曾经好几次拯救了他的能力，现在正像一个无辜平民的俗套让英雄束手那样束缚着他。哈利想不出来怎么称呼它，但是事实就是，他的性格中发展出这一面是防御课教授的手笔，这不能不让人有所联想。

让情况升级的时候到了。

“我会动手的。”哈利说，将他全部的虚假信心倾注到这句话里。

“你要动手干什么？”西弗勒斯问。

哈利一边摇晃脑袋一边用力眨眼，他试图消除掉视野中的一片锈色迷雾。麻木感像潮水一般一阵阵从他额头涌下，哈利注意到这种感觉似乎是伴随着他的大脑一次次烦躁撞墙而出现的。呃，至少感觉上是这样的。但是他没有时间

处理这个。哪怕哈利现在脑子里两个地方中风，同时心脏病发，同时极度消化不良，他的健康状态的重要性也比不上阻止防御课教授来的重要。哈利把这些留给以后处理，如果还有以后的话。

奇洛面对着他，完全放弃了平时那种流畅慵懒的平静伪装。这次的综合攻击穿透了防御课教授的好几层防护，比邓布利多应该能做到的地步还要多上两倍不止。他们之间致命的魔法共振进一步削弱了他的护盾。自从汤姆·里德尔在霍格沃茨读二年级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人能在伏地魔面前争取到机会。很细微的一点机会，但是无论如何……

只看了一眼自己无法穿透的护盾，他就将这不合时宜的想法压了下去。这护盾已经将裂一半，并且失调，但是只有一半的裂变，而且刚刚开始失调。

“啊，哈利·波特。我上一次见到你如此脆弱无助的样子的时候，你不知怎么地把一个不可阻挡的死咒反弹到了我身上。这一次，你不会那么幸运。”

防御课教授——帽子与斗篷先生、奇洛、伏地魔——举起了他的魔杖，几乎是肃穆地，他张开了口，略微扳起魔杖，但是在他能出声之前——

哈利召唤起他所有的储备，他全部的力量，将其倾注到他的魔杖里，他对赫敏的温暖心境，他对德拉科的忠诚，他为混沌军团感到的骄傲，他对理性的力量的信仰，他抽出自己全部的力量，其中不少来自于他对星际文明的梦想。

这是清仓大拍卖，不留存货。

那些奔腾缠绕的力量汹涌流进他的魔杖里，用他仅剩的一点点力气，他将魔杖正对准奇洛——他至此还没敢这样做过，但他现在完全不在乎他们之间魔法的毁灭性共振了——并高声大吼出一个咒语，五个字，不可原谅的魔咒……

愚人节快乐！¹

1 这个番外是在连载期间紧接着八十一章发布的，发布时正逢愚人节。章名 Aprilios Folios 意为“愚人节快乐”。